

文身鞭（俠情哀艷倫理故事） 司馬長鞭・著

為父仇及巨書，虎穴臥底，堅忍卓絕，致負創千餘次，形同文身。而實戰經驗亦由創痕累積而成。其中男女生死纏綿，黑白雙煞之邪正互變，遂將故事推向高潮。

$4.00

第24年
37
革新號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選刋一部由俠情、倫理、恩仇……結構而成的巨著——「文身鞭」。由名作家司馬長鞭執筆，司馬君雖然對本刋讀者陌生一點，但閱讀過是篇故事後，定當發現他不但寫作水準高超，描寫細膩，行文流暢，對處理情節結構交代，有條不紊。「文身鞭」故事題材正確中肯，哀艷傳奇，叙述一個少年爲了追查殺父仇家，忍辱含悲，卧底虎穴，更不惜以身嚐試逾千創痕，從中探究眞正元兇踪跡，用心良苦，然而……欲知其詳，請參閱今期本刋第三頁。

＊＊　＊＊　＊＊

「山貓王森」是個眞人眞事的故事，描寫一個傳奇性人物的事迹，他一生多采多姿，也多災多難，爲人勇悍善戰，足智多謀，頭腦冷靜，百折不撓……今期刋出的「勇闖虎山」，寫盡他出道以來最富紀念性的經過。敬請先睹爲快。

＊＊　＊＊　＊＊

下期雙鷹神捕故事「血雨紅燈」裡，作者西門丁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感覺，罕有所聞，連主角沈鷹也迷惑起來了，首次接了一宗虧本生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72.1.24,

第24年
第37期
（總號1221）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文身鞭

倫理故事 司馬長鞭・文 可飛・圖

俠情哀艷

歷經風險 傷痕纍纍

連日陰雨，而且是清明時節。

「沙沙」聲有如蠶食；這種天氣，豈僅是詩人，對於情人，不也有莫大的吸引力？

這兒是山野中的一片竹林，如椽巨竹不時傳來極大的「格格」之聲，胆小的人連白天不敢在這幽暗的林中通過；一條似有似無的小徑自林中蜿蜒穿貫。

雨夜、莽林、瘴霧、荒徑，構成一幅筆觸蒼鬱的畫面，在這荒徑的二三十丈之外，隱隱可見茅屋一間，屋內沒有燈光，一對青年男女相擁着飲酒，温存着……

但四道晶亮的眸子，自黑暗的茅屋中射出，掃視着荒徑上的動靜。

青年人二十左右，樸實，敦厚中有一股對任何困難都不作妥協、低頭的神態，半敞的粗布袿子內裸裎的胸部，縱橫交錯佈滿了創傷的疤痕。

女郎的年齡相當，聳胸隆臀，姿色佳好，倚在他的肩上，一手伸入他半敞的上衣內，撫摸着那些不規則的驚險與痛苦的標誌。

「阿翎……一共多少了？」

「什麽一共多少了？」

「就是這個嘛……」她的手在他的整個生鐵似的胸膛、肚腹以及兩側和腰背上摸了幾下，有的創痕較輕，經過數年後，已變成纖細的白綫，有的傷痕較深，疤痕較粗，用手觸摸，可以摸出來。

「一千多條囉。」

「正確數字到底是多少嘛！」

「一千零七十九道。」

「不是只缺一道了？」

「嗯……麥俐，不要再摸臍部以下的地方了！」

「爲什麽嘛？」

「我感覺……渾身發熱，甚至乎我會對妳……」

「阿翎，你胡說什麽？不過我爹和我的哥哥都早就默許了，你要是……」

「麥俐……」他按了她的嘴一下，道：「來了。」

是興奮還是緊張？有興奮也有緊張，只要再加上今夜這道創傷，整整湊足了一千零八十條，這是多麽艱辛，痛苦或殘酷的歷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如此作踐，是多麽不敬。

不過，如爲了湔雪父母的血仇，這又怎麽說呢？

小徑的一端傳來了似有似無的步履聲，在這敗葉、枯枝滿徑之下，只發出這輕微的聲音，此人的造詣也就不問可知了。

高翎輕輕地推開麥俐，道：「千萬別弄出聲音。」

麥俐握握他的手，道：「小心！千萬小心……」

他掠出茅屋，貓着腰在人頭高的草縫中竄掠，伏在小徑草叢較集密之處，高翎有些迷惘，每次出動，或在麥家堡迎敵之前，總會感覺精力充沛，似乎取之不盡，爲迎敵負傷之後，就會舊病復發，有時逆血上冲，雙手顫抖，甚至混身乏力。

來人在二三十步之內了，也許是聽覺超人，或者已具備了佛家的六識、七識、（即第六感），忽然止步傾聽了一下，然後似已戒備着繼續前進。

是茅屋中的麥俐弄出了聲音嗎？不，高翎沒有聽到，在落雨的竹林中，要分辨是雨聲或人聲談何容易？

來人柳慕塵，是武林八大家之一的柳家莊莊主。

在竹篁濃密處，一陣衣袂飄展和淋雨的微聲凌空而降，柳慕塵橫瀉數步，一個戴着彩色面罩的人如狂飆駭浪似地撲上。

「這是個不可輕估的高手……」這念頭首先進入柳慕塵的意識中，已回敬了三式「太初七式」。

施襲的人快逾捷豹，猛似瘋虎，勁道奇大，招式博雜，而且非要害死穴，絕不浪費力氣。

「尊駕具備了這等高明的身手，行爲却是如此地不光明，是和柳某有什麽過節嗎？」

「……」施襲者回敬的是淩厲的攻擊。不論是輕功、招式和各種應變的方式中，都隱約可見各大派別絕學的影子。

武林高手能逼他施出「太初七式」第五式的簡直太少了，而憑他的靈感，也確知此人絕未超過三十歲。

「尊駕的身手和功架太俊了，是奉某人之命來對付柳某的嗎？」

林内小徑根本就似有似無，柳慕塵的閃避或還擊，不能局限於在這不滿三尺的小徑上，而小徑兩旁，巨竹濃密，輕功強弱，立見端倪。

兩道人影在巨大竹幹隙縫中迴旋，蹦彈或是竄掠，掌勁、拳罡所到之處，水桶粗的巨竹在「刈刈」「嘎嘎」聲中，被切斷而倒下的。

「尊駕再不報名住手，在下可就不再留情啦。」

回答的又是一株巨竹被罡浪震成三段，雨水被無儔暗勁排壓，五七丈內的竹葉呼嘯飛旋，漫天葉幕，有如隱天蔽日的蝗虫。

「這是什麽人，」柳慕塵一直在想：「武林中有這等奇高身手的年輕人？」「太初七式」已施展到第六式了。

「太初七式」每式有二十七個變化，他敢說，就連武林八大家其餘七家的主人，也未必都能接下他的第六式。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第六式也是在這施襲者的全身骨節暴響中「喀喀」出聲之下接下，柳慕塵竟不得不施出那最後一式

了。

柳慕塵自出師門，在武林中成名之後，第一次品嚐到悸懼的滋味，像他這種身份的人，絕不是怕死，在江湖上幹的是刀頭舔血的營生，死神實在是隔壁的隣居，但一旦遇上一個武功高而又悍不畏死的人，那比死亡可怕多多。

「太初七式」也不例外，越往後越精純厲害。

儘管柳慕塵能體會到，這個年輕大胆的對手所能負荷的已達極限，但通常的勝負之分是勝者得手，敗者失手或倒下，而迄今，這個即將使他難以維持一世英名的殺手，還沒有失手更未倒下。

「多麽可愛的敵人……」柳慕塵心態複雜，到此，仍無傷敵之意，只是在不知對方的身份及意圖之下，是不能不全力保護自己的。

「太初七式」最後一式的最後三個變化是他的精華，也是信心的寄託，只要施襲的人身子四周有一絲縫隙，他會在瞬間補上數掌。

柳慕塵目光灼爍，在一聲「天龍禪唱」的喝聲中，掃出了最後的掌中之掌。

武學的創研和其他事務一樣，機智的輔佐不可或缺，和「兵不厭詐」的道理雷同。

顧名思義，這掌中之掌也就是看來力已耗盡，招也用絕時的死中復活，神來之掌。

「唰」地一聲，高翎的左側腰背上衣破皮裂，血水淌出，蹌踉中，高翎雙膝一軟，堪堪跪地，但是——

無獨有偶的腿中之腿突然在勉力一彈中踩出。

這次攻擊和上一次略有不同的是手脚之分，攻擊的方式大致相同，所以對方的反應也不例外。

等於雙方故技重施一次，「唰」地一聲，高翎左後側腰上被掃中一掌，只是這一次傷勢較輕，身子在地上一伏，如巨大的蚱蜢彈入密林中。

柳慕塵喘息着，正要去追，看看到底是什麽人，却未想到對方連撤退的方法也早就安排好了，在這些巨竹之間有些較細的，也有杯口粗，事先彎下固定好的竹篁，此刻一扯活扣，數十根竹陣由上空呼嘯着罩下。

柳慕塵若非閱歷深、見聞廣的老手，必傷在竹陣彈砸之下，身如一縷疾烟倒射出七八丈外……

柳慕塵相信此人的招中有武林八大家麥家堡的招式，然而，他的技擊中也有其他幾家武技的影子，這又怎麽說呢？

他本想夜訪麥家堡，思攷之後，他改變了主意。

如果麥家堡沒有這樣一個年輕人，反而顯示自己輕舉妄動，小題大作了。

他堅信，麥家的兩個兒子絕對沒有這等身手。

× × ×

高翎返回麥家堡，堡主麥秀關切地爲他療傷，對當時過招情形也問得詳細，甚至從高翎施襲開始後的一招一式都叫他仔細思攷。

高翎實在膩了，到此，他已湊足了一千零八十之數，而每次負創回來，都被間來問去，喋喋不休。

「我知道你的感受，」麥秀道：「可是這也是爲你好，你有沒有感覺越接近一千零八十之數，你的逆血上冲，雙手顫抖，渾身乏力的症候就越見好轉些？」

「師父，偶爾有這麽一點感覺，也不怎麽明顯。」

「這是急不得的！你要知道，你的毛病是先天的，要根治它，不是醫藥可以辦到的，還要繼續求精進，病也會慢慢好轉，高翎，『太初七式』的最後三式你再仔細比划一次……」

高翎很煩，可是師父的話他不能不聽，他邊想邊比划，尤其是精英所在的最後一式。

他爲人憨厚，乍看反應遲鈍，甚至缺個心眼兒，如果這樣去看他可就大錯特錯了，他是練武的奇才，就是讀書，他也比大師兄麥大熱和二師兄麥滿倉高明得多多了。

兩個時辰之後，他才被送回自己的房中休息。

兩道掌緣划破的傷痕一輕一重，重的長五寸餘，深達一寸，幾乎傷及內腑。

老二麥滿倉走後，麥俐就來了，坐在床緣上摸了他的面頰道：「痛不痛？」

「有點痛。」

「從此以後，我爹就不會再叫你去應付這種大敵了吧？」

「不要這麽說，師父派我去是瞧得起我。」

「照你這麽說，他瞧不起自己的兒子了？」

「麥俐，不談這個好不好？妳當時是旁觀者，妳以爲柳慕塵比其他幾大家的工夫如何？」

「中上之選，不過，這個人挺厚道的，要不，你的傷恐怕還要重些，也許有生命之險。」

「也許，不過，如此看來，麥家堡在八大家之中，應該是佼佼者囉。」

「這話怎麽說？」

「柳慕塵以武林八大家之一的主人身份，在他的『太初七式』最後一式的最後變化中才傷了我，想想看，他會是師父的敵手嗎？」

麥俐本要說什麽，又打住了。

「麥俐，妳似乎有什麽話要說，怎麽又不說了？」

「對你這個傻子說了也是白說。」

「我從不以爲有妳聰明。」

「你也不用諷刺我，不論是讀書或練武，麥家的人誰也不如你。」

「妳快別這麽說了，師父的造詣，在八大家中少有敵手……」

「哼！」麥俐站起來，葫蘆腰一扭就走了。

高翎雖不以爲然，却覺得麥俐對他忠心耿耿，一片至誠。他常常表示感激師父的栽培，才能和八大家的一些主人死纏，到最緊要關頭才分出勝負，但是，他不喜歡那一身的疤痕。

然而，他所不喜歡的，却又是麥俐所喜歡的，他們私處時，她永不會忘記摸他身上的疤痕。

她說，每次她的手去觸摸他身上的疤痕，就深信他是武林中唯一的男子漢，和男子漢在一起，她才會眞正感覺自己是個女人。

高翎以爲，她如果喜歡的只是那一身縱橫交錯的疤痕，他就更不喜歡自己了。

這時候馬伕麥基溜了進來，這小子當然不姓麥，而是到了麥家之後才爲他取了這個名字。

爲家奴、小厮取名，就像古代帝王爲臣子賜姓一樣，表面上是恩寵，實際上是一種權威的表達方式。

麥基這小子也是二十左右，對馴馬有一套，爲人機伶，甚會逢迎，在麥家，不疼他的人很少。

「高少主，聽說你又傷得不輕……」他叫麥家少爺叫少主，由於高翎是麥家堡的門徒，小麥基也這麽稱呼。

「不重，不重。」

「這麽一來，我又不能够跟你學工夫啦。」

「很快就好了。」

「不是我埋怨……」麥基在窻外傾訴了一會才低聲道：「麥少主，好事兒找不到你，應付大敵老是找你，我看哪，麥家拿你不當人待。」

「麥基，你敢胡說？」

「高少主，我怎麽敢胡說，你想想看，要不是所有來此踩場子踢門頭的高手都是你冒死對付，你怎麽會成年累月負創受傷，滿身都是疤痕綫條。」

「麥基，你不懂，你別管。」

「高少主，我不過是個馬伕，我哪有資格管這種事？只不過，我實在是看不順眼……」

「去……去！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麥基搔搔頭皮，還不想走，道：「高少主，不是我挑撥，依我看麥俐對你也是虛情假意的……」

「你……你再胡說，我可要報告師父懲罰你了……」

× × ×

高翎傷癒，麥秀叫他加緊練功，而且再次重複柳慕塵的「太初七式」最後幾式。這天傍晚，麥秀叫高翎留下，帶着二子出了門，說是去收房地租，至少要三天後才會回來。

據高翎所知，麥氏父子每年都要出遠門一次，都是收租，回來總是滿載而歸。

高翎交待護院武師，在堡主未回之前，門戶要特別小心，同時也叮囑麥基道：「堡主不在家，牲口要照料好，尤其是那匹獅子花。」

「高少主放心，我會特別留意的，晚上，我有要緊的話對少主說。」

高翎懶得和他囉嗦，各處巡視一匝，返回自己的小院落中，這麥家堡佔地五十多畝，雖然花園和院子去了一半以上，也是屋宇重重，千門萬戶。

麥秀所佔用的院落，附帶兩跨院，就佔地近四畝，兩子一女和小高各佔一院，小高的是最小的一個。

幾乎還沒邁入屋中，就嗅到一種奇異的香味，室內本是凌亂的，牀不叠，地不掃，桌椅不揩拭，現在都井然有序，一塵不染了。

麥俐坐在床上爲他作鞋子，她雖是武林兒女，却很少穿勁裝，大多是輕便的絲質的夾、單褲褂，緞面鞋不繡花。這種打扮把她那成熟不失爲窈窕的腰身勾劃出來，小高百看不厭。

「麥利，是什麽香料這麽香？」

「伽南香。你的屋子裏太臭了——」

「麥俐，妳在做什麽？」

「鞋子……」

小高道：「師父和師兄們幾乎每年都要出遠門一次，是收租吧？」

「你要那麽說也沒有什麽不對……」

「妳怎麽老是講半截話？」

「你只要多用點腦筋，半截話也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

「妳不是常叫我傻子嗎？我哪有什麽腦筋？」

她拍拍床緣道：「坐過來！」

小高坐在她的身邊，她身上的香氣淹沒了伽南香味。她放下鞋子，叫他解開衣扣，去摸他身上的疤痕。

「妳爲什麽要這樣？」

「我喜歡——」

「可是我並不喜歡。」

她以一雙明亮清澈的眸子望着他，然後，把她那斜襟杭綢元寶領上衣服的扣子解開了三四個，抓住他的手，放在她那挺拔而有彈性、膩滑、綿軟而顫巍巍的肉球上。

他們兩人的手都在抖。

也許他們的心弦抖動得比手還厲害。他的手一旦滿把盈握地抓上，就再也不忍釋手了。

「妳……妳這是幹什麽？」

「你喜不喜歡？」

「喜歡……」

「那你爲甚麽……懷疑我喜歡你身上的疤痕？」

「麥俐……那不一樣……」兩人的手都造成了對方的巨烈震顫和痙攣。

「有……有什麽不一樣？這世界上，除了你之外……沒任何一個男人身上有這種光榮的標誌……」

「那是沒有這種機會和環境……或這種使命……」

「不，麥家堡曾有兩個外姓弟子……一個身上只有三百一十二條疤痕就失去了勇氣，另一個更差，到了一百八十條時他們一齊逃出了麥家堡……」

「逃走了？不告而別？」

「你想，麥家堡容得這等叛徒在外面胡說八道？」

小高愕了一陣，他以爲麥俐太坦直了，儘管他感激她的推心置腹，他道：「麥俐，這種話少對外人說……」

「你是外人嗎？」

直到傭人來叫他們晚飯時，才適可而止。

而晚飯後回到屋中，麥基竟又在他的屋中等候，高翎有點不悅了，道：「麥基，沒請你來，不可到處亂闖……」

「高少主，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有話快說。」

「我在麥家作馬夫，是爲了要保護你的……」

「你能保護我？」

「我的武功雖沒有你高，萬一你在此發生了什麼意外，我也好立刻飛報了性大師……」

高翎一驚，道：「你是了性大師的什麼人？」

「俗家弟子。」

「大師行止不定，你能找到他？」

「家師就在附近山中一座破廟中。」

「眞……眞的？」

「如果你要見他老人家，今夜我就帶你去。如果遲了，可能又雲遊去哩！」

高翎到麥家堡學藝，是了性大師的意思。這其中另有秘辛，以前他知道了性大師沒有弟子，也許是近年來收的。現在在此學藝，苦難即將過去，麥氏父子不在家，正好趁機去看看他，也許有新的指示。

「麥基，你是大師之徒何不早說？」

「你在此一直未受懷疑，我作爲馬夫也無人注意我，一旦說穿了！你爲人老誠拘謹，萬一在態度和稱呼上露出馬脚來怎麼辦？」

「這話也對，偏勞你準備兩匹健馬，咱們一會就走。」

「我出堡不會有人注意，但我們同進同出却不妥當，我現在先走，你盞茶工夫後自後門出去……」

爲求真相　四處打探

「空山松子落，幽人自來去」，這山雖不太高，由于林木原始，到這小廟中來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廟的前院牆巳部份倒圮，一棵數抱粗的巨松佔了小院的大半空間，小廟也就在巨松枝椏的蔭庇之下了。

三間小殿，神龕都不見了，左右兩間的屋頂洞開，可以仰觀巨松枝椏隙縫中的天空繁星。空蕩蕩的正殿，可遮風雨，一老僧趺坐在一角的乾草上。

八年不見，大師神形枯槁，巳經不是當年的樣子了。

他深深一揖，道：「晚輩凌鶴拜見大師……」

了性大師頷下皺皮鬆弛，太陽穴下陷，這是油盡燈乾的樣子，他緩緩睜開眼來看了凌鶴一會道：「湊足了？」

「回稟大師，全身一千零八十條疤痕……」說着巳脫下上衣，麥基燃着松油火把讓了性大師看清。當然下身也有，只是下衣並未脫。

「很好！此後你還要多歷練……」

「大師還有什麼吩咐？」

「當然有，記住。你的仇人是個多出兩根足趾，也多出一個肚臍的人，你要特別注意。另外，你要立刻去找一本有史以來最大的書，找到後參悟，你才能晉窺堂奧……」

「大師說的有史以來最大的書它有多大？」

「老衲冒生命之險，數年來重傷數次，才探聽出這麼一點端倪，老衲所能助你的，到此爲止。」

「請問大師，那巨書在什麼地方？是在正派或邪派人物手中？」

「在何處老衲不知，至于正派、邪派？實是一念之間的事，你別介意，就連老衲和令尊，也都當不起正人君子之名，其他各派主人也就更不必說了。」

凌鶴愕然，了性道：「昔年的事，可去問洞庭居士蕭辰，仇家是誰？不久便知，人心險惡，隨時小心。」

「大師，麥秀要我和八大家高手過招或偷藝方式體驗對方之武學精髓，前輩叫晚輩將計就計，說是充實自己，沒有比這個更好的了。但是，晚輩相信，每次動手，麥堡主即在暗中覬覦，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他得到的比我……」

「錯了！這事旁觀者不清，當局者未迷，一刀一劍划在你的身子，對方是如何變招得手？如何運力使勁，又如何撤兵刄格架你的兵刄，非以血肉之軀身受者無法深入體會，不要說麥秀，就是比他們高的人在暗中窺伺也是一樣。」

「大師是說麥秀和晚輩父仇有關？」

「應爲帮兇無疑。」

「大師還有什麼吩咐？」

「老衲大去之後，火化後就地埋掉即可。另有一事本想付託，但一切隨緣，不可強求，由她去吧……」

凌鶴又問了一些別的事，大師巳不作答。且氣色更見枯槁，在兩少呼叫聲中，大師鼻孔中流下清涕，直垂到盤坐的小腿之上。

大師巳坐化圓寂，兩通清涕垂注而不斷。兩小號拜默哀。最後還是麥基把他拉起來，道：「師父巳得道飛昇了！我們不必悲哀。」

兩小遵囑去找了大量的樹枝火化了大師的遺蛻，就埋在小廟院中巨松之旁。

以松爲記，不必立碑。只在樹幹上留記大師卜葬於此的記號。凌鶴十分慶幸，道：「麥基兄，若非你及時告知，幾乎錯過大師坐化之機，無緣見這最後一面。」

麥基道：「凌兄，家師是得道飛昇而非圓寂坐化。」

「據說道家標榜肉體成神，佛家修的是涅槃，並不重視這臭皮囊。」

「家師飛昇絕無疑問，反之，絕不會按時坐化。」

「所謂按時坐化又如何解釋？」

「是家師要我引你來的……」

「麥基兄，根據道家典籍記載，是『黃帝薨』而非『黃帝得道』或『御一千二百女，白日飛昇』，有人說黃帝就是廣成子的化身，老子也是，這些都僅止于傳說，『仙道無憑』也就是這個意思。」

麥基不服，道：「家師不久前曾預言即將蛻變，這不是飛昇的預示嗎？他老人家還說了四句偈語：一身上下盡是陰，莫把陽精裏面尋，休執此身云是道，須知身外還有身。」

凌鶴道：「這是佛、道兩家的口氣。另有一事小弟不明，令師涅槃對小弟尚有所指示，你們師徒一場爲何竟無片語隻字遺訓或交待？」

麥基暗暗欽佩八大家之一凌翎後代的淵博，道：「小弟自投家師門下，疏懶怠惰，冥頑不靈，極不得家師喜愛……」

二人下山上馬，儘量趕路，希望能於五更之前趕回麥家堡，也就無暇交談，凌鶴在前，麥基在後，放馬狂馳。

這樣急趕，五更稍過巳到了麥家堡附

近五里以內了。但是，他們發現了冲天的火燄。

「凌兄，是哪裏失了火？」

「應該是個大戶人家，要不，必然是鎭上的油坊或糟坊什麽的……」

兩人再馳行一二里，凌鶴大聲叫道：「麥基兄，不妙呀！那方位不正是麥家堡嗎？」

「是……是啊！怎麽會失火了呢？」

「快走！麥基，堡主不在，咱們擅自離堡，若是眞的失了火，這怎麽交待？」

二人逼近麥家堡，凌鶴難過極了，夾馬揚鞭就要衝入火海中，偌大的莊院，全陷入烈燄中了。

「凌兄，火太猛，我們先不要進去，不如繞行一週看看，就是要進去也要選個火勢不太猛烈之處。」

但凌鶴記掛麥俐，巳衝入大門巳開的前院。

奇的是，麥家堡的護院及僕傭，不下二三十口，怎麽一個也不見了。

像這樣的大火，很明顯地，縱火者帶來了易燃之物如琉璜或油脂等，僅憑嗅覺就能嗅出來。

凌鶴雖不怕燒死，但馬却人立不前，他只有下馬往裏衝。全堡中沒一處未起火，只是堡主的大院中的火小些。

凌鶴逕奔麥俐的院落，且大叫着，道：「麥俐……麥俐……妳在哪裏？麥俐，麥俐……」

沒有回應，只有「唿唿」的火聲。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這是什麽人放的火？」他找遍了麥俐的院落，沒見到她的踪跡，甚至于找遍了所有尚未被烈火封閉的院落。

他沒有找到一個活人，只有幾十具護院和傭僕的屍體。

當他狼狽地衝出堡外時，麥基急忙說道：「凌兄，快點！我剛剛發現了七個人自側門衝出，沒有一個是本堡的人，要不要追？」

「麥基兄，有沒有挾持人質如麥俐等人在內？」

「好像沒有。」

「追吧！似乎麥家堡中一個活口也沒有。我只看到數十具屍體。其餘的恐怕無一生還。」

「凌兄，您看會不會是有內賊？」

「你怎麽會這樣想？」

「如果沒有內奸，會在堡主一家人離開而我們也外出的當夜就發生這種事？」

「那也不一定，堡主每年外出收租，像例行公事，有心人當然會利用這種機會……」他發現了自己那匹馬在不遠處，立刻去追那匹馬。

馬是追上了，却發現草叢中冒着輕烟，牽馬走近，竟有一個人幾乎半身都燒焦，却還在掙扎，似想站起來。

「老兄，躺着別動，你的灼傷是不宜活動的……」

這人四十左右，面孔陌生，他似乎知道希望巳經滅絕了，道：「請勞……勞駕……補我一下……讓我早點回去吧……」

「老兄，你如果還有救，我會盡力而爲，就算你是縱火者，相信你也不是主腦人物，說說你的身份和事情發生的經過好不好？」

「我……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人和我家主人……聯手……來找一……一樣重要的東西……」

「什麽東西？」

「好像……好像是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一本書……」

凌鶴以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人的話可信，他道：「找到了沒有？」

「沒……沒有……」

「你家主人是誰……那聯手的人又是誰？」

「求求你……償我一掌吧……我實在受不了啦……」

「說呀。我會幫你忙的。」

「我家主人是洞庭居士蕭辰……聯手的人好像是個出家人……他有面罩……不知是僧是道……？」

「一共來了多少人？」

「大約五十個……都巳經走了……」

「什麽時候來的？」

「起更之後，二更未到……」

凌鶴心絃一緊，這不正是他和麥基剛剛離開的時候嗎？要不是確有內應，時間怎會拿捏得這麽準確？

而洞庭居士蕭辰，也算是正大門派，名列武林八大家之一。不過了性大師又表示過，凌父和了性自己都不是君子，武林八大家也差不多，蕭辰自也包括在內了。

了性大師這話，凌鶴很不喜歡聽，至少他以爲亡父母應該是正人君子。可是了性大師是他的恩人，他的話又不能不信。

這時麥基牽馬走來，傷者又道：「我知道活不成了……求求你……給我個痛快吧……」

凌鶴說道：「這麽說，今夜縱火搜那大書的人中，必有八大家尚健的主腦人物了？」

「好像沒有……都是八大家的第二三流人物：那神秘人物說……八大家主人巳同意共襄盛舉……答應派我們協助……」

「你可知麥家小姐麥俐哪裏去了？」

「不知道……那主腦人物……他有五七個心腹……縱火殺人的事由我們八大家派來的人負責……找那本書的事由他們的人經手……」

「麥家的護院和僕人都被殺了嗎？」

「是的……也許我們八大家派來協助的人……除了我張旗之外……一個也沒有生還……都葬身火窟了……我說這位大俠……我還有救嗎？」

凌鶴蹲下來，撩開張旗的胸衣，皮肉黏在衣上被揭了下來，他再掀掀背後衣衫，也是一樣，他看看麥基道：「你看還行嗎？」

「快別讓他受罪了……」

張旗道：「既然如此……二位就偏勞送我上路……」

凌鶴道：「你知不知道那主腦人物去了哪個方向？」

「好像是南——」麥基一脚踩下，張旗就沒有再動一下，他道：「凌兄，早打發一刻就少讓他受些罪，他的傷沒有人能救他。」

凌鶴也不願怪他太莽撞，却是第一次發現麥基的手段挺辣的，道：「麥基兄，

咱們好歹把這人埋了，往南追趕那個神秘人物。」

「一切由凌兄作主。」

草草埋了張旗，上馬向南疾追。凌鶴道：「麥兄的原名是……」

「小弟本名江涵，河江的江，涵養的涵。」

二人一口氣向南馳出四五十里後緩了下來，凌鶴道：「江兄，前面的路一分爲二，據我所知，在六十里外又合而爲一，那是個鎭甸，距洞庭湖已不遠了。」

江涵道：「不錯，這兩條路我都常走過。」

「江兄，爲了追人，咱們最好暫時分手，然後在掌燈之前，在鎭上聞香樓見面如何？」

「就這麽辦。」兩人揮手揚鞭而去。一路追下，什麽可疑人物也未看到，時値盛夏，火傘高張，一路上連個人影也沒有。所以還不到掌燈時刻已到了約定會面的鎭甸。

還沒進聞香樓的大門，就發現江涵已先到一步，獨佔迎門一張八仙桌子，唯恐凌鶴找不到他似的。

「江兄這麽快，到了多久？」

「還不到盞茶工夫，因爲我那條路近些。」

凌鶴坐下來，道：「江兄可曾追到什麽可疑的人物？」

「別提了！除了少數農人在田中作活，就連老黃狗都在樹陰下伸舌猛喘，這種天氣，誰會出遠門？」

「這麽說是張旗臨死前說了謊？」

「那也不一定，縱火者在五更前就走了，那時太陽還沒出來，天氣涼爽，僅提早那麽兩個多時辰，早就越過此鎭了。」

這說法也不無道理，伙計已開始上菜，大概是江涵叫的，一共是六菜一湯，吃完一算，竟吃了三兩多將近四兩。

「凌兄，出門倉促，而且原打算回堡，到山上小廟中去見師父又不須帶盤纏，也就沒有帶多少，兩把銀子，在路上喝了涼粉哩……」

「不妨，我還有……」那知伸手袋內一摸，一時竟未縮回手來。他是個老實人，還沒有過這種下不了台的窘事。

「怎麽？凌兄？和我一樣，手頭也不方便？」

「唉！這眞尷尬……來時還摸過，還有一錠銀子……八成一路上騎馬急馳顚掉了……」

「這的確麻煩一點……」江涵吁了口氣，眼珠疾轉，道：「不過，你也不必發愁，反正車到山前必有路，幸虧我有個親戚住在這鎭上。」

「那太好了！萬一沒轍兒，被店家誣爲白吃……」

「不會的，凌兄，你這人太方正，這種事情，常出門的人總會遇上的。你在這兒稍待，我去一趟。」

「江兄，不知是什麽親戚？」

「噢……雖不算近親嘛！却也不是八杆子搭不上的親戚，表舅！」江涵出店而去，帳房和小二開始注意凌鶴了。

開飯店的總會遇上白吃的人，而一般的白吃，大多是一個一個地溜。

江涵上了街走出不遠就打聽：「老鄉，請問有位黃天爵黃爺住在什麽地方？」

這人上下一打量，小江是僕傭打扮，一臉風塵，道：「小哥，你一定是外地來的，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不知道黃大爺的可眞少見哪！」

「是……是的……小哥是外鄉人。」

「黃宅就在這兒往東轉北，一直走到了鎭頭那一片大宅院就是了！只不知小哥和黃爺是什麽親戚？」

「謝了！老鄉，你這是抬舉小的。你看小可這份德性哪會是黃家的親戚？小可是自幼在西北口外長大，對牲口馬匹可不外行……」

「噢！原來小哥是……」

「應徵馬夫的……嘻……」事實上他根本不必打聽。

黃宅果然是宅深院大，十分氣派，但小江和門房爭執了很久，門房說今天來了一位貴客，主人不會見他。

小江道：「老兄，這可是關係黃爺一生名譽的大事，你不通報是不是？好，我走了！你可別後悔……」

小江扭頭就走，門房還眞估不透他，是啥事關係主人的名譽？立即叫他等着派人進去禀報。

黃天爵本可叫部下或總管一類人物接見小江，可是來人說是關係他的名譽大事，就不願派別人去。他相信也沒有人敢欺騙他。

在三間小齋中，江涵和黃天爵照了面，一看江涵的狼狽相，黃天爵頗爲不屑，道：「貴姓？」

「在下江涵。」

「有何貴幹？」

「路過貴寶地，缺點盤纏，在下聽說黃爺是這一帶的首富，也是一位大善人，所以……」

黃天爵笑笑道：「出門在外，難免都有一時不方便之處，實在是小事一段，小友爲什麽對門房說是有件事和黃某的名譽攸關？」

「黃爺，事情是有那麽一件，如果黃爺肯伸出援手而不追問那件事，黃爺幸甚，在下幸甚……」

「小友不說出來，黃某怎會安心？」

「黃爺能帮多少？」

「小友需要多少？」

「二十兩就够了。」

黃天爵探手入囊，手掌托着一個一兩重的金元寶，這當然遠超過了小江的願望，把小元寶放在几上。

江涵道：「黃爺，這件事甚難啓齒的，不過既承慨然解囊相助，在下是非說不可的了。在下在聞香樓聽到一位年輕人談到一套歌謠：磨石胡同賽汴京，千翅蝶王坐朝廷，正宮娘娘蘇小姐，保駕將軍老鼠精。」

黃天爵面色一變，道：「小友，你可知這套歌謠是指什麽……」

「黃爺，這件事不說也罷。」

「不說清楚，這一兩金子可以隨便拿走嗎？」

「黃爺，那我只好說了！據說黃爺有位相好的，綽號『隔牆酥』（隔一道牆就能使男人骨頭酥軟之意）的蘇小姐，住在

本鎭的磨石胡同內，和『千翅蝶王』有一手，而爲他們把風的是一個綽號叫『無影飛鼠』的人……」

黃天爵一臉寒霜，道：「口說無憑，有何見證？」

小江道：「黃爺，關乎見證，這兒還有一副聯語，可以心領神會，觸類旁通：初一十五夜半和尚百叩首；五更三點清晨尼姑獨插香。」

黃天爵也是武林巨擘，但名頭不如八大家響亮，只是肚子裏的墨水却極有限。這副聯語暗示幽會的時間，黃天爵也猜出內容有問題，却不甚明瞭，道：「小友，你就乾脆說明白些。」

「好！初一和十五爲幽會時刻，但初一那天是午夜幽會，十五那天是凌晨那段時間幽會。至于和尚百叩首和尼姑獨插香，不過是男女苟合的隱喩。爲什麽初一是午夜，而十五却是凌晨？可能是對幽會二人某一方面的時間比較方便吧！」

「你說的那青年人在何處？」

「聞香樓。凌名鶴，因急趕路程，隨身携帶的銀兩失落，飯罷不能付帳，在那兒等在下……」

黃天爵心想，就讓他在那兒等罷，我倒不愁他跑了。他向小齋外呼了一聲，道：「把婁總管和金護院請來……」

「是……」但不一會外面有人道：「回老爺的話，婁總管和金護院都出去了！而且並未交待到什麽地方去了！」

黃天爵長得儀表非凡，長眉微挑，說道：「江小友，金子照付，但是要黃某印證此事無誣之後才行，而今夜……正是十五……

江涵一看不妙，正要離座，黃天爵的手好像早就伸到他的身邊了。

小江急退，未出三五招，肘被制然後一掌切昏，提起來關在地牢之內，匆匆外出。

原來婁總管婁大年的綽號就叫「千翅蝶」，顧名思義，可知此人非但好色，且輕功高人一等，而金護院也就是「無影飛鼠」金七！

「老鼠精」自然是影射「無影飛鼠」金七囉。

× × ×

都已經快三更天了，店家善財難捨，不肯放人，而凌鶴也是老實人，未付清欠帳也絕不離去。所以店門都上了一半，賬房和小二呵欠連連地守着，眞正是張飛穿針——大眼瞪小眼，絲毫不肯放鬆哩。

而在此同時，此鎭西南角處的磨石胡同內，來了一位大人物。至少，在本鎭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黃天爵從不到磨石胡同來，這兒雞屎鴨糞地，有碍他的身份。都是「隔牆酥」蘇錦自後門到黃宅去。

所以蘇錦可以放心大胆地找樂子，打野食。

現在，在這四合院的正屋左邊明間內，兩人都幾乎半裸着飲酒。婁大年三十七八，四十不到，只穿了一條短褲，蘇錦穿的是褻衣，坐在婁大年的懷中。

金七是婁大年的腿子，婁大年當總管弄了不少的錢，對金七出手頗大方。現在金七在廂房自斟自飲。

蘇錦本是婁大年的舊相好，也就是六朝金粉之地、秦淮河上的名妓，後經婁大年介紹黃天爵，只說她是個小寡婦。

所以婁、蘇的奸情始終未斷。

「哎喲！大年……你這是猴急什麽？」蘇錦在他懷中「格格」蕩笑着。身子搖擺不已。

「蘇錦，黃天爵已是不惑之年，他還行嗎？」

「人家花了一萬兩銀子買的，五千兩入了你的口袋。至于說還行不行嘛。嗨！還不是佔着茅坑下不拉屎？」

這些話，在廂房中獨酌的金七也聽到了，乾了一杯酒，喃喃地道：「俗語說！烈女怕纏，騷女怕閑……」

他忽然發現一個影子兀立在牆壁上。幾乎憑這個只有半身的影子就可以猜到來人是誰了。

他站起來還未迴身，一隻手已按在他的右肩上，低沉着嗓音，道：「這女人够騷的，對不？」

金七微微顫慄着，道：「黃爺，小的只是……只是……」

「只是爲婁大年把風對不？」

「是……是的……婁總管之命不敢違抗。」

「他們多久了？要說實話，聽到了沒有？」

「是……是的，黃爺，蘇錦本是金陵的名妓，也是婁大年的老相好，來此之後，兩人沒有斷過……」黃天爵手上一加勁，金七的臉由紅而紫，眼球突出……

婁大年已聽到微聲，推開蘇錦正要穿衣服，門外已傳來冷峻的聲音，道：「婁總管……」

婁大年立刻放棄穿衣，自床頭上抓起他的雙筆。道：「黃天爵，我敢這麽作是有原因的。」

「什麽原因？」

「我有後台。」

「是什麽人物？」

「就是黃府今天所接待的貴賓……」

黃天爵面色微變，道：「吹得離譜些了吧？」

「你當然不信，你如果信，也就不足爲奇了。」

黃天爵一字一字地道：「你死到臨頭，還敢胡謅亂扯——」婁大年似知不免，趁黃天爵還沒亮出兵刄來就攻了上去。

可是黃天爵到此地步還不亮兵刄，自有他的可恃之處，就憑雙掌在交織的雙筆光浪中進退自如。甚至那女人想溜，他一脚踩去，牆是薄了些，人體把牆碰了個大洞。

蘇錦在此時此刻名符其實變成隔牆「酥」了。

徒手對雙筆，兩個人五十招尚能維持平手，這正是黃天爵遲遲不肯亮兵刄的原因了。

黃天爵昔年是西北道上的煞星，婁大年是百粵方面的巨賊。所以他們之間只有利害關係却沒有賓主之情和主僕之誼。

百招之後，婁大年中了一掌，黃天爵也中了一筆，只是中掌和中筆都不輕鬆，黃天爵左肩骨碎了，婁大年的肋骨斷了兩根。

他們幾乎知道會有什麼結果了。

當兩人各自中了一掌和一筆時，這內間門外竟不知何時出現了一個人影，鬼魅似的屹立在竹簾之外。

由于燈早已熄滅，最初兩人都不知道來者是誰？過了盞茶工夫，他們似都隱隱看出，這正是他們的主人。

婁大年喘着道：「主上救我……」

黃天爵也道：「請主上主持公道。」

簾外的人「哼！」了一聲，沒說什麼，似要冷眼旁觀他們的結局，但在他們二人的想法可就不同了。以爲主上要看看誰行誰不行。

於是兩人浴血力搏，直到一筆戮入黃天爵的小腹上，黃的一掌擊中了婁的背心，兩人搖晃一陣倒地，那人還站在簾外。

「原來如……如此……」黃天爵望着簾外道：「這叫做鳥盡弓藏……」

簾外的人道：「鳥雖未盡，弓已不堪再用。」

黃天爵切齒說道：「你這個釋伽的罪人——」

只見此人在簾外抽手出袖，單掌微翻，竹簾紋風未動，黃天爵却「咯」地一聲口中射出一道血箭。

婁大年一直未出聲，甚至還想繼續不出聲裝死。簾外的人並未厚彼薄此，也虛空償了他一掌，掉頭而去。

在此同時，江涵匆匆趕回聞香樓，時已二更多天，店家正埋怨不已。江涵一進門就嚷嚷道：「掌櫃的……掌櫃的呢？」關在地牢中的大羅神仙都出不來，是那位貴賓放他出來的。

帳房施施然步出櫃枱道：「貴客有什麼事？」

「你看這個够不够飯錢？」「啪」地一聲，一個小金元寶丟在桌上，而凌鶴本要抱怨幾句，乍見小元寶，又不禁佩服他的鬼門道。雖是表親，出手還挺闊綽呢。

「這當然够……當然够，還要找銀子給你哩……」帳房拿起小元寶顛了一陣，又舔了一陣道：「我這就找錢……在下以爲二位有什麼要事，仍要在此會面，也沒置詞，早知是手頭不方便，在下——」

「得，得哩！你快找錢吧！馬後炮誰都會放……」

兩人出了店門，凌鶴道：「江兄的表親果然是地方上的富有之家，不過你一去就是一兩個時辰，我眞爲你担心！」

「担心什麼？凌兄你眞是！區區一兩金子，眞是小事一般，他本來要給我五兩，哼！只怪我表舅剛討了個二房，外姓人嘛！善財難捨，我聽得清清楚楚，表舅媽說：喲……我說長貴……又不是什麼近親，出手就是一兩黃金，還嫌少啊！幾百杆子搭不上的表親，可是眞不知窮人辛苦噢……凌兄，你看，這娘們進門才不過一年左右，她……」

「江兄，婦道人家，錢是看得重些，不過一兩金子，的確也不是盞盞之數呀。現在我們該找個客棧過夜了。」

「好歹明天還要趕路，當然要找家客棧。」

小江對此鎮似乎很熟，轉過街角直往東走，鎮口一家客棧還沒上門板，小江要了最後邊的一個房子，兩人稍事梳洗就上床睡了。

大約四更左右，凌鶴突然被屋後的交談聲驚醒了。

「就在這兒？」是個中年人的口音。

「沒有錯。」一個年輕人道：「我一直盯到這家客棧門外，甚至在他們決定要這最後面一個房間才離開的。」

另外一個年輕人道：「可別讓他們跑了！」

中年人道：「跑不了的。除非不是他們幹的……」

凌鶴心弦悸動，這不是麥家堡父子三人嗎？聽口氣他們父子三人似乎懷疑他們是縱火殺人的兇手。他立刻下床去推醒小江。

「怎……怎麼？這麼快天就亮哩——」凌鶴急忙捂住他的嘴，低聲道：「別出聲！麥堡主父子來了！」

幸虧來人在屋後認清了房間的方位，又退回遠處安置馬匹。因爲他們並不想落店。

「什麼？麥堡主來了？」好像小江現在才清醒了。

「不錯，而且聽他們父子交談，似乎把咱們當作了殺人縱火的匪徒了！」

小江翻身下床，抓起衣衫，蹬上鞋子道：「快走。咱們絕不能和他們照面。」

「咱們沒縱火，應該解釋清楚的。」

「沒有用的，走爲上策，而且還要快……」說着已輕啓後窗穿了出去。他似乎知道自後窗穿出不會遇上敵人，可是凌鶴却不以爲然。既然沒有縱火殺人，却不敢面對麥家父子，以後解釋就事倍功半了。

當他穿好衣服時，聽到前院有了動靜。門上有人以指輕彈，道：「凌鶴，江涵，我們知道你們在裏面，出來吧！」

凌鶴一開門，麥秀就領先掠出後院，似要到鎮外去解決，凌鶴跟着，麥家兄弟斷後。

在鎮外林邊，麥秀目紅似火，道：「江涵呢？我已知道你們的身份，如果問你們爲何要殺人縱火，似屬多餘，說說看，是誰叫你到麥家堡臥底的？」

凌鶴泰然道：「臥底之事我不否認，但我和江涵絕未縱火。」一邊樹上拴了三匹馬，其中有一匹獅子花，麥家堡全燬，這匹馬……

「失火之夜你們在何處？」

「我們那夜不在堡內，至於去處，恕難奉告。」

「這是一個晚輩對着長輩說話的態度嗎？」

凌鶴道：「欺師抗上，人人得而誅之，但我之潛伏麥家堡，却另有苦衷。」

麥老大道：「爹，這種數典忘祖的叛徒，何必和他浪費唇舌？」

「慢着！」麥秀道：「這件事非同小可，一定要問清楚才行……」

「你不必問了！」凌鶴冷冷地道：「昔年向家父施襲者，據家父臨終遺言，頗似你的形象，正因爲你曾蒙面，尚不敢武斷，才投在你門下，從你的武功上來求答案，沒想到你竟利用別人的血肉之軀，連接數百高手，負創竟達一千零八十次，而使你從對方的攻擊及傷我的絕招中，盜研對方的武功精髓，從負創的部位、創口的

深淺去精測出刀、劍之手勁或內力的收發技巧。因而，你已吸取了武林八大家武功精萃，居心叵測陰毒。麥秀、凌，麥兩家血仇也該結算了！」

麥秀說道：「僅憑臆測，你敢血口噴人……」

「麥秀，經這些年的仔細觀察，當年施襲者所用之招式，的確正是麥家的技擊精英，男子漢大丈夫，敢作敢當，作了爲何又不敢承認？」

「這麼說，你縱火殺人是爲了報復殺父之仇了？」

「麥秀，你承認了嗎？」

「老夫並未施襲，何必大包大攬？」

凌鶴記得了性大師說過，仇人是個兩足各多出一趾，且較常人多出一個肚臍的人，多一個肚臍不易發現，多出兩根足趾應該不難發現的。

這麼多年在麥家堡，他雖未看到麥秀的肚臍，却看他赤過脚。並未多出脚趾，母親說麥秀是仇人不知有何根據？

「要不，你必是當年向家父施襲的兩個幪面人之一，你是個從犯。」

「凌鶴，凌、麥兩家都是武林八大家之一，自少林遭官方查抄燬寺，五位精英突圍星散，其他如武當及華山各派也都噤若寒蟬，約束門下不問武林中事以後，八大家就應運而起。」麥秀道：「燈不點不亮，話不說不明，施襲者既不是我，而我更不是帮兇從犯。那麼在麥家殺人縱火者果眞不是你們二人，就該說明那夜你們去了何處？也該隨我囘去重建麥家堡。」

凌鶴道：「所去之處與你無關，自不必告訴你，至於施襲家父的事，我寧信家母之言。」

「這麼說你是絕不再回麥家堡了？」

「如要再囘去的話，也是在進一步印證無誣後前去復仇的……」

麥秀冷冷一笑道：「老夫化了這麼多的心血，不能讓你拍拍屁股一走了之，給我拿下……」麥家二子撲上。

儘管凌鶴仍然雙手顫抖，渾身乏力，在以一對二之下，麥家二子却仍非敵手。這一千零八十道創痕的囘饋，那是寶貴的經驗，比秘笈還要管用多多。

可是二子不敵，麥秀可不管什麼身份，他一加入，情況就不同了。凌鶴的血脈開始逆衝，雙手抖得很厲害，渾身無力，自然會力不從心的。

不過，三人合擊要想在兩百招內撂倒他也不可能。

就在凌鶴乾焦急却發揮不出應有的威力時，忽聞林內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雙方聞聲立即停手向林中望去。

隱見林中一位破衲，乾瘦的老僧袖手而立。

由於林子稀疏，且月色極明，凌鶴目力過人，刹那間不由心頭大震，大叫一聲「大師請留步……」立即向林中急奔。

但他入林，那破衲老僧却已不見，他相信剛才看到的正是已經坐化的了性大師，怎麼會在此處出現呢？

「莫非小江說的『飛昇得道』的話有點根據？」

他決定要弄清這件事。如果剛才的老僧不是了性大師，他爲何大頌佛號？似在阻止雙方火併？

凌鶴相信自己的眼睛及聽覺，那口音也極似了性大師，但他一口氣追出將近四五十里，仍未追上，麥家父子也未追來，或者追到岔路去了？

這一折騰，天也快亮了。知道追趕不上。想想家仇、宿疾和失踪的麥俐及小江，不禁暗暗焦急。

麥俐去了何處？被縱火者擄走了嗎？他有生第一次品嚐到相思之苦。

也許是一個人思前想後，精神分散，或者來人的身手太高，有人潛到他的身後他居然不知道，而且後衣領竟被揪住。

「什麼人……別開玩笑……」他這麼說着，却知道不會是開玩笑。他要扭頭察看，這人的一根指頭正好按在他的後腦右側的「天罡」穴上。

此穴被制，頭頸就不能扭轉了。心頭駭然，這等高手眞是罕見。說道：「是哪位前輩？武功如此高絕，行事却不光明磊落？」

這人不出聲，不知用什麼繩索綑他的雙手。然後點了他的睡穴。在目前，凌鶴無論如何是想不出這個暗算他的人是誰。

醒來時他發現自己是在水底，水凉如冰，砭骨生寒，儘管這是盛夏之季。由于水底黝暗，他估計水深在五十尺以上。丈餘長的水草在水底搖擺蕩動，有如魔鬼的長髮。

首先他發現雙手仍倒綑於背後，雙足也被綑牢，還拴了一塊大石。這人眞絕，似乎沒打算讓他活命。

但這還難不倒他，他弓着身子用牙齒去咬雙腿上的繩索。只要腿上的梏桎解除了，即使雙手被綑，他仍可游出水面。

他也猜出，這必是洞庭湖。他會點水中功夫，可惜不太精，只能在水底緩一口氣。

原來是用一種山藤綑住，十分堅韌，尤其這樣弓身去咬用不上勁兒。結果咬是咬斷了山藤，蹩的氣却已用盡。

由湖底到水面確有六十尺之深，如果是雙手未綑，手足併用，也許能在嗆水之前浮出水面……

在失去知覺的前一刹，他以爲自己的命苦，刦難不斷，身上一千零八十道傷痕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他只是遺憾家仇未復，好友和麥俐失踪而未能顧及。

醒來時感到噁心，且有人在按他的腹部。原來他是在一艘小舢舨上。一個漢子正在救他，擠按他胃內的水。凌鶴道：「多謝大叔救溺之恩……」

「不必謝我，是居士的意思……」

「請問這可是洞庭湖？」

「廢話。這是洞庭居士的地盤，會不是洞庭湖？」

「居士怎知在下沉於湖底？」

「你去問居士不就知道了？」

「不知大叔有沒有看見是何人把在下丟入湖中的？」

「我哪有工夫去管這些閑事？」

凌鶴心想，洞庭居士蕭辰，是八大家之一，俠名甚著，怎麼部下這麼不客氣？他道：「在下凌鶴，亡父凌翎……」

他以爲好歹也是八大家之一，報出來歷，或許這人會改變態度，那知這人自顧

搖櫓不再回答。

舢舨攏岸，這漢子帶他穿過一片玉米田，遠遠望見一片華厦，看來武林八大家都有點派頭。

到了華厦以外，自有人通報，才准許進見。怪的是也沒有問他是誰？

客廳中很華麗，却和主人的打扮不大相稱，這人五十左右，禿頂，一套藍布褲褂洗辮得發了白，還有不少的補綻。赤着脚，五趾互不靠攏，可見他一生中穿鞋的時間很短，正在吸着旱烟管。

客廳中很涼快，漢子已退了出去，主人却未讓坐。

「年紀輕輕地，有什麽事想不開？」

「蕭前輩，您是說……」

蕭辰大聲道：「要上吊有的是歪脖樹，是服毒嘛！巴豆也不貴，花幾錢銀子的量也够了。你爲什麽在本島水源處跳水輕生，污染了水源，可能使一些雅人墨客不願來本島遊覽？」

凌鶴愕了一陣，道：「蕭前輩誤會了！晚輩來自凌家莊，名凌鶴，並非尋短，而是被人暗算而綑綁丟入湖中的。」

「不管你是如何落水的，污染湖水，有目共睹，由于此處有一泉眼，有些豪客常來此泛舟，吟風弄月，或到島上暢遊，取泉水煮茶，這麽一來，這生意是作不成啦？」

凌鶴本以爲報出凌家莊的字號，他會看在亡父面上接待，母親也說過，亡父生前和蕭辰私交不錯，另外就是柳慕塵了。了性大師坐化前的話言猶在耳。

「蕭前輩，晚輩無狀，如因晚輩的不幸造成了貴島的損失，晚輩願意賠償，只是晚輩身上並不十分寬裕。」

「够啦！够啦。」順手取過算盤，道：「泉水污染及影响生意，作價二十兩銀子，船夫救人費及擺渡費八兩五錢銀子，你大概還沒有用飯，飯資一兩，計二十九兩五錢銀子……。」

凌鶴不由暗暗詛咒，奸商，眞是一點不假，爲富不仁，無出其石。亡父當年怎麽會交上這種朋友？

不過看在人家救人份上，不便計較，探手入懷，濕漉漉的衣袋中空空如也。眞是流年不利，近來一連遭遇兩次這類糗事，不由面紅耳赤，大概是落湖遺失，或者暗算他的人摸去了。

「喏！這是五錢銀子，三十兩已收訖，找你的零頭……」說着擲出一塊小碎銀子。

凌鶴接住，手心微痛。他相信是那船夫救他時取走了銀子把它交給蕭辰的。此來他想順便問問昔年一些不明的往事，這麽一來，他一刻也就不住了，站起來抱拳道：「前輩救急之恩，容圖後報，晚輩告辭了。」

「慢着……慢着！好歹老夫和令尊往年也是朋友，他的後人第一次上門，那能枵腹而去的道理？再說，你可能有些事不明白，我也要指點你，來人哪！」

門外傭僕道：「島主有何吩咐？」

「叫厨房多備一個人的飯菜。」

「是……」僕人離去，後窗外一個妞兒正向內偷窺，這妞兒心想：「這小子遇上我老爹，眞是流年不利……」

開飯時只有蕭辰陪凌鶴，兩菜一湯，一盤炒綠豆芽，一盤涼拌豆腐，白菜湯中有三五根一寸長的小魚乾。

儘管吃的是糙米飯，這個吝嗇鬼却是大口扒飯，小口吃菜，一個人如果自奉儉約，對別人刻苛些，也就値得原諒了。

「吃呀！可別客氣，你是不是有些事弄不清楚？」

「是的。請前輩指點。」

「什麽事不明白？」

「我想昔年八大家之間一定有什麽恩怨，還有，前輩和家父私交不錯，應該知道向家父施襲之人是誰？」

洞庭居士道：「既然那人蒙面行襲，誰也不敢武斷。但從犯是麥秀，大概沒有錯吧！」

「前輩對武林中的事極熟，可知道麥家堡一夜之間化爲灰燼了？」

「當然知道。」

「前輩可知道是何人縱火殺人？」

「當然不知道，不過我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兒，縱火殺人者，可能是襲擊令尊的人。」

凌鶴道：「縱火者之一有個名叫張旗的人重傷未死，晚輩問過他，他說是前輩的人——」

「我知道。八大家至少有五大家的二三流人物被騙參加了麥家堡縱火殺人行動，而且都死在麥家堡。你知道爲什麽會有這種結果嗎？」

凌鶴道：「按理說，麥堡主父子不在，晚輩也不在，留守的護院身手有限，那五大家的人不會全死在那兒。」

「主謀者要挑起麥家堡和另外幾大家的仇恨，所以利用完了之後，殺之滅口，留在麥家火窟之中，這樣麥家會找其他幾家算帳，其他幾家也會向麥家要人。」

「的確有此企圖。」

「當然。」

「據張旗透露，主腦人物似乎是出家人。」

蕭辰想了一下搖搖頭，道：「這個人老夫暫時也猜不出來。不過老夫可以說個故事給你聽。」

「這故事和八大家有關嗎？」

蕭辰並未作答，却準備開始他的故事了。這時候僕人前來盛飯，他拿着凌鶴的碗往厨房走，一位女郎道：「我來裝吧！你去作別的事。」

「多謝小姐。」

女郎裝了滿滿的一碗飯，按得緊緊地，親自送到餐桌上，放在凌鶴面前，道：「爹，這位是凌大哥嗎？」

蕭辰道：「女孩子家，爹又沒叫妳，妳出來幹甚麽？」

蕭娟娟道：「我看大司務忙得不可開交，我就帮他拿來哩！」

「好哩！這就是你凌伯伯的兒子，可以進去了吧？」

蕭娟娟向凌鶴笑笑，到後面去了。

蕭辰道：「大約廿年以前，武林中以八大家的凌翎、麥家堡的麥秀、和麥遇春兄弟，雲夢山莊的柳慕塵，西北的馬如虎，東海漁樵梁士君，洛陽的郭家駒，滄州的李占元和洞庭的老夫較爲出名。另外和八大家齊名的還有怒山的「黑白雙煞」姜

子奇和姜子雲兄弟二人，當然還有，但不常在武林中走動，其名不著。如『鬼手丹青』余大彩等等……。」

這時凌鶴已把滿滿的一碗飯已吃了三分之一，隱隱見飯下有塊炸鷄脊肉，似乎還有一個鹵蛋。不禁心頭一跳。這顯然是蕭娟娟偷偷爲他放的。

看來老子爲富不仁，女兒看不順眼了吧？

蕭辰道：「八大家的主人每三年在洞庭君山上聚首一次，三日聚會期滿，老夫即送他們到百里外再分手，就在那年老夫即將和他們分手時，在山野中發現了一件拐帶良家婦女的事。原來是『黑煞』姜子奇拐了個年輕寡婦，似要逼奸，正好被我們八人撞上，合該他倒楣，八人中有六個人以上主張斃了姜子奇，因爲他素行不良，和他的哥哥『白煞』姜子雲完全不同。」

「蕭前輩，姜子雲有何不同？」

「他們雖是手足骨肉，姜子奇無惡不作，姜子雲却是嫉惡如仇，對付壞人的手段辣些而已，所以他們的『黑白雙煞』之名即由此而來，而且兩人也走不到一起，當時姜子雲還懸賞捉拿他的弟弟啦！」

「捉到了沒有？」

「當然沒有。我們八人要拿此人，放了那個寡婦，姜子奇一看不妙，聲稱剛剛無意中在一古洞內發現八本武學典籍，放在古洞中，願與八大家共享。於是派出三個人到古洞去找。」

「找到了？是哪三個人？」

「一是麥秀之兄麥遇春，在八大家的麥家堡來說，本以麥老大爲主，後來不久就死了。這才把麥秀列入了八大家之中。另一個是令尊，第三個就是東海漁樵梁士君。」

「眞的找到了那八本秘笈？」

「當然，三人入洞，找到的人却是麥遇春，於是八大家竟把八本秘笈分了！」

「一家一本？」

「不錯，所以這是八大家的恥辱和污點，這還不够，分了秘笈，還要懲罰姜子奇，竟把武林中最醜的『八臂嫫母』高麗花強嫁給他。」

「那高麗花願意嗎？」

「本不願意，却擋不住姜子奇的甜言蜜語，因爲八大家有人提議，如這件婚事不成，就把他交給他的兄弟姜子雲，果眞如此，也是死路一條。」

「最後姜子奇和高麗花結合了？」

「不錯，而不久，令尊、麥遇春和『東海漁樵』梁士君就相繼被襲遇害了。」

「前輩是否暗示家父等三人遇害，和姜子奇有關？」

蕭辰喟然道：「按常理推斷，應該和他有關，當年受辱，豈不記恨在心？況且風傳那秘笈本是九本，可能被進洞的三人中之一人獨吞了一本……」

「家父絕不會作這種事。」

「老夫也信，而武林中盛傳之巨書，相信就是這第九本秘笈。」

「前輩，施襲三位的人也可能是八大家中的人，那是爲了第九本秘笈。」

「當然也有可能。」

「有件事晚輩甚是不明，既然當初那九本秘笈，都是普通絹綢製成，必然和普通書本大小厚薄差不多，如果那第九本就是那巨書，這又如何解釋？」

「這個老夫也不清楚，不過據說有個神秘人物已學了前八本秘笈上的武學，如能再找到那巨書，將無敵于天下……」

「巨書……巨書，到底是這本書是有史以來體積最大的？抑是由于它是至寶而被稱爲巨書呢？」凌鶴無法想像。

蕭辰道：「老夫猜想，所謂巨書，絕不是書的體積太大，而是另有隱喩。」

「前輩可認識了性大師？」

「了性？老夫不認識此人。」

凌鶴以爲，蕭辰也許是不敢承認，這種爲富不仁之輩，重財輕友，不足爲奇。

「前輩對于佛、道二家之得道飛昇有何高見？」

蕭辰道：「你問這個幹甚麽？」

凌鶴道：「了性大師已坐化，但晚輩昨天却見他顯現了一次，不免對『仙道無憑』這句話有些動搖。」

蕭辰道：「這了性和你有何淵源？」

凌鶴道：「家父去世前交待，了性大師可以信賴，晚輩到麥家堡臥底，就是大師的意思。」

蕭辰想了一下，喃喃地道：「莫非是他？」

「前輩認識大師吧？」

蕭辰却是答非所問，道：「仙道如果有憑，豈不是人人都修仙去哩？有些事的確是不可洩露，尤其是天機。在佛家，有達摩、石頭、慧能及隱峯諸大師都已修證得道，道家有些著名的經過援引而飛昇的也不少，如呂純陽之遇鍾離翁、白玉蟾遇陳泥丸，伍仲虛遇遭還陽，馬丹陽遇王重陽，石杏林遇張紫陽，以及抱朴子遇鄭思遠等等。只不過這些經名師指點的人，並非即世已得道成仙，有的尚須重墜輪迴一次，來世重修。像抱朴子，留下的道家典籍被道家所推崇，但他也未飛昇，而是『大背』……」

「前輩是相信了性大師已得道了？」

「我可沒有那麽說過。」

「是晚輩看錯人了？」

「還是繼續求證吧！世上有許多幻象，是自己魔由心生造成的，也有的是別人爲你造成的幻象……」

凌鶴離開洞庭，摸摸袋內僅有的五錢銀子，既好氣又好笑，不禁揮拳大呼：「天下的糗人糗事都被我遇上了！」

那知玉米田中忽然竄出一個中年醜婦，黃髮如草，蒜鼻獠牙，一臉紫痲子還有羅圈腿。怒吼着撲向凌鶴，砸出一掌。

凌鶴正自大嘆倒楣，沒想到這楣還沒有倒完，心中有氣，以七八成力道迎上一掌。「唿嗤」一聲，兩人誰也沒沾到便宜。各退了一步。醜婦道：「小子，你剛才說什麽來？」

凌鶴怒道：「在下說什麽與大娘何干？這不是無事生非嗎？」

「小子，你罵人還敢裝糊塗？」

「大娘，晚輩剛才正在自怨自艾，自嘆倒楣，何曾罵人來？」

「小子，你敢瞪着眼說謊嗎？你剛才沒說：天下的醜人醜事都被我遇上了？」

凌鶴大搖其頭道：「大娘，您這完全是斷章取義，我說的是『糗人糗事』。」

他說明了這四個字。

「你遇上了什麽糗人糗事呀？」

「一言難盡！不過晚輩和大娘素昧平生，交淺不便言深。」

「放心！小子，老娘的樣子雖不養眼，心地却不錯，看你的外貌，很像八大家之一的凌翎……」

「那正是家父。」

「好小子！那我還是償你一掌——」

力大勁猛，凌鶴不敢硬接，閃了開去，醜婦並未再出手，道：「算了！昔年的事，是你們上一代渾蛋，與小輩無關……」

凌鶴不由心中一動道：「大娘莫非是『八臂』……」他實在不便把「嫫母」二字說出來。

「我就是高麗花。」

「果然名不虛傳！」

「小子，你又要罵人？」

「前輩別多疑，晚輩是說『八臂』之稱，名不虛傳。」

「老娘還以爲你是指我天下至醜，名不虛傳哩！」

「大娘又誤會了！關于昔年之事，晚輩剛聽一位長輩說過。」

「誰告訴你的？」

「洞庭居士蕭前輩。」

「那個老雜碎？他怎麽說的？」

「他說昔年大娘嫁了——」

「好了！別在老娘面前提那個血賊的名字。」

「大娘，這是爲什麽？那不是一段好姻緣嗎？」

「呸！什麽好姻緣？老娘嫁他，倒了八輩子血楣，想當年，姜子奇要我只是爲了活命，婚後他拐走老娘積蓄的金子三百兩，不知去向。」

「大娘，一直到現在還沒找到他？」

「沒有，不過老娘一天不死，就一天也不放棄找他！」

凌鶴道：「高前輩的確應該找他。不過這些年來，並未聽到『黑煞』的消息，連『白煞』姜子雲也失踪了。」

高麗花道：「八成更名改了姓，他要是還活着，是不甘寂寞的。近來風傳麥家堡一炬成灰，而且你曾在那兒臥底，是怎麽回事兒？」

凌鶴說了麥秀有殺父之嫌，在麥家堡臥底，是爲了證實此事及偵察元兇。

「小子，你剛才在罵蕭辰對不？」

「大娘猜得不錯，此人太刻薄……」

說了被戲弄之事。高麗花大笑一陣道：「的確太過份了。不過蕭辰這人，可以說『藏巧於拙，寓清於濁』，久後自知。」

「古人說：刻薄成家，理無久享。」

「他現在刻薄於你，在必要時，却會德在人先，利居人後……」

「有一事請問前輩，知否有一部巨書的事？」

「有。昔年姜子奇說過，老娘猜想那巨書即那秘笈的第九本。」

「大娘，如果是那第九本秘笈，必是薄薄一本，爲何稱爲武林巨書呢？」

「這個恐怕也只有藏書之人知道，不會再有人明白了。」高麗花聽到謠傳，說是巨書在凌鶴身上，但她不信。

「大娘，如果姜子奇仍然健在，他的身手也必有限。」

「爲什麽？」

「因爲昔年他的身手和八大家主人相差不多，而八大家各得了一本秘笈，可各成單元研練，姜子奇却沒有。他的武功豈不落後甚多了？」

高麗花道：「如果他還沒有死，猜想他的武功必然遠在八大家之上，我有這種預感。」

「高前輩要去何處？」

「找蕭辰去。」

「前輩如果遇上麥俐，務請伸出援手，晚輩相信她在縱火者手中。」

「誰叫麥俐？」

「就是麥秀之女。」

「怎麽？你和麥秀勢不兩立，却和他的女兒……」

「大娘……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無恨月常圓……」

「好！小子！老娘今生是白混了！不知什麽叫情？什麽叫愛，却確信世上有：『任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飲』的多情種子。」

「晚輩愚痴……」

「孔子刪詩，不廢關雎。青春年少，誰不珍惜？古人說：『濯足清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青春苦短，韶光不再，小子，你沒錯，你如果遇上姜子奇那血賊，也設法通知老娘一聲。老娘常去之處有二，一是雲夢山莊柳慕塵之處，一是洛陽郭家駒處。」說畢向洞庭湖岸奔掠而去。

凌鶴望着她的背影，長長地吁了口氣。高麗花是個面醜心善的女人，姜子奇却毁了她的一生。

他向前走出約一箭之地，發現一株大樹下倚着一個女郎。凌鶴多麽希望她是麥俐，可是有時他又警告自己，有一天必殺其父報仇，能娶仇人之女嗎？

只不過「情」之一字，是不能全以一個「理」字來解釋的。

走近些一看，不禁失望，竟是蕭辰的千金蕭娟娟，道：「蕭姑娘在此……」

「凌大哥，我爹吝嗇成性，你別見怪！聽說他只給你留下五錢銀子？」

「是的，蕭前輩只是算盤打得精些而已！在下叨擾貴島，理應付出代價。」

「凌大哥，這是三十兩銀子，拿去用吧！」用手帕包了些銀子遞過，但凌鶴拒收。

「怎麽？凌大哥嫌少？我只是怕拿多了你更不會收的。」

「不不！無功不受祿，在下不便受此厚賜……」

「你這人眞迂，這算什麽呢？誰都有不方便之處。是不是凌大哥？如果有一天小妹手頭不方便，你會吝嗇這三十兩銀子嗎？」

「既然這樣，我先借用了！日後一定奉還。」

「凌大哥要去何處？」

「主要是去找那巨書。」

「凌大哥，我總以爲，一句話不要只憑表面去解釋它，比喻說一部巨書，又稱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書，十三經，二十四史堆起來，已經够大了吧？可是既稱有史以來最大的書，自然比十三經或二十四史更大了。」

「是的。」

「凌大哥，如果你這樣去找，也許一輩子也找不到。」

「這……」凌鶴說道：「姑娘的意思是……」

「比喻說吧！請注意！這只是比喻，把秘笈上的內容雕刻在一幢樓房的牆壁花紋上，或者鏤刻在一艘舫船的船身上，甚至於雕在一株大樹樹幹上等等，這都算是最大的書是不？總之，它不可能是一部長一丈、寬六尺、厚七尺，有一萬餘頁，非得一二十人才能抬得動的巨書，對不對，凌大哥？」

「對，對！蕭姑娘，這眞是一個奇妙而有創見的構想，這使我茅塞頓開。」

「那太過獎了！小妹以爲，照這構想去找，也許較有希望。凌大哥，我不打擾你了，前途也許還會相見的。」

「謝謝蕭姑娘指點，後會有期……」

鬼手丹青　巧繪倩女

凌鶴在華容縣落脚，這是個很著名的縣城。才不過傍晚，既不餓也不急着落店，就在熱鬧的大街上徜徉。

找巨書和報父仇同樣重要，根據了性大師的說法，身上有了一千多道創痕，若無巨書，仍然事倍功半。

可是天地之大，到何處去找巨書？

華容和岳陽，都是洞庭湖北部的魚米之鄉。商賈雲集，熱鬧非凡。東張西望，發現一個鮮明布招上有「妙手丹青」四字，信步而入。

此人四十出頭，一派文士模樣，憑這外形，確能使人相信「妙手丹青」不會吹得太離譜。

「請問，先生未見其人，僅憑在下口述其人之貌和身材，能不能畫出一個人的神韻來？」

文士道：「一般畫匠作不到，在下可以……」

口氣不小。不知是不是眼高手低之輩？凌鶴道：「畫一張長一尺，寬六寸的絹底人像需要多少……」

「彩筆或水墨價格不同。」

「要彩色的，可以捲起隨時携帶在身上的。」

「三十兩。」文士道：「希望一次付清。」

凌鶴非常慶幸，少一兩就不够，却未計較住食都要銀子，立即把蕭娟娟送給他的三十兩銀子掏出道：「如果不像呢？」

「在下須先說明，第一次臉龐打稿，請明日來看一次，自然須要修改。因爲在下未見其人，修了之後，後天兄台再來看一次，一連三次，如不酷肖，三十兩如數奉還。」

這件生意立刻成交，凌鶴很仔細地說了麥俐的外貌及身材。雖是絹上丹青，也可聊慰相思。況且，有此畫像在身邊，託人代爲留意找尋而對方又從未謀面，看過畫像，雖和見人不同，也該有個印象了。

「請問這位姑娘是兄台的甚麽人？」

「這和先生不相干吧？」

「不，兄台有所不知，如果這位姑娘是兄台的姐妹，下筆是一種手法，如是兄台的夫人，又是一種畫法，假若是兄台的未婚妻甚麽是情人，那就更加不同了。」

「有甚麽不同？」

文士淡然一笑，道：「如是姐弟或兄妹關係，兄台之描述自會平實而不誇張，如是兄台的妻妾，由于神秘力量已失，也會平實自然而不加渲染。若是情人或尚未接觸的未婚妻，基于男人的喜新厭舊心態，以及『情人眼裏出西施』的通病，在描述時，不知不覺就會過份形容其優點而忽略其缺點，畫畢之後，就算兄台欣賞其不實之誇大，在下却以爲並未忠于被畫者本人之眞正面貌及神韻，有損在下清譽。」

「這……」凌鶴道：「只要在下認爲滿意，兄台大可不計較這些。」

文士淡然道：「如果兄台執意如此，這件交易不談也罷……」立即推出三十兩銀子。這一點，頗使凌鶴震撼。三十兩銀子，一般家庭可以過一年生活，此人斤斤於此，眞正是有所不爲，謹守職業道德和良心了。

凌鶴道：「先生擇善固執，令人敬佩，就照先生之意好了！此女乃是在下的情人。」

「年紀……？」

「十九。」

「屬甚麽的？」

「先生，這不是多餘的嗎？」

「不多餘，根據她的生日時辰，可和她的終生窮通，而她的心地如何？發之於內，形之於外，是厚是薄？也就瞭然了！這怎能說和畫像沒有關係呢？」

凌鶴沒想到畫個像還有這麽多的講究．只好說了。

「那就請兄台明日晌午來看初樣。」

走出丹青館，感覺有點餓了。可是身上只有五錢銀子，還要分成幾天來解決食的問題。只能買塊麥餅充飢。至于宿的問題，好在是盛夏之季，找個大廟就成了。

× × ×

雖然以前在家中錦衣玉食，又有娘的照料，沒吃過這種苦，就是在麥家堡，飲食方面也很攷究，可沒有僅以一塊餅打發一頓飯的。

但在麥家堡所受的另一種皮肉之苦却是世上少見的。

儘管把僅有的三十兩銀子花在畫像上，他却一點也不後悔，甚至心安理得。所以往這破廟的門廊下一躺，不一會兒就夢見周公去。

但他睡了不到兩個時辰，却被人踢醒，睡眼矇矓，隱隱看到破廟前有十二三個人。踢他的人三旬上下，人高馬大，絡腮鬍子。

「你這是幹甚麽？」

「好狗不擋道，你是甚麽人，躺在這兒？」

「甚麽人可以躺在這兒？甚麽人不可以？」

「你就不可以——」又是一脚踩來，但凌鶴伸手托着對方的脚掌一扭，那人尖叫一聲摔到石階下去了。

其實這人只是太大意，如事先提防，脚掌是不易被抓住的。這工夫一陣暴喝，有兩個人又要撲上。

「慢着。」說話的人五短身材，細皮白肉，和這些粗鹵的漢子們在一起很不襯配。道：「你有名字嗎？」

「如果你有我也有！」

這人身邊一個漢子道：「馬爺，這小子欠揍，讓我——」

這位姓馬的雙手又攔住了，道：「我姓馬，可聽說過西北馬家？」

「當然，尊駕就是八大家之一的西北馬如飛嗎？」

「正是。」此人長得北人南相。

「我叫凌鶴。」

馬如龍陡然一怔，道：「你就是八大家之一凌翎之後在麥家堡臥底而縱火殺人的凌鶴？」

凌鶴道：「臥底確有其事，縱火殺人是別人給我揹了黑鍋……」他說時已站了起來。

「小子！你殺人縱火，據說是爲了報仇，這種事別人也懶得管，可是你人小鬼大，居然想攪混了這一鍋粥，讓武林中人來一次大混戰，你却在一邊看熱鬧。」

「馬大俠，你既爲八大名家之一，爲人處世就該中規中矩，事情沒有弄清之前，豈能信口胡謅？出事之夜，在下和一馬伕離堡辦事，而那時正好堡主及其二子外出收租也未同來。」

「小子，你可以打別人的馬虎眼，我馬如飛可不吃你這一套，你居然蠱惑了八大家的次流人物，齊集麥家堡，殺死後把該堡被殺的護院及僕傭一齊丟入火窟，造成同歸于盡的局面，而使八大家猜忌麥家堡，而麥秀父子也猜忌八大家。」

「謠言止於智者，如果你馬大俠非信不可，我也沒有辦法。」

馬如飛冷峻地揮手，道：「拿下！」

他身邊那三旬左右的漢子是總管，不論身手和武功，除了馬如飛就數他了。撲上就是一輪急攻。似想在三五招內就要得手。但他怎知現在的凌鶴自天下各派武學精英中吸取了大量的經驗，甚至可以說，有些各派精粹的武學，由于他的連續負傷，已以血肉之軀換取了最寶貴的瞬間的改革經歷？

他知道那一派那一指仍有小疵，他也知道某派一招精英可尅制另一派某一招。

因此，馬如飛只看了三五招突然心頭一沉，他以爲凌鶴的招式博雜而凌厲，不出手則已，一出手他的部下就會手忙脚亂。就在這時，這漢子被凌鶴一肘砸側滾下石階。

馬如飛十分震驚，那是因爲他很識貨。就是要他來出招，也不可能在第六招上砸出「無雙筆」錢山，而錢山雖未亮筆，也不該敗得如此之慘。

馬如飛還沒下令，十來個一擁而上，居然連馬如飛也沒閑着。

主要原因是馬家一個族姪死于麥家堡，而此刻這兒也無外人，俗語說的「山狼海賊」中的「山狼」，大致是指來自邊陲不毛之地者。

凌鶴出招奇，對方招未到他幾乎就知道下一變化是什麽？所以不出盞茶工夫，除了馬如飛，未倒下的只有一二人了。

但他們倒下再爬起來，而且都亮出了兵刃。

凌鶴也不得不抽出腰上的龍頭鱗尾鞭。非金非鐵，烏光閃鑠。鞭浪粼粼，烏芒熠熠，而他的身子，在刀林劍樹中忽扁忽圓，一會是人球，一會縮成人餅，自幾乎不可能的熾灼隙縫中瀉過。

馬如飛的刀上功夫，的確不愧爲八大家之一，刀燄如團團火球，切划着凌鶴四周每一寸的空間。

凌鶴吃虧在逆脈上冲，雙手震顫，混身乏力，武功要以力作後盾，不論出招如何精妙，如像麵條一樣，軟骨郎當地，還是不行。

剛開始時還行，時間稍久，舊病復發，眼看不濟。

馬如飛眞想不通，這年輕人出招如此之奇，怎會一發如雷，一敗如灰呢？這工夫凌鶴越來越不濟，而馬如飛攻勢却更加凌厲。

「嗆嗆嗆」一連三刀，雖被龍頭鱗尾鞭稍稍盪開，凌鶴却被震出三四步。接着他挨了馬家總管一脚。手發抖又渾身無力還在其次，逆血冲脈，會使他頭暈眼花，視覺模糊，這才要命。

馬如飛見他即將倒下，大喝一聲道：「都給我退下去！」

部下不敢掠主人之美，立刻退了下去，馬如飛刀芒如雪，刀刀不離要害，凌鶴連眼皮都睜不開了，心知今夜難逃刦數。

然而，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他絕不退縮，馬如飛要在部下面前豎立形象，絕招盡出，力大勁猛，全力一刀掃來，鞭刀相接，鞭被盪同，且傷了左肩，凌鶴倒在地上。

「姓凌的，站起來把衣服脫下！」馬如飛要改變剛剛羣毆的恥辱，表現不乘人之危的泱泱大度。

但凌鶴搖晃着站起來，「唰」地一刀，又把凌鶴震倒。一連三次，馬如飛和部下大笑不已。

高估自己是一種通病，因爲瞭解自己比瞭解別人還難，這道理就像自己寫的錯別字一定要別人才能校對出來是一樣的。

馬如飛提刀走近，道：「凌鶴，關于麥家堡的縱火殺人事件，你說實話吧！我叫你脫下衣服你沒聽到？」

凌鶴吃力地爬起道：「作了就是作了，沒作也就不必胡亂承認！我爲什麽要脫衣服？」

大刀閃電劈向凌鶴頭部，而凌鶴反應及體力都已經無法應付這凌厲的一刀了。

「馬如飛……」聲音雖不大，而且像一串脆生生的銀鈴，在馬如飛聽來却是心絃震動，立刻硬生生地收刀退後半步側身打量。

左邊林中小徑中馳出一乘紫色彩繡轎衣的四抬便轎，不一會就在二十步外停下來，所謂停下，並未落轎，只用一根叉棍穿住了槓杆，轎伕子扶住叉棍不必用肩就是了。

「何人多管馬家的閒事？」

轎中的女人道：「無怪打老遠就嗅到一陣羊騷氣味了！小翠……」

轎旁小侍女道：「姑娘有何吩咐？」

「仔細看看是西北馬家寨的人嗎？」

「姑娘，應該是錯不了的。」

「小丫頭，就這麽篤定嗎？西北馬家

寨是武林八大家之一是不是？」

「是的，姑娘。」

「可是八大家之一的馬家會十來個齊上，合擊一個有病的晚輩嗎？」

「姑娘，按理說是不應該的，不過有幾點可以證明，正是西北馬家的人，第一，他們馬家精通騎術，個個都是騎着無鞍馬……」

「嗯……」

「第二，據說馬如飛細皮白肉，北人南相，有點像個綢緞莊掌櫃的。」

「的確有此一說。」

「第三嘛！武林中人都知道，馬家寨的馬上騎射工夫高人一等，下了馬，論輕功和心法，就不怎麽高明哩！」

「這麽說來，這些人眞是馬家寨的人囉？」

「姑娘，大概是錯不了哩！」

馬家的人被人家主僕消遣了個够，馬如飛面紅耳赤，總管錢山剛才吃過虧，正有一肚子火無處發洩，拔下雙筆，虎吼着向彩轎撲去。

四個轎伕子連動也沒動一下，小翠上前數步接下錢山，沒出十招，竟把他的雙筆奪下一支，道：「既有馬如飛在此，你是出的什麽風頭呀？」擲出那支筆，錢山一接，被震退了一步。

不管他如何狂妄，自己的斤兩和人家一比也就有數了，立刻退下。

馬如飛心裏更有數，這轎中的女人非泛泛之輩，看這小婢女就知道了，立即抱拳道：「請問轎中姑娘芳名可否見告？」

「免！」

馬如飛道：「正如姑娘所言，馬家寨的人不是全能，除了騎射，其他方面乏善可陳……」

「這麽說，你要亮亮騎射了？」

「本有此意，姑娘敢接我一箭嗎？」

「就是三箭五箭，十箭又如何？」

馬如飛冷笑一聲，抬抬手部下已牽過他的良駒了，上了馬取下弓箭，道：「姑娘請出轎準備了！」

只聞轎中姑娘道：「小翠打簾子。」

小翠立刻撩起了轎簾，而轎子放下，轎伕已移旁三步。

雖然轎簾撩起，却還有一層潔白的羅紗轎帘。

在正面可隱隱看到一位十分動人的紫衣女子端坐轎中，似乎無意出轎，這一手很唬人，因爲在轎中無法閃避。

馬如飛道：「難道姑娘就這樣接馬某的箭？」

「正是！」

馬如飛不再說話，兩腿一夾，良駒人立而起，他在馬上已彎弓搭箭，未牽韁繩，却穩如泰山，然後良駒嘶一聲向前疾竄。凌鶴暗暗點頭，果然騎術是宇內少見的了，但不知這女子是誰？何以要管這檔子事？

馬如飛在轎前約三十步外打橫馳騁，當馳到轎子正中時，「嗖」地一箭射去，箭離弦強勁有力，但到了半途忽然變緩，這樣極易造成對方的錯覺。

這是瞬間的事，箭稍稍一緩，再次加速眨眼就到了轎前。只見轎中的紫衣姑娘單掌豎立，未見那薄薄的羅紗轎帘飄動，那支箭突然無聲地掉落地上。

這一手有點玄，但在場將近二十個人都看得清楚，沒有弄鬼的可能。這工夫小翠檢起那支箭，道：「馬寨主，看看你的箭吧——」

馬如飛接住長箭，面色激動，因爲兩寸半長的箭鏃，已彎成魚鈎一樣，在場諸人也都看到面色一變。

內力玄奧還在其次，主要是透過羅紗，而羅紗却能紋風不動竟使箭鏃變彎。

馬如飛道：「馬某敗得沒有話說，姑娘仍不願賜告芳名嗎？」

「免！」

馬如虎揮揮手，道：「弟兄們，咱們走……」

「慢着！」此刻這姑娘的任何一句話都具有無上的威儀，馬家的人停了下來。

那姑娘道：「馬寨主，你眞以爲自己比凌少俠高明嗎？」

馬如飛冷冷地道：「馬某不久前和凌鶴動手，有目共睹……」

「那是因爲凌少俠身有宿疾，時好時壞，而不久之前馬寨主和部下一齊上，也沒沾到半點便宜，但爲什麽不久凌少俠就不濟而馬寨主則佔盡了上風呢？」

「姑娘有什麽話要說就說吧！」

「如果馬寨主和部下再一次動手，能够勝他一招半式，那才證明凌少俠技遜一籌……」

馬如飛恨透了這女人，他看出，凌鶴似也不認識這個女人，不過剛才的事，的確顯示凌鶴是有病的徵兆，反之，一個年輕人不會在招術精奇，游刄有餘之下，才五七十招就完全走了樣的。

此刻正是羞刀難入鞘，就此一走，部下會瞧不起他，如動手，還眞沒有把握，他道：「馬某今夜已經栽了！實無必要再作印證……」

凌鶴雖感於這姑娘臨危援手，却也不願聽人擺佈，道：「馬如飛無意動手，在下也不勉強！」

錢山道：「姓凌的，讓你也不敢！」

凌鶴本想邀戰，但想想了性大師要他到麥家堡學藝，咬牙接受千餘次的負創，寓意深遠，實不該招搖。

而他却感覺不解，這一會已不再頭暈眼花，手也不發抖了，至於逆脈上冲現在也已消失了。

他幾乎深信，此刻動手，必然體力充沛，得心應手。但他淡然道：「敢與不敢，終有一天可以弄清楚……」

那知馬如飛突然打消了去意，道：「凌鶴，你敢再印證一次嗎？」在馬如飛來說，這一手是不大明智的。

凌鶴道：「馬如飛，如果我是你，就該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幸虧你不是，而你永遠也不能變成我，你小子已引起武林公憤，人人必得之而甘心，你活不了半年的。」

「這是在下的事，不勞操心，而人之壽矢，與素行有關，抱朴子：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人欲天仙，當立一千二百善，行惡，大者司馬奪紀（一紀三百日），小者奪莫（莫爲三日）。所以只要此心不昧，能活多久，實不必耿耿於懷！」

「小子，你再接我十招……」這次是

騎馬衝了過來，馬上揮刀，威力倍增，但龍頭鱗尾鞭呼嘯而起，一圈圈的光弧在人類視覺極致下使馬如飛的大刀不斷地發出呻吟。

行家閉上眼也能聽出來，那是鞭擊刀身而不是刀擊鞭身所發出的聲音，人喘馬嘶，同樣負荷着無儔的壓力。

正正第十招，靈蛇似的鞭在馬如飛腰上一纏，旋即收回，「唰」地一聲，馬如飛一件薄綢長衫齊腰一截兩段，下半段由於沒有扣子，冉冉飄落地上。

薄綢落地聲雖不大，在馬如飛却是驚心動魄的。

在轎中女子的「格格」嬌笑聲中，馬如飛率衆狂馳而去，現場上巳靜下來，只有奔馬揚起的塵土緩緩降落。

凌鶴收起龍頭鱗尾鞭抱拳道：「多謝姑娘援手之恩。」

「凌少俠不必客氣，本姑娘只是以爲這樣敗給他太不公平罷了。」

凌鶴道：「在下甚是不解，在下的宿疾，並非姑娘所說的時好時壞，而是與人動手稍久，就會復發，不知剛才力戰馬如飛爲何沒有再犯？反而眞力澎湃不絕，大有取之不渴之勢？」

那姑娘微微一笑道：「凌大俠請到裏面來談吧……」

轎子抬入破廟中放在正殿內，轎夫退出廟外，凌鶴立於正殿外，現在他巳看不清這女子的面貌了，只知她的髮上有一朵小白花。

「凌少俠，你一定也希望知道我的名字吧！」

「正是，在下受人之恩，不能連人家的芳名都不知道。」

「你是知道，本姑娘是在此經過，適逢其會，並不要你報答。」

「姑娘施恩而不望報，在下却仍要銘記在心，俟機圖報。」

「好！現在先談點別的吧，武林傳言你在麥家堡臥底？」

「確有此事，因盛傳麥秀昔年參與謀害家父，在下潛於麥家堡偵察，且自武功方面予以印證，雙管齊下，以免有誤。」

「風傳凌少俠在麥家堡縱火殺人，且旁及八大家的人物，可有此事？」

「這是不確的，出事之夜在下和馬夫因事離堡，而麥家父子外出收租……」

「凌少俠，傳說你在麥家堡六七年之中，凡有大敵必由你接待，因而負創一千餘次，幾乎體無完膚。」

「不瞞姑娘，確有此說。」

姑娘嘆道：「人身受傷千餘次，這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多的了，也正因爲這痛苦而得到寶貴的經驗，凌少俠出招，實戰經驗太豐富，把各大家武學精英的缺點都改正過來了，而對方却又認不大清楚，不久前的馬如飛就是一例。」

凌鶴心頭一動，道：「姑娘可謂是有心人了……」

「是的，我是有心人，凌少俠，我有一事相求，不知你答不答應？」

「姑娘提出之事　凌某能力所及一定作到。」

「那就請脫掉外衣，讓我看看人身上一千餘條疤痕是什麽樣子的？」

凌鶴面色微變，道：「姑娘，這舉措對姑娘是一種猥褻，在下不能從命！」他以爲這姑娘和馬如飛的想法相同。

「本姑娘不以爲是猥褻，凌少俠不必矯枉過正。」

小翠道：「況且，內褲不必除去。」

「即使如此，也極不妥……」

姑娘說道：「凌少俠，你剛才還口口聲聲要報援手之恩。言猶在耳，說了不算啦？」

凌鶴喟然道：「受人之恩，夫復何言，在下從命……」立刻脫了外衣，只剩下內褲，而小翠巳亮起了火摺子。

只聞姑娘讚嘆地道：「人類身體上有三五道疤痕或一二十道疤痕，那是十分難看的，但千餘條疤痕所構成的圖案，那是一種極爲巧妙的紋身奇觀，而且由於皮膚是白的，疤紋是緋紅色的，更是鮮艷奪目，自少俠以後，就不會再有第二人了。眞正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凌鶴聽了這話却並不領情，雖然麥俐過去和他私下相處，喜歡摸他那些縱橫交錯的紋痕，却從未說那些疤痕像巧妙的紋身這類話來。

他以爲把裸體呈現在一個陌生女子面前，在他也算恥辱，只是爲了報恩，他不能拒絕，況非全裸。

凌鶴穿上衣服，姑娘道：「我叫張不幸。因爲家母生我難產棄世，我却無碍，而且我的外公，外婆也在同日去世，就爲我取了此名。」

「姑娘武功奇特，不知是哪一派？」

「我們的武功不在八大家之列……」

張不幸道：「凌少俠缺少盤纏，小翠，這是十兩……」

小翠接過，凌鶴道：「張姑娘關注之情在下心領，其實在下也不缺……」實在說不出口。

小翠道：「我們小姐說的沒錯，你必然盤纏不足，要不怎麽會宿在——」

「小翠，誰叫你多嘴多舌的？」

小翠把東西往凌鶴手中一塞，凌鶴不由一震道：「怎麽？是金子？」

小翠道：「你這人可眞小器，十兩金子也值得大驚小怪地……」

張不幸道：「凌少俠，這算不了什麽，請不必介意！小翠，起轎！」

小翠連擊三掌，轎伕進入起轎，張不幸道：「凌少俠，咱們後會有期。」

凌鶴道：「張姑娘臨危援手，容當後報……」

彩轎出廟不久消失於山野之間。

凌鶴站在廟外愣了很久，他想不通，不久前爲何能在和馬如飛第二次力拚之下未犯毛病，而現在，似乎又有那種雙手微顫，渾身無力的感受了。

這位張不幸姑娘有此身手，應該極爲出名才對，爲何從未聞其名？

想想不久前十招內擊敗八大家之一的馬如飛，恍如隔世。「我眞有這等功力嗎？張不幸固然不幸，難道她會比我更不幸嗎？」

不幸者遇上不幸的人，多少會產生同病相憐之心。

×　×　×

第二天還未到晌午，他就提早去了丹

青館，道：「在下反正沒事，早來一步，先生莫怪！」

「不妨，兄台請看……」展開面部底稿，凌鶴略感失望。因爲畫像是眼睛最重要，眼睛不傳神，就算其他部位像也就不關重要了。

「兄台之意我懂，不像是不是？」

「是的，她的眼睛略大些，是屬於細長而略彎那一類型的。」

「好！請兄台明日再來。」

凌鶴道：「如果先生能畫得傳神，願另加黃金五兩。」

「一定能。兄台請勿失信。」這人自是喜出望外。

「不會的，只怕先生言過其實，未見其人而能畫得傳神，未免太玄了吧？」

「兄台不必言之過早，在下如作不到，分文不取……」

出了丹青館，凌鶴以爲這人外表儒雅，說話却不着邊際，未見過面的人如何能爲其畫像，而且那論調簡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嘛。

本來他遇上此人極爲高興，現在却又以爲那是作不到的。也說不一定，此人在此租屋而居，明天也許巳溜之大吉了。

「凌兄……凌兄……你慢走……」僅聽呼叫聲就知道是誰了。果然是小江呼呼喘着奔來，道：「凌兄……老……老遠我就發現那家丹青館內走……走出一個人很……很像你……果然不差……」

「江兄，能在此相會那太好了！吃過飯沒有？」

「還沒有，老實說，自和凌兄分手，幹啥事都沒有勁兒，連吃飯也都沒有胃口了。」

凌鶴道：「江兄，我也差不多，走，喝一杯去……」

在一家飯館中叫了四個菜，兩人各乾了一杯酒，小江道：「分手這些日子，凌兄可有什麽發現？」

「發現倒是沒有，却遇上一些可笑的人物以及迄今還想不通的事。江兄呢？」

「我倒沒有什麽。凌兄說說你的奇遇如何？」

凌鶴說了蕭辰的吝嗇，高麗花之醜和善良，以及馬家寨的人和奇女張不幸的遇合。道：「張不幸這位姑娘，有這等身手，却是藉藉無名，你說怪不怪？」

小江道：「過去聽家師說，除了八大家，江湖上能人異士多的是，這種人大多對名利淡薄……」

「只是接受她十兩金子，有點……」

「那倒不必介意。小弟給兄三十兩銀子巳經花光了吧？」

「別提了！蕭辰那老鬼見錢眼開……」又說了錙銖必較，收他二十九兩五錢銀子的事，但蕭姑娘送的三十兩，却又付了畫資。

「凌兄眞大方，畫一幅像，就是名家，十兩也够了。」

「江兄，不瞞你說，我曾答應他，若能畫得傳神，我願再貼他五兩金子。」

江涵道：「凌兄，你的不二色，小弟自是敬佩，但以蕭、張兩位姑娘慨助的盤纏幾乎全花在畫一幅像上來說，我以爲對二位姑娘太不公平了。」

「江兄的責備，小弟不願辯解……」

「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二位姑娘解囊相助，也不會限制凌兄作何用途？只是她們一旦知道了這件事，女人心地較窄，恐怕會不高興的。」

「也許會的。江兄，小弟這人不成器，在一些大事都無頭緒的情況下，爲一個女人牽腸掛肚，說來汗顏……」

「凌兄不必自責，古人說：好色者常爲君子，好淫者多爲小人。好色多重情感，好淫者只重肉慾。重情感的人才能作到不二色的境界啊！」

凌鶴笑笑道：「想不到江兄滿腹經綸，能舉例說明嗎？」

「當然……」江涵道：「就以三國誌上的趙雲作例子吧！劉備取得荊州後，派他作桂陽太守。前任太守趙範想籠絡他，提議把美麗的寡婦嫁給他，他婉辭說：『我們同姓同門，你的哥哥也就是我的哥哥，怎麽可以娶嫂嫂作妻子呢？況且我巳成家。』很多人都勸他不必固執，說趙範之嫂艷冠羣芳。他說：『我意至堅，不必多說，趙範被迫投降，心意難測。』不久趙範逃走，都佩服他有識有守，尤其不二色難能可貴。可見古人把『富貴不淫』，『威武不屈』及『貧賤不移』相提並論是有道理的。」

「江兄，我眞是失敬了。」他對江涵還有點高深莫測呢。雖然江涵在麥家堡作馬伕也只是隱蔽其眞正的身份。

「凌兄，這不過是隨便舉例而巳，自古以來，凡是不二色的人，都會受到讚佩。凌兄，關於家師所談的巨書那件事，有沒有什麽頭緒？」

凌鶴嘆道：「沒有，江兄有沒有什麽發現？」

「凌兄，不必發愁，終有一天你會找到的。來，再乾一杯……」

飯快用畢時，凌鶴突然震動了一下，顫聲道：「江兄，快看……」

由於凌鶴面向門外，小江打橫，所以向門外望去，只看到一個人的背影，道：「凌兄，你看到什麽了？」

「那不是了性大師嗎？」

「怎麽？你又看到了？」

「不錯……雖是側影，但那身材，面型及破衲等等，無一不像大師……」說完丟下一塊銀子奔了出去。

上了街，由於街上人多，看了一會才發現那個極似了性大師的出家人巳轉入了另一條街，二人立即追去。

就這樣一直追到郊外。眼見那出家人巳到了一片桑林邊，還回頭看了一下才進入林中。

凌、江二人相距桑林不過兩三百步，又是艷陽高照的大白天，凌鶴道：「是了性大師，快追……」

二人幾個起落進入林中，却巳不見人影。

這片桑林不過一畝左右，而且桑樹不密，一目瞭然。桑林另一邊是平疇田野，半里內的早稻巳收割，那有大師的影子？

凌鶴張望了一陣，道：「江兄，仙道無憑之說，終於使我動搖了……這位了性大師自坐化後……」

小江說道：「不是坐化，而是得道飛

昇……」

「對對，自他得道飛昇之後，我們已經見過兩次了……」

小江道：「應該說他老人家已經顯現兩次了！」

凌鶴回頭一看，小江已跪在地上膜拜。凌鶴不再懷疑，其實他並不太信，只是兩次親眼所見，無法解釋而又非信不可，這就是宗教的肇造之基了。

在中國，最早的宗教是道教，而道教的前身却是方士，由於秦始皇和漢武帝都崇信方士，也就盛行于秦漢了。

在戰國時，屈原遠遊中說過：「貴眞人之體德，羨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名聲著而日延。」所以往仙山求長生不老之藥的不僅是秦始皇，還有漢武帝呢。直到後漢，才和道教合併起來。

拜罷起身，江涵道：「凌兄，依弟之見，家師兩度顯現，是要你相信仙道有憑，只要修習有素，藝業必有大成……」

「是的。」

「凌兄，家師要你到麥家堡臥底學藝，固然是旨在印證麥秀是否兇嫌，另一目的則是以血肉之軀來接觸刀劍，一刀一劍地在身上留下疤痕，可自各派武術菁英中去蕪存菁，並一一加以改進。毫無疑問，是要你在未獲巨書之前先把前八本秘笈學熟，那八本即代表八大家的武功。而第九本可能就是那部巨書。一旦找到巨書，基礎已固，研習起來即可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凌鶴道：「江兄說的和小弟想到的正好脗合。」

江涵道：「而武功之研習，最好的方法就是切磋。可惜弟的底子不如凌兄。」

「這是什麼說？江兄是了性大師的高足，強將手下焉有弱兵？」

「既然如此，凌兄如不見棄，就把小弟當作拳靶子吧！」

「這怎麼敢當？自即日起，請江兄偏勞與小弟餵招！……」

這天晚上就到那座破廟去研練，劍及履及，說幹就幹，他發覺江涵果然不凡，虧他在麥家居然能藏拙不露呢。

第二天紅日上懸，江涵還在睡，凌鶴素知他晚睡晚起，就一個人出棧上街，吃了早點，各處逛逛，好歹熬到巳時末，就來到丹青館中。

「情」之令人牽腸掛肚，夢魂縈迴，眞不是千言萬語可以解釋清楚的。

「在下又來早了一步……」

「不妨，好在已經完成了！」

「先生好快……」接過展開一看，自然是先看面貌了。不禁大聲喝采道：「先生眞是神來之筆……」

「只要兄台不再說不像就好了！」

「像像，簡直傳神極了，在下萬分佩服，不過在下有點不解，第一次根本不像，爲何這第二次居然如此酷肖？」

「繪事和其他文事大同小異，也需要靈感……」

可是當凌鶴的目光自麥俐的嬌靨上往下移動時，突然停留在她的腹部不再移動，而且面色驟變。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兄台是說……」

「這是一位小姐，你爲何畫成有四五個月身孕的樣子？」

「這就是在下與一般畫匠不同之處了！有的畫家只畫皮肉而不畫骨，所以只能滿足一般鄉愚，高明的畫毛畫皮也畫骨，更高明的才能談到神韻。」

「你給我解釋清楚這是什麼神韻？」

「這正是在下的特別靈感和技巧，與衆不同。」

「你如果不解釋清楚，就是侮辱，我就對你不客氣了，而且要收回那三十兩銀子。」

那人笑笑道：「作人難，作個實實在在的人更難，我畫的是完全根據被畫者的實況，也就是根據你的描述以及根據被畫者的生辰八字推研出來的面相和目前遭遇及變化──」

任何人侮辱麥俐，凌鶴都無法容忍，他一掌劈了過去。那知此人一扭一退就是一丈五六。眞看走了眼，竟是個練家子。

「原來是綫上的，那更好辦！」凌鶴道：「先報出字號聽聽。」

「在下『鬼手丹青』余大彩！」

「你就是鬼手丹青？」

「絕對假不了！」

「余大彩，你爲什麼要侮蔑這一位姑娘？」

余大彩苦笑道：「試問兄台和這位姑娘別離了多久？」

凌鶴厲聲道：「這和你有何關係？」

余大彩道：「關係頗大，請兄台據實以告。」

凌鶴說道：「分手一月有餘，兩月不到──」

「這就是了！」余大彩道：「一個有孕的女人，要三四個月以上才會嘔吐，有些人要四五個月才能看出腹部明顯的變化。兄台與此女分手將近兩月，想必分手時才不過一個多月，兩月不到的身孕，所以那時不易看出──」

凌鶴實在無法容忍，他和麥俐在一起時，幾乎什麼都作了，就是沒作那件事。而他也絕對不信她會另有男人。

如果說是麥俐在被擄之後被汚而有了身孕，也未超過兩個月，那麼余大彩說的和畫的都是四個月的身孕，他怎麼不火？

他的攻勢凌厲，余大彩似乎不敢硬接，或者無意硬接，此人的身手，應該和八大家掌門人不相上下！

「凌老弟，你越是不信，越表示你是個正人君子。但是，越是你這種君子越容易上當。君子可以欺以方嘛！」

凌鶴自信可以收拾此人，可是十招以後，手又顫抖，混身乏力，而且逆脈上沖起來，長此下去，非但收拾不了別人，還會被別人所收拾。

「姓余的，你不說出侮蔑她的原因，咱們就沒有完。」

余大彩道：「凌老弟，有些事目前在下不便多言，却又不能不適時忠告，老弟身在極端危險之中而不自覺，切勿太信任接近你的人，至於敝人所畫之像，日後如有不驗之處，余某項上人頭可自取去。」

「大言不慚！荒謬無恥！即使你鬼手丹青，又怎知未謀面之人已經懷孕了？」

「凌老弟，在下如果沒別走蹊徑的玩藝兒，這「鬼手丹青」之名豈非浪得？」

凌鶴越發怒就越是不濟。空有精良招式，施出來却無威力，而余大彩也不和他硬幹。如果此刻余大彩眞打的話，凌鶴自信討不了便宜。

「老弟，你想想看，我爲人畫像，收取費用，目的巳達，你我無寃無仇，我爲什麼要侮辱別人？」

「你必然受了奸人的蠱惑。」

「老弟，你不妨打聽打聽，我余大彩在武林中雖不敢自詡爲正人君子，一絲不苟，可曾有人說余某是個無恥小人嗎？」

不錯，凌鶴聽說過「鬼手丹青」之名，風評不惡，想他這麼作必有原因！

「照你說，這女人對我不貞了？」

「老弟，古人說：十邑之內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大丈夫何患無妻？而我們素日經常會有先入爲主的固執，好在不久便知，只是余某必須再次提示老弟，世道人心險惡，千萬別把余某的話當作耳邊風，這道理和老弟不信這位姑娘已經懷孕一樣，一個人在你身邊造成了良好的形象，要毀掉這形象是很難的。」

「我憑什麼相信你的話？」

「如果我所言不實，這項上人頭願爲你保留着。」

「余大彩，你還知道些什麼？」

「我當然也聽說過巨書的事。」余大彩道：「我相信所謂巨書就是那秘笈的第九本。我也相信當年入洞的三人，令尊光明磊落，他絕不會藏匿了第九本，東海漁樵粗直，也不是貪婪之輩，唯有麥老大麥遇春，爲人狡獪，城府極深，那本書必在他的手中，而藏書之法，必然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

凌鶴想想也對，但麥俐在他心目中絕不是那種人，還是忿忿不已，道：「如果以後證明你是一派胡言，別忘了你欠我一顆人頭……」說完掉頭就走。

余大彩道：「老弟，至少我也把這位姑娘的面貌畫得很像了，那五兩金子你不該照付嗎？」

凌鶴擲出五兩金子，出館而去。

余大彩顚着手心的黃金道：「這小子和他死去的老子一樣，光明正大，只是有點剛愎自用……」

× × ×

在華容縣住了三天，每天深夜二人都到那破廟去研究武功。

第四天北上，當他們來到河南境內，知道黃河水患，災黎到處可見，凌鶴道：「江兄，人溺己溺，好歹咱們也要盡點心意。」

「當然，當然！不過凌兄你大仇未報，巨書尚無下落，而且強敵環伺，明哲保身，咱們也要留點盤纏。」

「少留點就成了！咱們去看看有沒有賑災的……」

走出不遠，發現牆頭上貼着招貼，大意是黃河水災，僅山東及河南即有災民數百萬，朝廷已決定賑災，但災銀還在押運來此途中，遠水難救近火，今有無名氏善人二人出災銀各十萬兩預賑，在此孟津縣城東西關外即日發放災銀，每口五錢，有一口算一口……

凌鶴道：「十萬兩銀子可以救二十萬人。可見爲富未必不仁了……」

江涵道：「的確，世上好人還是不少的。看來我們也不必操這份心了……」

「不，江兄，既然來了，反正不遠，咱們也去看看，是哪一位大善人？」

江涵道：「那告示上不是寫明是二位不具名的大善人嗎？咱們怎麼會認識？」

凌鶴道：「善欲人知不是眞善。這樣的善行才是難得哩……」

二人來到東關外，果見災民排成三行，迤邐一里之外，領取災銀，發放賑銀的有五七個漢子，其中一個漢子看來頗熟。

搭了個臨時的小帳篷，裏面有位姑娘坐在桌邊撥算盤，凌鶴望着那個面熟的漢子，想了一會，突然想起，那不就是洞庭居士蕭辰的船夫嗎？

因而他向帳篷內望去，這才發現這姑娘正是蕭娟娟。

「怎麼會是她？難道吝嗇刻薄的蕭辰會……不不，絕對不會……」他立刻進入帳篷，小江搖搖頭，似乎不同意他這種不顧自己專管別人「閑事」的行爲。

「蕭姑娘……」

蕭娟娟微微一震，她的父親交待過，不可暴露身份，怎麼會有人認識他呢？抬頭一看，原來是凌鶴。

「凌大哥，眞巧，居然又遇上……」

「是啊！尤其是在這情況之下，蕭姑娘，這賑災的大善人是……」

「凌大哥，我們是代人效勞的……」

「誰呀？」

「凌大哥，何必多問？」

「莫非是蕭前輩？」

「凌大哥……小聲點！家父交待不要宣揚……」

「眞是蕭前輩？這……這……」他實在不願相信，但娟娟在此綜理預賑，這善人還會有誰？看來「八臂嫫母」高麗花對蕭辰的看法是對的。這個人不拘小節，緊要關頭作善事絕不後人。

「凌大哥，其實西關外也有人大開善囊預賑哪！」

「蕭姑娘，令尊眞正作到了『直躬不畏人忌，無惡不懼人毁』的境界，在下佩服之至。」

「凌大哥，家父每年都有這類賑濟，只是希望你不要說出去。」

「當然……」他取出二兩金子道：「蕭姑娘，我是借花獻佛，也捐二兩吧！」

「不，凌大哥，我知道你並不寬裕，還是留着用吧！如果十萬兩不足，家父說可以再加五萬到十萬……」

凌鶴還是留下二兩金子離去。

「凌兄，捐了多少呀？」

「二兩。」

「凌兄，盤纏用完，再去找送十兩金子的人可就難了。」

「金錢爲身外之物，何必介意？咱們去看看西關外的預賑者……」

那知來到西關外一看，這主事人也似曾相識。

四個漢子也好像在那裏見過，而這主持人居然也是一位年輕的姑娘，他猛然想起，這少女正是張不幸身邊的小翠，而那四個漢子，不正是四個轎夫子嗎？

「小翠姑娘，想不到妳是一位大善人

哩！」

「噢！是凌少俠，這可不敢當，善人不是我……」

「是張小姐吧？」

「本來小姐是絕對不許我說的。」

「有你們這些善人，災民有福了，也是十萬兩嗎？」

「小姐說，賑災嘛！雖然我們不是富可敵國的人，但如果尚有少數災民未得到賑濟，小姐會攷慮酌加五到十萬兩。」

凌鶴心想，兩個爲善不欲人知的大善人的意向完全相同，這時想起小江，回頭望去，不知到那裏去了。

「凌少俠我們小姐希望見你一面。」

「張小姐在何處？」

「在眞隆客棧的最後左跨院中……」

塘中竹橛　巧藏秘笈

張不幸很美，就算「情人眼裏出西施」，心中仍被麥俐佔據了吧？仍無法昧着良心說張不幸沒有麥俐美。

「凌少俠，你能來看我眞不容易。」

「妳是我的恩人，這話不是太……」

張不幸輕揮着手，道：「別談那些俗氣的事，如果麥姑娘在此，你還能來看我嗎？」

「張小姐認識麥俐？」

「請先回答我的話好吧？」

「當然能，麥俐總不能要我忘恩負義吧？」

「凌少俠這麼快就北上，一定有什麼急事？」

「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是找麥俐姑娘嗎？」

「那只是幾個原因之一。」

「可惜我沒見過麥姑娘，要不，我也許也能代爲留意找尋。」

「張姑娘，這兒有一幅畫像，十分傳神……」取出那余大彩的手筆，可是說了這話，又有點後悔，但已經拿出來了。

「噢！好美……」張不幸緩緩展開捲起的畫像，一邊讚美，道：「好像……」

「張姑娘，麥俐沒有妳美。」

「喲……凌少俠可眞會奉承人……」

張不幸笑起來更美，而且隱約看出她頗像一個人。今天穿了一身縞素，更有一塵不染，不食人間烟火的風韻。

「我說的是實話，張小姐穿素色衣服更美……」

「噢！我本來是偏愛紫色的，這是爲家父戴孝。」

「令尊大人仙去，居然還在此賑災，眞是失敬了！」

「家父臨終時表示，要盡孝道和哀思，不必爲他的後事舖張，屆時自有人代爲照料，而且越簡單越好。所以我就以賑濟來實踐家父的遺志。」

「妳是一位孝順的女兒……」

「咦？麥姑娘的身子……」

凌鶴面色一變，悻悻地道：「畫像的人這麼畫的，他說麥俐本就如此，眞是一派胡言，提起此人，張姑娘也許知道。」

「什麼人？」

「『鬼手丹青』余大彩。」

「他？當然聽說過。出自此人手筆，就難怪如此傳神哩！」

「張姑娘不是沒見過麥俐？怎知傳神呢？」

張不幸道：「我剛剛不是說過好像最近見過麥姑娘一次嗎？只是不敢拿準兒罷了！」

「在哪裏見過的？」

「讓我想想看……是不是華容縣？不……好像是……對哩！就是這兒。」

「在這縣城之內？」

「對！沒錯。好像是前天晚上，看到一位很像這幅畫像的姑娘，乘馬車在悅來棧門外停車進入棧中，那時我正好經過悅來棧門前。」

「悅來棧？張姑娘是說只有麥俐一個乘馬車在悅來棧門外？一個人進去的？」

「對，只有一個人。正因爲發現她很美又是一個人，在當時並未注意她的身子有了幾個月的身孕。」

「張姑娘，雖然我希望馬上找到她，可是我又以爲不大可能。」

張不幸道：「仔細想想，的確也不可能……」

「張姑娘，看你的身手和氣派，必是武林豪門，可否見告令尊大人的大名？」

「凌少俠，由於家父昔年在武林中的風評不佳，不說也罷。不過家母倒可以相告。」

「謝謝張姑娘。」

「梅遜雪……」

「啊！原來是號稱『武林第一花』的梅前輩？」

「是的，但因生我時難產而血崩。」

「張姑娘，我不該提起使妳傷心的事來。」

「不要緊的。」

「張姑娘，我們在此還要盤桓幾天，也許還會來看妳……」

「凌少俠，非常歡迎。」

出了興隆客棧，凌鶴以爲，張不幸看到的絕不會是麥俐，但現在反正沒事，何不去問問看？

找到了悅來棧，一問帳房，這帳房上下一打量，見個正人君子模樣，似乎被叮囑過不敢亂說，道：「這位貴客和那位姑娘是什麼關係？」

「親戚。」

帳房還在猶疑不定，凌鶴取出那幅畫像，才展開一半，帳房一驚，道：「正是這位，貴客畫像找人，是不是有什麼…」

「對！我這位親戚被歹人拐誘，我是會同官方捕快來尋人的，千萬不可聲張，就請裝着沒事一樣。」

「是的，貴客。這位姑娘就在樓上最後的客房中。」

在那客房門外，凌鶴聽到了一男一女交談之聲，男的道：「他居然花了五兩黃金零三十兩銀子，爲妳畫了一幅像，把妳當作至潔至聖的玉觀音了！」

女的格格笑道：「眞正是老太婆上雞窩——（奔）笨蛋哪！」

兩人笑着一團，女的道：「說正格的，這個人還眞有點隔路，沒有人受得了的苦，他都受得了！沒有人相信的事他也會相信。」

男的道：「妳別輕估了他，身上的一

千零八十道疤痕使他變成了絕世高手，要不是血脈逆沖，雙手發抖，混身無力的話，兩個八大家的掌門人也應付不了他。」

「有那麼厲害？」

「哼，要是再找到那部巨書，我看恐怕……」

「恐怕怎麼樣？」

「算了！還是聊聊咱們的事吧！」

「有什麼好聊的？你看，都五個月哩，你有什麼打算？」

「我說過把他打掉你却不聽，就連家師也以爲妳挺着大肚子極不方便。」

「可是打掉很危險哪。」

「妳和他比起來太差勁了，他能挨一千多刀劍，妳却不能拿掉一塊肉……」

凌鶴氣血上沖，搖搖欲倒，人類的虛僞到了這般地步，愛情和友情竟被如此汚蔑，怎不叫他窩囊痛心？

他想進去殺死這一對敗類，可是現在，他會送死。

他可以死在任何人手中，絕對不能死在這兩個人的手下。

他忽然想到了「鬼手丹青」余大彩，那時候余大彩的暗示如何能產生說服力呢？他也想到高麗花以及張不幸，他們都曾有意無意地暗示過他，身邊的人也不可太推心置腹。

他要馬上離開這兒，這兩個人的聲音，對他的聽覺是一種侮辱，要殺他們實在並不難。但還有很多的事須他立刻去辦。

他不知道是如何走出這家悅來客棧的。他邊走邊看那幅畫像，最初是不斷地冷笑，最後却是狂笑。

越是關係親近的人的仇恨越是深沉，而出賣他的，一個是他曾深深摯愛的女人，一個是他推心置腹的朋友。

不知不覺到了郊外，他本要找蕭娟娟或張不幸的。忽見麥秀父子及八大家之一的倉州李占元迎面攔住。

「這就是縱火殺人，以及盜取八大家武功的血賊！」麥老大指着凌鶴，目紅似火。

李占元道：「這小子簡直就是當年凌翎的影子嘛。」

麥秀道：「李兄，老實說，這小子在麥家縱火殺人，這還在其次，昔年爲了姜子奇那八本秘笈的事，如今想來，私藏第九本的人，八九不離十兒就是凌翎。」

李占元也熟知凌翎爲人耿直，道：「何以見得？」

麥秀道：「李兄，你想想看，八大家的武功相若，而秘笈也各有一本，成就應該也差不多才對，這小子在本堡臥底，充其量多學了本堡的武功，他的成就不該過份懸殊才對……」

「理應如此，莫非……」

「風聞西北馬家的人全部栽在這小子手中。」

「有這種事嗎？」

麥秀這麼說，可以爲自己不敵凌鶴的事遮羞，道：「李兄，我是說馬如風和手下大將『無雙筆』錢山等十來個齊上，都弄得灰頭土臉。」

李占元斜着眼打量凌鶴，道：「麥兄，李某以爲，麥兄多少有點誇大其詞。」

「李兄，這話怎麼說？」

「身手高低及閱歷之深淺，只看一兩眼便知分曉，身手高、閱歷深的人，必然是氣定神閒，英華內蘊，可是此子一臉狠恚之色，步履蹣跚，精神渙散而不凝，看來身手必然有限……」

麥老大道：「李大俠可別看走了眼，不信試試看。」

李占元道：「凌鶴，你爲何在麥家縱火，殺死八大家的部下？」

凌鶴看也不看李占元一眼，道：「麥秀，你可是在找你的女兒嗎？」

麥秀道：「麥家的事你少管！」

凌鶴道：「如果要找你的女兒，我倒可以指你一條明路。」

「我說過，這是麥家的家務事……」

李占元道：「凌鶴，莫非你刦持了麥姑娘？」

「那當然不會，凌家的人不會作這種

凌鶴專誠請鬼手丹青爲麥俐繪畫爲念。

事，而是麥大小姐跟麥家堡的馬伕麥基私奔了……」

「這……」李占元一楞，尷尬地瞄了麥家父子一眼，道：「麥姑娘怎麽會……你這小子不可敗人名節。」

「喏，李大俠請看，這是不是麥俐？」那幅畫像緩緩飄了過去，李占元接過一看，道：「這果然是麥姑娘，可是……你怎可以把她繪成懷孕的樣子？」

麥家父子驚愕地互視了一眼，凌鶴又說道：「李大俠，你以爲我畫得如此傳神嗎？」

「那是誰畫的？」

「憑李大俠的見聞，不難猜出武林中誰有如此高超的畫技？」

「難道你說的是『鬼手丹青』余大彩不成？」

「看來李大俠未必相信。」

李占元碍於麥家父子的面子，道：「本來的確無法相信！」

「這很簡單，李大俠可以進城到悅來客棧去看看，麥家大小姐與何人在一起？有沒有懷孕……」說完，竟掉頭就走。

麥秀實在沒有勇氣去看那幅畫像，却一掠而擋住了凌鶴的去路，道：「你還想走？」

「我要走你也擋不住我！」

麥秀立刻動上手，麥家老大走近李占元，李把畫像交給了他，麥大熟看了一下撕得粉碎，也撲了上去。

凌鶴知道，如全力施爲，數十招後必然又犯了老毛病，要是不全力施爲，久了也會，況且李占元也許會出手。

十來招之後，李占元大爲驚奇，因爲凌鶴以一對三，居然未露敗相，這使他相信，昔年入洞的三個人中，極可能是凌翎取去了第九本秘笈。

「凌鶴，你的功夫來歷不明，試問你爲何經常使出八大家任何一家的武功？」

凌鶴道：「李大俠不妨問問麥秀，他可曾叫我應付一些到麥家堡找碴的各派高手？李大俠可曾見過我身上的創傷？」

「沒有。」

「看過你就明白了……」他敞開衣扣，李占元心頭一沉，一個人身上有這麽多的創傷，足以證明他應敵的次數十倍於受創之次數，他才不過二十出頭一點而已。

「李兄，別信他的鬼話，他能有此身手，應該是和那第九本秘笈有關。」

這工夫麥家父子顯然十分吃力了。

麥滿倉道：「李大叔，貴派不是也有一位死在本堡的火窟中嗎？」

李占元實在不想以這方式爲部下復仇，但麥家父子三人都不成，自己要出風頭，那是自討苦吃。

一個人能守住緊要關頭，這就近乎「有能不爲」的境界了。但李占元還是撲上去，他也聽說凌鶴的紋身就是「巨書」。

這場面傳出去是聳人聽聞的，兩個八大家掌門人還加上兩個子弟，合擊一個晚輩，五十招內，人多的一邊居然没佔到便宜。

凌鶴感覺，今天舊病復發的時間遲了些，所以他才能支持六七十招。

儘管如此，對方兩個掌門人物也不由吃驚。

凌鶴開始不濟了，視覺有點不清，力不從心，雙手顫抖不聽指揮。

「叭」地一聲，李占元在他腹上踩了一脚。

凌鶴才打了兩個「寒難步」，沒有拿穩樁，麥秀一掌拍中了他的左肩，凌鶴坐在地上，他現在的動作遲緩，還未站起，李占元已凌空踢中了他。

凌鶴的身子滾出一丈七八，昏了過去，麥秀撲上就要點他的死穴，但山溝中突然冒出一條人影，一瀉而至，揮臂之下把麥秀震退了三大步。

「妳是何人？」麥秀感覺膀臂痲木，足見這醜女人臂力驚人。

醜婦道：「連你大嬸都不認識了……難怪你出手狠毒，專向死穴上招呼了。」

李占元陡地一震，道：「妳可是『八臂嫫母』高麗花？」

「還好，總算你還認識你乾媽……」

李占元道：「李某和妳向無過節，妳要怎麽樣？」

醜婦道：「凌鶴是我的人，被他溜了，正好在此遇上，當然應該由我帶走。」

「怎見得他是妳的人？」

「這小子年紀輕輕，所學博雜，好像還會我的武功，所以我要弄清楚，他是何時偷學了我的武功？」

麥秀冷冷地道：「麥家堡被人縱火殺人這件事，諒妳也有耳聞，他應該先由麥某審問才對。」

高麗花道：「人交給你也成，現在黃河水災，災民嗷嗷待哺，急需賑銀，這樣吧，誰能拿出五十萬兩銀子，人就是屬於誰的。」

李占元道：「高麗花，妳似乎吃定了我們。」

高麗花道：「難說，難說，試試看才知道！」

麥、李一交眼色，左右攻上，這兩人的武功，李剛猛，麥詭譎，路子不同，不好應付，但高麗花素稱「八臂」，就那麽雙臂一絞，兩人被震退了一大步。

高麗花扶起凌鶴就走，兩人雙雙再撲，高麗花一手挾人一手拒敵就有點吃力。

正在不可開交時，又出現了一個瘦小的中年人，道：「慢來，慢來！各位爲什麽事動手？可否說說看？」

高麗花道：「他們二人都是八大家的掌門，却欺負一個身有宿疾的孩子。」

「這個小子有毛病？」此人打量凌鶴道：「不像呀，讓我來看看。」

高麗花放下凌鶴，正好他也醒了，一躍而起，這瘦小中年人向凌鶴揮揮手道：「這位老弟絕對沒有毛病，不信哪一位來試試看！」

麥秀和李占元見高麗花放下凌鶴，就互交眼色俟機下手，尤其是麥秀，似乎必得之而甘心，他作得很像。

這時兩人撲上，麥秀向凌鶴施襲，李占元去擋高麗花，似乎高麗花慢了一步，麥秀疾取凌鶴背後的「魄戶」和「膏肓」二穴。

絕對出乎意料，凌鶴的動作突然變快，側身撤步，揮手就是一個反手耳光，「拍」地一聲，把麥秀砸出兩步。

去擋高麗花的李占元，並未遭遇高麗花的攻擊，却被凌鶴打了麥秀的耳光之後，一脚踢在右腿彎上而單膝跪地。

「怎麽樣？大嫂，我没說錯吧？這位老弟没有什麽毛病呀！」

高麗花愕然道：「小子，你到底是怎麽回事兒？」

其實連凌鶴自己也無法回答這問題。

瘦小的人道：「這位大嫂，妳是說這兩位是什麽八大家的掌門人？」

「當然！你到底是什麽地方鑽出來的野種？連中原武林八大家的麥家堡堡主和滄州李占元都不認識？」

「我是從南荒來的，當然不認識，不過，兩個掌門人不如一個年輕人，是不是他們兩個人有點毛病？」

這時麥、李兩人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又向凌鶴撲去。

但凌鶴感覺，又像上次遇上張不幸時獨戰馬家的人一樣，只感全身渾然自在，隱隱地可以向天地奪造化，向造化奪勝算似的。

所以麥、李在他的奇招及雄渾無儔的內力之下，每接一式都被罡勁帶得馬步不穩，而不得不亮兵刄了。

高麗花大爲振奮，拍手道：「這可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呀！以大欺小，以二對一，又亮出兵刄哩！」

麥秀用刀，李占元用雙鈎，麥家二子未上。而凌鶴也亮出了兵刄。在麥、李二人來說，明知勝了也不光榮，却又不能半途而廢。

兩大家掌門人在刀、鈎上都有三十年的火候。這檔口自然是不遺餘力。刀刀不離要害，雙鈎編織着森寒晶亮的光網。但龍頭麟尾鞭有如烏雲中的毒龍，厲吟聲中，捲、掃、砸、拍、鈎、刀的光燄幾乎完全被掩蔽。

才不過五十招左右，凌鶴已佔上風。

瘦小之人冷冷地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二位非弄得灰頭土臉不可嗎？」

兩人想收手，只是誰也不願先收手。

意外的是，凌鶴却收鞭道：「你們可以走了。昔年之事，一旦查明，麥秀，我會來找你報仇的……」

對付這小子已是力有未逮，還有兩個高手虎視眈眈，意向未明，麥、李二人只好趁機下台，說了幾句場面話離去。

瘦小中年人道：「高女俠，在下要和凌少俠聊聊，妳和他如有事可否延後？」

高麗花道：「你到底是什麽人？」

「在下是誰只能私下對凌少俠說。」

「也好，咱們同城，你們自管聊，聊完了把他交給我。」

凌鶴十分不解，好像舊病未發和這瘦小中年人有點關連。自然希望知道他要聊些什麽了？

高麗花道：「小子，他是個來歷不明的人，你可要小心了！」

「謝謝高前輩的關注，事了我就去拜訪前輩……」

高麗花道：「也好！我住在興隆客棧內……」說罷離去。

凌鶴打量這瘦小中年人道：「不知前輩大名可否……」

這人突然伸出了雙手，凌鶴不由一凜，不禁同情油然而生。原來這人的雙手十指只剩一根食指了。

也就是雙手手指只賸右手一根食指，有掌無指光禿禿地，乍看起來極不舒服。

即使如此，凌鶴還是不知道他是誰。

「你就叫我『一指叟』好了！」

「前輩的手似乎不是先天如此吧？」

「當然不是……」「一指叟」坐下來道：「如今你的處境十分危險，有人要殺你，也有人要擒你而予以控制……」

「前輩，誰想控制我？」

「坐下來談吧！也只有光天化日之下，在這視野開曠的山野中談話，才不會被人聽到。」「一指叟」一臉恨色道：「你想知道些什麽？」

「最想知道的是何人取去了第九本秘笈？」

「這該從頭說起。令尊耿直，不會作那種事，梁士君爲人粗直，也不會那麽下作，而麥遇春却是唯一可能的人。」

「可是他已經死了！」

「人死了秘笈不會隨人死去的。」

「如果麥遇春得到了那本秘笈，死前不會不交給麥秀。可是晚輩在麥家堡臥底數年，確信書不在麥秀手中。」

「凌少俠，世上有幾個人能作到『德在人先，利居人後』的境界。何况麥老大陰詐狡獪，野心勃勃。」

「不錯，凡是認識麥老大的，對他的風評幾乎千篇一律。」

「老夫以爲，那書應該仍在麥家。」

「前輩的手，到底是……」

「提起這件事，只要怕連累了凌少俠你……」

「這和晚輩有什麽關係？」

「因爲少俠認識我的仇人的獨生女張不幸。」

凌鶴陡然一驚，道：「張姑娘的令堂，乃是『武林第一花』梅遜雪梅前輩，早已物故了……」

「她曾提過他的父親嗎？」

「提過，但她曾明白表示，她的父親生前風評不佳，不願提及。」

「哼！她倒是有自知之明。少俠，你聽說過昔年與八大門派齊名的『黑白雙煞』嗎？」

「是『黑煞』姜子奇？」

「正是。『黑煞』被迫娶了高麗花，不久棄之不顧，竟然獲得梅遜雪的青睞。有人說，是因爲姜子奇救過梅遜雪一命，才獲得她的芳心，也有人說是他以卑鄙手段造成事實，她只好嫁給他……」

「那前輩和姜子奇有何過節？」

「說來令人切齒，當時武林中對梅遜雪有好感的人不知凡幾？也許老夫表現得太急切了些，姜子奇暗算了我，切去了我九根指頭。却爲我留了一根。」

凌鶴道：「前輩與梅前輩交往時，他們還未成婚？」

「當然，有所謂：一家有女百家求。武林奇女子，哪個不想？」

「請問，姜子奇那時的武功比前輩如何？」

「只低不高，反之，他又何必施行暗算？少俠你可知道那是什麽暗算？」他嘆口氣：「就和你中的毒一樣。」

「我？」

「當然，稍一運勁就逆脈上沖，雙手顫慄，頭暈眼花……」

「前輩，咱們果然是同病相憐，莫非晚輩剛才未曾舊病復發是……」

「是老夫站在上風頭，使你吸入了解藥……」

「前輩，此解藥是否能根治晚輩的毒呢？」

「要連續服用一個月以上。而且要以巨書上的導引大法驅除餘毒……」

凌鶴頹然道：「這麼說來，找不到巨書，晚輩就無救了。」

「你一定能找到的。」

「前輩怎會有這種毒的解藥？」

「一指叟」切齒道：「那是因爲老夫昔年中毒，且被切去九指，悲絕之餘，決定設法除毒，然後練功……」

「前輩終於研究出解毒之藥了？」

「是一位世外高人指點的幾味草藥煉成的。至於武功，也經那高人傳授了『一指禪』玄門奇學。」

凌鶴嘆道：「眞正是皇天不負苦心人了！不知道『一指禪』絕學如何霸道？」

「一指叟」以獨指虛空向一丈外地上一揮，「嗍」地一聲，土石飛濺，出現了一道半尺深，五六尺長的小溝。

凌鶴道：「一根食指練到這般境地，眞是太玄太奇了！」

「凌少俠，據老夫所知，你可能不知張不幸接近你的動機吧？」

「前輩，雖說她是姜子奇的女兒，但其父已死，而她並未維護其亡父的短處，由此可見，張姑娘之對晚輩援手，似不會包藏禍心。」

「凌少俠，一位君子就吃虧在這種地方，你以爲姜子奇死了嗎？」

「這……」凌鶴失聲道：「難道他還活着？」

「黑白雙煞」是死了一個，那是『白煞』姜子雲而非『黑煞』姜子奇。」

「前輩……你可有證據？」

「你自己就是證人。」

「這……這就越說越奇了！晚輩聽不懂……」

「數月前，你可曾火化了一個潦倒的了性和尚？」

「前……前輩……了性大師一代方外奇人……原是得道飛昇了……」

「他是否得道飛昇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正是『白煞』姜子雲。」

「這……這……」凌鶴心目中的了性大師如當空之皓月，如天上的神祇，如何和「雙煞」扯在一起呢？道：「前輩……晚輩簡直不敢相信……」

「這是不足爲奇的。屠兒在涅槃會上，尚能拔下屠刀立地成佛。「白煞」姜子雲昔年不過是嫉惡如仇，手段狠辣些而已。這種人老來出家，才是正當合理的歸宿哩！」

「這麼說『黑煞』未死，張姑娘說她的父親已經亡故是謊言了？」

「非但是謊言，而且她是『黑煞』的奸細，想在你身上套取秘密……」

「什麼秘密？」

「一是巨書，二是梵文……」

凌鶴心頭大震，張不幸雖未問過他是否通梵文？看來這「一指叟」說的十九可信了。

「想不到這『黑煞』竟有這麼一位美麗的女兒。」

「凌少俠，『白煞』助你，『黑煞』却在暗中盯上了你，他想要的當然是那本巨書，因爲他自以爲那是他的書！」

「嗨！『黑白二煞』一位得道飛昇，一個却仍在人間作孽……」

「少俠怎知『白煞』已經得道飛昇了呢？」

凌鶴說了兩次顯現的事。「一指叟」道：「少俠又怎知那不是『黑煞』故意化裝成『白煞』出家的樣子？」

「前輩，人類作事都該有動機才對。『黑煞』冒充了性大師是爲了什麼？」

「依我猜想，他要造成『白煞』已得道的印象，以便以後他跟踪你而被發現時而能使你把他當作得道飛昇向你顯現的『白煞』姜子雲。」

凌鶴以爲「一指叟」的思維極爲細密，這說法也不無可能，他本來就以爲「仙道無憑」的。道：「前輩，『黑白雙煞』雖是兄弟手足，會那麼相似嗎？」

「不錯，若非親人，很少有人能認出來。」

「前輩要找姜子奇報仇？」

「正是，但要逮住他並不容易，因爲他的功力奇高，三五個八大家的掌門人聯手也未必是他的敵手。」

「此人武功既然如此之高，他還找那巨書幹什麼？」

「說的也是，可是越是聰明人，越是勘不透這一點。正所謂：知足則仙凡異路，善用則生殺自殊，知足者雖貧亦富，貪得者雖富亦貧，嗨……這些道理有幾個人懂？」

「一指叟」取出一個牛角小瓶，道：「剛才老夫即倒出此藥少許，彈向你的上風頭，才使你體力暫復，但要想根治，還須繼續服用……」

凌鶴接過藥深深一揖道：「前輩治病之恩，大德不敢言謝……」

「吾輩中人，不講這一套。不過，有一件事老夫不能不提示你，在張不幸面前莫提老夫之名，暫時也別揭她的底。總之，你的當務之急，是去找巨書，只有找到巨書，學了那書上的導引奇功，才能使你眞正除毒康復。而那時你的武功也會倍增了……。」

「一指叟」說完飄然而去，凌鶴悵惘了很久，喃喃地：「看來江涵又是『黑煞』的人，無怪他迭次強調了性大師是得道飛昇而非坐化了！設若不遇上這位『一指叟』前輩，我會有什麼結局呢？」

凌鶴不想見到任何一個女人，他只希望悄悄地離開這兒，但是他却遇上了蕭娟娟，那些女人都使他痛苦或不快，至少娟娟沒有。

「凌大哥，你行色匆匆要去那裏？」

「我本要離開這兒的。」

「凌大哥，你好像是有什麼不娛心的事？」

「沒有……」

「凌大哥，到我住的店中坐坐吧！」

「如無緊要的事，我就不去了。」

「高前輩不是約定和你在興隆客棧相見的嗎？」

「是的，莫非妳們同住一家客棧？」

「而且還是同一客房哪！」

同店返房，發現桌上留了一紙條，上寫因臨時有急事不克等待，來日會在他地相見，希望凌鶴善待娟娟。

娟娟把條子交給凌鶴，道：「高前輩已經走了。」

凌鶴看了留言道：「蕭姑娘在此賑濟已完畢了嗎？」

「是的。凌大哥，我已經叫了飯菜，高前輩走了，我一個人也吃不了，就在此用飯吧！」

實在不便拒絕，也有點餓了，五菜一湯還有花雕名酒，娟娟殷勤勸酒，而凌鶴心頭鬱悶，藉酒消愁，一杯一杯地乾了，娟娟也陪了些，一個時辰之後，兩人都有了六七分醉意。

「凌大哥，我看差，差不多了……」

「什……什麼差……差不多了？」

「酒……酒，凌大哥……你也不能再喝了……」

「沒有那回事吧……再來……酒。」

「凌大哥……你心中必然有事……不能告訴小妹嗎？」

「會有什麼事？能使姓凌的牽腸掛……掛肚……天下的女人……可太多……多了。」

娟娟道：「凌大哥……那個女人得罪了你？」

「那不是女……女人……那是母……」他畢竟是個有分寸的人，雖然心情惡劣，且有醉意，談吐上仍會檢點。

「怎麼？是張不幸姑娘嗎？她……她在此放賑……你也來了……而且我派人照料你，發現你和他很熟……」

「別……別提她了……她應該姓姜……是我弄錯了以爲她姓張……娟娟小姐，還是妳本本份份地……」又灌了幾大杯，身子搖幌不已。

此刻已是晚膳時刻，娟娟閉上房門點上燈放在桌上，因他坐不穩，她伸手一扶，重心不穩坐在他的懷中！

「娟娟……妳……」

娟娟血行加速，有生第一次坐在男人懷中，而且又是她見過一次就暗暗喜歡的人，然而，自她發現他和張不幸不錯，且聽說又和麥俐過從甚密，她就想開了。

「娟娟……雖然妳對我很好……但是我……用情很濫……我配不上妳……」

娟娟還坐在他的懷中，少女壯男肌膚密接，那個能無遐思？而古人柳下惠坐懷，也未必是在七八分醉意之下而仍不亂的吧？

娟娟只感覺氣管不够寬敞，一般熱燥燥的感受向下體蔓延。男人身上的氣味，就足以引「火」自焚。

青年男女在此檔口，恐怕是絕大多數抱着「先幹了再說」的念頭吧？甚至就連生死大事也要順延的。

「娟娟……我一直拿你當小妹妹看……看待……」

「我却不……凌大哥……自我們洞庭一見……小妹就心有所屬了……但自發現你和張不幸姑娘的事……小妹就立刻下了決定……」

「什……什麼決定？」

「我不能執着……我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樣……我得不到的……絕不勉強……更不作和自己過不去的事……」

「娟娟，古人說：大匠能予人規矩……不能使人巧，這話是對我這種人說的……而不是你們這種獨具慧眼……當機立斷的人說的……來。我們乾了這一杯……就分手吧！」

娟娟已離開他的懷抱，和他乾了一杯，說道：「凌大哥，你醉了！明天再走不遲。」

「放心！娟娟，我只是心情不佳，這點酒還擺不倒我。」

「凌大哥要去何處？」

「去找一樣東西……」

「凌大哥，你願意在分手前再抱我一次嗎？」

凌鶴微愕一下，立刻把她抱起來，停了一會才放下來，娟娟道：「凌大哥，你眞是個君子！」

凌鶴大笑道：「修眞原是要心眞，心眞不怕嫦娥近，避色難以避色近，遠女難以見女神，若要色心根挖盡，常見花容不動春……」

說完，人已在院中了，而且那凄愴的尾音在空中迴盪。娟娟目前還不能徹底體會個中的滋味。

她只是深信，這是一個光明磊落，而她又絕對配不上的男人。她却未想到，世上像她這麼洒脫，乾脆的女人不也很少見嗎？

× × ×

夜雨和落葉是秋的跫音。

一個秋雨的夜晚，凌鶴來到另一個小鎭上，這兒，距麥家堡已不足百里了。爲了避免招搖，他未住店，暫宿在一座被火燒燬的小道觀中。

在此同時，江涵出現在小鎭僻巷中唯一的民房門外。擊門三下，踰牆而入。這小子的輕功了得，如果凌鶴在此看到，會大感驚奇。

「主人有何吩咐？」江涵在正屋門外躬身而問。

「是時候了！」

「主人，那東西不是還沒有找到？」

「我已改變主意，如等他找到那東西，恐怕連我也制不住他了！」

「請問主人，點子落脚之處？」

「小道觀內。」

江涵應了一聲，掉頭掠出牆外。完全是個熟練殺手的作風。他的確爲主人作了不少的事，像麥家堡縱火殺人等，都作得乾淨俐落，那是他操縱指揮的。

當然，這主兒也能投其所好，給他大量的黃白之物和女人，麥俐之投入他的懷抱，就是這主兒安排的。

唐魏徵曾說：貴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賢與不肖分矣。

而這主兒僅僅用了這種驗證人品的四種方式之一，就擊中了小江的弱點。甚至這主兒對于是否繼續用與不用，都能作到收放自如，只要動動腦筋和嘴皮子就成了。像除去黃天爵主僕，就是利用小江照着

歌謠達到目的的。

現在，小江來到半燬的道觀中，雨絲太細，微小的聲音有如幽靈的太息。他抹去頭臉上的雨水，摸摸背上的長劍。

他知道點子是十分扎手的。但一般人總有優遇自己的弱點高估自己優點的通病，即使是相當穩沉的人仍不能例外。

這工夫，在濛濛雨細中，隱隱有一道人箭自半圮的斷垣中射向牆外，小江毫不攷慮地跟了出去。

那人影在數百丈外的一株大樹下停止。小江邊奔邊撤下了長劍。他不能確定自己能在多少招內摞倒對方？但最終必能完成任務，他深信不疑。

天黑加上大樹枝葉茂密，直到附近才看出不是自己所找的點子，而且看身材似是個女人。他沉聲道：「妳是什麼人？」

「在你來說，現在我似乎還不是你所要殺的人。但是在我，你却是我必須立刻除掉的人。」

「假如妳知道我是誰？妳該知道自己是何等狂妄無知了！」

「我如果連你是誰都不知道，豈僅是無知。簡直是愚蠢而低能了。」

「妳居然知道我是誰？」

「你不就是在麥家堡當馬夫，奉命和麥家姑娘亂來的江涵嗎？」

「奉命？」

女郎冷蔑地一笑，道：「如非女郎奉命，她就是不重節操，也輪不到你吧？」

「哦？原來是妳……妳和主人有什麼關連？」

「如說毫無關連，那是假話，如果說有什麼了不起的關連，却又未必。」

「妳是說妳要殺我而且是奉命的？」

「本該是奉命殺人的。但却不是殺你，只是我根本就不會去執行他的命令。」

「爲什麼？誰敢背叛主人？」

女郎笑笑，道：「江涵，自衛吧！」

江涵亮劍道：「妳很像主人，我不敢放手和妳力搏。」

「如果不力搏就生命不保呢？」

「妳大概是奉命殺我的了……」女郎撤出了軟劍，「霍霍霍」擊出三劍。江涵居然閃了出去。

但是，江涵的冷笑剛剛嚕上咀角，軟劍燄芒如電，蜿蜒抖向小江的咽喉。

唯一的感覺就是閃電，小江猛吸一口氣，身子暴轉，作了七個旋騰，軟劍有如冰球崩炸，再次抖顫遞到。

小江在這瞬間體會到這殘酷的機會敎育。

只不過小江有些絕活是主人親自指點的，沒有點眞玩藝兒，無法順利完成主人交辦的任務，可是這些絕活，小江從未在凌鶴面前炫露過。

即使他們研究武學時，小江也很會藏拙。

現在這些絕活都施展出來了，那軟劍好像長了眼睛，也有如生了七八個頭的怪蛇，冷燄飛濵，俟機欲噬。

當然，小江還不至於二三十招就失去了抗拒力量，劍如龍捲狂飈，如爆布、似匹練地排壓而出。

「唰」地一聲，一片衣襟飛起，血水激濺。小江的大腿上被割下一塊皮肉。

這小子有種，不響不吭，冷漠僵木，劍光閃爍，身影在七個方位上隱現四次。

「嗤」地一聲，女郎袖口被挑破，只是未傷及肌膚。

女郎更加穩沉，對手這種情況，眞能視爲「兵家常事」，在極少空間作頻繁的攻守，也較適合於女性的體能。軟劍上發出多種怪音，小江的注意力受到干擾。

他的腦中閃過一絲意念：這到底是要我來宰人？抑是製造一個別人宰我的機會呢？

可是任務並未完成，除决大將，是兵家大忌。他以爲在主人身邊，够資格稱爲大將了。

也許是麥俐的事太過招搖，或者把麥俐帶在身邊，太貪婪、需索，犯了主人的忌諱？總之，小江知道這件事頗有「鳥盡弓藏」的架式。

「嗤——」這聲音太微小了，但一道血綫自小江的左耳下延伸到頸的根部，血血箭竄起三尺多高，小江怪叫了一聲，揮出的劍像突然失去了力道而垂下。

人倒下就沒有再動一下。雨絲在樹上造成絮絮私語。

張不幸在小江衣服上拭淨了軟劍。正要收劍離去，一個人影已到了樹蔭之下。

「凌大哥，是你？」

「別這麼稱呼……」凌鶴是那麼漠然陰冷。

「凌大哥，你怎麼啦？」

「不怎麼樣，僅僅是佩服妳的武技高強，殺人手法在行……」

「凌大哥，我知道他奉命去殺你，所以……」

「那眞要謝謝妳了！恐怕是奉命消滅這個利用完畢的小人物了吧？」

「凌大哥，你誤會了……」

「別這麼稱呼。姑娘可是姓姜子牙的姜？」

「是……是的。」

「但妳明明知道我當時聽錯，當作了弓長張的張。」

「凌大哥……」

「別套近乎！我已不可能繼續受妳的蠱惑，『黑煞』姜子奇是你生父對不？」

「是……是的……可是他已經……」

「不必再浪費口舌了。如果妳不是個高手，我大可讓妳自生自滅。可惜妳學得太多了……不過，妳如果能使我再次舊病復發，宰人的是妳就不是我了！」

「你的誤會太深了！凌鶴，事到如今，我反而不想向你解釋了。你以爲我是那主子的走狗，在爲他執行任務？其實我現在的處境比你還危險……」

「話雖好聽，但要別人相信才行。」

「告訴你，那主子希望你能找到那巨書，所以在找到巨書之前不會殺你的，而我……」

「妳仍然以爲我會信妳的話？」

「你要殺我是不是？總不會連兵刃也不須亮出來吧？」

龍頭麟尾鞭長七尺五寸，遠攻近取都很靈活，可作三節棍、槍、十三節鞭及流星使用。

軟劍三尺多長，但它靈活、犀利而又詭譎。

他受過她的小惠，所以由她先出手。軟劍如矯捷的銀蛇，鞭似出海入雲的毒龍，他們不論施出一劍或揮出一鞭，如仔細分解開來，却又是那麼多的不同過程組合起來的。

正因爲鞭長七尺餘可以及遠，姜不幸乾脆以細膩的身法和步法往上貼，就近迎敵，銀絲流瀉，舒捲彈纏。同是使軟劍的人，勢道却自不同。

龍頭麟尾鞭的罡勁捲起地上的泥水和樹上的落葉，如驚濤駭浪，一排排地壓下，沒有孔隙，不能硬接。但銀蛇却仍在烏雲中纒繞狂閃不已。

「唰……」凌鶴的胸衣被挑破皮肉翻起有如小孩的嘴唇。但未出三招，「啾」地一聲，姜不幸微哼，這一鞭絕極也巧極，本是抽向她的面孔，但終是不忍而微偏，而在她的左邊頰頸之間劃了一道三寸多長的血槽。

兩人各自疾退兩步。纖纖玉手捂着創口，血自指縫中滲出。此刻，他是否仍有憐香之意，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你爲什麼不殺我？剛才你有這機會和能力。」

「是的，我只是想給自己多一次磨練的機會……」

「咱們再拚！」

「妳需要止血，姓凌的不會乘人之危……」收起鞭轉身欲去，另一道纖小身影疾射而來。失聲道：「小姐，這是誰幹的？誰能……」

「是這凌大俠……」姜不幸轉過身去，背向凌鶴，而他已掠出了十丈以外了。

小翠嘶聲道：「姓凌的……你是狼心狗肺……你恩將仇報……」

凌鶴已經去遠了，小翠仔細一看，姑娘美眸中淚光流轉，顯然，事到如今，她差點被毀容，悲哀的情緒却仍然超過怨恨，小翠暗暗一嘆，說道：「小姐，這是個渾球，他不配……」急忙取藥爲姜不幸止血……。

×　×　×

心情矛盾而凄苦的凌鶴，連身上的傷都懶得理會，只知道自己極不願傷害姜不幸，可是他先被麥俐出賣，繼而又被姜不幸戲弄，他嚥不下這口氣。

然而，他的氣量畢竟還是了不起的。他的一念之仁，儘全力把傷害減到最低，現在想想，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殺父仇人十之八九是「黑煞」，而姜不幸却又是「黑煞」的女兒，她已親口承認了。

就這樣奔出約二十里，忽然發覺一時不察，連方向都弄錯了。他本該往東北才是去麥家堡的路，現在正好是西南。

正要停身回頭，突然心頭一動，「我的行動可能已被『黑煞』或他的得力部下所監視，我如果直接去麥家堡，就算找到了巨書也有被強搶豪奪的危險。我該把他們的注意力引開……」

他繼續往西南，而且直到天亮也沒回頭。

在一個小鎮甸上吃了早點，住進客棧上床就睡，一口氣睡到傍晚，吃了飯繼續趕路，而且仍是奔向西南，落荒而走。

雨雖停了，雲層却很低，四周峯巒疊翠，非但不是官道，就連小徑也不明顯。

他故意造成迷路的印象，在林深草長的荒野中悄悄地掉轉了方向，由向西南而繞個大圈子回東，疾行一夜，再由東折往東北。

這一手也許很靈，因爲他的確隱隱覺察到，有人盯着他，現在已經擺脫了。

兩天後的深夜，他到達麥家堡。

看看斷垣殘壁，一片焦黑，他忽然感到懷疑了。

如果這把火是「黑煞」派人放的，是否暗示巨書不在這兒？

不過再深入一層想想，也許這正是造成「巨書」不在麥家堡才會縱火的錯覺。

他以爲這想法很有道理。況且當年三人之中，麥老大的可能性最大。

他對這兒太熟了。甚至甬路上那兒生了一根草？那一塊石頭有稜有角他都能指出來。

他看過自己住的小院，麥秀的起居處，以及麥家二子和麥俐的小院。觸景傷情，他都未躭多久。

他邊走邊想，所謂「巨書」到底會「巨大」到什麼程度？能放置在什麼地方？

天陰未雨，到處黑黝黝地。屍體已運走或已掩埋，却仍有陰森森的感覺。

大約已是四更天了吧？邊走邊看邊想。他注意過牆壁、大樹幹、巨樑或任何足以雕刻上字跡而不易被人看到，甚至根本不會有人想到的地方。

最後來到水榭附近，就連水榭也都被燒光了。

一個人藏東西要別人來找，那比一個人出上聯要人對下聯還難上千百倍，這麼大的莊院，就算眞的藏在這兒，又如何去找？

直到天快亮了，才離開麥家堡。他要以三個夜晚的時間，儘一切可能找找看。

他在十八里外的縣城關外買了些食物，躲在山野中的草寮內打發時間。

但是，第二夜也白跑一趟，他還是耐心地思索，决定照預定計劃找它三夜。

第四天他在草寮中睡了一天，他是决定要離開了。他以爲這種找法，等於大海撈針。

當他出了草寮，向麥家堡作最後一瞥時，「我既然來了！又以爲這兒的可能性最大，何不再找它一夜？」

於是他又去了麥家堡。

這次他伏在最高的地方俯瞰，這樣自另一個角度觀察，也許能有所發現。

的確，踞高臨下去看同一件東西，是有點不同的。比喻說，平看那被燒光的水榭，一根根海碗粗的原竹，深入池塘水中插入泥內，露出水面仍有尺餘。

然而，自這株大樹枝椏上下瞰，好像那些巨竹是和塘水齊平的。

不論是誰縱火，又何必把這全用原竹造成，別具一格的水榭燒光？

還有一點，要把原竹造成的水榭水面上半尺以上部份全燒光，幾乎是劃一而整齊的，這幾乎不可能。

除非有人在每一根插入水塘爛泥中的原竹露出水面部份全塗上易燃的油脂。

果眞如此，動機何在？

正在他的靈感一動時，忽然發覺堡外

有條黑影疾馳而來。這人到了附近，還傾聽了一會才悄悄進入。

這人進入後，仍然借斷垣殘壁隱身前進，似乎十分小心。

凌鶴隱隱覺得這人的身材有點樣麥秀。可是麥秀如果回來，爲何只他一人？又何必鬼鬼祟祟呢？

這人一路掩掩藏藏，竟來到水榭附近，似乎又傾聽了一會才走到池塘邊，靜靜地打量塘內那些露出水面的竹橛。

凌鶴心中又是一動，莫非這些插入塘中的原竹上眞有蹊蹺？這靈感本是他剛才所想到的，現在更深信不疑了。

若非如此，這人爲何深夜神秘來此，不到任何地方而直接來看這池塘？

想到這兒，內心有說不出的興奮，如果走了，豈不失去了這次機會？

這人似乎不想久留，看了一會，掉頭而去。就在他轉身之時，凌鶴心弦一緊，頭皮發炸，渾身如潑冷水。

這人不是麥秀，而是麥老大麥遇春。

他是一個已死了五六年的人，怎麼會在此出現？世上眞的有鬼嗎？

果眞是鬼，凌鶴對自己這雙眼睛就十分懷疑了。

仙道無憑，是指古往今來，無人能爲成仙得道者作證。但他却親眼見過已坐化的了性大師。

鬼嘛！雖有人繪影繪聲說是看見過，却也是人言言殊，而他今夜不也看見了？

到底是不是鬼呢？如果是鬼，他來看這些燒剩的原竹幹什麼？

麥遇春死時，凌鶴到麥家來才不過一個多月，但有一個多月，他對這麥氏兄弟的印象已經很深刻了。

他立即溜下大樹，跟出堡外，眼見麥遇春向南沒於夜霧之中了。

凌鶴現在幾乎可以斷言，這水榭的殘餘原竹上必有秘密，這人十之八九是麥老大，可能當年聲言被人施襲重傷而亡是假的。他自然不信是鬼。

機不可失，匆匆趕回，且仍然歛神內視傾聽了一會，確信這兒除了他之外已無別人，騰身飛落在竹橛之上。

這水榭的基部是由九十根原竹組成，每三根原竹拚成一組柱樁，也就是共有三十組柱樁。

他站在一組柱樁中的一根上，拔出一根，大約有七八尺長度是插入污泥中的，在塘水中洗淨污泥。

他幾乎失聲驚呼，這污黑部份果然有一行雕刻的梵文。他心中嘶呼着：天哪！果然找到了！那麼老大今夜就是來看這竹橛有沒有被動過吧？

於是他把這根照原樣插回，再拔出另一根，上面也有一行梵文。

然後再換了兩組拔下察看，果然都有，只是每根上的一行梵文都不一樣，而且目前也看不出順序來。

他已不必再看，這就是那部「巨書」了。

試問，世上那還有比這本更大的書？每根原竹原來有兩丈七八尺長，燒去了一半以上，也有一丈二三。

每根長一丈二三，粗逾海碗，共九十根，如要運走它，大約要十匹以上的健騾，或三輛以上的雙馬巨車才行。

他要想個辦法，這辦法必須萬無一失，而且要快。

要不，麥老大可能也會把它弄走。

他決定先回草寮休息，同時苦思辦法，一定要秘密進行，才不會引起整個武林的覬覦。

他一進草寮，猛吃一驚，竹榻上坐着一個人。草寮內雖暗，仍可看出是個女人，他沉聲道：「什麼人？」

「是我！麥俐……」

聽到這個名字，凌鶴像是全身陷入烈火之中，道：「妳眞有勇氣……」

「凌鶴，我知道由於我的犧牲，對你有多大的傷害？可是我不能不顧家父的生命安危。」

「隨便你找些什麼歪理，也都太遲了吧？」

「我知道你不會信的。我還是要見見你。」

「有什麼事就快說吧！」

「你大概知道，江涵是那主子的心腹，我爹的生死全握在小江手中。」

「令尊死了沒有？」

「還沒有。」

「可是小江已經先走了。」

「他……他死了？」

「不錯，但不是死在我的手中，妳該爲他料理後事，披蔴戴孝的。」他說了小江遺屍的地點。

「我知道他會有這一天的。報應……報應！」

「你可以走了吧？」

「說完了話我會走的。你到麥家堡，已有人跟踪你。你要小心！」

「多謝！」

「你不想知道是什麼人跟踪你？」

「妳的話誰還敢信？」

「信不信是你的事，我還是要說。他就是我的大伯。」

「麥遇春？」

「不錯，他並沒有死，你知道他爲什麼沒有死却又能使別人相信他死了嗎？」

「必是一種邪術。」

「那不是邪術，是瑜伽的一種。他有個心腹，就是麥家堡的內總管，大伯大歛後的第二天凌晨，就被總管自棺中弄了出來。」

「他爲什麼要裝死？這些年來他在何處？」

「當然在暗中隱伏到處打聽武林中會梵文的人。」

凌鶴以爲派他到麥家堡臥底的人是了性大師，和麥遇春扯不上關係，除非麥老大和了性大師有某種默契。但由梵文聯想到瑜伽，他已有所悟，只不知到底是麥遇春跟踪他，抑是故意誘他注意池塘中的竹樁？

「打聽的結果呢？」

「知令尊精通梵文，而你也會。」

「這麼說，家父昔年被襲，可能和梵文有關了？」

「好像是，但據說令尊堅稱不懂梵文而被殺。」

「麥老大能以一人之力殺害家父？」

「他只不過是帮兇而已。據我聽來的

片斷，應該另有主使人。」

「誰？」

「『黑煞』姜子奇。」

「姜子奇是殺父仇人，我早已懷疑，當初入洞的三個人，先是家父和東海漁樵遇害，不久麥老大也死了。却原來是假死。在過去，誰也會猜到兇手是姜子奇，但麥老大未死，這件事又有點費猜了。」

「我暗中觀察，可能大伯父和姜子奇眞是一伙的，果眞如此，又是姜子奇發現了大伯父私藏第九本秘笈之後才控制了他的。」

凌鶴也以爲如此。在當時，必是姜子奇認爲麥老大還有利用價値而授意他假死的。

「妳可聽說過『一指叟』這個人？」

「好像沒聽說過。」

「此人的十根指頭已去其九，只剩下一根。」

「既未見過也未聽說過。」麥俐道：「你在這兒，必是發現了麥家堡的什麼秘密？」

「沒有，只是不願被人跟踪而已。」

「可是你已被人盯上了。」

「妳一定知道麥家堡被何人縱火？」

「大伯父。」

「這是爲了什麼？」

「沒有人知道原因，只能去猜，大伯父如果把那巨書藏在麥家堡，一時又不能弄走，縱火焚燬麥家堡，再燒死一些八大家的人，使他們互相敵視，糾纏不休，把他們引開，是唯一能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下弄走巨書的辦法。」

凌鶴不出聲，似乎她猜的全對。

不過，凌鶴不禁感到迷惘，爲了武功，也可說爲了尚不知道能否練成武功的秘笈而燬掉祖傳的產業，這是否有點瘋狂。

要不，這巨書之內，除了有不世奇學之外，可能還有其他吸引人的東西？

「妳可以找個地方待產了吧？」

「我不會要這個孽種的，凌鶴，我不必再說對不起你。因爲說了也沒有，只是臨別之前希望你答應我一個要求。」

「說說看，我不作太勉強的事……」

「請讓我再摸摸你身上的疤痕。」

「我看大可不必。」

「爲……爲什麼？」

「難道忘了在河南境內一家客棧中，妳和江涵的對白了？我在你們心目中，只是老太婆上鷄窩──奔（笨）蛋而已。」

麥俐嘆口氣道：「我不得不順着他，因爲他是那魔頭的心腹，他的一句話就能決定家父的生死。」

「麥堡主確是姜子奇的人？」

「我不大清楚，可能是，在他的淫威之下，誰敢不低頭？」

凌鶴想想姜不幸殺小江的事，也許對她過份了些。

不過，那一手也許是故意安排給他看的吧？

「我要遠行……凌鶴……你就不能成全我的願望嗎？」

凌鶴沉默了一會，脫了上衣，而她也解開衣扣。過去他撫摸他的新剝鷄頭，她摸他身上的創痕，幾乎是百摸不厭的。

而現在，他們在作同樣一件事，心情又自不同。

突然，他感覺不對，她的另一手上有利刃，本能地往外一推，她的身子倒飛了出去。這一震之力奇大，麥俐摔入十來步外的小山溝中。

而現在，他的背上雖然被划破一道三寸長的血痕，正在淌血，却以爲她這一手並不像是眞要暗算他。

他來到小山溝中，麥俐七竅有三竅滲出血漬。下體也在大量流血。可是她還沒有死。極端的痛苦，可自她的扭曲的表情上流露出來。

「殺了我……我奉命行……行刺沒有成功……」

「恐怕不是……」

「喏……這指環上的風磨銅半月刄……都划在你……你的身上了……這還會是假的嗎？」

「麥俐，老實說，我現在已猜透了那魔頭的用心，在目前，不要說他不會殺我，就是有人要殺我他還會保護哩……」

「你……你怎麼知……知道的……」

「道理很簡單，因爲巨書……」他以爲現在要格外小心，沒有說出下文。

「凌鶴……是的……我要造成你親手殺我的事實……」

「妳爲什麼要這樣？」

「因爲你是君子……雖是我向你施襲……你殺了我……仍會親自埋葬我……這是我唯一的願望。我……我希望死在你的臂彎中……凌鶴……你不會怪我……臨死還要用點心機……」她渾身痙攣着，她的痛苦他可以體會到。這時她吃力地褪下了右手中指上的風磨銅半月刄。

他把她托起來，她摟住他的脖子。然後溘然而亡。

他怔立在夜霧中，不知道是否應該繼續恨她？如果說麥俐是爲他而犧牲的也無不可，沒有他的麥家臥底，這事怎會發生？但是，美好的往事，已經褪色了……

他連夜就近埋了麥俐，而且決定白天去弄那「巨書」。

麥俐說過，有人在監視他，他要當心。如何才能不會在弄到一半或剛剛弄好就被人檢了現成的呢？

第三天凌晨，他已潛伏在麥家堡內。

直到辰時末，仍然闃無人跡，而且登高瞭望，四面來路上也沒有人，他立刻動上手。

首先，他自另一邊拔起三根，發現是開始的順序，於是他拔一根就取出袋內的紙和用牙咬着的筆記上一句梵文，然後運力把刻字的竹橛處揑碎，重行插上。

這幾道手術雖並不太繁複，九十根巨竹弄完，也快到午時末了。他躍出塘外望去，有些竹橛略高或略低，和原來不同的，他又重行整好。

然後伏在隱秘處再次傾聽，果然無人，這才一路向東，一口氣奔出六七十里。他以爲相當順利。而且一路上背誦那九十句梵文，不會間斷。

他雖懂梵文，畢竟不如中文那麼有根基，要背下來談何容易。第二天又走了百里才在一個小鎭上住下來。

現在他才知道，爲什麼麥老大會燬那麼一片莊院而不心痛了。原來這梵文上還

記載着一批財寶藏在某處。

他落了店，關起門來一面背誦，一面譯註。

整整費了五天時間，才把這譯註的秘笈及一段短文修改完畢。小心翼翼地摺起，把右脚上的襪腰撕開縫在中央。

即使如此，他還在暗暗地背誦那梵文原文，似乎非背得滾瓜爛熟不可，直到第七天，他才撕了那張修改過的原文。

他由東折向北，早已想好了地方鑽研這第九本上的奇學。也希望任何人也找不到他，絕對不受干擾，估計半月後，就會有所成就了。

× × ×

這是個荒涼的渡頭，正是「野渡無人舟自橫」。

只是舟上無人，茅棚子門口却有人，這是野渡上的野舖子，只賣鍋餅，小米粥和一些現成的酒菜，一對中年夫妻，坐在茅棚門外摘菜豆。

「掌櫃的，過河……」

那男的頭也沒抬，道：「够三個人以上才渡。」

「那我就付三個人的渡河費好了！」

「不是渡資多少的問題。」

凌鶴道：「那是……」

「他奶奶的！」瞪他一眼道：「要是最後一趟，一個鳥人俺也送你過去。」

鄙夫村婦，何必苛求他們有教養？凌鶴道：「最後一趟是什麽時候？」

婦人道：「子夜。」

凌鶴看看這一衣帶水的小河岔子，不須撑上三五篙子就到了對岸了，但他懶得去和他們囉嗦，道：「掌櫃的，有沒有吃的？」

「他奶奶個熊！鍋餅！鹵菜都擺在窗口盤裏，是不是非戮到你的眼珠子上你才能看見！」

凌鶴苦笑搖頭，道：「掌櫃的，來半斤鍋餅，半斤鹵菜，一碗小米粥。」

婦人去切餅及鹵菜，凌鶴進入茅棚中，只有三幾隻破八仙椅子，他坐在靠近門口的桌上。

這工夫又來了一個跛足老人，招呼也不打就進了門。在鹵菜上嗅了兩下，道：「他奶奶的！這鹵菜餿哩！」

掌櫃的道：「鹵菜沒有餿，你的人餿哩！切多少？」

跛足客人道：「賒不賒賬！」

掌櫃的也懶得吭聲，跛足客人道：「就來一碗小米稀飯吧！」

「他奶奶的！俺的舖子要是靠賣稀飯維持，八成要喝西北風囉……」他還是端來碗稀飯，還奉送了一塊鹹蘿蔔。

凌鶴的鍋餅和鹵菜已吃得差不多了，又來了一人，這人雖然臉上多了兩顆黑痣，穿得也很華麗，一反過去的潦倒作風，凌鶴還是看出，他就是「鬼手丹青」余大彩。

凌鶴以爲，此人既然化裝出來，自然不希望別人揭穿他身份，也就故作不識。

余大彩也切了半斤酒和一些鹵菜。

都吃得差不多了，掌櫃的道：「老婆子，妳先找個人帮妳把舢舨推下水，準備擺渡過洞哩！」

婦人往外走，順便指指凌鶴，意思是要他帮忙推舢舨。

凌鶴知道今夜有戲看，他可能爲主要目標。

他跟出來，走向沙灘，婦人叫他在前面拖船頭，她在後面推船尾，到了水邊凌鶴停了下來，婦人道：「拖呀，再拖十來步就成了，平底舢舨有膝蓋以上的水深就可以了！」

「大娘，我只有這麽一雙鞋襪，濕了不大好，待我脫下來再拖吧！」

「一雙臭襪子爛鞋，有什麽了不起，躭會老娘送一雙新襪新鞋給你。」

「大娘，謝謝妳，我還是脫下來好些……」他脫下鞋襪放在船頭上，赤足拖船入水。

這時其餘的過河客人也來了，那是跛足老人和余大彩。

「坐好！船小，別弄翻了……」婦人拿起竹篙，由船頭撑到船尾，來回走動，河深約五七尺的樣子，有點旋流，混不見底。

這工夫跛足老人道：「我說大嫂，這條小河一共淹死了多少人？」

「臭嘴！呸呸！就不能說一句吉利話兒？」

「七月十五鬼節快到咧！這兒不是要添新鬼嗎？」

就在這時，婦人一把奪過凌鶴右脚的襪子，凌鶴大喝一聲躍起去搶，而跛足老人也一指向婦人戳去。「鬼手丹青」飛起一腿猛掃婦人的中盤，道：「老弟，他就是『黑煞』姜子奇……」

這倒是大出凌鶴的意料，此刻一打量，果然有點像「白煞」姜子雲，也就是了性大師。

這本是瞬間的事，「黑煞」一旦搶到襪子，就離開凌鶴較遠，冷峻地道：「一指老鬼，你還差點……」移步翻腕拆了「一指叟」兩招狠攻，原來跛足老人正是「一指叟」。

而余大彩那一腿也落了空，反被「黑煞」一片不規則的弧形掌影罩住，余大彩似乎未想到「黑煞」的武功進步如此之多，加之舟小閃挪不便，竟被逼入河中。

凌鶴攻出五七招，「黑煞」似不想和他硬碰，把重心放在「一指叟」身上，「一指叟」非比等閑，指風過處，「嗤嗤」聲有如利剪划裂錦緞聲。可是「黑煞」的掌罡把指風震散，人也馬步浮動不穩。

凌鶴攻勢如狂虎瘋獅，小舟搖擺顛幌，好像隨時都會翻覆，這正是攷驗功力的檔口。

「一指叟」顯然不是「黑煞」的對手，但他奮不顧身，只是他走的方位，對凌鶴碍手碍脚，凌鶴乾焦急，却無法直接和「黑煞」硬拚，因爲舢舨太小了。

已到手的「巨書」，如此被奪，誰會甘心，這時「黑煞」沉喝一聲「去」！巧妙而迅疾一掌按在「一指叟」的背上。

「哇——」「一指叟」噴出一道血箭，他踉蹌退了兩步，差點翻落河中，被凌鶴一把揪住，道：「前輩，傷得重不重，快坐下來，我來收拾他！」

「不……不……」「一指叟」噙着滿咀的血漬，道：「我和這血賊勢不兩立……他曾殺死我的兄長……」

但是「黑煞」陰笑一聲，鑽入河中不見，這工夫余大彩却自河的彼岸下游冒了出來，看來論水性誰也不是「黑煞」的敵手。

尤其是凌鶴，他可以說不識水性，只有連連頓足，道：「我會找到這魔頭的！」他把舢舨弄回岸上，扶「一指叟」回到茅棚中，發現那中年掌櫃的已經不見了。

「一指叟」絕未想到，「黑煞」會化裝成婦人。

「老弟，那隻襪子中有秘密嗎？」

「不瞞前輩，有本秘笈正在襪中。」

「老弟，不是管我，快點去追。」

「前輩，你受傷不輕，我不能不管，況前輩治過晚輩的宿疾，已大見好轉。」

「老弟，那不是什麽宿疾，是『黑煞』下的毒，你要繼續服我的解藥，更要以秘笈上的絕學導行逼出體外。」

「前輩，救人要緊，你有無隱秘之處，以便療傷？」

「我看就在這兒即可，老夫之傷是不宜激烈活動，而且若無特別治癒方法，恐怕……」

「前輩所謂的特別方法是指什麽？」

「一是指名醫，一是指特殊的導行法門，那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但是，這唯一的機會已隨「黑煞」而去了，老弟，你走吧，我死不足惜，那秘笈落入他的手中，武林從此多事了。」

「不，前輩，你爲了救我受此重創，秘笈雖重要，我却以爲前輩的安危更重要，前輩，這是個渡頭，雖然很小，有人過河，終是不便，附近可有隱密之處……」

「一指叟」道：「由此往西約十里外，有一座廢棄的破窰，不過……老弟……你不要浪費時間了……」

凌鶴道：「前輩，咱們去吧……」揹起「一指叟」向西奔行，而去。

× × ×

這窰洞地處荒僻，倒不愁有人干擾。

凌鶴到七八里外的小鎮上去買食物，也順便去抓藥同來爲「一指叟」治病，但三天過去，毫無起色。

「老弟，你再爲我在此虛擲光陰，我就太過意不去了，老弟……就讓我在此靜靜地死去……若干年後，煩你偏勞把我的遺骨收拾起來埋在附近就成了……」

凌鶴這些日來，曾數次下決定要說出秘密，但終因高麗花等人警告他不可輕易推心置腹而作罷。

現在他如果再不援手，就等於見死不救，況且此人還治過他的宿疾，任他死去豈不是忘恩負義。

「前輩，請原諒我的一份私心。」

「老弟……你心地光明……具有菩薩心腸……你哪會有什麽私心？」

「前輩，你不知道……事實上『黑煞』搶去的第九本秘笈是假的……」

「什麽……什麽？假的？」「一指叟」眼神中有奇芒，說道：「那……那眞的呢？」

「前輩，實在是人心險惡，不敢大意，不得不玩個花樣，眞的在我的心中。」

「噢，這可太妙了……老弟，虧你有這份智機，的確——這東西非同小可……這麽作是對的……」

「請前輩原諒晚輩的矇騙，實在是事非得已……」

「這是什麽話……小心是對的，一旦落入壞人手中，老弟……你的罪孽可就大了……」「一指叟」道：「那假秘笈全部是假的……一點眞的都沒有嗎？」

「前輩，你想看看，以『黑煞』的身份，加之如今已證明，當年他已大致學過前八本秘笈上的武功，才會如此了得，我若是全弄些假的，豈能騙過那魔頭？」

「的確……甚至於……就是一半眞一半假恐怕也騙不了他的！」

「前輩，只是重要的地方，我的譯注模稜兩可，混淆不清。另外有個秘密沒有譯出來。」

「什麽秘密？」

「有一批寶藏……」

「噢，有一件秘密是我偷聽來的，你知道麥老大沒有死嗎？」

「晚輩不久前才知道的。」

「我偷聽麥老大和『黑煞』交談，似乎麥老大也懂點梵文，所以才攏絡他，而殺了令尊，那也是因爲令尊堅稱不懂梵文，但事後『黑煞』發現麥遇春的梵文底子淺，不足以譯出深奧的義意，於是這才盯上了你……」

「這就是了！只不知麥老大和『黑煞』合作是自何時開始的？」

「大概是麥老大藏起第九本秘笈之後，不久被『黑煞』發現之後吧！」

「前輩，我以導行大法爲你療傷，你自己也要配合點……」

「好吧，不過我的內功心法路子不同，不知道能不能有效配合？」

這些日來凌鶴暗中研究秘笈上的武學，尤其是導引心法，這是基本大法，在道家稱之爲「築基」，所以他在這方面下的工夫較多。

須知他等於已學了八大家（即前八本秘笈）的精粹之學，甚而還更精進，所以這第九本上的心法與武功，他學來十分順利。

但經他導引之下，「一指叟」竟無法配合。

「前輩……您……」

「老弟……」「一指叟」頹然道：「老夫的內功心法和你學的完全抵觸而相尅……」

「前輩，這怎麽辦？」

「就讓我自生自滅吧！」

「不，前輩我不能坐視，你想想看是否還有辦法補救？」

「沒……沒有……」

「不，前輩，如果仍有辦法可想而您却不說出來，這是陷我於不義。」

「一指叟」吶吶道：「這……這……眞的……沒有辦法了……」

「前輩再不說就是矯情了……」

「也罷！」「一指叟」道：「也許只有把你新學的導引心法傳我，才能以『栽接』方法配合……」

「好罷！」凌鶴根本未加攷慮，立刻把第九本上的導引心法傳了「一指叟」。

「老弟，像你這樣推心置腹的人是世上少有。這第九本秘笈上還有些什麽招式呢？」

「不瞞前輩，除了導引大法，一筆寶藏和半招武功之外，什麽都沒有了！」

「半招武功？」

「是的，前輩，這第九本秘笈，其實最重要的就是這導引大法，是內功心法之最，修習有素，可却除四魔『天魔、煩惱魔、五陰魔及死魔』，魔是梵文『魔羅』的簡稱，中文爲『殺者』。所以可以說僧、道是靈魂的大夫。這當然是指有道行的僧、道而言。」

「那寶藏是什麽？在什麽地方？」

「在長山八島中的一個島上的廟中神位坐墊中。」

「老弟，那半招武功呢？」

「前輩，我還沒有悟通，現在爲您導引療傷吧！」

「也好……」兩人坐下，面對面緩緩伸出雙手。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姜不幸站在破窰門口，道：「慢着！」

二人同時望去，姜不幸美艷如昔，但面色冷漠，道：「凌鶴，你知道『一指叟』是什麽人嗎？」

凌鶴對她的誤會未除，道：「這和妳有什麽關係？」

「我如果不來，你會死無葬身之地。此人是『白煞』的師弟，一向在南荒，所以中原武林很少有人認識他——」

另一人影虛幻地一閃，已到了姜不幸身邊，姜不幸的應變不謂不快，仍然未閃過他那一掌，慘呼聲中被砸了出去。

而在此凌鶴心神微分的同時，「一指叟」的左手掌貼在右手背上全力推出一掌。凌鶴倉促出手已遲了一步。「咯」地一聲，鮮血射出口鼻，人也摔了出去。

正好摔在姜不幸的身邊約兩步之處，而且是面對面。凌鶴知道，人類一生中不斷地犯錯誤，甚至同樣的錯誤會連續重複，但有些錯誤却絕對不能犯的。「交淺言深」就是其中之一。

他望着面色慘白的姜不幸，她臉上沒有恨色，只有惋惜和同情。她道：「我的命運和名字一樣，我是很不幸的，只是你不應該有此下場……」

「凌鶴說道：「『黑煞』不是妳的父親嗎？」

「不錯，而且已經坐化了……」

「說謊！那是了性大師，而他是『白煞』。」

「這就是不幸的關鍵了……」姜不幸道：「昔年『黑白二煞』追求家母『武林第一花』梅遜雪，本來『白煞』姜子雲爲人較正，只是手段奇辣，佔了上風，誰知家母某次到八公山訪友，被『嵊泗三雄』所困，差點失身。正好被『黑煞』遇上救了家母，『黑煞』向家母求婚，家母叫他提出保證，從此改邪歸正，『黑煞』當場就在他自己的大腿上，戮了兩刀，以明心志……」

「怎麽？『黑煞』眞能洗心革面？」

「他們結褵後，我父『黑煞』果然痛悟前非，改邪歸正。但是，家母却因生我而去世，我父心灰意冷而出了家，然而，一向較爲正派的『白煞』姜子雲，却因情場失意而突然變邪……」

「妳說這魔頭是『白煞』姜子雲，已坐化的了性大師才是『黑煞』姜子奇？」

「不錯。」姜不幸道：「大伯……你已得到了想要的東西，我請凌鶴告訴你寶藏是在長山八島哪個島上？您就放過凌鶴吧！凡事不可作得太絕，凌大俠已死，凌家總要留個接續香烟的人……」

「哈……」「一指叟」長笑而起，顯然身負重傷完全是假的，一個故意搶走假秘笈，一個以不幸者的姿態，套取凌鶴的秘密，道：「子雲兄，你說可不可笑？連麥家兄弟我們都已經讓他們停止了呼吸！她居然要求爲凌家留……」

的確，此刻求他們高抬貴手，眞是太不識時務了，「白煞」姜子雲道：「既是這丫頭說情，我可以攷慮，凌鶴，寶藏是在長山八島哪個島上？」

「如果有此誠意，請馬上離開，我把確實地點告訴姜姑娘，讓她轉告二位。」

「白煞」對「一指叟」道：「你看，這靠得住嗎？」

「一指叟」道：「這小子的心眼不少，不能讓他放單。因爲你手中那份梵文譯註根本靠不住。」

「對！這早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我看不讓他吃點苦頭是不成的。」

「依我看，這兩個小崽子還挺有意思。照這小子這份脾氣看來，宰了他也未必肯說出來，要是向女娃兒下手，可能事半功倍……」

兩小大驚，姜不幸道：「大伯，我是你的姪女呀！怎麽可以聽他的話呢？也許有一天他會向你下手的。」

「白煞」說道：「那就是我個人的事了……」

「一指叟」走向姜不幸，凌鶴道：「『一指叟』，你過來，我告訴你……」

「一指叟」停下來，道：「告訴我就說吧！」

「好歹你治過我的宿疾，雖然那可能是爲了示恩，也可能是想在我康復的情況下看看我的武功有多大威力？我還是領這份情，請過來，法不傳六耳……」

「一指叟」怕引起「白煞」的誤會，有點踟躕不前。但「白煞」向他眨眨眼，表示絕對信賴他。

於是「一指叟」走近，彎下身子，在凌鶴僅說出三五個字時，像一條靜止不動的蛇，突然仰首吐信，那是不可思議的速度和角度，在蹦彈中砍出一掌。

「一指叟」絕不是弱手，而是在這刹那，他腦中還閃過如何騙過「白煞」而獨佔的念頭，所以猝然發難，他總不免手脚無措。

「啪」地一聲，這是全力的一擊，「一指叟」的半個頭和臉已經碎裂。

姜不幸在旁不由自主地發出了一聲歡呼。

原來在姜不幸未出現之前，「一指叟」問得太多，一個沒有野心的人，在人家破格信賴，自動說出一些秘密之後，是不該得寸進尺的，所以他已下了戒心。

因而姜不幸揭開「一指叟」的身份時，他已有備，但因隱隱看到窰外淡淡的人影一閃，他幾乎已經猜到來人是誰了！將計就計，卸去對方一掌的主力，逼血上升，自口鼻滲出少許，這一手就像「白煞」在舢舨上擊傷「一指叟」口鼻淌血的方法一樣。

像他們這些人，已經是夠聰明的了，但自己用過的手法，居然未想到別人也會用。

「白煞」微吃一驚，然後自負地道：「小子，我不妨告訴你，當初『黑煞』已學過前八本上的武功，他都告訴了我，由于我發現麥老大藏了第九本，我找你爹譯註梵文，他堅稱不會，後來表示會也不幹，我宰了他，因爲麥遇春也會，誰知他是半瓶醋，重要的地方無法正確譯註出，這才動上你的念頭。

「你在麥家堡接受各家高手挑戰，我都在暗中觀察，事實上那也是我安排的，所以可以說，你挨了一千多刀劍所獲得的寶貴經驗，我不必挨一刀一劍就得到同樣的收獲。以我的修爲，就算你剛剛學了些第九本上的武功，我也能綽綽有餘地收拾你。」

「試試看吧！」凌鶴把姜不幸抱到一邊，撤下了龍頭麟尾鞭，絕對想不到，「白煞」也用同樣的鞭。可見他眞是個有心人了。

以鞭對鞭，這是需要技巧的。兩條烏龍作穿雲出海的飛舞，凌厲如刃的眸子閃爍着綠芒的「白煞」，他的速度和招式的變化與配搭，居然比挨了一千多刀劍，以痛苦換取的經驗的凌鶴還要精湛。

沒出三十招，凌鶴已挨了兩鞭，胯骨上連皮帶肉被龍頭刮去了一大塊，另一鞭抽在左肩上，衣屑紛飛。

「凌鶴……我來助你……」姜不幸揮軟劍而上，怎奈她是眞的受了內傷，被一腿踩出窰門外去了。

「怎麽樣？凌鶴？只要把你記在心中的梵文正確譯註及藏寶地點說出來，我不殺你們，只廢了你們的武功，你們仍可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過神仙生活……」

「作夢……」鞭嘯乍起，那第九本上的半招武功如閃電奔雷般捲到，在這刹，「白煞」突然體會到讓凌鶴代他除去「一指叟」的愚蠢想法了，他相信自己無法破解這半招兩式奇學。如果以二退一希望就大得多了。

「卜」地一聲，鞭頭上的龍頭把「白煞」的小腹划開。腸子突出一叠，血水有如潑了出來。

因此，他們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小腹之上，有兩個肚臍，一大一小，可以說舉世無二。

「白煞」倒下後，又發覺了他的脚上各多出一根小脚趾，了性大師的話果然應驗了。

此刻，姜不幸支撐着走近，爲他止血裹傷，他却抱住了她，抹去她臉上的淚痕，道：「不幸，如果沒有在妳的頷下留這道疤痕有多好？」

「凌鶴，你嫌我醜嗎？」

「不！我只是相信，這是上天對我莽撞、粗暴的懲罰，不幸，這個不傷大雅，不易看到的小疤痕，正是我們終生不渝的保證，在當時，我把妳當作仇人的女兒，能使對妳的傷害減少到最小的限度，我感覺上天對我們不薄，不幸，我對這個小疤，有說不出的好感……」他爲她服了兩顆治內創的藥丸。

她爲他療傷完畢，伸手他的衣內，道：「正如我喜歡這些創痕一樣，它代表着男子漢的堅忍和勇敢，你是一個空前絕後的男人……」

忽見人影幢幢，窰門外已站定四個人，那是蕭辰、高麗花，柳慕塵和余大彩，正在擠眉弄眼，兩小立即分開。

稍後凌鶴才知道，把他綑綁丟在湖底的人竟是蕭辰，他只想攷驗一下故人之子的毅力和心性。

這些人一直都沒有離開凌鶴太遠，此刻諸人在看「白煞」姜子雲和「一指叟」的屍體。凌鶴道：「蕭前輩解囊賑災，晚輩十分欽佩，決定把巨書上記載之寶藏獻給各位前輩，由蕭前輩負總責賑濟災黎，那是藏在廟島上最小的一座廟的神位座墊中，該廟被稱爲魚骨廟，據說該廟的樑柱、神龕及香爐，木魚和鼓槌等皆用巨大魚骨製做而成……」

蕭辰道：「各位，咱們對老友的囑託已經完成了！不如大家趁早去休息吧，明天到廟島去尋寶，讓他們彼此再繼續摸瘡疤吧！」

四人在笑聲中隱去，姜不幸又投懷送抱，道：「凌鶴，我鄭重表示你對家父火化及料理後事之恩……」

「爲岳父料理後事，是半子應盡的責任……」相擁着走出破窰，秋雨瀟瀟，東方已泛微白曙色……。

（全文完）

勇闖虎山（上）

鬥智小說／王一龍・文
可飛・圖

二期完　山貓王森

重要任務　限時完成

山東省歷來都是响馬遍地，百姓大受匪盜蹂躪之境，治安之差，舉國聞名。

境內的富豪土紳，爲求家境安全，都僱用龍蛇混雜的「保險隊」，稍差的，也僱幾個三山五嶽的人馬，撑撑場面，至於尋常百姓，便只能在家內藏些刀棍，以防小毛賊了。

偶爾也有些寨子，團結起來，組織壯丁，購了一些土槍土炮，築壘建牆，抵禦刀客（帶刀的土匪）和流寇的侵襲。

即使各有各的防禦法門，但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刀客流寇仍然此起彼落•省內的治安部門，需頗有些熱心的人，但限於種種條件（包括本身的力量，以及土匪與劣紳勾結，增加緝拿的困難），所發揮的作用顯然不大。

爲了達到保境安民的宗旨，山東省治安部門一面加强人手，起用有胆識、有魄力、有能力的青年，一面招兵買馬，另一方面又向上面要求撥增武器。

經過考慮，上面不但同意山東省治安部門所求，而且還特地多撥了一批新式槍械，以加强治安力量。

這消息傳至山東省治安部門，周總局長生怕走漏風聲，消息只傳達至分局長這一級，心想這批槍械一到手便可大展拳脚，爲民立功。

不料，那批槍械在由上海運至烟台途中，不知因何竟然洩漏風聲，被人用船攔刦，船上稍值錢的東西，全被洗刦一空，那些槍械彈藥，更是點滴不漏！

待得押送槍械的船員到了烟台港，上岸匯報，才知道發生了大紕漏。

這件事發生之後，消息下達，震動了整個山東省的治安部門，連日召開會議，決定把一切小案件暫停，全力緝拿刦槍的匪盜。

經過調整及佈置，省裏共撥出四個偵緝大隊，主理這件案子，王森屢破奇案，深受上司賞識，這件案子自然少不了他，而且還在這件案子中接受新任：專案小組總行動副隊長。

臘月初，北風凜烈，烈風吹着鐵板、瓦片，發出一片勒勒的聲音，驚心動魄，鵝毛般的大雪，在頭頂上盤旋，這本該是個圍爐飲酒的好日子，但王森却由蓬萊帶着親信小虎子匆匆趕至烟台市。

局子內的密室，擺着火爐子，桌上的熱茶騰着裊裊白烟，室內的七個人全部是臉色沉重，雙眼因熬夜而浮腫，嘴裏叼着捲烟，或坐立不安，或閉眼沉思，或不斷以手敲打着桌面。王森一推開房門，便爲這氣氛所感染了。

門一打開，七個人全都把頭轉望過去，同時露出一絲歡容。

烟台分局局長傅忠正道：「老王，外頭冷吧？坐下喝杯熱茶吧！」

王森拉開椅子坐下，室內一陣沉默。半晌，總局的總行動處長——王森的頂頭上司丁一彪才問：「小王，事情你知道了個大概吧？」

王森道：「除了知道這是一件海上攔刦槍械之外，其他一無所知！」

丁一彪這才把事情的前因後果略述了一次，同時把王森的任務詳細說了。

王森問：「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十一月廿七日夜，在橫島附近發生的，對方共有四艘漁船，都有槍械，刦匪的來歷不明！」

「就只這些資料？」

周總局長道：「押運這批槍的船隻黃海七號，連人帶船，全都扣押起來，爲恐影响你的判斷，咱們不把審訊的過程告訴你了！」

王森一驚，說道：「這樣屬下可無從調查！」

周總局長强打個哈哈，「所有的人全交給你親自再提審一次！咱們都把希望寄託在你身上，希望你不要使咱們失望！」

王森長身而起，雙脚一碰，敬了一個禮，道：「諸公對屬下的期望，使屬下既榮幸又担心，生怕不能完成任務！」

周總局長狡猾地一笑。「別先打退堂鼓，不能完成任務，你便給我滾回家鄉去吧！」

王森跟他打過幾次交道，深知他的爲人，雖然嚴厲沉穩，公正不阿，但却非絕情之人，這句話顯得帶了幾分開玩笑的成份，但亦由此可知其嚴重性。

果然周總局長又道：「坐下吧！這件事的嚴重，我想不必再說你也知道，我限你在新春一月底之前完成任務！逾期立即降級處分！」

「是！」王森心頭沉重，又再行了一禮才坐下。

「四個大隊的人馬，你可隨時調配，有關他們現在的駐地及聯絡方法，等下丁處長會再與你詳細研究，另外假如人手及武器不足的話，只要你信一到，總局立即盡力替你補充！」

說罷周總局長及其他人都出去，只留下丁處長及王森。丁一彪把門關起之後，道：「現在咱們所訂下的各項方式方法，我只報告與總局長知，換而言之，咱們商討的事，一共只有三個人知道！」

王森一呆，輕聲問道：「處長，你認爲需要使用特別守秘規章麼？」

丁一彪臉色凝重，道：「不錯！這些事項若再洩漏出去，便表示咱們三個人之中，必有一人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刦匪的奸細！」

丁一彪瞪了王森一眼。「你認爲我跟總局長小題大做麼？」

「不敢，屬下只是隨口問問而巳。」

丁一彪嘆了一口氣。「事實上這件案子，咱們都懷疑有內奸！」

王森一驚，忙問：「巳有證據？」

丁一彪笑道：「只是推測。若巳有證據，我還不下令捉人？我如不把詳細情況告訴你，諒你也不能心服！」

他頓了一頓才續道：「上頭決定撥槍械給咱們後，除了咱們七個人之外，便只有上海有關方面的人知悉，就連押船的人也只知道船上載的是一批貴重的物品，而不知道是槍械……」

王森道：「但刦匪他們也未必是爲了槍械而來的，只道這船上面載的是些值錢的東西……」

丁一彪道：「若只是尋常的攔刦，怎會動用四隻船，還配備了槍炮？」

王森立即閉口，兩人低聲商討起來。

× × ×

照丁一彪意思，是要王森立即提審押糧的船員，但王森却執意要在晚上才提審。他出了局子，帶小虎子要到海關碼頭。

風雪很大，王森猛抽捲烟，小虎子忍不住問道：「頭兒，又要釣大魚麼？」

王森用勁把烟蒂摔落地上，道：「何止是大魚，還是一條蛟龍！小虎子，由今日起，有關這件事不要再問我，能告訴你的，我自會說給你知！」

「這俺可有點不明了，以前你可不是這樣的！」

「這是命令！」王森聲色俱厲地道，旋即把手插入褲兜裏，洒開大步而行。

到了海關碼頭，辦了手續，王森便跟小虎子走落黃海七號，仔細巡視起來，船上一切完好，它只告訴了王森一件事，雙方並無開過火。

× × ×

烟台市局子內的密室，燈火通明，王森坐在桌子後面正中，旁邊是丁一彪，丁一彪手上提着紙筆，看來他竟要如此來屈作記錄員。

不久，黃海七號的船長被帶上來了，王森叫他坐下，立即發問：「你船上共有多少人？」

「一共八個！」那姓林的船長，有點

胆戰心驚。

「有幾條槍?」

「三桿長槍，三桿短槍。」

「對方船到之前，爲何不發槍?」

「咱們啓綻之前，有命令說除非萬不得巳，否則不准暴露身份!」

「那麼賊船到時，爲何還不開槍?」

「對方槍多，而且每條船都有一門臼砲，咱們不敢妄動!」林船長囁嚅地問：「請問船上那些東西，到底是什麼值錢的寶貝兒?」

「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王森道：「你們都屬上海水上刑警隊的?」

「是的，八個人全部是!這艘船是向船公司租來的。」

「你們水上刑警沒有艦隻?」

「不是，怕會引起外人注意。」

王森把背靠在椅上，道：「既然一切如此秘密，爲何刧匪能事先得到消息?分明是你把消息賣出去的!」

「寃枉!」林船長大叫起來：「姓林的一生清白，你若不信請與敝局聯系!」

王森臉色稍緩，道：「除你之外，你認爲誰的嫌疑最大?」

林船長哭喪着臉，道：「阿拉沒證據，那敢胡亂寃枉弟兄!」他喪氣之下，竟說起上海話來。

王森在上海混過幾年，自然聽得明，他沉吟了一陣，問道：「儂是上海人?」

林船長點點頭，王森道：「阿拉相信儂不是奸細，事發前可有啥奇怪的事?」

林船長搖搖頭：「一點也沒有。」

「胡說!再想想，想不來，休想回家過年!」

林船長急得直跺脚，王森却拿出捲烟，遞了一根給丁一彪，點上火悠悠然地吞雲吐霧起來。

半晌，林船長囁嚅地問道：「長官，可否給我一根烟?」

王森瞪了他一眼，把烟抛在他臉前，林船長急速地抽出一根放在嘴上，接過火，貪婪地抽吸起來。

密室內一陣沉默。過了半晌，林船長又接起一根烟來，王森及丁一彪一副若沒其事的神態，反而使他着起慌來了：「長官，阿拉記起一件事來了，那一夜船桅上忽然多點一盞油，而在船頭及船尾也點了燈……」

王森把烟捺熄，急問道：「爲何要點這多燈?誰點的?」

「晚上的燈，一直都是由小福子點的!那晚我問他，他說船近田橫島，暗礁多，又恐夜內出入的船隻多，避免在黑暗中碰撞，所以才多點幾盞的!」

王森忙道：「你把行船綫路，劃一張圖給我!還有，這小福子爲人如何?在海上尚有什麼奇怪的行動?」

林船長一邊畫圖，一邊答道：「這個我倒沒有發現，阿拉也是在這次出海時，才認識他的!」

不久，圖巳畫好，王森吩咐警衞把林船長帶下去，丁一彪看了王森一眼，豎起姆指讚他。

王森叫人把小福子帶上來。小福子年紀才二十多歲，有點楞頭楞腦，王森及丁一彪都微微一怔，頗爲失望。

「你叫小福子?」

「是的，長官。」小福子一副驚慌的神色。

「你是那裏人氏?」

「小的是蘇南嘉定人氏。」

「在水上刑警多久啦?」

「剛滿一年，長官。」

「上月廿七日，你爲何要在船頭，船尾和桅杆上多點燈?」

小福子一驚，忙道：「田橫島那裏暗礁多，出入的船又多……」

王森喝道：「你還敢狡辯!」他把林船長所繪的航行圖拿到小福子面前。「船是沿岸而駛，經過靈山島，長門岩，你爲何不多點燈?那裏的暗礁比田橫島外更多!還有船隻經過大公島時，正是廿六日夜，那裏正處青島之外，船隻來往更多!」

小福子登時說不出話來，王森冷哼一聲：「你暗中把船上的木箱撬開看過?」

小福子臉色雪白，身子不斷發顫，道：「沒有沒有，小的不敢!」

「小福子，你一定跟某夥匪盗有來往，暗中以點燈爲號，通知他們來攔刧!」

「俺是寃枉的!」

王森跟丁一彪對望一眼，同時哈哈大笑，小福子忙道：「阿拉是寃枉的!」

王森把臉一沉，喝道：「你來過山東沒有?」

「來過兩次!一次水路，一次陸路…?俺因公出差的……」

「剛才你爲何先說『俺』，後再說『阿拉』?」

「小的是跟山東老鄉學的!」

「狡辯，你分明是山東人!還不快招來!」

不料小福子任王森如何威脅，他都一個勁地叫寃枉，王森喝道：「拉下去，無論如何都得把他肚子裏的東西挖出來!」

小福子被拖下去之後，不禁扯着喉嚨大叫寃枉。

丁一彪鬆了一口氣，道：「俺跟你到招待所去找總局長吧，順便吃點宵夜!」

小福的身份

周局長聽了丁一彪和王森的報告之後，臉上登時綻開了笑容，忙道：「叫點酒來暖和暖和，這幾天，俺急得連半點酒也不敢沾唇呢!」

不久酒菜送進房來，周總局長親手替王森斟了一杯酒，王森忙道：「局長，俺替你斟……」

周局長笑道：「現在不是辦公事，不必分尊卑上下的，說實在的，若不是你來得早，今夜還不敢喝酒哩!」

王森道：「現在尚未破案，我怕若有什麼變化，俺可……」

丁一彪笑道：「人揑在咱們手中，不怕他不供出來，還有什麼變化?來!都乾了吧!」

三人喝了一陣，心事逐漸開解，周局長道：「你倆都在這裏過一夜吧，早點睡，明早好行動!」王森和丁一彪沒有異議，收了酒菜，都到樓下澡堂泡湯，泡了一陣，又躺在池邊，讓人按摩。

正在飄飄欲仙之際，只見一個漢子走了進來，輕聲在丁一彪耳邊說了一陣子話

。丁一彪聽後，如豹子般一骨碌彈起上來，倒把那個按摩師嚇了一大跳。「小王，別再泡啦!他奶奶的，讓你猜中啦，快穿衣服!」

王森有點摸不着頭腦，奈何澡堂內耳目雜，不敢多問，只得推開按摩師，抹去水珠，穿上衣服，跟丁一彪走了出去。

丁一彪輕聲在王森耳邊道：「小福子死了!他奶奶的，你先走一步，俺去通知局長!」

王森一聽，如同心窩被人扎了一刀般，一陣風般衝出招待所。外面剛好駛來了一輛馬車，他一躍而上，喝望：「到局子內去!車費不與你計較!」

那車夫一聽是要去局子裏的，那裏還敢怠慢?連忙揮鞭催馬，逆風而駛。

街上一片黑暗，車夫不敢駛得太急，却被王森不停地催促。到了局子外，王森拋下車費，衝了入內，問道：「小福子怎會死的?」

衆人却神色不安，帶他到扣押房內，只見小福子頭破腦流，頭面肩胸，以及地上全染滿了血，王森伸手一探，早巳沒了呼吸。他借着光望了過去，只見牆上掛着一攤又白又紅的稀爛渣子，眉頭一皺，問道：「小福子是撞牆自殺的?」

一個姓許的分局偵輯隊員道：「咱們迫他招供，但無論是拳打還是鞭抽，他都是不答一句……」

王森道：「他當眞一句話也沒說?」

那姓許的偵緝員道：「只一直喊：『你們打死我吧，我什麼也不說!』就只這一句，其他的一句也沒有招過!」

王森的神情逐漸安定了下來。「後來呢?」

「後來咱們見他死不招供，打算等你回來再審，便把他帶回來這裏了!不料他忽然自地上跳了起來，把頭撞向牆上!」

另一個偵緝員道：「我聽見『蓬』的一聲，趕回來探視，他巳不行了!」

王森怒道：「爲何不一直看着他?」

「報告大隊長，屬下還未吃晚飯!」

王森如鬥敗了的公鷄，揮手道：「你現在回家吃飯吧!」說罷離開了扣押房，走到偵緝室。剛坐下，只見丁一彪及周局長推門而入，問道：「小王，你怎會讓小福子死去?」

王森沉着氣把所知轉述一次，周局長一拳擊在桌子上，道：「咱們喝的酒是太早了一點!」

丁一彪道：「小福子雖然死去，但並非全無綫索留下!」

周局長把眼望向王森。「王隊長，現在你打算如何調查?」

剛才王森巳把這個問題在腦海內想了幾遍，聞聲立道：「小福子必是本省人氏，他與本省匪盗勾結的可能性最高，我想在這方面下手!」

丁一彪道：「對，我也同意此點!」

王森道：「屬下想再提審黃海七號的船員!」

周局長不吭一聲，在旁邊椅子上坐了下來，不久，林船長又再被提了上來。這次王森只看重調查其他船員的籍貫，林船長照其所知而答，最後王森問道：「林船長的船在半路上是否有靠過岸?」

「咱們曾經在石臼所鎮靠過岸，因爲要補充食水及食物。」

王森再問：「誰上岸購買食物?」

「一個叫黃魚的隊員負責購買食物，小福子負責担水!」林船長說至此，神情一變，道：「對啦，我記起啦，那天小福子上岸担水，挑第一担水時，去了很久才下船，當時我問他，他說找不到水，但根據上岸的黃魚說，鎮上有很多口井!」

王森、周局長和丁一彪，眼光齊是一亮，都走至地圖前觀望。

林船長下去之後，王森又提審了其他船員，他們對小福子的來歷，都無所知，而上海那邊來的消息又說小福子在履歷表上的確塡上嘉定籍貫，不過，王森、周局長和丁一彪都認爲小福子的來歷大有可疑之處，便決定派人到石臼所鎮調查。

待他們把任務佈置完畢之後，丁一彪問道：「隊長，你准備到那裏調查?」

王森反問道：「田橫島那邊的情況如何?」

「那島很小，巳派人仔細搜索過了，贓物不在島上!」丁一彪道：「至於田橫島所有之陸地，巳佈下天羅地網，相信那批槍械尚未運出去!」

王森道：「但刧匪搶了槍之後，可不一定會在那附近的陸地上岸!」

「這一點，我何嘗不知?但咱們的人手有限，可不能把沿海全部封鎖起來!」

王森抽着烟道：「我相信刧匪亦不會把贓物藏在石臼所鎮!」

周局長道：「正是如此才頭痛，現在只希望在石臼所鎮那裏能找到新的綫索!王隊長，我看你該走一趟!」

王森搖搖頭，道：「屬下巳派了個親信去了，我希望留在這袞，待有了新綫索才行動!」

周局長道：「你莫忘記一月底便得完成任務的命令!」說着把門拉開。

王森忽道：「局長，青島那裏的情況如何?」

「巳通知他們嚴密注意了!」

丁一彪疲倦地把背向椅上一靠，道：「小王，這件事要拜托你了!」

王森道：「你何不拜託天?」

「天?」丁一彪一怔，又把身子坐直了起來。

「不錯，這件案子時間既迫，人手又不足，除了咱們盡力查辦之外，尚得上天帮助，希望幸運之神眷顧，讓咱們能在無意之中碰上綫索!」

丁一彪苦笑一聲：「小王，難得你到此時還有心情說笑!你也累了，先休息一忽吧!」

王森道：「你先回去吧，我還要寫一封信!」

× × ×

王森匆匆把信寫好，然後派人乘車去青島分局，把信交給局長施子勝!

王森在十月間，曾在青島破了一件案子，在那期間王森認識了一個在碼頭上混的帮會頭子原彪!

原彪是獅帮的老大，雄踞在青島碼頭，任何貨物上岸，都要經他手下弟兄的手，若要調查這件事，原彪是一個佳選。

王森辦好了這一切，將手下撒了出去

，把烟台市圍得如同鐵桶般。

臘月十一日，小虎子乘車自石臼所鎮回來，水也顧不得喝一口，便跑向王森報告。

「小福子果然是石臼所鎮人氏，原姓金，七年前因在家鄉混不下去，才跟一個鄉人到嘉定混飯吃的！」

王森大喜，一邊吩咐手下送茶上來，一邊問：「金小福在石臼所鎮還有沒有親人？」

「有！」小虎子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他還有一個母親，一個姐姐！他姐姐是在五年前出嫁的，姐夫是個鴉片鬼，喚張藥膏！因爲他自小便經常生瘡子，臉上長日貼着藥膏，他爹娘便索性叫他做藥膏！」

小虎子說至這裏，接過熱茶，低頭喝了一口，才再說下去！「這張藥膏整天跟三山五嶽人馬在一起，十足是個壞胚子，但金家生活艱苦，金小福初出嘉定時，又沒錢寄回家，加上他老娘病了，向張藥膏借了一筆錢，最後張藥膏來迫還欵，金家拿不出來，只得把女兒嫁給他賠償！」

王森道：「這樣看來，小福子必是被其姐夫所累了！」

小虎子道：「張藥膏做了金家的女婿之後，起初還多少照顧岳母娘的生活，後來染上吸大烟惡習，那裏還有錢？又經常回家吵吵鬧鬧，家內給當個淸光，小福子寄去的錢，都讓張藥膏拿去抽大烟了！村內儘管有人看不過眼，但素知他跟土匪有交情，看見他就像看見老虎一般！

「兩年前，小福子曾經回過一趟家，張藥膏請他吃了一頓飯，却又拿了他不少帶回家的東西，小福子也有點怕他。

「這次黃海七號剛好泊在石臼所鎮外，小福子自告奮勇上岸担水，順便回家一行，剛巧那時候，小福子的姐姐回娘家，張藥膏回家找不到老婆，也到金家，湊巧都碰上了。」

王森問道：「小福子的姐姐是否也住在石臼所鎮上？」

「是的，才隔了幾棟房子！」小虎子把茶喝乾。「這次張藥膏跟金小福相會，問他爲何回家只挑着一對水桶？小福子把押送貨物到烟台的事對他說了。

「張藥膏立即把小福子拉到外面說話！估計是他勸小福子回船暗中查看那些貨物是什麼東西！」

王森點頭道：「不錯！小福子回到船上之後，查淸楚船上載的是一批槍械，所以在第三夜便點燈通知張藥膏！」

小虎子道：「張藥膏只是個小脚色，一定有人說要找一批槍械，他得到消息，順便問問小福子的！不料讓他歪打斜中，無意中發了一筆財！」

王森目光一盛，道：「小鬼，你最近是有進步了！張藥膏你見過沒有？」

「沒有，自從小福子落船之後，他一聲不响便跑了，也一直沒有回家。」小虎子道：「我已佈下綫民，叫他們留意張藥膏的下落，另者，我又通知了諸城分局的人，多調查一下平日與張藥膏來往的各式人等！」

王森讚道：「辦得好！你去休息一會兒吧！」

小虎子道：「頭兒，你不是乘機支開我吧！」

王森笑罵道：「用得着你的時候，你還怕我不派你做先鋒麼？你放心，還沒這般快！」

小虎子去休息後，王森立即到招待所把小虎子的調查所得向周局長及丁一彪報告。

丁一彪聽後道：「這條綫索終還未被揑斷！局長，那夜的酒，似乎並沒有喝早了！」

周局長道：「小虎子說得不錯，張藥膏只是一個小脚色，眞正的『買主』一定是股大勢力！」

王森道：「他們若不是大勢力，在匆促之間，也調動不了四艘船及那些槍炮！現在屬下還不担心這一點……」

丁一彪問道：「哦？你還有什麼好担心的？」

「第一，這四艘船可能是由四股勢力合成的，而不是一股勢力，假如我沒有推測錯誤的話，咱們要剿滅便困難很多了！第二點，這些槍炮到底到了他們的主子手裏沒有？假如已落在他們手上，咱們要剿滅他們，便更加困難了！」

丁一彪道：「你怎地這般糊塗？槍械彈藥都已讓他們搶去，怎還說未到他們的手上？」

「照林船長的口供看，那四艘船大約共有五十人左右，屬下估計，這只是匪盜的一部份人員，而且盜魁也未必在船上！那些人搶到鎗械，可能生怕咱們調查得緊，而把鎗械彈藥收藏在一個秘密的地點，然後再慢慢設法偷運出去！」

周局長點點頭道：「有道理！他們若是一丁點一丁點偷運出去，咱們倒很難發覺！」

丁一彪道：「但你們又憑什麼作此判處？」

周局長拿眼望向王森。王森說道：「本省匪盜雖然多，但却沒有比較大股的海盜，而且所有大股的土匪，都在山區內活動，即使是流寇，也很少在沿海一帶活動，所以屬下認爲『買主』很可能是山裏來的！」

周局長說道：「只要查出是誰下的手，無論如何，都要把他們剿滅了，否則咱們如何向上面交代？再說若讓他們穩穩當當得手，咱們也顏面掃地，也無臉目見山東父老！」

丁一彪揑拳道：「這個自然，要是抓不到這夥强盜，我這個行動總處長，也不想幹了！」立卽轉頭對王森。「到時要多少個人，儘管開口，就是不能讓他們走漏一個！」

周局長問道：「小王，現在打算如何作進一步的調查？」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這一點屬下還未考慮，一來我還在等候資料，二來，我想等毒蛇出洞！」

「毒蛇何時會出洞？」

王森道：「不會很久，因爲他們既然四處放出消息，要收購鎗械，必是有所急需，一定不會躭誤太久的時間！」

丁一彪道：「最怕毒蛇出洞時，咱們都不知道！」

王森吸了一口氣，道：「所以屬下才請你拜託上天賞賜鴻運！」

周局長道：「你窩在烟台，難道幸運之神便會降臨？」

王森笑着道：「屬下正在跟自己賭運氣。」

丁一彪一怔，「賭什麼運氣？」

王森笑道：「天機不可洩露！屬下要回去了！」

迎親隊

第二日，王森返回局子內的偵緝室，青島那裏便有回音了。

原來施子勝派人去跟原彪聯絡過，根據原彪的調查，不但青島城，甚至附近的大小鎭口，在上月廿七日夜到廿八日都沒有以木箱包裝的貨物搬上岸。

再過一日，諸城分局也有消息回來了，張藥膏至今尙未回家，而以前經常與他來往的人，也都不見了。

使王森感到安慰的是諸城分局送來了張藥膏的畫像，另外尙有幾張與張藥膏往來密切，而最近又失踪的壞胚的畫像。

王森大喜，立即叫人拿去印了一批，分發給各地分局的弟兄，以便作監視。

這天中午，王森跟小虎子出局子，準備找家館子吃飯，路過大街時，忽聽一陣悠揚熱鬧的喜樂傳了過來，一聽便知有人家趕在新春之前嫁娶，王森心頭煩悶，不想擠人羣，便拉着小虎子走小巷。

他們到了一家常去的叫魯園小館子，這時候，食客還不多，椅桌都空着，兩人挑了一個靠窗的座頭坐下，叫了兩碗麵、一盤餃子，一碟醬牛肉，又吩咐跑堂的溫了一壺酒。

不久，熱氣騰騰的餃子跟醬牛肉便先送上來了，王森和小虎子慢慢吃將起來。

吃了一半，那掌櫃蔡胖子顚騰着滿身肥肉自外面走了進來，喊道：「好大的排場！俺長了幾十歲都未見過這麼大的迎親隊！」

突然間一個跑堂的問道：「老闆，是誰嫁娶？」

「哈，就是徐百萬嫁女兒！」蔡胖子認得王森，連忙走過來招呼，替他們斟酒倒茶。

王森隨口問道：「那一個徐百萬嫁女兒？」

「啊，爺們不知道麼？本城最大的富翁徐東衞嘛！他奶奶的，他這人長得醜，但三個女兒，一個個都長得像出水芙蓉般，尤其是這個三女兒，更是像月殿內的嫦娥般！」

小虎子笑問道：「老闆爲何不把她娶來做房小的？」

蔡胖子道：「一來俺家內那老虎，比河東獅子還厲害，二來，俺也沒有人家錢多，不過那徐三小姐，俺去年在城隍廟裏看過她一面，嘿，他奶奶的！不是俺誇口，俺少年時也見過不少娘兒，却不曾看過像她這般標緻的美人兒，城內那些窰姐跟她一比，直他奶奶的差了一半！可惜可惜，這樣子的美人竟嫁給個外地人！」說罷嘆息不已。

王森和小虎子見他一臉頹喪色，不由失聲笑了出來。

蔡胖子道：「兩位不信？哎，這也難怪，誰叫你們未見過她！他奶奶的，去年新春見了她一面，俺足足有十個晚上睡不着覺！」

就在此刻，一個食客走了進來，衝着蔡胖子道：「胖子，你怎地這般早便回來啦？」

蔡胖子道：「人家又不招我做女婿，站在路邊看熱鬧替人高興，有啥意思？還得喝西北風哩！」

「話不是這樣說！像這等排場的，一生人也未必能見上一次！俺剛才替他奶奶的數一數，嘩，單只嫁粧已有十多車哩！那男家也厲害，迎親隊共有一百六十個，五班子吹打的，十二人的大花轎，他奶奶的，媒人都有好幾個！」

蔡胖子道：「如今新娘娶去沒有？」

「前頭的早已過去了，後頭的大概還未出城！跟他們走了好幾條街才回來！」

蔡胖子道：「你可知道男家是什麼人嗎？」

「俺只聽人說男家是在高陵。什麼人倒不知道，但人家徐百萬是怎麼樣子的人？找的女婿若無幾分闊氣，也不會把寶貝女兒送出去！」

王森忽然放下筷子，問道：「老哥，剛才你說徐家的嫁粧有多少車？」

「足足有十來車！」那個食客口沫橫飛地道：「包保只多不少，你倆不去開開眼界，當眞沒眼福！」

「十多車嫁粧？」王森再問：「是什麼車？」

「全部是雙套大馬車，車內遮得密密的，那兩匹馬走得搖頭擺尾，他奶奶的，也不知載了什麼好東西？」

蔡胖子笑問道：「假如是好東西，便不很重了，金銀首飾的便只半車也够吃幾輩子的了！」

那食客道：「也許車上載的是白花花的銀元哩！」

王森心頭更是一跳，暗道：「莫非毒蛇眞的出洞了？」連忙會帳，拉着小虎子出店。

小虎子笑道：「頭兒，你想做人家的女婿，也已嫌慢了一步了！」

王森白了他一眼，道：「胡說，我懷疑馬車上載的是咱們要找的槍械彈藥！」

小虎子眨眨眼。「頭兒，你不是頭腦發熱吧？」

王森道：「那胖子說得不錯，嫁粧一般都是不重的東西，兩匹馬拉，還拉得搖頭擺腦，你說上面載的是什麼東西？怎不讓人見疑？嘿嘿，利用嫁女兒把槍械彈藥偷運出去，好高明的一條計謀，可惜還是瞞不過王某人！」

兩人邊說邊走，小虎子問道：「船是在田橫島被刦的，怎會在烟台城內？」

「你便不准他們駛來本城？」

小虎子道：「俺不是這個意思，他們明知這裏在事情發生之後，一定會戒備森嚴的，怎會來此送死！」

王森哈哈一笑：「所謂賊公計狀元才，最危險的地方，也往往是最安全的！」

說着已出了大街，王森道：「你立即返回局子裏，暗中把人手召集了，追上迎親隊，我先走一步，速去速來，但不要明

刀明槍，讓大伙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小虎子應了一聲，飛跑返回局子，王森問了一個路人，便沿街快步向東南走去。追出了城，不但還追不上人，連吹打聲也聽不到，他心頭狂跳：「那些迎親隊的人呢？怎地這般快便不見了？」

王森一急之下，忍不住拔足跑了起來，一直追了六七里路，才隱約聽到吹打聲，他心頭稍鬆，忙把步伐放慢一點，以免惹人注意。

再走一程，果見前頭一隊逶迤的迎親隊，不徐不疾地走着，那五班子吹打的，時停時續。吹打的時候，驚飛了樹上的鳥兒，引得在田裏耕作的農人都踮脚而望。

王森見裝載嫁粧的馬車的前進情況，便知道車上必是載有沉重的物品，心中益發懷疑，便遠遠吊在後面，等小虎子帶人來了才動手。

調虎離山

再走了幾里路，後頭傳來一陣如雷轟響的馬蹄聲。王森轉頭一望，見小虎子帶了數十人策馬而來，王森向他打個手勢，小虎子會意，率衆馳前，把迎親隊喝停。

那幾個媒婆大驚失色，忙問：「長官，發生了什麼事？」

小虎子道：「最近城內發生了一件失竊案，所有出入的陌生人都得檢查，請大家站着不許動，否則刀鎗無眼！」背後幾個人立即把長鎗短火舉了起來。

迎親隊的成員都有點惶恐地站着。小虎子喝聲道：「把轎子放落地，把馬車拉停！」

迎親隊乖乖依令而行，小虎子道：「所有的人分開，十人一組！」

這時迎親隊內立即有人道：「俺活了幾十歲，也不曾聽見迎親的人也要受官管，當眞是啥世道！」

偵緝大隊的隊員紛紛下馬，檢查起來。不料迎親隊成員有不少是女眷，光天化日之下，要讓男人摸摸索索，可眞的不成體統，小虎子只得下令先搜查男的。

弄了兩頓飯工夫查不到什麼東西，一個老頭道：「長官，現在可放行了吧？」

「這些女的還未搜！」

那幾個媒婆呼天搶地叫了起來，另一個老頭生氣地道：「這是什麼世道？做官的竟也要當衆調戲良家婦女！」

有幾個婦女都抽抽泣泣地哭了起來：「天啊，咱們辦喜事的也犯了什麼王法？不如殺了咱們吧！」

媒婆道：「老娘還道玉成人家好事，那知道喜事變成倒霉事！」

小虎子及那些偵緝隊員幾時歷經過這種陣仗？都有點手足無措，只得急道：「誰說咱們要搜查娘兒們，快給我閉嘴！」

「請長官放行吧，免得誤了吉時！」

小虎子急得滿頭大汗，放又不是，不放又不是，幸而王森走了過來，問道：「老鄉，發生了啥事呀？」

一個老頭道：「這些長官說城內發生了一宗失竊案，懷疑到咱們頭上來，但他們查又查不出來，却又不放咱們過去，眞是霉氣！」

媒婆道：「他們是想搜咱們娘兒們，眞是上天無眼！」

王森對小虎子道：「長官，你身上有命令，倒也難怪你們着急，但這些女眷便放了他們吧！你們要搜大可以看看嫁粧，這些娘兒們身上都是干癟癟的，藏得了什麼東西！」

那老頭大吃一驚，道：「老鄉，你這話可就錯了，嫁粧怎能搜動得的！」

王森忙道：「一切由長官決定，俺可不敢多言！」

小虎子得到王森的提示，便吩咐逐車搜查起來：「小心一點，不要弄破了人家的東西，觸了老鄉的霉頭！」

那些偵緝隊員立即四人一組上去搜查起來。小虎子坐在馬背上緊張四處張望。

王森問道：「老鄉，這是誰家辦喜事？恁地風光！」

老頭道：「是徐百萬徐老爺的第三小姐出閣！」

「你們都是徐府的人麼？怎地如此眼生？」

老頭忙道：「不，不，咱們是男家派來迎親的！」

「哦，不知男家又是什麼風光頭面的人物，竟然娶得了徐家三小姐！」

「男家是姓白的，在高陵也是第一號頭面人哩！」媒婆在旁房插腔。

「姓白的，倒沒有聽過……」王森抓抓頭，轉頭問道：「不知白老爺叫什麼大名？」

「白老爺，上金下樂……」媒婆說了一半便住口了。王森發現那老頭用眼瞪她。忙道：「原來是白金樂，當眞令咱大長見識，老實說，俺走過不少碼頭，就不曾見過如此風光的場面！」

王森說罷向小虎子打了個眼色，然後道：「老鄉請了，俺還得趕路！」

王森去後，小虎子喝道：「這小子鬼鬼祟祟的，那位兄弟去吊吊他的行動！」

一個偵緝隊員跟着王森走入樹林，輕聲道：「隊長有何吩咐？」

「你回去悄悄告訴小虎子，叫他指定一個女的替你們搜搜那些娘兒們，須知那些短槍別在褲頭上，單憑外形可判定不出！」王森道。「還有，找個藉口到花轎內搜一搜！」

那偵緝隊員得到命令立即回去告知小虎子，小虎子自然照辦不誤。

那些娘兒們還待呼喊，却讓小虎子喝住：「再吵的便全部跟咱回局子裏去！」

百姓自來最怕官來管，登時都閉嘴不語了，小虎子指定一個媒婆，叫她伸手去摸摸那些女眷的身體，自己却瞪着眼，仔細觀察，弄了好一頓，那十多個女眷全都搜過，却沒有發現什麼異狀。

又再過了一陣，那些上車搜索嫁粧的偵緝隊員，也紛紛來報車上沒有要找之物，小虎子抓抓頭，問道：「車上裝了什麼東西，怎地如此沉重？」

一個隊員報告：「每輛車皆有幾包面粉！」

小虎子大奇，道：「有人用面粉作嫁粧的麼？」

一個媒婆忙道：「這些面粉聽說是新娘子親自趕驢子磨的，徐老爺特地讓她帶去！」

小虎子不答，心中却十分奇怪，問道

：「天下間豈有這種怪事，到花轎去搜一搜！」

迎親隊及媒婆連聲不可，小虎子道：「什麼不可？叫新娘子出來！否則咱們便要動手拉了！」

衆人在刀槍之下，怎還敢反抗，媒婆只得扶着新娘子出轎，兩個偵緝隊員立即入轎搜查。不一刻回來報告，轎內什麼也沒有！

小虎子大怒，道：「這新娘子也許是個强盜，給我揭起罩巾看看！」

媒婆道：「徐老爺是個清白的人，他千金怎會是個强盜！」

「她臉上罩着紅巾，我怎知她是不是男扮女裝！別廢話，快！」

那媒婆臉色雪白，猶疑了一陣，才把罩巾掀起。那新娘子低着頭，眼淚掛着雙腮，可憐巴巴，但相貌雖美，却絕非蔡胖子所形容的那般天仙般的美麗！

小虎子一揮手，道：「好吧，快去吧，免得誤了吉時！」

新娘子重新入轎，吹打的又「的的答答」的吹打起來，迎親隊又起程了。

小虎子見搜不到東西，心頭甚爲不樂。不久，王森自林子內走了出來，小虎子忙把經過告訴了王森。

王森眉頭一皺，想了一陣，道：「你說新娘並不漂亮？」

「不是不漂亮，只是沒蔡胖子所形容的那般漂亮！」

王森心頭一動，忖道：「莫非這新娘子不是徐百萬的女兒？」忙派了兩個偵緝隊員暗中跟在迎親隊去高陵。

一行人返回烟台城，王森叫手下仍到原來的崗位，他却拉着小虎子到魯園。

蔡胖子一見他倆便笑道：「兩位大爺，天還未晚便來啦？眞是咱的好主顧！」

王森把蔡胖子拉到一旁說話。「胖子，你眞的見過徐東衛的女兒？」

蔡胖子臉上一熱，道：「只是見過他的第三女兒！」

「你說她長得如何？」

「貌如天仙，全城第一！」

小虎子道：「胡說，最多也不過是中上而已！」

蔡胖子一怔：「你也見過？」

小虎子大是尷尬，王森忙道：「你的話沒有誇大？」

蔡胖子殺豬般叫了起來：「她若不美，怎稱得是烟台第一美人？」

王森點點頭，「打擾老闆了，咱們等下再光顧你！」說着拉着小虎子出店。

蔡胖子追出店子，叫道：「兩位大爺到底爲了什麼事兒？」

不料王森及小虎子已經去遠。小虎子問道：「頭兒，咱要去那裏？」

「咱們中了徐東衛的調虎離山之計了！他故意用龐大的迎親隊，吸引咱們的注意，待咱們把人手調了出去，他才悄悄暗中把槍運出去！」

小虎子跳了起來：「那麼，咱們現在便去抓他？」

「證據在那裏？他是本城的首富，可不是尋常人家？」王森瞪了他一眼，「如今你去調查左隣右里，看看在迎親隊出去之後，徐家是否有人出入？」

「你呢？」

「我得回去報告周局長！」

× × ×

當王森返回局子內，一個偵緝隊員忙道：「隊長，處長正在找你！」

王森立即走進密室，只見丁一彪和周局長正在看地圖，見王森進來，就問：「小王，你突然把手下調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王森道：「毒蛇要出洞了！」

丁一彪和周局長齊是一喜：「毒蛇在那裏？」

「就在本城之內！」王森忙把徐東衛嫁女，自己如何懷疑，又派小虎子帶人去搜查，如何發現新娘子與蔡胖子所述不一樣的前因後果述了一遍。「所以屬下懷疑，那些槍械是窩在徐家之內，只因咱們看得緊，他不敢貿貿然把貨物運出去，因此才想了這個方法！」

周局長道：「你別神經過敏，徐東衛爲人頗淸白，怎會做出這等犯法的事！」

王森道：「所謂知人口臉不知心，局長，你給我一紙命令吧，給屬下帶人去搜一搜！」

「不行！」周局長道：「假如他眞的是使用調虎離山之計，現在去搜查已慢了一步，而假如不是的話，咱們貿貿然入屋搜查，將來人家都有話說。」

王森道：「這樣你叫屬下如何進行調查，又怎能破案！」

周局長道：「不必多說，除非你有證據。」

丁一彪道：「小王，這件事非同小可，咱們不能不謹愼一點。」

「總之我不准你帶人進屋搜查！」周局長說罷跟丁一彪走了出去。

王森懊喪地坐在椅上，這件任務既重且急，而且至今尚未有確實的證據，的確令人担心，抬眼望向窗子，外面蒼穹如鉛塊般重，看來已是晚烟四起了。

過了一陣，小虎子跑了進來，興奮地道：「頭兒，我調查了徐家附近的隣居，有人看見，迎親隊出去了一陣，徐家便有很多人拿着禮盒出來，大概是去派禮。」

王森一拍桌子，道：「禮盒之內，一定是藏着槍械彈藥，你可知道那些派禮的人去過那幾家？」

小虎子道：「俺還未查……」

「是未查，還是不懂得如何查？」王森道：「查到了之後，立即帶人去搜查，明早把經過告訴我。」

「是！」小虎子連忙跑了出去。

王森忽然有了個決定，決定今夜單身入徐家探一探，他吃過晚飯，先去洗一個澡，讓神經及肌肉都鬆弛下來，然後睡在床上假寐。

夜探徐公館

牆上的時鐘「咚咚咚」地敲响，王森睜眼一望，時針巳指向十一點，他下床擦了一把臉，換了一套黑色的衣褲，插了七首及一柄短鎗，再戴上一頂毡帽，然後出門。

皓月的晚上，北風如刀鋒利，砭入膚骨，街上不見行人。昏暗的街燈，黝黑的小巷深處，令人心生恐懼。

王森穿過五條小巷，來至徐公館外面，只見圍牆上安着一道帶着尖刺的鐵絲，圍牆缺口（門）亮着兩盞燈，兩個漢子蜷縮着身子，在寒風中走動，圍牆之內有一棟小樓，小樓四角的牆上各有一盞電燈，看來徐公館防盜甚嚴。

王森兜了半圈，走至後面，不料屋後也有道小門，門邊有燈亮着，却不知裏面是否有人，王森心頭忐忑，委決不下，是否該進去。

寒風呼呼，他忍不住走動起來，無意中發現離門不遠之處有道大水溝，這水溝大部分是在地下，只有小部分露天，在寒天之中，却也不甚臭。

王森心頭一跳，立即想起青島市發生的那件案子，也是利用水溝來進行的，「徐東衞是否亦是利用水溝來偷運槍械？」

他想了一下，便作了一個決定：「槍械很有可能由水溝運進徐公館，但因爲事發之後，碼頭一帶已被封鎖，是故要想再由水溝把槍械運出去，已絕無可能。」心念一定，便決定進去探他一探！

王森走至左首圍牆，轉頭向四處一望，不見有人，便一個急衝躍起，雙手在牆頭一扳，身子引升，伸頭向下一望，裏面似乎沒有人巡視，他重行跳落地，退後幾步，再一個急衝，雙手在牆上一按，曲腰一彈，雙脚翻起，頭下脚上，翻起躍過鐵絲網，向內彈落。

這一下看似簡單，實際上手、脚、腰三方面少一點力量都不成，王森翻入圍牆內，輕輕巧巧地彈落地上，立即把身子貼在那棟小矮牆上，張眼四望。

前門那兩個守衛似乎沒有發覺，四圍靜得像風的世界，只有呼呼的風聲。

王森吸了一口氣，他決定先把徐公館走一遍，便沿着小樓走去，公館內，除了這棟小樓外，尚有兩三棟平房，看來是下人的居所，而整座公館佔地約有五六畝，樓房之間却有小花園相隔，氣派莊嚴。

王森如貍貓般走出一棟平房外，輕輕撬開房門，探頭一望，這棟房子原來是灶房及澡堂，裏面毫無人影，他關好門，再到另一棟探看，這一棟是女傭的寢室，第三棟是男僕的寢室。

天氣尙冷，那些僕人却睡得極好，王森略一沉吟，便走向小樓，小樓有扇厚木所製的大門，王森把耳朶貼在門板上，凝神聽了一會兒，聽得門後有個輕靈的脚步聲，來回移動着，裏面顯然有守衛或保鏢之類的人在巡視。

王森不想打草驚蛇，只得放棄由大門入屋的主意，抬頭一看小樓的地形，見樓上每邊都有一座露台，心頭一動，摸出一綑細繩子來，揮臂一拋，繩子末端的鐵鈎，鈎住露台的欄杆，他輕輕拉一拉，覺得欄杆甚爲穩固，便探身爬了上來。

王森不但槍法奇準，而且深諳國術，利用繩索攀高，對他來說，實是簡單不過的事，只三幾下，便爬上露台。

露台有兩扇玻璃門，借着牆上的燈光觀望，裏面是間寢室，正中放着一張床，看不出床上睡的是誰，王森收了繩子，拿出百合匙，把門弄開，隨即閃身進去。

玻璃門一開，寒風立即自縫隙中灌了進去，床上的人似被風驚醒，而王森胆大心細，一閃身入房，便把門關上，隨即把身子貼伏在地上。

床上那人坐了起來探望，但一切如常，嘟噥一句，重行臥倒。

王森極有耐心，等他响起鼻鼾聲，才在地上爬行起來，到了房門前，才站了起來，輕輕把門鎖旋開，又閃身出房。

房外是座小廳，放着兩排沙發，地上舖厚厚的地毡，亮着電燈，却不見一人。

小廳一角是樓梯，一邊向外，另外兩邊，各有兩間房子，此刻都是門窗緊閉。

王森入屋的最大目的是爲了調查上月未杪有否人運進一批用木箱裝載的貨物，二來欲證實嫁出去的那個新娘是不是徐家三小姐，徐公館出奇的安靜，使王森心生不妙，覺得出乎尋常。於是他改變主意，決定找個女傭問問，心念一動，立即退回屋中。

房內那人仍熟睡未醒，王森悄悄把玻璃門打開，再度閃出露台，重行利用繩子攀了下去。這一切他做得點塵不驚，無人發覺。

王森收好繩子，弓着腰竄向那棟住着女傭的平房。他依稀記得，其中有間寢室只睡着一個人，於是用百合匙把門弄開，向四周望了一下，閃了進去。

房內十分溫暖，帶着一絲香味，王森把匕首抽出手上，慢慢接近那女傭，霍地一把拉開被子，床上那女傭一驚而醒，王森喝道：「別叫，否則老子不客氣了！」

那女傭睡意尙未全消，聽見王森的驚告，怔了一怔，半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你要什麼？我沒錢……」說着便脫下手上的玉鐲子。

王森忙道：「老子不要你的玉鐲子，只要問你幾句話！」

女傭囁嚅地道：「你要問啥？」

「今早出嫁的是你家的第幾小姐！」

女傭暗中噓了一口氣，道：「咱們大小姐及二小姐都早已嫁了，今日出嫁的是三小姐！」

「胡說！今日嫁的不是三小姐！」

女傭問道：「你是白家的人麼？」

「唔，」王森含糊地道：「你們大小姐的樣貌漂亮，還是三小姐？」

女傭不假思索地道：「三小姐比大小姐漂亮得多啦！大小姐嫁給本城的古記錢莊的古大少……」

王森心頭一動，再問：「上月下杪，有沒有人搬了些木箱進來？」

女傭囁嚅地道：「我不知道……」

「是不說還是不知道？」

「我，我……」女傭哭道：「你不要再問……」

王森心頭又是一動，再問：「三小姐的婚期是何時訂的？」

「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這一點老子相信你，但你一定知道或看見有人搬運一批木箱進來，你快說出來，老子便放了你！」

那女傭哭道：「請你放過我吧……你去問別人吧……我，我不敢亂說……」

王森掏出手電筒，霍地把拉它打亮，喝道：「說不說，說了老子保證你的安全，否則便殺死你！」

王森一生甚少跟女人打過交道，這一

問若是對付男人還有幾分作用，但這女傭顯然不曾受過驚嚇，一聽見「殺死你」二個字，便尖聲大叫起來。

王森出其不意，吃了一驚，忙道：「別叫，再叫老子便不客氣了！」

那女傭又「嘩」地一聲叫了起來：「不要殺我，不要殺我！」聲音在靜夜中，傳出老遠！

王森知道這下行藏可要暴露了，忙捨下女傭，跑出拉開房門，同時把手電筒熄掉，只聽小樓後竄出幾個大漢，扯着喉嚨叫道：「快捉拿淫賊！」

王森跑出平房，已爲他們看見，一齊圍了過來，王森知道不動武不行，不吭聲，閃開一步，右拳擊向一個大漢的小腹。

不料那大漢身手十分靈活，斜退半步，左臂一沉，以臂格開王森的拳頭，右拳反擊王森的右上臂！

王森收拳撤招，一個半轉身，面向另一個大漢，右脚忽然向後一撐，一記「虎尾脚」閃電踢出！那大漢見王森轉身，以爲有機可乘，揉身而上，不意王森這記後腿無影無踪，只覺胸膛一痛，身子向後飛起，一跤跌坐地上。

另一個大漢手中持着一條木棍，見王森轉過身來，木棍沒頭沒腦擊下！

王森單脚立地，重心難以轉移，只見他猛吸一口氣，全身的肌肉全部賁起，一股眞氣自丹田升起，沉於左臂上！

說時遲，那時快，那木棍已臨頭頂，王森在左臂向上一橫，「格」的一响，以臂格開木棍，那漢子吃不住王森那股力，木棍橫飛，身子也因此而一歪！

剎那間，王森的右脚已收了回來，借看那棍子上傳來之力，身子躍起，左右脚連環蹬出！

那大漢剛拿住棒子，王森的脚已到，「砰砰」兩聲，小腹及胸膛各中一記，也與他的同伴跌到地上！

王森幾個照面便解決了兩個徐公館的打手，正在暗暗得意之際，忽然背後有人冷笑一聲：「小子，好功夫，你的師傅是誰？」

王森急忙一個轉身，只見一個身裁矮小，年紀已經及五十的漢子，嘴上噙着冷笑，他背後還站着幾個大漢，那矮漢手上不斷玩弄着兩顆鐵胆，雙眼如電，奪人心魄！

王森心頭一沉，知道遇上勁敵，當下哈哈一笑：「在下因缺少盤川來找點外快，師父的名字實在不敢亮出來，不知師傅貴姓？」

「嘿嘿，俺姓曾！」那矮漢道：「俺看你不像是個小毛賊，你不用謙虛，快把實話說出來，省點皮肉之痛！」

一個大漢道：「曾師傅，這小子是個淫賊，跑去銀花的房內偸香……」

王森吃了一驚，道：「曾師傅莫非是人稱『八臂』的……」

那大漢喝道：「你既然已知道，還不跪地求饒！」

曾八臂冷冷地道：「姓曾的不敢胡吹，八臂是沒有，只是出手比尋常人快一點而已！你只要說出來意，也許老子可以放你一條生路！」

王森早就聽聞過這曾八臂的大名，知道他不但手脚靈活，而且出手極重，十年前便已設館收徒，是個有眞材實料的拳師，加上他身邊那幾個虎形大漢，心知今夜欲全身離開徐公館，困難相當大，他心頭暗自忖息，咀上却道：「風聞曾師傅大名，却料不到會入徐公館做打手，當眞可惜啊可惜！」

曾八臂臉色一變，手上的鐵胆揑得格格亂响。「好利嘴的小伙子！大爺做保鏢，也勝過你做賊，別再廢話，剛才大爺的話你還未答！」

王森道：「在下實在不想與你爲敵，說句老實話，我來此也不是來偸東西，不過我的來意暫時不能告訴你，希望曾師傅原諒。」

曾八臂哈哈大笑。「小伙子，你的意思是既不打，也不說，想一走了之？」

王森畧一沉吟，終於點點頭，曾八臂冷哼一聲：「天下間那有這等便宜的事！要就把來意原原本本說出來，要就是跟大爺在拳脚上見個眞章！」

「有沒有第三路？」

「沒有！」

「那麼在下只好不自量力向曾師傅請敎一下了！」

曾八臂道：「有種！」

王森急問：「假如在下輸了，自然沒話好說，但萬一在下勝了曾師傅你一招半式呢？」

曾八臂道：「沒這回事！」

「在下是說萬一！」王森道：「曾師傅連這也不敢面對現實，便不光棍了！」

曾八臂怒道：「大爺若輸給你的，便任由你來去！」

王森見他不堪一激，心頭略鬆，隨即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曾八臂把鐵胆交給徒弟，雙脚不丁不八地立看，輕吸一口氣，雙拳虛晃一下，身上即發出一股凜烈的氣勢。「小伙子來吧！」

王森也吸了一口氣，雙拳急劈兩下，把氣運足，道：「請指教！」

九死一生

曾八臂背後的幾個大漢立即向後退開，兩人互視了一下，曾八臂忽然緩緩地走動起來。

王森轉身對着他，雙眼一刻不敢離開曾八臂。曾八臂越走越快繞着王森急轉。

王森脚步一停，對曾八臂的一舉一動，彷若不見，其實他心頭極是緊張，凝神靜聽，不敢大意。因爲他既然知道曾八臂的拳脚以快見稱，便估計對方一動手，攻勢一定綿延不絕，是故決定以靜制動。

曾八臂轉了二十來圈，忽地脚步一歪，向王森背後竄去，同時左右雙拳接連攻擊！

風聲一動，王森上身向前一彎，曾八臂那兩拳登時落空，只聽他大喝一聲，左脚急踢王森腿彎，這一腿出勢既疾且重。

但王森似已料到他有此一着，上身一彎，雙手在地上一按，立即打了一個跟斗避開！曾八臂再一呆，踝前一步，舉脚欲踏，但王森仰撲地上，雙手在地上一撐，挺腰飛腿，雙脚如剪刀般貼地掃向曾八臂的下盤！

原來王森心想曾八臂出拳快捷，其下盤必然不穩，是故出奇制勝，專攻對方的下盤！

曾八臂見王森舉動有異尋常，吃了一驚，得忙一躍而起！

不料王森早料到此着，雙手一鬆，上身及左脚落地，右脚飛蹬而起，直踹曾八臂的小腹！

曾八臂忙用右臂一格，但王森這一腿十分强勁，他身雖未被踢及，却被腿上的暗勁彈開八尺！

說時遲，那時快，王森一曲腰彈了起來，身子剛站直，曾八臂大叫一聲，蹿前幾步，雙拳再出！王森上身一側，再向後一俯，左脚蹬出！

曾八臂手短，而王森腿長，氣得他哇哇亂叫，立即沉臂向王森的腿擊去！

剎那間，王森左脚落地，上身一直，右脚隨即蹬出。

這一記「連環腿」使得曾八臂來不及招架，急忙後退一步！

王森也不追擊，只冷冷地道：「曾師傅養在徐公館，過慣了風流快活的日子，拳脚是大不如往日了，眞令在下失望！」

曾八臂大怒。「小子，你贏得了老子麼？」輕吸一口氣，身子欺前，剛想發拳，王森的左拳呼的一聲，早他一步擊出！

「好！」曾八臂右臂一格，左拳也擊了出去！

王森伸臂要擋，不料曾八臂那拳只擊了一半，微微向後收了五寸，改向小腹擊去！

王森吃了一驚，右臂急忙沉下，那料，曾八臂那一拳仍不擊實，再向後一縮，最後才擊向王森的上腹！

這一記是曾八臂的成名絕招，叫做「長江三疊浪」，端的是變化奇幻難測。

王森左臂迴護已來不及，急切間，只得仰身退步，堪堪避過！

只聽曾八臂長笑一聲，右脚一蹬，踢在王森的臉骨上！

「噗！」王森顧得了上身，忘記了下盤，登時給踢個正着，幸而他籍勢跌坐落地，臉骨才免于打斷：饒得如此，也痛得他一時半刻，站不起來。

曾八臂冷笑道：「小子你知道老子的厲害了吧！」欺前幾步，再飛起一脚，望王森面門蹬去！

王森上身隨風而倒，曾八臂脚一沉，改踢爲踏，望王森的下腹踏下！

好個王森，在這時刻忽然把身子一擰，變成頭部向着曾八臂的脚！

曾八臂右脚踏空，正想再發第二脚，但王森雙手一翻已抓住其足踝！

曾八臂大吃一驚，身子一縱，左脚再踏下來，但王森十指如鉗，緊緊抓住不放，待得對方縱起時，忽然和身一滾！

曾八臂身在半空，如何抵擋得住，登時被扯落地上，急切間拗身用拳來打！

豈知王森屈身伸脚一蹬，脚板蹬在曾八臂的小腹上，曾八臂五內似要倒翻過來，那一拳再也砸不下去。

王森雙手一掄，把曾八臂拋出一丈之外，正想站起來，忽聽一陣風聲傳來，急切間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立即滾地一閃。

「篤！」一條木棍在他身旁半尺之處落地，心知有人偷襲，又見對面一個大漢奔來，王森立即彈跳起來，叫道：「曾師傅，剛才你如何說……」

曾八臂臉色敗灰，倖倖然地道：「老子答應任你自由來去，但是他們並沒有答應。」

王森怒道：「他們都是你的手下，應該制止他們！」話音未落，四五個大漢衝了上來，王森立即掌劈脚踢，但對方一來都學過幾年功夫，二來人多氣壯，王森以一敵五，一時之間難以取勝。

鬥了幾個回合，王森才覷準一個機會，踢倒一個大漢，同時手肘向後一撞，擊倒一個，這一來，形勢登時有了轉變。

就在此刻忽聽一人喝道：「住手！」

王森抬頭一望，見小樓後閃出一個幪着罩巾的漢子來，這漢子手上握着一柄手鎗，鎗口指着王森。

王森吃了一驚，向後一退，那漢子又喝道：「不準動，否則少爺要請你吃『蓮子羹』了！」

王森道：「你是誰？」

「你管少爺是誰？」那漢子慢慢走前，握鎗之手，十分沉着。

王森故意裝出一副不在乎的神態，反問：「你又知道我是誰嗎？」

那漢子顯然一呆，脫口問道：「你是誰？」

「我敢單槍匹馬來徐公館，自然有所恃。」

「你還有人在外面接應？」那漢子隨即叫道：「劉三，到外面看看！」

王森哈哈笑道：「你叫他去送死？」

「他死跟我有何關係，不過我會殺死你，來替他報仇！」

「胡鬧！」小樓上忽然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你們跟一個小毛賊鬧什麼玩意兒，還攪到要用槍，快給我放人！小伙子，凡事莫逞强，你若下次再來，咱們可不會好相與了。」

王森說道：「多謝，在下下次一定會很小心。」他怕對方會反悔，忙用話穩住他：「人說徐老爺義氣千秋，今日未有機會拜見，但只聽這幾句話便已知道，外間沒有傳錯！可惜在下早有主兒，否則若能在徐老爺跟前聽使喚，倒也不負在下這付身手！」

那蒼老的聲音過了一陣才道：「走吧，我並不是徐老爺，徐老爺還在睡覺。」

「不管閣下是誰，俺都領你這番心意了。」王森說罷，立即向大門走來，那些打手果然任其離開。

半晌，那幪臉漢子問道：「爹，你爲什麼放他離開？說不定他是『雙口』（官府）派來的，這不是放虎歸山嗎？」

樓上那人冷哼一聲：「假如他是『雙口』派來的，咱們更加殺他不得，反正他還找不到確實的證據，何妨讓他多活一兩天。」

頓了一頓，那人續道：「找幾個人跟着他，看看他去那裏？伺機把他殺掉，但不要在咱們家附近下手，龍兒，你上樓，老子有話跟你商量！」

× × ×

王森出了徐公館，迎面寒風一吹，精神一振，心中立即翻騰起來：「樓上那說話人，分明是徐東衛，他爲何放走我，唔，莫非他眞的怕我帶人來，還有，他不知猜不猜得出我的身份。

「嗯，那批槍械即使不是他暗中指使下手攔刧，但肯定也曾窩藏過，他跟高陵白家有什麼關係？他會不會逃走？」

「哼，假如他逃來，不是正好證明他心中有鬼麼？跑得了徐家，跑不了高陵的白家。」

王森邊思量邊走着，眨眼間便已穿過小巷，忽地他心頭閃起一個念頭：「徐東衛的大女兒嫁給古記錢莊的古大少……唔，我何不到古記錢莊看看？咦，我眞是急傻了，古家大少怎會在店裏睡覺？」

寒風呼呼，王森忽然聽到一個衣袂的獵獵聲，他躍然一醒，連忙回頭向後一望，長街渺沒人影，他祇道是是自己眼花，暗笑一聲，向招待廳走去。

那座招待所是專門招待政府有官銜的人物，王森走至招待廳外，心頭一動，暗道：「不好，莫非是徐家派人跟梢，我一進去，身份便暴露了。」

心念電轉間，他脚步一拐，便自招待所旁邊的小巷走進去，「去那裏！」他心頭又再泛上一個念頭。

走了一陣，王森決定去找小虎子，因爲小虎子的姐夫，是本城人氏，他這幾天都住在姐夫那裏。」

小虎子姐夫的居所，距離招待廳不太遠，那條小巷喚仁清路，王森以前來過烟台城無數次，而小虎子姐夫的家也走過一，是以認得路。

他剛踏上仁清路，正面忽然駛來一架自行車，那車順着風，像箭一般射過來。

王森連忙向燈柱後面一閃，不料那人似乎發覺他的行踪，把車停了下來，叫道：「隊長隊長！」

王森沒應他，那漢子自言自語地道：「剛才明明看見他的，怎地一下子便不見了？回去准得挨局長一頓臭罵！」

王森暗暗冷笑：「好小子，剛才那一個照面，你便認出了老子？想用這計謀騙老子，沒的讓人笑掉了牙！」

那漢子舉頭四處一望，跨脚上車又道：「丁處長被人殺死，隊長又不在……」

這話一出，王森一顆心幾乎出口腔外，忍不住脫口問道：「丁處長幾時被人殺死的？」忙由燈柱後走了出來。

那漢子大喜，道：「隊長快去局子裏吧，我還得去通知周局長！」

「丁處長到底在何處被人殺死的？」

「在清風路的魯園館子外頭，屍體還停在局子裏，專等隊長回去查看！」那漢子說罷，雙脚一蹬，自行車又如飛而去。

王森緊一緊衣衫，轉身向局子的方向走去。走了一半，他心頭一動：「這人我似乎未曾見過，會不會是徐東衛使的詐？不好，老子中計了！」話雖如此，但仍極有幾分僥倖之心：「也許是烟台分局新來的弟兄也未定，我怎地如此疑心大！」

想到此，王森越走越快，穿過仁清路，轉入一條小巷，這小巷相當靜，鞋底踩在石板上，發出沙沙的聲音。

小巷並不太長，但巷子的末端却被幾輛木頭車擋住去路！

剎那，王森心頭一沉：難道中了人家的奸計，連忙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原路跑去，尚未出巷，外面街上也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王森連忙把插在腰帶上的手槍抽了出來！一出小巷，一個高大身影映入眼簾，一個粗壯的聲音叫道：「隊長！」

王森心頭一疑，喝道：「什麼事？」話音一落，只聽「砰」的一聲，一顆子彈呼嘯而來！

桃花依舊人面非

槍聲擊破長街的寂靜，那呼嘯之聲，奪人心魄！

槍聲一起，王森立即矯如豹子般，向地上一伏，隨即把槍舉起，正想扣動扳機，不料那高大的漢子，喉底胡胡一叫，身子慢慢軟倒下去！王森一怔，尚未定下心神，只聽第二道槍聲又響，他立即把身子滾向牆邊，同時無目的地發了一槍！

就在王森發槍之後，他才知道是個漢子在無意之中替自己擋了一槍！

這個漢子是誰？王森放目向外瞄準，一邊自向大漢爬去，問道：「你是誰？」

那漢子已說不出話來，王森伸手向他腰間一摸，摸到一柄槍，順手把它掏了出來，却是一般偵緝隊員常用的那一種，他心頭立即一沉，同時胸間升起一股怒火！

「砰！」第三槍又再響動，却又射在那漢子的身邊上！

與此同時，王森也發現對方的位置，左槍一舉，回了一槍！

那人大叫一聲應聲而倒，就在此刻，前面傳來一個熟悉的聲音，王森忙自那偵

緝隊員身後躍了過去，出了巷子，舉目一望，只見一輛自行車飛快地向遠處駛去！

王森雙槍齊發，「砰砰」兩响，車上的漢子身子一顫，自行車再衝出十餘丈，才翻倒地上，車輛已自骨碌碌地轉動着。

與此同時，對面街道的一棵樹後，也露出一管冷槍，「砰」地發了一响！

王森料不到對方尚有一人，身子一挪，但已來不及了，只覺右上臂一熱，便知道中了槍！刹那間，他腦海靈光一閃，隨即伏倒地上，把右手槍拋出！

樹後那人伸頭探望，正想再補一槍，但王森比他更快，左臂微微一抬，「砰」的一响，只聽那人大叫一聲拋槍倒地！王森只一槍竟然擊中在其鼻骨上！由於距離近，子彈嵌在頭骨上，那裏尚有命活？

王森躺了一陣，見四處再無異狀，才慢慢爬了上來，拾起了地上的短槍，走向對面街道，把那兩個殺手的槍也繳了，最後才走向那個騎自行車的漢子。剛走了一半，又一個急促的脚步聲傳來，王森一驚，伏在一棵樹後。不久，便見橫巷處奔來幾個壯漢，都是手上提着匣子炮！

「頭兒頭兒！」爲首那人放聲大叫。

王森認出他是小虎子，忙道：「俺在這裏！空叫什麼！」說着自樹後走出去。

小虎子見狀連忙跑了過來。「頭兒，你掛彩啦？」

「他奶奶的，中了一記冷槍！」

小虎子道：「俺辦好事之後，返回局子裏找不到你，又到招待所找你，你房內又沒人，知道你可能在徐公館，我帶了一批兄弟在徐公館打探，見他們屋內有三個漢子騎着自行車出來，懷疑他們沒安着好心，便趕了過來！不料，咱們的腿比不上他們輪子的快，讓他們先到了！我就懷疑他們要殺你，幸而你反把他們殺死了！」

小虎子一口氣把話說畢，另一條巷子又奔來兩個烟台分局的弟兄來。王森問道：「你一共帶了多少個人？」

「連我一共八個，我吩咐他們分開找你！」

王森左臂一指，道：「那巷口有個漢子，他大概已死了，你快去看看見不見自家兄弟！」

小虎子忙叫人去查看，又問：「頭兒，那經過怎樣？那人是你殺的？」

「不是，有人用冷槍要殺我，他剛好自橫巷奔來，替我挨了一槍！要不是他，死的便是我！」王森想嘆一聲。

過了一會，那個弟兄返回來報告：「隊長，巷口死的那個，正是咱們的弟兄蔣義先！」

「給我好好葬他！還有，他家裏有什麼親人？」

「只有一個年老的父親！」

「小虎子，你明早替我送一筆錢與他老人家！」

「是。」小虎子道：「頭兒你到徐公館查到什麼，要惹他們來殺你？」

王森揮手道：「回局子裏再說！」

小虎子立即叫手下把屍體抱回去。

× × ×

到了局子裏，局內的專用大夫聞呼而來，替王森的傷口上藥包紮。「隊長，子彈沒留在體內，又沒傷着筋骨，休息一段時間便會痊癒了！」

大夫又留下一包藥，王森連聲稱謝。

小虎子倒了一杯熱開水來，王森喝了一口，閉目凝思了一下，才把經過告訴小虎子，同時道：「你準備人手，明日到古記錢莊找古大少，最好能與他妻子見一見面！待我向局長申請入屋搜查，再帶人去徐公館搜一搜！」

小虎子應了一聲。「頭兒，我扶你回招待所休息吧！」

「不必！這一點子傷還難不倒俺！」

王森又喝了一口水，問道：「今日黃昏我吩咐你去調查的事，辦得如何？」

小虎子道：「頭兒，那徐東衞的確有問題，他派人去送禮的咱們查出有十三家，這十三家之中，有八家先接了禮物之後便出城了，家人也不知他們去了那裏！」

王森冷笑一聲：「把槍械轉運出去了！哼，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說着掏出袋錶一看，已四點半，便坐在椅上瞌睡。

小虎子見他睡着了，便悄悄退了出去，順便把門關上。王森也不知睡了多久，忽被一陣敲門聲驚醒，以爲是傅正忠上班，連忙用手擦了一把臉，把門拉開，却原來是個小厮，捧着一碗湯麵，道：「隊長，虎哥吩咐俺六點半送一碗麵進來！」

王森正覺肚餓，心頭大喜，笑問道：「你吃了沒有？小虎子呢？」

「虎哥帶了幾位弟兄出去了！」

王森接過麵，便呼嚕呼嚕地吃起來，不一會兒，一大碗麵已吃個精光，小厮剛收了碗筷，丁一彪和傅正忠分局長便來了，他倆見王森臂上纏着紗布，齊問原因。

王森便把昨夜潛入徐公館的事說了一遍。

丁一彪想了一下，拍桌道：「這姓徐的，果然有點問題！」

「處長，現在可准我帶人搜查吧？」

丁一彪道：「好吧，我向總局長請示一下！」說着抓起電話搖動起來，總機替他接好綫，丁一彪立即向周總長局滙報。

周局長聽後，也甚爲興奮，忙道：「我立即過來！」

周局長尚未到分局，小虎子已先回來了，王森急問：「情況怎樣？看見徐家大小姐沒有？」

小虎子道：「找不到人，古家的人說古家老爺，少爺及少奶奶在半個月前去上海遊玩，要過了事年才回來！」

王森一呆，丁一彪道：「有問題，年關在即，錢莊正是清賬之時，古家的人怎會在這時候去上海？」

總局長恰好趕到，王森再把古記錢莊東家父子媳婦一齊不見的事，簡述一下，道：「局長，我看徐家一定有問題！」

總局長道：「好，立即集人，我親自去一遭！」

王森道：「快替我化裝一下，我不想讓徐家的人認出我！」

局子內就有化粧師，於是讓王森裝了一匹虬髯，又把眉毛加厚加黑，最後拿了一件大衣給他披上，一切準備就緒，一隊三十六人的搜索隊，帶上武器，浩浩蕩蕩奔向徐公館。

到了徐公館門外，只見大門緊閉，周局長示意小虎子上前拍門。

小虎子拍了好一陣子門，才有一個老頭閑閑散散地把門拉開。「爺們找誰？」

「徐東衞在家麼？」

那老頭見門外的人，全都是携槍帶械的彪形大漢，吃了一驚，惶恐地問道：「你們是什麼人？」說罷便要關門。

小虎子用手把門撐開，大聲道：「咱們是局子裏的人，有事找你們老爺，快叫徐東衞出來！」

老頭道：「局子裏要找老爺？啊……請你們等等！」回頭向內喊了話，把大門拉開，讓人馬入去。

入門是個清雅的庭院，三十六個人，把庭院塞了一半，但小虎子等人都如臨大敵，沒有一絲兒欣賞景色的雅興。

過了一陣，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道：「福伯，老爺的門關着，我拍了好一陣子門，都沒人應，你去看看吧！」

周局長道：「快帶咱們去看看他！」

王森心想：「莫非徐東衞自知秘密外洩，而自殺了？」急道：「快帶路！」

那老頭慌慌張張地在前頭帶路，穿過庭院花園，到了那棟小樓，老頭叫開了守門的保鏢，周局長道：「留下二十四人在外面佈防！其他的都跟我上去。」

老頭引衆人到樓上一間寢室外，伸手拍起門叫道：「老爺！有人要找你！」

拍了一陣，房內毫無反應。小虎子走前把門柄旋開，探頭入內張望。王森急道：「小心一點！」

小虎子連忙把槍摸了出來，把門推開，一個偵緝隊員也拔槍跟在他身後進去。

床上的被褥異常凌亂，室內不見一人，小虎子叫道：「徐東衞不在房內！」

周局長忙道：「搜！」

樓上的四個寢室全被打開了，衆人搜了一下，不但不見徐東衞，而且連他的妻子及兒媳也都不見了。

王森把那個老頭叫來，問道：「你們老爺一家人去了那裏？」

「長官，小的什麼也不知道，今早醒來時，便不見了幾個保鏢，還以爲他們休息哩！」

王森道：「好，我暫時不迫你答，但我知道徐公館有一個秘密的放置密件的地方，在那裏？」

「小的不知，小的來此才十多天！」

「哦？」丁一彪道：「再到其他地方搜一搜！」

衆人下樓在徐公館各處搜索起來，不見有一槍半彈，不過後來在小樓的地底發現有個地窖，却也找不到槍彈，地窖內只放着幾罎紹興酒。

王森等人鬧了半日，一無所獲，只得收隊返回局裏，周局長立即召開高層會議，會議上由周局長把連日所得述了一遍，衆人都認爲徐東衞必已匿在高陵白家。王森却不同意，不過他並沒開口表示異議。

最後周局長派王森帶人去高陵白家調查，王森職責所在，自然不敢反對。

今後，王森立即考慮人選，以及如何掩飾行藏的方法，決定次日出發。

第二日，天剛亮，王森便背着一個銀袋，帶着小虎子離開烟台了，其他人馬則由丁一彪統籌。丁一彪並與王森訂下聯絡辦法。

（未完）

一朵孤雲亂江湖

俠情傳奇故事　三期完

文·高皐
圖·可飛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何高飛和小雅，香姑深入白雲洞中，險闖幾個關卡之後，終於來到一座聳立的高台之前，此時正見孤雲谷主在台上宣佈凡是入谷之人均要歸順孤雲帮，台下衆人均憤怒不已，而何高飛夫婦更不滿谷主的蠻橫做法，並與谷主一較高下，奇怪的是孤雲谷主對何高飛等人竟沒施展殺手，而何高飛等敵不過谷主，便答應投效，却原來谷主還將何高飛等收爲徒弟，孤雲谷主要他們學習各派武功……何高飛等人來到神風堡，和堡主衛伯玉激鬥，衛伯玉不敵戰敗，正待受死，但歐陽琴却認爲他們之間可能有誤會，要何高飛先與衛伯玉傾談一下……

兩儀驚四劍　一語挽狂瀾



何高飛冷冷道：「姓衛的不是說過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如此簡單之事還有什麼好傾談的？」

歐陽湘琴道：「不錯，殺人應該償命，如果衛堡主沒有殺人，公子就不應該要他償命了！」

小雅道：「妳怎能知道他沒有殺人？我爹就是他害死的。」

衛伯玉仰天一陣狂笑道：「武林之中，本來就是強者爲尊，神風堡既已認命，妳們動手就是。」

歐陽湘琴說道：「不，衛伯伯！你如果不說個明白，豈不枉送神風堡數百條生命！」

衛伯玉道：「伯伯學藝雖然不精，還不致向別人搖尾乞憐，要說妳說就是。」

歐陽湘琴道：「伯伯既如此吩咐，侄女恭敬不如從命了。」語音一頓，回頭對何高飛袵檢一禮，道：「公子……」

何高飛道：「姑娘有什麼指教？」

歐陽湘琴面色一肅道：「渤海世家的主人蕭沐，與公子怎樣稱呼？」

何高飛道：「是家岳。」

歐陽湘琴道：「公子找上神風堡，必然與令岳之事有關了？」

香姑撇撇嘴道：「簡直廢話！妳認爲咱們是作什麼來的？」

歐陽湘琴道：「當年蕭前輩駕臨君山，要求衛伯伯承認他是天下第一高手，一言不合，竟以霹靂手段，慘殺神風堡四大護法，及二十六名門下弟子，最後當衛伯伯要以神風陣困敵之時，蕭前輩不待陣法合圍，便已撤身而去……」

小雅嬌叱道：「妳怎麼知道的？」

歐陽湘琴道：「當時家父正在君山作客，親目所覩，小妹自然知道，而且蕭前輩連闖四大門派，造下不少殺孽，小妹的飛龍莊也是被害者之一。」

小雅道：「那麽你們就聯合四大門派，暗中加害我爹了。」

歐陽湘琴道：「據小妹所知，令尊連闖四大門派，染得滿手血腥，在當時的江湖之中，掀起一場駭人的巨浪，四大門派爲了挽救這場武林浩劫，確曾集中各派精銳，聯合對付令尊，可是蕭前輩忽然銷聲匿跡，江湖中再也見不到他的踪影……」

小雅一哼道：「妳認爲我會相信？」

歐陽湘琴道：「這是鐵的事實，江湖中人人皆知，小妹縱然想惡言中傷，也難以掩盡天下同道的耳目，姊姊如若不信，不妨到江湖中問個明白。」

何高飛微一沉吟道：「家岳被害之事，咱們暫且放過一邊，百日之內，請衛堡主親臨五台山，參與本屆武林盟主就職大典，如敢故違，將處以滅門之罪！」

衛伯玉一慄道：「誰是本屆盟主？」

何高飛道：「家師孤雲谷主。」

衛伯玉道：「是孤雲道長的傳人？」

何高飛道：「不錯。」

衛伯玉道：「好，老朽準時參加。」

何高飛雙拳一抱道：「打擾了。」

小雅道：「相公！慢一點，我還要向衛堡主請敎一事。」

何高飛道：「什麽事？」

小雅道：「你忘了娘了，她老人家不是也到了鳳山的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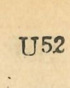
何高飛啊了一聲道：「衛堡主，在下的岳母呢？」

衛伯玉道：「令岳母現在武當。」

小雅道：「是你們四大門派的階下之囚？」

衛伯玉道：「四大門派對令堂不敢有半點簡慢，咱們屈留令堂，只是想引出令尊而已。」

小雅怒哼道：「相公！走，咱們倒要瞧瞧那些牛鼻子憑什麼敢拘留我娘。」



×　　×　　×

武當山位於湖北均縣之南，屬於大巴山脈，在七十二峯之中，以天柱峯最高，俗名金頂，又叫紫霄峯，相傳是昔年眞武帝君修眞之處，迄明代洞玄眞人張三豐隱居此山，創內家拳術，武當一派，因而馳名江湖。

由草店入山，途中的元和觀、玉皇頂、廻龍觀、廻心庵、老君堂，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勝之區，紫霄觀更是莊嚴幽雅，古意盎然。

在往日，自入山之處開始，各方湧來的香客，應該絡繹於途才對，但他們直到紫霄觀，竟沒有發現一個行人。

此時日薄西山，已是倦鳥歸巢的薄暮時分。到金頂祖師殿，還有一截不算太短的距離，他們只好在紫霄觀借宿一宵。

紫霄觀設有迎賓館，專供遊客寄宿之用，但觀中執事，却對他們的求宿一口回絕。

那是一個四旬上下的中年道侶，他凝目向何高飛等打量一眼，以歉然的口吻道：「對不起，敝觀此時不便留客。」

何高飛道：「道長怎樣稱呼？爲什麽不便留客？」

中年道長道：「貧道山明，至於爲什麽不便留客，貧道却無法奉告。」

何高飛道：「道長是本觀觀主麽？」

山明道長道：「敝觀觀主是家師，上清下白。」

何高飛道：「日色已暮，咱們不能露宿中宵，煩道長引見一下觀主，咱們親向令師請求如何？」

山明道長道：「家師已向貧道交待，三位施主不必多此一舉。」

香姑怒叱一聲道：「叫你引見你就照辦，令師准不准不關你的事，你嚕囌些什麽？」

山明道長面色微變道：「紫霄觀是清淨之地，施主怎能如此出言無狀！」

香姑身形一幌，疾逾颷風，纖掌一掄，拍向山明道長的面頰。她的身法掌式，快得無以復加，像行雲流水一般，輕快飄逸，而又極爲自然。

讓女人打耳光，是一件丟臉之事，山明道長自然要撤身閃避。他後退，左逃，右避，在紫霄觀前兜了兩個大圓圈，那隻帶着幽香，又白又嫩的纖掌，始終停留在距離他面頰約莫三寸之處。

這位山明道長，在武當派中算得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提起山明道長，在江湖道上也是一個有名之士。

可是他使盡了全身功力，依然無力避過香姑那一記耳光，丟人現眼不要緊，最使他震駭的是，對方才不過十八九歲，何以會功力如此之高！

現在他不逃了，雙目一閉，準備接受那一記無可避免的恥辱。

香姑並沒有當眞一掌摑下去，冷冷一哼，纖掌收了回來道：「識相一點，道長，叫你們的觀主出來吧。」

山明道長微一遲疑，終於轉身奔進觀去。片刻之後他陪着一個身材瘦小，鬚髮斑白的道長迎了出來。

那身材瘦小的道長向何高飛稽首一禮道：「貧道清白，是本觀的觀主，三位施

主有什麼指教？」

何高飛抱拳一拱道：「咱們原想到金頂求見貴派掌門的，因爲時間過晚，所以想在貴觀借宿一宵。」

清白道長一怔，道：「施主貴姓？找敝派掌門做甚麼？」

何高飛道：「在下何高飛，這兩位是賤内，找貴掌門是想談一點私人之事。」

清白道長道：「施主與敝掌門相識？」

何高飛道：「素昧生平。」

清白道長道：「施主是奉師命而來的了，令師是那位高人？」

何高飛道：「對不起，在下的一切，要等到見到貴掌門時才能說。」

清白道長心知眼前的三位少年男女，全部身懷上乘武功，在沒有摸清來意以前，他不敢無端端的爲武當結下強敵，因而淡淡一笑道：「好，山明帶三位施主去賓館歇息。」

山明道長走前領導道：「三位施主請跟貧道來。」

翌晨天剛破曉，山明便來迎賓館伺候，他帶着小道僮送來早點，待何高飛等結束停當，才咳了一聲道：「施主，貧道有一個不情之請。」

何高飛道：「道長有什麼指示？」

山明道長道：「敝派立派數百年，祖師曾立下一個規定……」

何高飛道：「哦，那是與朝山之人有關了？」

山明道長道：「是的，由紫霄觀上山，經烏鴉嶺，捨身岩，便到解劍池，三位施主的兵刃留在紫霄觀或解劍池均可，請不要帶上金頂。」

何高飛道：「在下也聽說過此種傳說，但不明白是爲了甚麼。」

山明道長道：「金頂是供奉三清教主及敝派祖師的所在，要朝山者不帶兵刃，不過是對敝派祖師表示一點敬意而已。」

香姑撇撇嘴道：「咱們走過大江南北，到過不少門派，還沒有見到過硬要別人尊敬的門派，對不起，你的請求，咱們未便同意。」

山明道長面色一變道：「三位施主如果立意帶劍上山，一過解劍池，就成爲敝派的仇敵，貧道言盡於此，三位請。」

何高飛等不再答言，步行出賓館，便由山道向烏鴉嶺闖去。

過了解劍池，金頂已遙遙在望，沿途雖然沒有碰到一個武當門下，但帶着哨音的信鴿，已數度由頭頂之上飛過。

何高飛在一處陰道之前停下脚步道：「少林、武當，數百年來就是武林俠義的兩大支柱，如果必須兵戎相見，咱們出手不可太毒辣！」

小雅道：「不錯，將來咱們師父立盟天下，武當派跟咱們就是自己人了，只要將娘救出，咱們自然不爲已甚。」

小雅語音甫落，數十名身揹長劍的道侶已由岩後魚貫走出，走在先頭的是三名容貌清古，年約六旬的道長，削瘦的面頰之上，嵌着一對閃閃發光的眸子，令人一目之下，就知道他們是內外兼修的高人。

這般武當門下，動作熟練敏捷，只不過刹那之間，已在岩前路口之上排成一個劍陣，那三名年老道長，卻向何高飛等走了過去。

雙方相距八尺，三名道長停止了前進，其中一人道：「何施主攜帶兵刃闖山，是武當門下有開罪施主之處麽？」

何高飛抱拳一禮道：「咱們携劍入山，容有不是之處，但貴派強擄在下的岳母，似乎也不是一個名門正派所當爲。」

何高飛之言，使得三名道長同時一怔，仍由適才發名的那名道長道：「何施主來自渤海？」

何高飛道：「咱們來自那裏都是一樣，貴派擄刦在下的岳母，總得對咱們夫婦有個交待。」

那名道長道：「何施主既然親臨敝山，敝掌門總會對施主交待的，但貧道先有個不情之請。」

小雅一哼說道：「是要留下咱們的兵刃？」

那道長道：「不錯，這是敝派祖師遺訓，還請各位諒解。」

何高飛冷冷道：「對不起，咱們礙難從命。」

另一身材粗矮的道長怒哼一聲道：「不留下兵刃，就是本派的仇敵，施主咎由自取，休怪本派處以嚴厲手段！」

何高飛冷哼一聲道：「咱們携劍上山，就算咎由自取，貴派擄刦在下的岳母，就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看來所謂名門正派，只不過浪得虛名罷了。」

身材粗矮的道長勃然大怒道：「此子無禮，那就拔劍！」

何高飛道：「道長如果想賜教，在下空手陪道長幾招就是，刀刃無眼，傷了道長豈不是在下的罪過！」

矮胖道長傲然一哼道：「驕狂任性，並非施主之福！你知道咱們是誰？」

何高飛道：「在下正要請教。」

矮胖道長道：「貧道明燈，與清風、白雲、紫陽三位師兄合稱武當四劍，施主既然行走江湖，必然有過耳聞。」

何高飛道：「原來是明燈道長，這兩位一定是白雲紫陽了，還有一位清風道長呢？怎麽不一齊讓在下見識見識？」

明燈道長道：「武當四劍是何等身份，豈是你能隨便會見的。」

何高飛回答道：「話是不錯，可是在下也認識一位清風道長，他還是家師的部屬。」

明燈道長聽得一怔道：「他是出身武當？」

何高飛道：「可能是的，因爲在下還學過他幾手功夫。」

明燈道長愕然道：「施主學過他什麽功夫？」

何高飛淡淡一笑，單掌疾吐，向丈外一顆青葱葱的大樹拍去！

這一掌輕描淡寫，並沒有絲毫力道，但名震武林的武當三劍，竟然神色大變，像瞧見一件極端震駭之事一般。

那棵迎風傲立，枝葉茂密的大樹，如同遇到龍捲風似的，所有的枝葉忽地冲霄而起，刹那之間，竟變爲一個光禿禿的樹椿。

明燈道長猛一旋身，瞪着何高飛怒喝道：「是清風師兄教你的兩儀神功？」

何高飛道：「也可以這麽說。」

明燈道長道：「他既已教你兩儀神功，你就是武當弟子了，面對本門尊長，你竟敢如此無狀！」

何高飛哈哈一笑道：「你忘記我說過的話了，清風道長只是家師一個部屬。」

明燈道長似已怒極，他鬚髮道袍全都無風自動，單掌一抖，一股無與倫比的力道，像山岳般向何高飛當胸壓來。

何高飛後退一步，右臂急伸，一拳搗出，向明燈道長的掌風擊去。

他這一拳猛搗，有如風雷併發，拳風的厲烈，比疾雷撼山還要凌厲幾分。

雙方勁力一觸，激得塵土四飛，他們竟然平分秋色，各自退了一步。

何高飛似乎打得興起，撮口一聲長嘯，雙拳連環猛搗，拳霸常越的雷拳十二式，他已盡情發揮，一拳跟一拳的搗出。

明燈道長以數十年的精湛修爲，竟無力承受他這一輪猛攻，當他接下何高飛第七拳之後，忽感雙膝一軟，噗的一聲摔倒下去，嘴角之旁，已淌出縷縷血絲！

白雲道長大吃一驚，急奔到明燈道長倒地之處，將他扶了起來，紫陽道長則拔出肩頭長劍，迎着何高飛道：「施主好功夫，貧道想在兵刃上向施主討教幾招。」

香姑撇撇嘴道：「怎麽，想用車輪戰法？」

紫陽道長心知三位少年男女，沒有一個是省油之燈，他將長劍平胸一横，擺出一個攻守兼宜的招式，道：「女施主賜教也是一樣，請。」

香姑道了一聲「好」，長劍一顫，振腕就是五劍，每一劍無不指向紫陽道長的要害，而且快得令人眼花撩亂。

武當劍術是以穩健見長，並借力打力，講求四兩撥千斤的手法，可是一旦遇到奇詭莫測，快速絕倫的乾坤一絕劍法，就難免處處被動，而有點窮於應付了。

所幸紫陽道長功力深厚，見多識廣，雖然他無法搶到上風，一時之間還不致敗下陣來。

此時武當門下已將明燈道長送回金頂，白雲道長指揮適才佈置於岩口的劍陣將何高飛夫婦圈入陣中。

何高飛夫婦對身外那煞氣森森的劍陣視如未睹，他們以安祥怡然的神色，在瞧看香姑與紫陽道長惡鬪。

一個時辰過了，紫陽道長敗象已呈，香姑展開十里飄香身法，快得如同一縷輕烟，劍鋒流轉，已在紫陽道長的肩臂等處留下幾道血槽，她如果當眞要下殺手，這位名滿江湖的武當名劍，只怕早已丟掉性命了。

武當四劍身份何等崇高，估不到竟會栽在幾個後生晚輩的手下，紫陽道長固然傷心欲絕，白雲道長何曾不魂胆皆喪！

這是武當一派的奇恥大辱，如果不能留下何高飛夫婦三人，自今以後，武當派怎能再行道江湖？

因此，白雲道長向劍陣打出了手勢，名震江湖的武當劍陣，開始在何高飛夫婦的四週游走起來。

武當門下抱着維護本派榮譽之心，一旦發動攻勢，必將誓死以赴。

我不殺人，人必殺我，何高飛瞧出了當前險惡的形勢，他招呼香姑停止與紫陽道長的搏鬥，夫婦三人運起達摩九級坐式禪功，懷抱長劍，凝功待敵。

解劍池前，彌漫着駭人的殺機，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眼看一觸即發。

驀地，一股瑯瑯的清聲，由紫霄峯頭遙遙傳來，「住手！」

三條人影如隕星下瀉一般，餘音還在耳際，他們已來到劍陣之前。

領頭的是一位長髯飄拂，豐姿若仙的道長，他身後跟着一名慈眉善目的老僧以及一名年華雖已老去，風姿極爲不俗的婦人。

劍陣停止了，白雲紫陽兩人向那位長髯道長奔了過來，他們以沉痛的口吻稽首一禮道：「弟子無能……」

原來這位長輩道長，就是武當當代掌門玄眞，他以一聲輕哼，阻止白雲的未完之言，道：「以多勝少已是不該，再以劍陣對付幾個武林後輩，你們難道就不會感到慚愧？」

白雲紫陽齊道：「弟子錯了，願受門規懲罰。」

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僧喧聲佛號道：「這幾位小施主功力超凡，只怕是百年來所僅見，他們排出劍陣，也是情非得已。」

玄眞道長嘆了一聲道：「禪師說的是，他們還不快來參見！」

那位老僧是少林掌門正大禪師，玄眞道長叫白雲等快來參見，是赦免了他的懲罰，並叫他們叩謝正大禪師之意。

白雲紫陽向正大禪師參拜，何高飛等也向那名老婦拜了下去，原來她正是孤山一別，幾成永訣的蕭老夫人佟氏。

淚水在老人眼眶中流轉，她面頰之上卻是一片難以抑止的欣喜之色。

良久，蕭老夫人嘆息一聲道：「起來吧，孩子，快參拜兩位掌門。」

何高飛等雖然參見了少林武當掌門，小雅卻忍不住詢問道：「娘……他們沒有對妳怎樣？」

蕭老夫人微微一笑道：「少林武當都是修爲高深的有道之人，他們會對娘怎樣？娘錯了，妳爹更錯得難以原諒……」

玄眞道長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這是武林中的一次刦運，老夫人勿須自責。」

蕭老夫人斂衽一禮道：「那老婆子就不再打擾了，下月月圓之時，老婆子在五台山恭候俠駕。」

形勢急轉直下，變幻得如此突然，何高飛雖然疑雲滿腹，在當時又不便提出詢問，只好跟着蕭老夫人一直向山下馳去。

離開了武當，小雅追上兩步，道：「娘，究竟是怎麽回事？」

蕭老夫人道：「先說妳們探白雲洞的經過，娘待會再告訴妳。」

小雅就將所經一切全部說出，然後櫻唇一噘道：「他們似乎對娘很好，爲什麽又要將娘擄上武當？」

蕭老夫人道：「娘不是被擄，是自願前來的。」

小雅道：「這倒底是怎麽回事？」

蕭老夫人微一沉吟道：「咱們渤海世家雖是世代習武，但家傳祖訓，卻不許涉足江湖……」

小雅道：「娘說到那兒去了？」

蕭老夫人道：「話要從頭說起，不然，妳們怎能明白。」

語音一頓，接道：「妳爹在一次遠遊歸來，巧獲一册孤雲副笈，那只是一篇用藥療傷及土木機關概論，並未涉及武功，你爹却日夜鑽研，想成爲天下第一人。」

何高飛道：「用藥療傷，對武功雖有帮助，但並非孤雲道長不傳之秘，怎能稱霸天下，雄視武林？」

蕭老夫人道：「我也曾一再相勸，誰知他竟而陷溺日深，最後在我生下雅兒之後，他忍心抛下咱們母女不辭而別。」

小雅道：「那衞伯玉及歐陽湘琴之言是眞的了？」

蕭老夫人道：「是眞的，但當我獲得消息，帶着妳們趕來中原之時，他巳銷聲匿跡，不知所踪了。」

小雅道：「後來娘就帶着我們東奔西跑的找爹？」

蕭老夫人長長一嘆道：「娘帶着你們歷盡千山萬水，一恍十多年，歲月悠悠，年華巳逝，娘的頭髮斑白了，妳爹還是杳如黃鶴，更惱人的是娘的一切，終於被四大門派所偵知，他們要找妳爹，娘就成了他們追逐的目標了。」

小雅道：「那娘爲何對白雲洞……」

蕭老夫人道：「那是娘的私心，也是十幾二十年來，爲尋找妳爹惟一獲得有關的綫索。娘找了兩個孤兒，要夏荷、秋菊陪他們前往探險，娘不是怕死，也不是要別人替咱們賣命，因娘一旦失陷，不僅無法繼續尋找妳爹，妳也變成孤兒了，而且娘教他們武功，配給他們一個美麗的妻子，這些都不是一個孤兒所能夢想的，娘那套手法，也不會當眞使他們忘記本來，可以說往白雲洞探險出於他們自願的。」

小雅嬌靨一紅道：「可是這次……」

蕭老夫人瞅着何高飛微微一笑道：「娘一找到飛兒，就知道他是一個有作爲的孩子，不僅將妳交給了他，還將渤海武功也傾囊相授，唉，多年浪跡江湖的生活，娘實在感到厭倦了，如果妳們遭到了意外，娘也無意再留戀人間……」

何高飛道：「白雲古洞藏有孤雲道長的武功秘笈，只不過是一句江湖傳言罷了，妳老人家投下如此巨大的賭注，不是太冒險了一點？」

蕭老夫人道：「白雲古洞是一個名勝之區，那古洞之中不知留下過多少遊人的足跡，何以會於數年之前，突然冒出傷人的熱毒及機關？你如果由你爹熟知用毒及土木機關之學，再由孤雲秘笈的傳說加以印證，就知道那必然事出有因了。」

小雅愕然道：「娘是說這一切都是爹佈置的？」

蕭老夫人道：「失陷孤雲谷中之人，不少是一方霸主，當代俊彥，那谷主何以會只是對妳們三人另眼相看呢？」

小雅道：「照娘的看法，咱們的師父就是爹改扮的了？」

蕭老夫人皺眉道：「娘心中紊亂巳極，咱們不要再談這些了，反正這個謎底，下一個月圓之時，就是揭曉之期。」

× × ×

五台山爲宇內四大名山之一，亦稱清涼山，釋家尊爲文殊道場，住有黃衣喇嘛，及來自中土的青衣僧侶。

月夜高寒，雪積蒼松，瑤台玉闕般的佛門聖地，此時却彌漫着一股凌厲殺機。

北台菩薩頂，高於平地四千五百尺，頂上罡風厲烈寒氣侵肌，如非苦修善果的禪門弟子，一般常人實不易涉足其上。此時菩薩頂上却是個人潮洶湧的罕見場面，其中也有佛門弟子，但以俗裝人最多。

菩薩頂的中央置有一座高台，八名懷抱長刀的魁梧大漢，及四名背插長劍的俏裝女郎，在那凜烈寒風之中挺進着。

台下少林武當，神風飛龍四大門派，及一些對武功有其獨到之處的知名之士，分左右聚集在高台兩側。

高台四週是孤雲門下，他們全部黑衣蒙面，對四大門派隱隱採取包圍的形態。

半晌，鐘聲長鳴，羣山互應，孤雲谷主還未出場，便巳俱有先聲奪人之勢。

終於，一個鐵盔金甲的巨人，倏於高台之上出現，一名貌比花嬌，艷麗絕俗的女郎，緊緊依偎在巨人的身側。

那位鐵盔金甲巨人，自然是召開本次武林大會的孤雲谷主了。他的出現，想不到如此的突然，在場不少身俱絕學之士，竟沒有一個知道他是怎樣來的。

鐵盔之中一對冷如寒星的眸子，向四大門派緩緩掠過，最後它停留在蕭老夫人及何高飛夫婦的身上，那金甲上的小銅片，竟發出輕微的震動之聲。

忽地，他目光一轉，以無比堅毅的口吻沉聲道：「本谷主繼承先祖師孤雲的道統，爲統一武林，消除一切紛爭，促成四海一家爲巳任……」

他語音略頓，目光向四週一瞥，接道：「本谷主立盟天下，是出於一片慈悲心腸，我想各位會明瞭本座的苦心的，現在請各派掌門或一家之長前來插盟，俾及早完成百年來的武林創舉。」

他話音甫落，數名孤雲門下，巳在台前排了一張香案，及結盟應用之物。

飛龍莊主歐陽澈向孤雲谷主抱拳一拱道：「立盟天下是何種重大之事，單憑谷主幾句言語，只怕天下人心難以誠服！」

孤雲谷主一哼道：「依你之見呢？」

飛龍莊主道：「武林盟主必須是功蓋寰宇，德被四方之士，谷主雖藉孤雲道長之名，但無一德澤及蒼生，縱使武功眞有所長，也不見得就能技壓全場。依兄弟之見閣下最好愼重將事，再作三思。」

孤雲谷主道：「這麽說來，你歐陽莊主是要以武功一試了？」

飛龍莊主道：「能够領敎一下孤雲絕學，總算不虛此行。」

孤雲谷主冷冷道：「歐陽漸——」

一名黑衣蒙面大漢應聲奔出道：「屬下在。」

孤雲谷主道：「去向飛龍莊主領敎領敎，記住，事關本谷榮譽，不得有半點徇私！」

歐陽漸應聲「屬下遵命」，身形一轉，便向飛龍莊主身前迫來。

當孤雲谷主呼喚歐陽漸之時，飛龍莊主巳心神一震，及見歐陽漸出場，他雖是黑帕蒙面，仍能一眼瞧出正是兩年前探查白雲古洞而失踪的同胞弟弟。

手足之情何等深厚，他飛龍莊主縱然

滿腔怒火，此時也半點發不出來。

當歐陽漸到達他們身前八尺之處，他喜極而呼道：「二弟，你想死大哥了，快到後邊去，待此間事了，咱們兄弟再慢慢的聊。」

歐陽漸淡淡道：「對不起，大莊主，我不是你的二弟。」

飛龍莊主一呆道：「你怎麽啦？二弟，連大哥你也不認了？」

歐陽漸撤出一柄摺鐵單刀，擺出飛龍莊獨門武功飛龍神刀三十六招的起手式，道：「請賜招，莊主。」

飛龍莊主一嘆道：「二弟，你是受人挾持了，過來吧，咱們兄弟縱然埋骨此間，也不可汚了咱們的一世英名。」

歐陽漸身形微微一震，仍冷冷道：「我說過我不是你的二弟，即使是你的二弟，對飛龍莊也沒有半點便宜，告訴你吧莊主，今日在場之人，除了投降本谷，不可能有一個活着離開！」

飛龍莊主駭然道：「此話當眞？」

歐陽漸道：「信不信由你，出招吧，莊主。」

歐陽澈的拜弟古敖勃然大怒道：「大哥，請讓小弟來敎訓一下這個忘恩背義之人。」

飛龍莊主歐陽澈嘆息一聲道：「他也許迫不得巳，三弟手底下要收着點兒。」

古敖道：「大哥放心小弟理會得。」

他趨前數步，雙掌一抖，一式破山掌力，向歐陽漸當胸擊去。

破山掌是古敖師門絕藝，力道之猛不亞於少林寺的百步神拳，他此時一掌劈出，只用了七成眞力，因爲不管怎樣歐陽漸是飛龍莊的副莊主，與他也有着兄弟之情。然而，七成眞力的一掌，竟沒有絲毫力道，似乎在刹那之間，他全身眞力巳一齊消失，變成一個初學乍練的常人一般。

他神色一呆，歐陽漸巳哈哈大笑起來道：「古敖，現在明白了，你們每一個參與武林大會之人，均巳失去武功，除了聽咱們的，就只有死路一條！」

四大門派及應邀前來的武林同道，全部心神一慄，他們略一提功相試，便知道果然中了道兒。

場中羣情激動，怒罵叱喝之聲响成一片。這是與事無補的，噩運找上了他們，除了聽憑宰割，他們還能做些甚麽？

少林掌門正大禪師却於此時喧聲佛號道：「何施主……」

何高飛道：「禪師有甚麽指示？」

正大禪師道：「施主的眞力也無法提聚嗎？」

何高飛道：「是的。」

正大禪師取出一隻瓷瓶，倒出三粒綠豆大小，異香撲鼻的丹丸分給何高飛及小雅香姑各一粒，道：「你們服食下去再運功一試。」

何高飛等服下丹丸，微一提功便覺眞力泉湧，不由大喜道：「謝謝禪師，咱們的功力恢復了。」

正大禪師面色一整道：「那麽三位施主就應該在正義與邪惡之間作一决擇了，老衲想聽聽你們的意思。」

何高飛沉聲道：「晚輩想勸勸家師，請他懸崖勒馬，回頭向善。」

正大禪師道：「如果他不聽呢？」

何高飛毅然决然道：「除了獻身正義，晚輩別無選擇。」

正大禪師頷首一笑道：「兩位女施主呢？」

小雅說道：「咱聽拙夫的。」

正大禪師道：「阿彌陀佛，三位小施主能够明辨正邪，老衲應該感謝我佛慈悲。現在中毒之人尚待救治，請三位施主去爲老衲爭取一段時間。」

何高飛應聲「遵命」，便與小雅香姑逕趨鬥塲。歐陽漸一見何高飛出塲，不由一怔道：「參見少谷主。」

何高飛淡淡道：「塲中佈毒，是誰出的主意？」

歐陽漸道：「是雪娘傳谷主之命，由十里飄香封護法率本谷弟子所佈。」

何高飛面色一沉道：「胡說，我師父是何等人物，豈能做出這等丟臉之事！一定是雪娘假傳意旨，矇蔽老人家了。」

歐陽漸說道：「這就非屬下所知了，少谷主不妨去詢問雪娘，定可明白。」

何高飛道：「你去叫雪娘來吧，我在此處等着。」

歐陽漸道：「屬下奉谷主之命出戰，不敢擅自離開，請少谷主鑒諒。」

何高飛道：「既然如此，我自然不便怪你，不過雪娘暗中佈毒之擧，連我也受到了池魚之殃，你們爲何不怕？」

歐陽漸道：「屬下等均巳預服解藥，所以不畏塲中之毒，少谷主與兩位少夫人快去向雪娘要解藥，必會很快復原的。」

何高飛微微一笑道：「其實塲中之毒算不了甚麽，只要稍微運功一遍，就可迫出體外，四大門派之人，只怕早巳恢復功力了。」

歐陽漸一怔道：「有這等事？屬下難以相信。」

何高飛振臂疾吐，一記雷拳向丈外的一塊大石擊去，轟的一聲巨响，只見碎石四飛，八方激射，那一掌之威，實在無與倫比。歐陽漸固然嚇得面色一變，那巍立高台之上的孤雲谷主及雪娘，雙目圓睜，也顯出駭異難信之色。

他們只不過微微一呆，雪娘嬌婉的聲浪巳飄入何高飛的耳鼓……

「少谷主，令師請你們過來。」

何高飛向高台遙遙抱拳一禮道：「參見師父。」

孤雲谷主道：「過來，爲師有話要問你。」

何高飛道：「弟子也有事稟告師父，但請先行撤除包圍弟子才能安心稟告。」

孤雲谷主道：「負責包圍之人，是咱們孤雲門下，你有甚麽不安心的？」

何高飛道：「四大門派之中，有弟子不少友人，朋友有難，弟子自然難以心安了。」

孤雲谷主道：「既是你的友人，叫他們歸順本門就是。」

何高飛道：「他們不願歸順本門，人各自有志，弟子也不願強人所難。」

孤雲谷主怒哼一聲道：「畜牲，你是要吃裏扒外，反抗爲師了。」

何高飛道：「不，師父，弟子决無背師之意，不過天地之間，顚撲不破的只有

個理字，師父意欲立盟武林，弟子不便反對，但以藥物控制部屬，再以不正當手段對付天下武林同道，弟子就不敢苟同。」

孤雲谷主勃然大怒道：「你不敢苟同？老夫偏偏要血洗五台叫你瞧瞧，雪娘叫他們上。」

雪娘應了一聲，隨即發出一聲清嘯，一場空前的血戰立即展了開來。

孤雲門下全都受到藥物控制，聽到雪娘的嘯聲，便向場中亡命攻撲。

他們似一羣兇猛的野獸，對自己，對敵人，沒有絲毫憐惜。雙方甫經接觸，便鬥得觸目驚心，四大門派在對方兇殘的氣勢之下，一上來就落在下風。

所幸各派掌門均能當機立斷，將各自爲戰變作團體對敵。

少林羅漢陣，武當太極劍陣，神風堡的神風陣，飛龍莊的飛龍混元一炁陣，用整體的戰法以守爲攻，總算扼阻了孤雲門下的瘋狂撲擊。不屬於四大門派的武林各家，也避入四大陣法之中，搏鬥雖然兇險，傷亡已大爲減低。

唯一例外的是少林掌門正大禪師，武當掌門玄眞道長，蕭老夫人，及何高飛夫婦等三人。他們沒有進入四大陣法之中，却像中流砥柱一般，在人潮中巍然卓立，孤雲門下雖然不斷向他們撲擊，但無法進到他們週身五尺以內。

當前的戰局，對孤雲門下是不利的，他們雖然前仆後繼，悍不畏死，仍無法突破四大門派的堅強防禦。

立於高台上的雪娘，忍不住長長一嘆道：「咱們場地佈毒，以及使用亢奮藥物的兩項計策，估不到全成畫餅，看來四大門派之中，當眞藏龍臥虎，立盟之事，只怕也難以實現了！」

孤雲谷主目射兇光道：「這都是那個老和尚在搗鬼，此人不除，難消我胸頭之恨。」

雪娘道：「沐大哥……你認爲立盟武林對你我，就有那麼重要麼？」

孤雲谷主道：「這還用說，我數十年苦心策劃爲的是甚麼？」

雪娘幽幽一嘆道：「人生數十年，不過是曇花一現，如果能與心愛的人兒終身厮守，不是比那虛名實在得多麼！」

孤雲谷主道：「我知道，雪娘，但人各有志……」

雪娘眼眶一紅，道：「好吧，沐大哥，雪娘聽你的就是，但目前的戰局，對咱們大是不利，咱們只好現身應戰，背城借一了。」

雪娘，這個美麗溫順的女人，對孤雲谷主已付出了一切，相愛之深，堪稱世無其匹，她瞧出當前的局面，對孤雲谷主十分不利，她企圖衝破一兩個陣勢，來扭轉這一不利的危局。但……

「阿彌陀佛，上蒼賦予各位有用之身，各位爲何這般浪擲生命不知愛惜……」

那低沉的佛號，憐憫的言語，如同晨鐘暮鼓，無遠弗屆，那些因服食亢奮藥物而喪心奪志，狂呼酣戰的孤雲門下，也字字入耳，像醍醐貫頂的一般，立即清醒了過來。

能夠以一聲佛號，幾句簡單的言語，使亢奮藥物失效，兇暴之性幻滅，除了佛法高深的少林掌門正大禪師，誰能有如此驚人的能耐？

此時惡鬥停止了，戰場之上是一片靜寂。但雪娘的嘯聲又響了起來，孤雲門下心神一震，雙目之中再度泛起了駭人的兇光。

正大禪師輕輕一嘆，一聲佛號又將那嘯聲蓋了下去，接着道：「各位施主，放下你們的兵刃吧，我佛慈悲渡世定能解除各位體內的劇毒。」

那暗含佛門大智慧，大慈悲的聲音，俱有無可比擬的降魔之力，黑衣蒙面的孤雲門下，全部放下了兵刃，一齊雙手合什，向正大禪師緩緩走來。

這一轉變，大出孤雲谷主意料之外，他氣得混身顫抖，金甲上的銅片響起一片叮噹之聲。

忽地，他邁動脚步跨下高台，像由天而降的金甲天神，俱有扣人心弦的兇霸之氣。他孤獨了，除了一個伴着他的雪娘，就只有八名抱刀大漢，及四名青衣女郎。

然而，單憑他跨下高台之時，所使用蹈空履虛的絕頂身法，其功力之高，仍有威慴羣倫之勢。

正大禪師再度喧了一聲佛號，回顧了蕭老夫人一眼道：「如何使尊夫懸崖勒馬，回頭向善，就要看女施主妳的了。」

蕭老人夫人道：「禪師放心，老婆子當盡力而爲。」

小雅愕道：「娘，他當眞是爹麽？」

蕭老夫人道：「是的，他雖然掩去本來面目，娘確知他就是妳爹。」

不待蕭老人夫人將話說完，她纖足一踩，去勢若風，向孤雲谷主撲了過去，口中同時嬌呼道：「爹，你不認女兒，不要娘了，我不依……」

感人最深的，是兒女孺慕之情，孤雲谷主縱然心如鐵石，也不得不被她的眞情所溶化。

他冷硬的心扉，終於被小雅所敲開，當他微微一呆之際，小雅巳投進他的懷抱之內了。

蕭老夫人緩緩走了過來，以顫抖而興奮的音調，輕輕呼喚道：「相公……相公……快二十年了，讓我瞧瞧……好麽？」

孤雲谷主嘆了一聲道：「不要急，夫人，我會讓妳瞧的，雅兒，爹錯了，父債子還，爹的錯只好讓妳們夫婦償還了。」

他推開了小雅，轉身向山下緩緩馳去，跟在他身後的還有蕭老夫人、雪娘，八名抱刀大漢，及四名青衣少女。

孤雲武學重現江湖的謎底揭開了，它却在江湖上留下一個沉重的創痛。

自然，平復此一創痛，何高飛夫婦義不容辭，江湖之中也就俠踪時現，到處都印有他們夫婦的足跡。（全文完）

·下期預告·

雙鷹神捕傳奇故事

「血雨紅燈」

西門丁·著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磨劍江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去追殺青木狂神追不上，歐陽虹恐防他有失，勸他不要再追，和衞鳳大俠、市井大俠周廣福分別，專程趕去魯山，又遇五行盟黃金堂主阻攔，衆人都中了毒，幸好再遇衞鳳帶到他義兄江南一管簫溫玉鑑家裏將息，毒藥解除之後，已距離赴魯山時間不多了，歐陽虹急備快馬，由溫玉鑑引路，及時趕到，只見羅漢光和五行盟的幪面人一夥、杜老四等丐帮又一夥，被幪面人殺得七零八落，歐陽虹想不到羅漢光招惹五行盟參加戰鬥，出賣丐帮，協助杜老四參加戰陣，楚峻看見鐵臂功的黑土堂主也在，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將他死纏不放……

魯山一役　叛徒飲恨

黑土堂堂主哈哈大笑，道：「你以為咱們只派二三十人來麼？若無萬全之策，又怎會輕舉妄動！」

楚峻問道：「你們要消滅丐帮？」

「當然！本盟要雄霸武林，自然得先制服丐帮！」

「既然如此，你們在路上又為何不下毒手殺死咱們，却要到此才下手？」

黑土堂堂主身子一震，半晌才道：「本盟要你何時死，何時生還不容易？難道你想早死！」

「你不敢把眞正的目的說出來！」楚峻道：「反正咱們已是快死的人，你還怕什麼？」

黑土堂堂主冷笑道：「老夫過橋又過你走路，還會受你的激將麼？待你死了之後，老夫必會告訴你，不會讓你做個不白的野鬼！」

話音一落，那些黑土堂的弟子已都自山腰上衝了下來，一時之間，殺聲震天！

歐陽虹料不到對方的伏兵竟有這般多，驚怒之下，大聲叫道：「弟兄們聽着！立即結陣應戰，殺一個够本，殺一雙有賺，千萬不能弱了咱們丐帮的名頭！」

羣丐經過連番血戰，早已成為强弩之末，但聽歐陽虹這麼一叫，也都大叫起來：「殺！」

衞鳳及溫玉鑑也慢慢退後與羣丐聯結成陣，歐陽虹攻勢更急，一口氣攻了三十六招，羅漢光氣勢不如他，登時落了下風，楚峻眼看仇人在眼前，但却不能把之格殺，心頭那份窩囊就更加難以形喻了！

眨眼間，已有好幾個幪面人衝了過來，接下黑土堂主，楚峻怒道：「有種的便與我單對單決一生死！」

黑土堂主冷笑一聲：「你想死還不容易？」他退後幾步，傳聲道：「弟兄們都加一把勁，早點送他們上西天，免得夜長夢多！」

那些黑土堂弟子以衆凌寡，人人精神抖擻，個個奮勇爭先，丐帮弟子雖然結陣相抗，但仍抵擋不住，不斷有人傷亡，眼看再過一刻，便將全軍盡墨！

歐陽虹、石中玉，楚峻，衞鳳和溫玉鑑都已懷着必死之心，出手全是拚命之招數，只望能多殺幾個！因為拚命，反令對方的氣燄稍遏，但這種情況也不會維持多久！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上面忽然出現百多個丐帮弟子，只聽一個中年乞丐大叫道：「溫長老有令，大家兄弟不可自相殘殺！」

歐陽虹的人都是精神一振，連忙呼道：「上面是那一堂的弟兄？我是飛鴿堂的歐陽虹！咱們的對手是五行盟，請快下來相助！」

未待歐陽虹說畢，山上那些丐帮弟子也已看出不對，都發一聲喊衝下來！

不久，只見山峯上又飛下一人來，歐陽虹高聲叫道：「溫長老！」

來者正是丐帮的第一長老溫和春！他邊馳邊問：「歐陽侄子，杜老及羅漢光呢！怎地你也來了？」

歐陽虹道：「說來話長，等殺敵之後再詳述！」他見對方陣勢已亂，精神大振，相反羅漢光却胆戰心驚，心生怯意，一對老鼠眼左溜右轉。

歐陽虹喝道：「你還想逃？還命來！」打狗棒連使絆、纏、封、打等訣，把羅漢光的退路封住！

這當兒，楚峻也趁對方陣脚大亂之際，猛使一招「天道無親」，分襲數人，這招對付合攻最為有效！那幾個黑土堂弟子不期然退了一步，人叢中露出一道空隙，楚峻立即突圍而出，向黑土堂堂主飛去。

黑土堂堂主還在指揮手下佈陣迎敵，

冷不防楚峻衝了過來，他以右臂格住長劍，左掌反擊楚峻胸膛！

楚峻手腕一圈，身子隨之一偏，劍鋒改削對方的脖子！

黑土堂主上身向後一仰，右袖一拂，袖角彈向楚峻的雙眼！

楚峻左掌橫拍，擊開袖管，長劍要刺，却見黑土堂堂主向後猛退，他大喝一聲：「拿命來！」身子急射過去。

黑土堂堂主道：「你眞的是寃魂不散啊！」

楚峻不再開口，左劍右掌，施出兩派不同的武功，勢不可擋地纏住對方。這一次已跟上次在田湘家裏的情況大不相同了，一則楚峻無論在劍法及經驗，都遠勝昔日，二來，黑土堂堂主大概見對方援兵勢衆，似乎無心戀戰，是故反讓楚峻佔了上風！

溫和春衝至歐陽虹身邊，道：「歐陽侄子，漢光侄子，你們又何必自相殘殺，都停下手來吧，有話慢慢商量！」

歐陽虹道：「溫長老，羅漢光勾結五行盟的人，把杜長老一夥全部殺害了！這種違反帮規，欺師滅祖的人，還有什麼可商量的！」

溫和春一怔，脫口問道：「這可是眞的？」

羅漢光道：「勾結五行盟的是歐陽虹，不是我！」

歐陽虹怒極反笑。「此刻尚有兄弟們在此，你想含血噴人，可沒有作用，溫長老，你若不信，可問問其他弟兄！」

溫和春太息道：「何必為了一個帮主的位子而弄至四分五裂，羅漢光，你跟老夫返回總壇，由刑堂堂主開壇審問吧！」

「祖帮主已死，還有誰可以命令我？」羅漢光道：「長老有職無權，我聽你的是人情，不聽的是合理！」

溫和春臉色一沉，道：「如此看來，歐陽侄子所說必是眞的了！」說着走前幾步，封住了羅漢光的退路，續道：「歐陽侄子，此人勾結外人，殘殺丐帮弟兄，犯了本帮第七條帮規，且先留下他一條命，回去慢慢審問！」

歐陽虹一懍，忙說道：「屬下知道！」心中却忖道：「不錯，咱們對五行盟的情況，一無所知，正好把他制服，慢慢迫供！」

他心生此念，攻勢登時稍慢，羅漢光見溫和春站在他身後，知道難以逃脫，反而拚起命來，只一陣，便扭轉劣勢，反佔上風！

歐陽虹因投鼠忌器，好些殺着不敢施用，幸而羅漢光的招數他都瞭然於胸，雖落在下風，但仍能自保，不過要想活擒對方，那可有點奢望！

溫和春道：「歐陽侄子，讓老朽來收拾這叛徒吧！」

歐陽虹恨極了羅漢光，決意親手擒下他，聞言道：「請長老替屬下押陣，待屬下不行再請你動手！」

溫和春嘆了一口氣，道：「其實跟這種人也無須講什麼武林規矩！」

「不錯！不過屬下還是希望能親手擒下他！」

溫和春見歐陽虹穩佔上風，料他不會

有危險，當下衝入黑土堂弟子中，展開打狗棒法，但見一根青竹棒吞吐不定，虛實難測，勢子雖稍不如歐陽虹及羅漢光的凶猛，但神妙之處及火候則遠勝之，眨眼間便有兩個黑土堂弟子倒在地上。

衞鳳與樊卓威重燃戰火，却殺得難分難解。溫玉鑑一枝銅簫使出打穴橛及短棍的招數，面對一羣武功比他弱的對手，威力盡顯，而石中玉長劍更是快速準狠，倒在他劍下的黑土堂弟子最多。

黑土堂堂主默查形勢，見己方逐漸落於下風，心頭一急，喝道：「小子，先送你上西天吧！」左掌呼地一聲拍出，帶着一股猛烈的掌風，直擊楚峻前身。

掌未至，掌風已迫得楚峻呼吸難暢，楚峻身子一錯，長劍一圈，斜刺對方腰際！不料黑土堂堂主意不在此，楚峻身子剛一錯，旁邊露出一處空隙，他右臂一沉，以前臂格開長劍，脚步一點，身子自空斜飛過去！

楚峻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隨勢而動，長劍戳向對方後背！

與此同時，黑土堂主也同時發難，右臂向後一拍，又一股罡氣湧向楚峻，楚峻見他這一掌勢不可擋，不禁地向後一退！

黑土堂堂主左掌一發即收，身子向前標出！

楚峻喝道：「惡賊，那裏逃！」急吸一口氣，仗劍猛追。

黑土堂堂主長袖飛彈，不斷擋開攔阻的丐帮弟子，疾如星火向山峯攀去，眨眼便已脫出重圍。

楚峻急追不捨，落在黑土堂堂主三丈之後。

歐陽虹隔遠望見，叫道：「三弟小心！」一頓又道：「老二，你去助三弟一臂之力吧！」

石中玉應了一聲，奮力殺退敵人，身子拔空而起，越過人羣，緊跟楚峻追上去。口中喝道：「三弟，咱倆分開，左右包抄，萬不能再讓他逃脫，否則可要給五行門輕視咱們了！」

楚峻應了一聲，立即向左斜走，兩人相隔一丈，窮追不捨，眨眼間，黑土堂主便已飛上峯頂。

只見他倏地一個轉身，雙脚連踢，兩塊合抱的石頭應聲飛下！

那兩塊石頭急墜，帶動山坡上的無數小石，向楚峻和石中玉撞去！這一下，力道何止千鈞？楚、石兩人不敢硬接，連忙閃身避開。

黑土堂主桀桀大笑，不斷把峯頂上的岩石踢下，所幸楚峻和石中玉兩人的輕身功夫都有一定的造詣，才免於難！

石中玉性子急燥，不耐久處被動，見滾下的岩石稍少，便一躍而起！

只聽黑土堂主一聲長笑，忽然俯身掀起一塊岩石，脫手望石中玉拋去！

這一下，他蘊力而發，岩石去勢既猛且疾，下面的楚峻看得魂飛魄散，急叫道：「二哥小心！」

石中玉見那岩石飛來，勢子威不可擋，石未至，勁風已使人呼吸難暢，一時之間竟忘了閃避！

電光火石之間，他倏然一醒，左掌清速地向岩石一拍，同時吸氣抽身，再掠高六尺，那塊岩石震得石中玉手臂生疼，但終也飛落山去！當他雙足落地之後，魂魄才回歸軀體，轉頭一望，楚峻也是一臉驚恐之色！

「二哥你沒有事吧？」

石中玉苦笑一聲：「愚兄命大得很！」這刹那，他才發覺山頂已再無岩石飛下，抬頭一望，已不見黑土堂主，忙又道：「三弟，那廝逃了！」

楚峻尖嘯一聲，轉身向山峯撲去，只兩個起落，已至峯頂，那裏尚有黑土堂主的踪影？

石中玉「颼」的一聲，也躍上峯頂，低頭一望，道：「二弟，咱們去找一找，不怕他逃得上天！」

兩人立即展開輕功向下馳去，這一端山坡樹木比較茂盛，要找人也較困難，石中玉道：「三弟，咱們分開來找！」

楚峻立即道：「那惡賊一身功夫不可小覷，咱們也不可分得太開，免得難以照應！」

兩人相距一丈下山，走了七八丈，樹木漸多，兩人小心翼翼，不敢掉以輕心！

× × ×

黑土堂主一逃跑，他手下陣勢立亂，羅漢光尖叫道：「弟兄們衝呀！」黑土堂弟子個個爭先，盡力突圍，丐帮弟子一時間堵截不住，讓好幾個衝出重圍，可是歐陽虹打狗棒猛使纏、封兩字訣，仍把羅漢光罩住！

羅漢光見形勢欠佳，心念一動，輕聲道：「歐陽兄，令師已仙逝，目下丐帮凋零，何不同效明主，爲武林做番事業？」

歐陽虹冷笑一聲道：「誰是明主？」

「敝盟盟主當是天下第一明主！」

歐陽虹怒道：「原來你早已不把自己當作丐帮弟子，跟五行盟攀上關係，却不知你口中那位明主又允了你什麼職位？」

羅漢光臉上一紅，道：「小弟剛才加盟，尚未安排職位，假如吾兄也肯屈就，職位必比丐帮爲高！」

「哼！你才剛進去，便當起他們的說客了！依我之見。你加入五行盟，將來也必不會受重用！」

羅漢光微感一愕，脫口問道：「吾兄何有此見！」

歐陽虹哈哈一笑。「你既然可以由丐帮轉去五行盟，也難保將來，不會背叛五行盟，再加入另一個組織，五行盟盟主若是明君，自不會重用朝三暮四的小人！」

羅漢光惱羞成怒，喝道：「歐陽虹，我是好心指點你一條明路，你不要狗咬呂洞賓！」

歐陽虹冷哼一聲：「多謝你的好心！我也好心告訴你一件事，你今日若自得雙手，跟咱們回總舵，我好歹也向衆兄弟求人情，希望能給你一個全屍！」

羅漢光見不能勸服歐陽虹，便不再打話，專心應付起來，他的打狗棒法所學之招數與歐陽虹相同，但歐陽虹是祖十三的愛徒，平日親自指撥他，是故時間稍長，便顯出威力來，把羅漢光的氣燄壓下來。

羅漢光十招才能攻出兩三招，還好幾次幾乎爲歐陽虹的打狗棒戮中，他又驚又怒之下，道：「原來祖十三教棒法時藏了私！」

歐陽虹趁他說話略爲分神之時，打狗棒在他肩上抽了一記，羅漢光一吃痛，打狗棒法登時露出一個破綻來。

歐陽虹忙使了招「靈犬纏足」，打狗棒掃向其足踝，羅漢光不暇思索，便一躍而起，但歐陽虹也在此刻改招換式，打狗棒由「靈犬纏足」轉爲「惡狗翻身」，青竹棒又是一變，直刺羅漢光腰際的要穴。

羅漢光身子忽然向後竄起，歐陽虹窮追不捨，也跟着斜飛而起，羅漢光先下手爲强，手中的打狗棒也及時直抽下來！

歐陽虹沉聲道：「你再也跑不了！」竹棒一橫，接住對方的攻勢，「格！」兩棒相交，羅漢光立即借勢向後倒飛。

歐陽虹道：「往那裏逃！」足尖一點，標前丈許，打狗棒戮向對方後背的「靈台穴」！

不料羅漢光身子忽然在地上一頓，再倒飛二丈，手腕一轉，棒尖指向自己的胸膛！

這一下十分令人費猜，歐陽虹剛一怔，只聽「撲」的一聲響，羅漢光手中的打狗棒已刺進自己的心房！他慘笑一聲，隨即把打狗棒拉出，一股鮮血泉湧不止。「我沒有輸，你也沒有贏！」

歐陽虹這時候突然冷靜了下來，問道：「我只想知道，你爲何要這樣做！」

「大丈夫在世，豈能庸庸碌碌一生？這道理你還不明白？」

歐陽虹道：「本帮待你並不薄！」

「待我不薄？我只不過是個傀儡罷了！我雖是堂主，但事事俱要聽令於長老及帮主，有什麼作爲？只不過我比別人多一點利用價值而已！」

歐陽虹不服地道：「本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若無統制，豈不大亂？又如何能發揮與義滅邪的作用？」

羅漢光神色更加黯淡，頓了一頓才道：「也許我想得過頭，不過我在丐帮雖然身居堂主之位，但却未曾受過禮遇！這不單只是我一個人的看法，否則我手下也不會與我共進退！」

歐陽虹說道：「難道五行盟又不是如此？」

「當然！」此刻，羅漢光身上，已爲鮮血染紅，跌坐地上，精力也隨着鮮血的消失而遽減。「五行盟雖然是一個組織，但下面五個堂可以各自活動，只要對本盟有益的事，都可以自作主張，盟主絕不過問！」

「你們盟主是誰？」

羅漢光慘笑一聲，道：「我很想結識他，但可惜仍然與他緣慳一面！」

歐陽虹再問：「那麼那五個堂主的身份呢？」

羅漢光搖頭，道：「我不知道……」

歐陽虹見他滿臉死氣，急問：「是不知道還是不說？」

「我就算知道……也不告訴你……」

羅漢光已臨死境，但仍艱辛地道：「丐帮不是我們的……只是帮主的……咱們只是……他……工具……」話未說畢，「咕」的一聲，已然斷氣。

歐陽虹聽了羅漢光的話，有點惘然，半晌才道：「胡說，丐帮爲何不是我們的？」他不見羅漢光回答，抬頭望去，才知道羅漢光經已斷氣。

石坪上的打鬥已逐漸疏落，那些黑土堂弟子不逃猶自可，一逃之下，陣脚反而大亂，被丐帮弟子衝殺一陣，死傷頗大。一些僥倖衝出重圍的也被丐帮弟子追殺。

一道風聲傳來，歐陽虹矍然一醒，原來溫和春趕至。他瞥了羅漢光的屍體一眼，不悅地道：「你殺死了他？」

「不是，他是自殺的……」歐陽虹有點心神不附。

溫和春呵呵笑道：「哼，自作孽不可活，他要自殺，與人無尤，也省咱們多費手脚！」

歐陽虹不知如何，忽然有個念頭，不想再跟他討論這個問題，轉頭望去，問道：「咦，我二弟三弟去追黑土堂主，怎地還未回來？快去看看！」

溫和春道：「近日來，五行盟聲勢頗大，今日黑土堂主落單，倒是個剷除的良機！」

兩人展開身法向峯頂飛去，沿途一些丐帮弟子也跟着上山。

× × ×

樹林裏的樹木，葉子大多數已經飛落，樹林一片灰褐色。石中玉慢慢走了五六丈之後，忽然向前急射。

楚峻忙問：「二哥，你發現到他？」

「不是！以這般速度，只怕那惡賊跑了咱們還不知道！」石中玉去勢更急。

楚峻只得急跟而去，邊走邊拿眼四處張望。大約走了二十餘丈，忽見一棵樹上，衝起一道黑影，楚峻一眼便認出他的身份，忙叫道：「就是他！」

石中玉喝道：「站住！」

黑土堂堂主那裏肯停？雙脚連點，急馳而去！石中玉及楚峻窮追不捨，眨眼間便已馳出樹林。

樹林之外是一片石地，黑土堂堂主縱身躍向一塊大岩石之後，石中玉追了過去，却已不見了他的踪影！

楚峻亦隨後而至，失去黑土堂主踪跡，不由驚呼一聲：「莫非他借土而遁？」

石中玉道：「不錯，他一定是借土而遁！」

但岩石後的泥土全沒挖過的跡象，就算借土遁也不可能，石中玉道：「我不信他能飛上天！」

楚峻目光一掠，見附近尚有不少大小不一的岩石，便道：「二哥，咱們在附近找一找！」

兩人再度分開找尋，山頂上忽然傳來歐陽虹的叫聲：「老二，那人呢？」

石中玉忙應道：「那惡賊不見了，大哥快帶人來找一找！」

話音一落，只見一塊岩石後又衝起一道黑影，楚峻脚尖一點，立即衝了過去，長劍一挽，攔在他身前。

黑土堂主又驚又怒，喝道：「小子，老夫欠你什麼債！快讓開！」左袖一捲，掃開長劍。

楚峻手腕一翻，長劍趁勢斜刺他腰腹！「你欠我數百條人命，殺你一人猶不能洩恨！」

黑土堂主右臂向長劍撞去，道：「又不止老夫一人，其實主謀人另有其人……」一話未畢，又忙不迭退身縮臂，原來楚

峻長劍一縮一吐，改刺其肩！

與此同時，石中玉也一劍刺其後背，黑土堂主顧不得說話，轉身翻開。但石中玉和楚峻那裏肯輕易放他逃去，一個起落，又把他攔住！

黑土堂主咬牙道：「老夫今日拚着身死，也要先把你們兩個斃於掌下！」雙臂連揮，一臂一袖，分裂兩人，對楚峻的攻勢更是凶狠。

轉眼間三人已交了十六回合，由於黑土堂主捨命拚搏，這番打鬥又是一番景象，楚峻和石中玉一時間竟無法取得上風！

又過十多招，溫和春及歐陽虹亦已衝林而出，向這邊奔來，黑土堂雙眼露出一絲驚恐之色，忽聞他大喝一聲，左臂格住石中玉的長劍，長袖湧出一股凌厲無匹的罡風，奔向楚峻！

楚峻見旁邊便是斷崖，又見其勢子極猛，不用硬碰，閃身退了幾步。

黑土堂主正欲他如此，雙腳一頓，就自那空隙處射出！

石中玉喝道：「往那裏逃？」長劍一削，却只削下黑土堂主的一塊袍角，仍讓他逃出重圍，楚峻忙自另一端圍截！

不料，黑土堂主雙腳不停，一直向前馳去，前面便是斷崖，是故石中玉暗暗戒備，生怕他突然來個「回馬槍」！楚峻也有此看法，是故與黑土堂主保持丈餘的距離！

接着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發生了，只見黑土堂主振衣躍落斷崖！

石中玉「啊」地一聲，驚呼出口！楚峻則恨恨地道：「便宜了這惡賊！」

兩人奔至斷崖前向下一望，又再啊的一聲，脫口呼出，同時躍了下去！

歐陽虹在後望見，大吃一驚，幾個箭步衝前，低頭向下一望，原來斷崖之下另有一座山頭，距斷崖只有五六丈深，難怪石中玉及楚峻也跟着黑土堂主躍下去！

溫和春哈哈一笑，道：「咱們也下去，別讓那惡賊逃掉！」

兩人飛身躍下，只見黑土堂主在前，石中玉和楚峻在後，向山下奔去，歐陽虹和溫和春也分開參予追捕行列。

黑土堂主急急如喪家之犬，但無論他如何改變方向，都不能擺脫追兵的糾纏。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傳來一道尖銳的嘯聲，黑土堂主精神大振立即發嘯相應。

楚峻道：「二哥小心他們有伏兵。」

那嘯聲越來越急，似在催促黑土堂主，嘯聲傳自一個峽谷，黑土堂主身子走勢一變，向峽谷馳去！此刻他求生有望，疲勞盡消，走勢突然加快，眨眼間便投入山峽中，而嘯聲也在此時停止！

兩個起落之後，楚峻及石中玉也已趕至，但已不見了黑土堂主的踪影！

石中玉喘了一口氣，道：「可恨，又讓他逃脫了！」

楚峻道：「這山峽這麼長，他不可能在這麼快便逃出去，一定是藏在石後！」

石中玉吸了一口氣，道：「好歹也得再搜一搜！」

兩人立即在石後搜索起來，不久歐陽虹及溫和春也到了，再過一陣又有幾個丐帮弟子趕至，羣豪三人一組，分開搜索。

過了頓飯工夫，一個丐帮弟子忽然叫道：「堂主！這裏有個山洞！」

衆人聽見，立即奔了過去，楚峻道：「那惡賊一定在裏面！」

溫和春道：「小心一點，對方既然來了援兵，說不定他們在洞內另有埋伏！」

衞鳳道：「不錯，反正他們已成甕中之鼈，不怕他們會飛上天去！」

歐陽虹轉頭問道：「衞大俠，樊卓威呢？」

衞鳳滿臉怒容。「哪小子竟然自殺了，當眞可恨可怒，我就不知道舍妹有什麼配不上他的，其實我並不想殺他！」

溫玉鑑道：「也許五行盟對比較重要的人物有個規定，一落入別人手中，便得自殺，以防洩露秘密！」

歐陽虹冷哼一聲：「依在下之見，並不是人人都有此骨氣？不怕以後抓不到一個活口！」

楚峻只關心黑土堂主的去向，忙道：「這些事咱們日後才慢慢商量，目下最重要的是把黑土堂主擒下，這件事如何進行，請溫長老安排但晚輩一定要打頭陣！」

溫和春笑道：「除魔護道人人有責，這件事還是大伙兒一齊商量吧！」

衞鳳道：「依衞某之意，咱們把人手分成兩批，一批入洞搜索，一批守在洞口，這便成了！」

楚峻道：「最好如此！」

溫和春道：「請衞大俠及溫大俠率領本帮弟子守住洞口，其他的都跟老朽進洞吧！」

話音一落，楚峻第一個飛身進洞，歐陽虹怕他有失，連忙標前幾步，與楚峻並肩前進，不旋踵，石中玉也跟了上來。

三人走了六七丈，洞內已十分黑暗，歐陽虹道：「二弟你身上可有火熠子？」

石中玉把火熠子掏了出來，迎風把它幌着，火光一起，只聽頭頂上一陣「撲撲」的怪聲響起！

三人抬頭望去，只見幾頭蝙蝠，振翅向洞內飛去。三人鬆了一口氣，忙提氣向前急飛。

那山洞寬有丈餘，高及一丈六七，却不知有多深，但覺深不見底，洞頂不時有蝙蝠飛動，但不知爲何向內飛，却不飛向洞外！

溫和春的聲音在後面傳來：「這山洞這般深，一定有埋伏，可得小心一點！」

衆人速度立即放慢，小心翼翼，生怕黑暗中會撲出一羣人來！可是過了頓飯工夫，山洞依然毫無異狀，同時仍深不見底！再過一陣，衆人忽然聽見一陣呼呼的聲音，那聲音十分奇怪，嗚嗚而響。溫和春大叫小心。

楚峻一人當先，急馳十餘丈，那聲音更響，但却聽出是風聲。「咦，怎地有風聲？」

衆人都十分奇怪，懷着忐忑的心前進，一忽，前頭忽然出現一絲光亮。

石中玉道：「原來山腹是相通的！」

「不好！」楚峻猛一聲大叫：「那惡賊必然已經跑掉了！快追！」言畢振衣急馳，幾個起落已至洞外。

衆人出洞之後，但覺眼前一亮，已至山的另一邊，洞外有座光禿禿的樹林，前頭的樹下伏着一個黑影。楚峻不顧一切衝前，叫道：「原來這惡賊自殺了！」

只見黑土堂堂主胸前染滿血跡，四肢僵硬，顯然已死了一段時間。

溫和春跑來一看，道：「不像是自殺的！他若是自殺！只須用指戮自己的死穴，或自震經脈，何須用劍刺心房？」

歐陽虹道：「那麼他是誰殺的？」

楚峻立即蹲下身子，用力扯下黑土堂主的幪面黑巾，目光一落，只見那惡賊年紀頗大，臉目清癯，却生了一管鷹鼻，雙眼圓睜，充滿令人難明的神情。他忽然覺得此人頗爲面善，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在何處見過他。

由於楚峻的背影遮住黑土堂主的臉龐，是故歐陽虹橫跨一步，探頭一望，忽然大叫一聲：「啊！他，他……」

與此同時，楚峻也記起了，叫道：「他是姜獨臂，姜長老！怎會是他！」

一個丐帮弟子道：「他一定是被五行盟的人殺死的！」

「但他服飾及身裁與剛才那個黑土堂主一樣！」石中玉道：「一定便是他，所以羅漢光也才會加入五行盟！」

歐陽虹呆了一般喃喃道：「姜長老加入本帮已經數十年，他怎會背叛本帮？何況他還有機會逐鹿帮主之位！一定不是他！而且此人雙臂齊全更加不可能是他！」

溫和春點頭道：「這必是五行盟佈下的奸計，故意要咱們疑心疑鬼，他們好乘機下手！」

楚峻忽然把姜獨臂的兩隻衣袖扯了下來，目光一落，叫道：「原來如此！」

歐陽虹轉頭望去，色面死灰，只見姜獨臂的左肩斷臂處鑲了一隻義臂，黑黝黝的，顯然是鐵鑄的，難怪他的手臂刀槍不入！

石中玉道：「現在總算解決了一個問題，爲何他武功如此高强，却去練什麼『鐵臂功』，而且只練一臂！」

楚峻冷笑一聲：「我一直覺得他功夫如此深厚，但招式却甚稀鬆，原來他怕暴露身份，不敢使出成名絕技！」

歐陽虹想起沿途經過，自己的行動爲何一直瞞不了五行盟的人，不覺無話可說。石中玉冷笑一聲：「我道他們爲何不在半路對咱們下手，原來他還顧念丐帮的兄弟！」

楚峻道：「不是！他們不在半路下手，目的絕不是顧慮昔日同門之情！」

歐陽虹語聲空洞地道：「那麼三弟又有何看法？」

「小弟認爲他們第一個步驟只是剷除杜老四再由羅漢光出手剷除其他勢力，最後才由羅漢光推選姜獨臂當上丐帮帮主，在此情況之下其他人大概也不會反對！」

石中玉不服地道：「他們何須如此費盡心機？」

楚峻道：「與其消滅丐帮，何不用卑鄙手段來控制他？何況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要用暴力控制，難免會引起各地弟子的反抗，五行盟在連番拚殺之下，實力也會受損！現在用丐帮弟子打丐帮弟子的策略，對五行盟有利無害。」

他吸了一口氣，續道：「當丐帮成爲五行盟的工具後控制了丐帮，他們自然希望丐帮實力依然完整，這樣才可以助五行盟完全雄霸武林的目的！所以他們便不想在未達到目的之前，把咱們殺死！也許他們還認爲要殺死咱們易如反掌！」

歐陽虹道：「我是丐帮的堂主，這還有話可說，但他們對二弟似乎也頗有顧忌，這又是什麼道理？」

「這一點更加簡單！因爲五行盟不想在一開始的時候，樹敵太多，殺了二哥，與石伯伯結下深仇，勢力必引起各地英雄的反抗，在目前來說對他們極之不利！」

溫和春道：「齊少俠似乎忘了一件事，本帮是忠義之帮，即使受五行盟控制，也不會甘心助他們統一武林！」

楚峻道：「現在誰知道五行盟主的身份？當他們控制五行盟之後，這人再出現，安排一齣怒斬五行盟主的好戲，誰不敬佩他？他自然而然會成爲武林盟主了！當然他所斬的人，自然是個假的！」

溫和春不由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

楚峻續道：「屆時，你們會否擁護他？」

溫和春太息道：「假如如此，咱們自然不會違令！則丐帮危殆，武林危殆！但假如祖帮主在世，五行盟的奸計便決計不會得逞！」

「不錯！晚輩雖然沒有見過祖帮主，但五行盟也必是對他十分顧忌，是故才在他老人家仙遊之後，突然崛起！」

歐陽虹大聲道：「家師只是失踪，不是仙逝！」

「小弟也衷心希望事實是如此！」

歐陽虹與溫和春交換了一個眼色，同時觸及另一件重要的事，登時都說不出話來。楚峻臉色一整，道：「這件事既然已分析清楚，丐帮如何處置帮內的叛徒，晚輩不想過問，但如今已知殺死晚輩一家的兇手，是貴帮的弟子，我想聽長老一言，你們打算如何交代？」

溫和春忽道：「噤聲！」

楚峻道：「此事關係數百條人命，無論如何你們總得給我交代，否則……」

歐陽虹道：「他們都是敝帮的叛徒，跟咱們可扯不上關係，而且當日可能也只是姜獨臂一人參與而已……」

溫和春却道：「先別爭論，那邊有人走來，快先進洞避一避！」

衆人心頭一懍，果然聽見一個沙沙的腳步聲傳來，顧不得處置姜獨臂的屍體，奔入山洞。不料山洞內亦有一陣步履聲傳來，溫和春向後一望，原來是溫玉鑑、衞鳳及衆丐帮弟子見他們進洞甚久，却無一絲動靜，生怕他們中了五行盟的奸計，是以聯件入洞窺探。

就在此時，只見樹林內衝出一個神態緊張，衣衫不整，鬢髮散亂的中年漢子來，那漢子走至姜獨臂屍前一望，忽地發出「啊」的一聲大叫！

石中玉心頭一動，忍不住探頭窺看，也「啊」的一聲叫了起來：「爹爹！」

原來這中年漢子正是石中玉的父親，「中州大俠」石九斗！

羣豪心頭一鬆，又是一陣疑惑，魚貫出洞。

石中玉快步奔前，石九斗道：「玉兒，你們怎地在此？」

石中玉反問：「爹你怎會來這裏？」

石九斗臉色雪白，點頭望着姜獨臂，

喃地道：「怎會是他，怎會是他……」

石中玉道：「爹，孩兒與溫長老他們本來是追殺五行盟的黑土堂主，不料出了山洞，便見他死在這裏了，後來咱們扯下他臉上的罩巾，才知道他是姜伯伯！」

他見父親臉色十分難看，怔了一怔，問道：「爹，你受了傷麼？」

石九斗道：「沒有沒有……」

石中玉恍然大晤。「姜伯伯莫非是爹你殺的？」

石九斗滿頭大汗，沙着聲道：「這可是眞的？爲父……不知道是他，錯手殺死了他……玉兒，我再問你一句，你們來時，他臉上可是包裹着一塊黑布，只露出三個小洞？」

「不錯！」石中玉道：「爹，你何事緊張？姜伯原來就是黑土堂堂主！」

「啊！」石九斗又叫了一聲：「玉兒，你爹與你姜伯伯交情頗深，你沒證據可別亂說！」

「孩兒沒亂說，爹可問問溫長老！」

石九斗轉頭望過去，溫和春道：「敝帮不幸，出了此叛逆奸徒，實乃汗顏，多謝石大俠代本帮清理門戶！」

「如此說來，石某倒是錯有錯着了！」石九斗舒了一口氣，又皺起雙眉，道：「據石某與他交往當中，却覺得他雖然城府深沉，但却不失是個心懷俠義之士，怎會如此，當眞令人難以置信！」

溫和春長嘆一聲，道：「何止石大俠不信，老朽也幾疑在夢中！」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溫兄可否透露一二？」石九斗道：「但若是不方便的話，便不必說了！」

溫和春喟然道：「石大俠又非外人，有何不可說之理？」當下便把杜老四與羅漢光相約決鬥的事說起，一直說至追殺黑土堂堂主入山洞，出洞才發現他已死在此處爲止。

石九斗嘆惜道：「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這事令人好不担憂，五行盟竟然把勢力滲透入貴帮，只怕其他門派也有他的黨羽，未來的歲月，恐怕江湖又有一段腥風血雨了！」

溫和春問道：「不知石大俠爲何會在此處？」

「說來話長，今春歐陽侄及齊侄到舍下，後來他倆與犬子陪伴出遊，石某本想到江南走動一下，不料『奪命追魂斧』葉雪泉葉兄忽然來訪，說要到濟寧給『千里追風』蘇振中蘇老爺子拜壽，邀石某作伴，石某雖與蘇老爺子素未謀面，但久仰其名，便欣然答允！」

石九斗喘了一口氣，續道：「不料到了魯境，無意中聽到貴帮一個弟子說犬子與兩位賢侄在兗州中伏之消息，石某只得打消原意，別了葉兄趕去兗州。

「到了兗州犬子已離城，後得貴帮弟子相告，謂犬子跟隨歐陽侄前來此山，排解貴帮的糾紛。石某一來生怕犬子等有失，二來也希望貴帮兩派能化干戈爲玉帛，是故快馬趕了過來。

「可是石某又不知你們在何處，只得碰碰運氣，後來自此山後面攀了上來，却見樹林內有人發嘯，石某一看，那人身披五色衣衫，面上包着五彩罩巾，一看便知不是善類，便喝問其來歷。不料那怪人一見石某便一聲不吭，抽出一柄鑲着九塊寶石的快刀，砍殺石某！」

石中玉道：「爹，那怪人一定是五行盟的盟主！」

石九斗不理兒子的打岔，續道：「不料那廝刀法十分精奇，似乎不是中土的武學……說句老實話，他那刀法的路子，石某從未見過，也無從招架……」

溫和春截口道：「大概是某個關外的魔頭！」

石九斗苦笑一聲，道：「石某與他對了三十多個回合，才摸到他刀法的一點變化，也才能稍爲站穩陣脚，可是仍被其不斷迫退……」

他說到此，吸了一口氣。「這時候，石某發現這處有個山洞，便逐漸向那裏退去。就在此刻，洞裏衝出一個人來，那怪客叫道：『快來先把他殺掉！』那人果然應聲衝過來，石某只得回身刺出一劍！

「豈料那人大叫一聲：『石九斗！』石某不以爲意，因爲江湖上識得我石某人的並不少！可是那人顯然怔了一怔，石某乘機把劍一偏，斜刺進他胸膛！

「當時石某身處危境，也無暇考慮他那道叫聲的含意，連忙轉身與那怪客再度惡鬥！

「過了一陣，那怪客忽然虛幌一招，道：『石九斗，自今日開始，你便得小心一點！』說罷尖喝一聲，飛身而去。

「石某見他離去，心頭難解，便悄悄跟着他而去，後來那怪客利用一條山籐飛落斷崖，待石某去時，他已扯斷山籐，石某追之不及，只好返回來！」

「原來如此！」溫和春道：「那怪客就算不是五行盟盟主，也必是五行盟內的重要人物，他發嘯呼姜獨臂前來此處，原是要與他一齊由此逃逸！却讓你誤打誤門中撞着！」

石九斗嘆了一口氣，道：「料是如此，可惜石某無能，無法把那人留住，否則趁他今日落單，咱們倒可以以衆凌寡，把他剷除，爲江湖除害！」

溫和春道：「此廝武功如此高强，連石大俠也非其敵手，咱們日後倒得小心一點，免得他來爲手下報仇！」

楚峻忽然道：「石伯伯……」

石九斗問道：「齊侄子什麼事？」

「請恕侄子騙你們，其實侄兒不姓齊，也不叫高，原姓名是楚峻！」

「哦？」石九斗一怔，道：「令尊是誰？」

「家父楚青雲！」

衆人啊的一聲叫了起來，石九斗問道：「便是九華山青雲莊的莊主？」

楚峻長嘆一聲：「正是，侄兒爲避仇家，不得不改名換姓，請伯伯，諸英雄及兩位哥哥原諒！」

歐陽虹哈哈一笑道：「江湖上這種事多如牛毛，誰會怪你！」

石九斗道：「賢侄有何話要說？」

「這姜……姜獨臂當年率衆攻入我家，後來又去殺了我外祖父及奚敬德伯伯一家，侄兒與他們有不共戴天之仇！但姜……是丐帮長老，那夜到敝莊的幪面人數以百計，他們很可能都是丐帮弟子……但姪

子大哥又是丐帮的飛鴿堂主……我……」

石九斗哈哈大笑道：「石某知道你的意思了！姜獨臂與其手下叛逆，跟丐帮已毫無關係！即使那夜到你家內行兇的人，以前全都是丐帮弟子，也無損於丐帮數百年來的清譽！何況世間上好人必定比壞人多，而且多很多！我相信只要你有證據，溫長老及歐陽侄子也不會反對你報仇！」

溫和春道：「不錯！本帮是忠義之帮，出了叛徒，絕不會徇私！不過楚少俠下手之前，一定要調查清楚，要有確鑿的證據才行！」

楚峻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姜獨臂已死，否則倒可以迫他招供！」

石九斗笑道：「這個何須犯愁，此事必是五行盟所爲，你今後只要與羣雄一道殲滅五行盟，便是爲父母報却了大仇！」

石中玉道：「三弟放心，屆時愚兄一定助你一臂之力，誓與他們周旋到底！」

歐陽虹亦道：「二弟說得對，愚兄跟五行盟也已種下了大仇，何況咱們是結義兄弟，你的事便是我的事！」

楚峻感激地道：「多謝兩位哥哥！」

溫和春道：「咱們回去替兄弟們收屍吧！」

羣豪重行走進山洞，石中玉怕楚峻不快，忙與他並肩而行，道：「三弟，你無須爲報不了仇而担憂，爹爹也已是他們的眼中釘，只要爹發出武林帖，要消滅五行盟，還不容易？」

楚峻道：「是的，此仇不報，小弟終生無一日安樂！唉，但不知我爹爹是爲了何事與五行盟結下仇恨的……」

石九斗的聲音自後面傳來：「大概與石某一樣吧，在無意中得罪了他們！」

說着羣豪經已走出了山洞，再循原路走向山峯。石九斗走前幾步問道：「楚賢侄，石某聽說貴宅一夜之間成爲灰燼，莊內之人無一倖免你是如何逃出此刦的？」

楚峻咬着牙，把經過說了一遍，石九斗嘆道：「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也是賢侄命大福大！」

溫和春呵呵笑道：「楚大俠行俠仗義，活人無數，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上天自然要替他楚家留下一條根！」

石九斗大笑，一頓又問：「石某聽說令尊生前是以一套家傳刀法成名江湖，賢侄爲何用劍？」

「其實侄兒以前根本不喜學武，後來機緣湊合，才重新學武的！」

「如此說來，你倒是另有師承的了，不知令師是那一位高人？」

「對不起，家師隱居已久，他不想給人知道踪跡，請伯伯原諒！」

石九斗又是一陣大笑。「石某自十七歲出道以來，至今什麼怪事未曾遇過？怎會怪你？」

溫和春問道：「石大俠也跟咱們上山麼？」

石九斗沉吟了一下，道：「蘇老爺子在本月廿五日做七十大壽，嗯，石某等下便下山趕去濟寧！」

溫和春道：「老叫化已有十餘年未見到他了，等下咱們便一道下山去看看老朋友吧！」羣豪都齊聲稱善，忙加快脚步上山。

（未完・十一）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黑狗和沈勝衣格鬥未能取勝，轉向紅綾想奪取花名冊，紅綾將「天羅地網」的機括打開，數以千計的綉花針將黑狗殺死，然後和沈勝衣繼續向北行，都不見有金龍堂的人出來追殺，反而担心起來，估計是埋伏截殺，而事實上金龍堂在前面已佈成一條直綫，除非沈勝衣不北上京師，否則難逃他們的埋伏，沈勝衣越行越覺得不妙，果然是踏入圈套，被他們包圍，金龍堂主挾持查四作人質，要沈勝衣紅綾交出花名冊，交換查四作條件，把他們包括紅綾也放走，沈勝衣那裏肯依，只好下了拚死決心，希望闖出重圍而已。

照諸言行事 堂主保老命

沈勝衣偏身讓開，胡來一滾而過，撞倒了後面四個大漢，首當其衝的一個當場口吐鮮血，亦隨同滾倒地上。

金龍堂主接喝道：「那一個退縮，胡來就是榜樣。」雙手再一揮，旁邊潘玉貴妃雙雙搶出，雙劍刺向沈勝衣。

潘玉左手叉腰，蜂尾劍抖開來，寒芒閃爍，目的似乎是先擾亂沈勝衣的視綫，貴妃用的却是一柄長長的軟劍，一抖便是一陣驚心動魄的「颯颯」聲響，毒蛇般尋隙抵瑕，在抓沈勝衣的破綻與要害。

這兩個人用的劍都與一般有異，此刻用在劍上的也全都是虛招，可是以他們的修爲，由虛變實亦不過剎那間的事情。

金龍堂主沒有動，只是盯着沈勝衣，眞正可怕的也是這個人。

要抓到沈勝衣劍上的破綻並不是一件易事，但在貴妃潘玉這樣的兩個高手夾攻下，沈勝衣的劍上亦不難露出破綻來，那潘玉貴妃也許都未必能夠抓得住，金龍堂主却絕無疑問。

他要抓住的也當然是一擊必殺，必死無救的刹那。

潘玉貴妃完全明白他的心意，也明白他能夠抓住那刹那，他們二人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可是他們已沒有選擇的餘地，對金龍堂主，他們事實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也明白若是不服從他的指示，他要對付的第一個人極有可能就是他們中的一個。

這個人的行事作風本來就有些瘋狂。

現在他們只希望那一擊之後他們都能夠活下來，傷得不會太重。

沈勝衣同樣明白眞正的威脅所在，只是他也已沒有選擇的餘地，他的右手已扣住了那三枚得自黑狗，接近透明的暗器。

那些大漢看見潘玉貴妃動手，如何敢再怠慢，呼喝着四方八面一齊殺奔前來，這些人的武功雖然有限，但任何一個現在對沈勝衣都足以構成致命的危險。

却就在這時候，一陣呼喝聲遠遠傳來，竟然將那些大漢的呼喝聲都完全壓下。

所有人齊皆一呆，連金龍堂主也不例外，循聲望去，只見數十個大漢呼喝着從那邊樹林中湧出，揮動着兵器向這邊殺奔過來。

那絕不是金龍堂的人，金龍堂主一眼便瞧出來，再看清楚一張臉不由發青。

走在最前的赫然是當年他的四個寵妾之一，郭寬！

跟着郭寬的也就是盤桓在郭莊的英雄豪傑，小六在，湘江三傑也都在。

以郭寬對金龍堂的熟悉，要截下消息，找到這兒來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到底是什麼令他改變初衷？

金龍堂主猜不透，也沒有再猜，那刹那他已經看見了一個破綻。

沈勝衣的情緒到方才，在看見郭寬之前依然很平靜，一直到看見郭寬才一下震動，劍上也因此出現了空隙，潘玉貴妃都沒有在意，只見雙劍已因此封住了沈勝衣的劍。

他們也許只能夠封住片刻，但已經足夠，金龍堂主一聲長嘯，立即撲出。

在他旁邊的查四一直在留心着，同時暴喝一聲，連人帶柱子硬硬從地上拔起來，凌空撞向金龍堂主，他所有的氣力都盡已用在這一撞之中。

金龍堂主應聲回頭，身形半空中一翻，踢出了一脚，正踢在柱子上，那條柱子迎脚一斷爲二，查四的身子雖然沒有斷，却已連着半截斷柱子倒飛出三四丈之外，口裏鮮血狂噴。

看他直撞下地面的樣子，那一脚絕無疑問已傷得他很重。

金龍堂主這一脚踢出，身形亦落下，一聲冷笑，接又拔起來，再撲向沈勝衣。

沈勝衣的劍仍然給潘玉貴妃雙劍封住，將脫未脫，紅綾被幾個大漢遠遠隔開，有誰能夠再替他阻止金龍堂主的撲擊？

有！天殘門那個老蝙蝠老瞎子，人動竹杖動，插向金龍堂主的後心！

這實在大出金龍堂主意料之外，他的反應却也實在敏銳，半空中勉強轉身，「嗤」的一聲，竹杖刺穿了他胸前的龍袍，却是傷不到他的肌肉。

他探手立即抓住了那根竹杖，丘長老同時手一抖，竹杖中斷，斷杖再刺向金龍堂主。

貴妃目光及處，厲聲大喝道：「丘長老！」

沈勝衣那刹那劍已經脫出，在貴妃疏神旁顧同時，一枚暗器疾射了出去，其餘兩枚接射向金龍堂主。

貴妃已在小心沈勝衣的劍，却不防沈勝衣用暗器，而且是這種暗器！

他出身天殘門，却不是瞎子，聽覺並沒有瞎子的敏銳，聽得破空聲側首不見暗器，一怔間，那枚接近透明的暗器已射進了他的眉心！

在他的眉心上立時出現了一個圓圓的血洞，一個身子亦被暗器上的力道撞得倒飛了出去。

金龍堂主再探手，又將那斷杖抓住，一掌便要向丘長老拍下，突然轉身，將丘長老連人帶杖疾揮了出去，迎向射向自己的暗器。

丘長老耳聽破空聲響，半空中身子勉強一弓，雖然避開了要害，那兩杦暗器仍打進了他的兩腿，他毫不在乎，手棄杖，身形再一翻，雙掌插向金龍堂主的咽喉。

金龍堂主也只是一探手，便將他雙掌抓在手中，厲聲道：「你竟敢背叛金龍堂，以下犯上！」

丘長老雙掌已被他握碎，居然面不改容，而且笑應：「我這把年紀，有什麼不敢做的？」

金龍堂主喝問：「又是爲了什麼？」

「不爲什麼，也許我活膩了。」

金龍堂主怒吼，反手將丘長老擲在地上，手中斷杖接擲出，穿透丘長老胸膛，將他活活的釘在地上。

沈勝衣暗器出手，也知道救不了丘長老，隨即掠前去，却給潘玉截下。

潘玉蜂尾劍截下了沈勝衣，冷笑道：「好一個俠客，也會用暗器暗算。」

沈勝衣道：「對付你們這種卑鄙小人，難道還要講江湖規矩。」

金龍堂主即時回頭道：「你那來這種暗器？」

沈勝衣道：「暗器是黑狗的，可惜傷你不着，否則他也不知如何感激。」

金龍堂主冷笑。「你胡說什麼？」

沈勝衣道：「你知道他可能有危險，却不趕去援助他，只等在這裏。」

金龍堂主道：「他的命是我的，你懂得什麼。」

沈勝衣道：「任何人的生命你都不在乎？」

金龍堂主道：「最重要的是金龍堂的命運。」

沈勝衣道：「人若是都死光了，還有什麼金龍堂？」

金龍堂主道：「只要我一天不死，金龍堂就一天存在。」霍地轉身暴喝道：「住手！」

郭寬等人已經與那些大漢厮殺起來，聞聲都停下，那一聲事實有如霹靂一樣震動每一個人的心絃。

金龍堂主目光轉落在郭寬面上，緩緩接道：「連你也背叛我了。」

郭寬道：「我早已不屬於金龍堂。」

「你的命是我救的，不是我，你早已給抓回去砍頭，活不到現在。」

郭寬道：「不錯，可是前後我已經替你做了很多事。」

「還替我毀了方剛，將查四交給我，是不是？」金龍堂主目光一掃。「你們聽到了？」

小六應聲道：「不管他做過什麼事，

只要他眞心悔改，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湘江三傑的老大接道：「若不是他，我們也不會找到這裏來。」

「方剛也不是他殺的。」另一個接道：「我們完全明白他當時的處境，也完全明白他當時的心情。」

小六隨又道：「他告訴我們一切的時候已準備給我們殺掉的了，我們當時事實也非常激動。」

金龍堂主冷笑道：「奇怪你們居然沒有將他殺掉，是不是他還有利用的價值，可以替你們引路？」

小六道：「只是我們明白他眞的改邪歸正，連死他都已不害怕，你這個金龍堂主還能夠怎樣？」

金龍堂主目光回到郭寬面上。「你眞的已連死都不怕了？」

郭寬一面走向查四，一面道：「死得有意義總比白活好得多。」

金龍堂主笑道：「想不到你也會說這種話。」

郭寬道：「這個生死的問題事實已困擾了我很多年，沒有這一次的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猜透。」

他隨即在查四身旁蹲下來，查四雙足支地，好容易爬起身子，吐着血道：「小郭，有你的，幹得好。」

聲已破，查四的傷實在很重，郭寬看着他，道：「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不是我，你……」

查四笑道：「你還這樣說，是不將我當做朋友了。」

郭寬顫聲道：「我們還是朋友？」

查四大笑道：「你這個臭小子，莫非以我是一個窮捕頭，高攀不起？」

語聲甫落，他突然一頭栽倒地上，面上的笑容却仍然留着，沒有隨同他的生命消逝。

郭寬抓着他的一雙手跪倒地上，沒有再說話，眼中雖有淚，也沒有掉下。

小六奔過來，看了看，突然大喝一聲，揮刀斬向旁邊一個金龍堂的大漢，與之同時，郭寬一聲長嘯，亦拔起身來，衝向金龍堂主。

其他的人也動了，一齊向金龍堂的人撲擊，一個個勢如瘋虎，奮不顧身。

沈勝衣同時發動，連人帶劍飛射金龍堂主，潘玉劍截不及，從後追上。

金龍堂主呆了呆，身形才動，迎向郭寬，一面大笑道：「你這個賤種，竟然敢與我動手？」

兩柄短劍也就在這時候從郭寬袖中出現，雙劍在手，一齊扎向金龍堂主要害，沈勝衣的劍也到了。

金龍堂主大喝揮袖，狂風疾起，左袖削向沈勝衣，右袖切向郭寬的雙臂。

衣袖貫上內力，有如利刀，迎上沈勝衣的劍，裂帛一聲，在劍鋒上斷飛。

沈勝衣的內力也許不如他，可是沈勝衣的內力用在劍上，總強過他的衣袖。

郭寬却被金龍堂主一袖捲得打了一個旋子，金龍堂主緊接撲上，郭寬身形未穩，雙劍又刺出，狠而勁，這一次，雙劍都刺在金龍堂主雙手上。

金龍堂主雙手已從袖中伸出來，不知何時那之上已戴上了一雙金光閃閃的手套，也不知是什麼東西織成，那麼銳利的劍尖竟然刺不進去。

郭寬目光及處，撤劍已不及，金龍堂主已然將他的雙劍抓在手中。

「你知道這是偷自大內寶庫的東西，水火不侵，刀劍不入。」金龍堂主問道。

郭寬雙手青筋蚓突，就是不能將劍抽出來，那邊沈勝衣被衣袖一阻，潘玉已趕上，蜂尾劍截住去路，一衝再衝，都被潘玉拚命截下，目光及處，急道一聲：「棄劍！」

郭寬沒有棄劍，雙脚疾起，踢向金龍堂主的小腹，金龍堂主這時候才鬆手，一抛，郭寬整個身子便倒飛出去。

金龍堂主身形緊接暴長，離弦箭也似射前，一拳接擊出，郭寬雙劍急回，左手劍總算擋住了那一拳，未着地的身子受震再飛出。

金龍堂主接一聲長嘯，身形翻滾在半空，搶在郭寬之前，當頭一手抓下。

小六一旁看見，一脚踢翻對手，人刀凌空向金龍堂主斬去。

金龍堂主悶哼一聲，手一翻，抄住來刀，接一拳擊向小六面門，小六急忙棄刀，翻身躍下，金龍堂主抓在手的刀同時脫手，擲向小六後心。

小六耳聽破空聲響，半空中身形勉強再翻，居然給他避過了那一刀，他半空落下，驚魂未定，金龍堂主已落在他面前，他雙拳擊出，打向金龍堂主胸膛。

他出拳很快，可是金龍堂主更快，他打出的雙拳剎那竟變了打進金龍堂主的雙手內。

金龍堂主雙手立即一緊，一陣骨碎聲響，小六雙拳盡碎，慘叫聲中，一個身子接被金龍堂主掄得飛起來，迎向那刺來的雙劍。

郭寬急忙收劍，金龍堂主同時鬆手，雙拳接出，一齊打在小六的胸膛上，小六的胸膛立即塌下，一個身子却倒飛了出去，撞向郭寬。

郭寬不由伸手接去，一接之下，雙臂齊被震回，小六的屍體便撞上他的胸膛，撞得他飛滾出去。

金龍堂主天馬行空般追上，連環七拳都打在小六的屍體上，只打得小六的屍體一再撞上郭寬的胸膛。

郭寬連吐七口鮮血滾倒地上，雙劍支地勉強站起來，金龍堂主等他站起來才再出拳，一連十多拳都打在郭寬的小腹上。

郭寬沒有閃避，也不能閃避他的一條左臂已給金龍堂主抓着。

這十多拳下來，他胸腹的衣衫盡碎，到金龍堂主鬆手，便一堆爛泥也似倒下。

金龍堂主這才吁了一口氣，轉過身來，潘玉也就在這個時候倒向他身上。

蜂尾劍仍在潘玉的手上，他握劍的右臂却只差一點兒沒有齊肘斷去，身上十多個劍洞，鮮血狂噴，一身衣衫已然被鮮血染紅。

金龍堂主沒有伸手接，反而一拳痛擊在他背後，將他打飛，撞向沈勝衣，潘玉本來還有氣，這一拳却將他僅存的氣都打盡。

他是要活命才逃向這邊，那知道金龍堂主非獨沒有救助他，反而將他殺掉，那

剎那他才後悔。

後悔爲什麼要阻擋沈勝衣，爲什麼不乘沈勝衣衝向金龍堂主，要救郭寬小六等人的時候逃命。

他也實在盡了全力阻擋沈勝衣，也本來自信可以支持到金龍堂主回到這邊，那知道沈勝衣一急之下，攻擊竟然是那麼凌厲。

一個不在乎生死，一個在乎，不在乎的一個武功又是在在乎的那個之上，當然是不在乎的那個佔盡優勢。

沈勝衣非獨攻勢凌厲，而且用的都是險招，潘玉的劍路一被看破，根本就已接不住他的攻勢，中了第一劍，很快便第二劍第三劍。

中第一劍潘玉的鬥志便已經崩潰，然後突然發現對死亡是那麼恐懼，也不用沈勝衣怎樣追，自行向金龍堂主這邊退來。

沈勝衣其實並不希望這樣，潘玉的鬥志雖然崩潰，仍然能夠阻止他的行動，使他不能夠迅速接近金龍堂主。

潘玉當然無意再阻止沈勝衣，可是沈勝衣向金龍堂主迫近，便等如向他迫來，那片刻他竟然想不到，只要他將路讓開，便反而能夠逃命，只知道最安全就是在金龍堂主身旁。

沈勝衣沒有想到這許多，潘玉在他來說是一個障碍，他必須清除這個障碍，到潘玉退到金龍堂主身旁，他却是很自然的考慮到借助潘玉，擊倒金龍堂主。

金龍堂主却不給他這個機會，立即將潘玉擊飛，雖然是很少出手，金龍堂主到現在仍然沒有改變原則，不惜殺掉任何人以保障自己的安全。

他沒有跟着出擊，這當然是因爲他看出沈勝衣不比其他人，潘玉也不是沈勝衣的朋友，很難以潘玉來殺一個措手不及。

事實沈勝衣根本不理會潘玉的生死，一劍迎出，將潘玉的屍體挑過一旁，他也沒有撲前去，一看金龍堂主的神態他亦已知道潘玉對他的攻勢一些作用也沒有，索性由金龍堂主清除他們之間這個障碍。

然後他們所有的動作都停下來，只有目光，劍一樣在半空交擊。

周圍的惡戰沒有停下，金龍堂一夥却顯然已處於下風，一個個都是無心戀戰的樣子，他們原是士氣高漲，但看見胡來貴妃先後在沈勝衣手下，天殘門的老瞎子臨陣倒戈，郭寬率領羣雄殺到來，難免亦爲之動搖，再看見潘玉也倒下，更就大受打擊。

羣雄却是越戰越起勁，並沒有因爲郭寬小六倒下退縮，反而更激奮。

湘江三傑已到了紅綾身旁，三柄劍組成三才劍陣，非獨護住了紅綾，也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威力，將迫近來的金龍堂的人一一刺殺。

金龍堂主一看便知道大勢已去，惟一的機會就是將沈勝衣擊殺，沈勝衣一倒，其他人縱然死戰不退，要解決也不會太困難。

金龍堂的人還有那麼多，只要他們恢復信心同心合力，應該可以將來人殺盡。

要將沈勝衣擊倒，當然是金龍堂主的事情，他也是金龍堂的靈魂，事實金龍堂一夥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二人的身上，羣雄也一樣，二人才對峙，他們的動作不覺便緩下，然後各有各靠攏，不過片刻，便分成了兩組，彷彿有默契的，隨即退開。

惡戰也隨着停止，周圍一剎那變成一片死寂，受傷倒在地上的，也不覺停了呻吟。

沈勝衣金龍堂主彷如未覺，仍然是那樣對峙，不發一聲，也無動作，只有目光繼續交擊，突然都凝結，相抵在半空。

那就像是四柄長劍劍尖對劍尖相抵在半空，能夠看到他們目光的銳利的人，也會同時發現他們的處境是如何險惡，偶一失錯，劍尖滑開，便會喪生。

金龍堂主第一個開口：「好，別人說你是年青一輩最強的一個，我一直都有些懷疑，現在却是不能不相信這是事實。」

他雖然說話，目光並沒有變動，能夠做到這一點的人相信並不多。

沈勝衣絕無疑問是其中的一個，冷應道：「閣下也是我平生所遇的有數的幾個高手之一。」

金龍堂主道：「武功練到我這個地步的人相信不會太多。」

沈勝衣道：「不是沒有。」

金龍堂主道：「你以爲你能夠將我擊倒？」

沈勝衣道：「能也是要擊，不能也是要擊。」

金龍堂主道：「好像你這樣不怕死的人倒是很少見。」

「堂主這話大概還沒有考慮清楚便說出來，今天到這裏來的英雄豪傑，又有那一個是怕死的。」

金龍堂主道：「那都是笨蛋。」

沈勝衣道：「正如我一樣。」

金龍堂主沉聲道：「這個賬金龍堂一定會算清楚。」

沈勝衣道：「反正要算，何不現在就算？」

金龍堂主道：「好爽快的人。」他的目光仍然不動，雙手却動了，一陣指節聲響，彷彿更閃亮。

沈勝衣道：「但你若是不算，要走，我們還是會讓你走。」

湘西三劍等人一個都沒有作聲，顯然無論沈勝衣怎樣決定，他們都會絕對的服從，他們信任沈勝衣就正如他們信任郭寬一樣。

江湖人的豪情俠氣有時也的確不能夠以常理來推測。

金龍堂主大笑道：「我這麼一走，在金龍堂中以後還有人信服？」

沈勝衣道：「不管怎樣，金龍堂的人今天都絕對阻止不了我們將花名冊送走，此地金龍堂的人雖然多，我們的人也不少，而且每一個都準備拚命，拚到底，而前行不遠便是大城，你們不能夠追進去。」

金龍堂主道：「你們進了大城難道就能夠將花名冊交到白玉樓手上？」

沈勝衣道：「我知道金龍堂在附近官府都有認識的人，但我却絕不以爲有人敢欺瞞白玉樓，甘冒抄家滅族之險，我也絕不以爲金錢收買得來的人會有我們這種不顧一切，視死如歸的豪氣。」

湘西三劍的老大忍不住插口道：「我們也不以爲金龍堂的人會有這種決心。」

金龍堂主冷笑道：「我只知道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屬下懷疑我的話。」

沈勝衣搖頭。「你總不成終此一生去報復，即使如此也未必能將他們殺盡。」

金龍堂主道：「他們無論如何都絕不敢不盡力。」

沈勝衣道：「這你又錯了，他們應該都知道我們無意將他們趕盡殺盡，只要他們改過自新，不再爲非作歹，事實他們沒有你們的支持，亦不會壞到那裏去。」

金龍堂主道：「我們不錯一直支持包庇他們，也要他們絕對的服從，否則──」他冷笑，惡毒的冷笑。

沈勝衣淡然道：「你們現在還剩下多少人？」

金龍堂主一怔，胡來已死，貴妃潘玉亦喪生，天殘門最高輩份的丘長老倒戈，他能夠用的，好像胡來這一級的人現在也已沒有。

沈勝衣語聲陡高，接道：「花名册一定能夠送離這裏，只要送離這裏金龍堂便已消失，對我們迫得太緊，後果便越嚴重，有那一個金龍堂的人不願意活下去？」

沒有人作聲，幾個金龍堂弟子不覺將兵器垂下來，沈勝衣接道：「要走的，現在可以走了。」

金龍堂的人有些在面面相覷，金龍堂主目光終於動搖，一閃，厲聲道：「沒有我許可，誰要走，誰便得喪命！」

湘西三劍的老大截道：「你應付我們都已心有餘，力不足，那還有餘力去殺別的人？」

金龍堂主厲聲道：「你不妨看看，他們會不會聽你們的離開。」

湘西三劍的老大接道：「我跟他們又不認識，怎知道他們的心意，只是看他也不是這麽愚蠢的人，這麽好的機會也不懂得把握住離開。」

金龍堂主道：「這算是什麽機會，只有同心合力，殺掉敵人，取回花名册才是辦法。」

「你當然希望他們拚命，但他們應該想到拚命與否結果都是一樣，再想清楚便知道如何取捨。」

金龍堂主道：「少廢話，他們絕不會聽從你們，上你們的當。」

湘西三劍的老大身子一轉，大叫道：「你們還不走還等什麽？」

金龍堂主接一聲斷喝：「上！」一頓又喝道：「那一個不要命的只管走！」

沒有人上，一個個面面相覷，湘西三劍的老大忍不住笑道：「那有這麽笨的，四方八面離開，我們就是阻止不住，他又能殺得你們多少人？」

語聲甫落，金龍堂的人已然有反應，突然齊呼一聲，已然四散開去。

金龍堂主怔在那裏，那的確事實，他總不能一個個追上去殺掉，何況他一動，沈勝衣亦會發動，將他截下來。

他的目光更冷酷，一聲也不發，那些金龍堂的人跑得很快，大都是往樹林裏闖。羣雄沒有作聲，只是等在那裏，看着金龍堂主，只有紅綾，眼瞳中不覺露出了傷感的神色來。

打破默沉的也還是沈勝衣，道：「堂主現在可以離開了。」

金龍堂主冷笑道：「我要離開隨時都可以離開，用得着你來說話？」

沈勝衣道：「我只是提醒堂主，現在是時候了。」

金龍堂主冷笑道：「你就是不怕我趕上去，將金龍堂的叛徒殺掉。」

沈勝衣淡然道：「那是金龍堂的事情，我們管不着。」

金龍堂主道：「好一個沈勝衣，也懂得用這種卑鄙的離間之計。」

沈勝衣只是道：「無論我們怎樣卑鄙，都不及金龍堂中人萬一，他們就是死也死有餘辜，我們的人何必理會？」

金龍堂主道：「這是死我若是動手，反而遂了你們的心願。」

沈勝衣道：「我以爲堂主應該有堂主的決定。」

金龍堂主道：「你們就是不怕我的報復。」一雙拳頭收處，指節格格作响。

沈勝衣道：「我們若是顧慮後果，担心報復，根本就不會做這件事情。」

湘西三劍的老大接道：「跟他說他也不會明白的，好像他這種人又怎會明白俠義中人的心情。」

金龍堂主道：「我只知道你們也是人，也有人的弱點，有機會我倒要看看，在孤立無援下，你是否也是這般豪氣。」

湘西三劍的老大道：「不管怎樣，我們明知道要跟金龍堂的人拚命，到現在仍然沒有一個人退出。」

金龍堂主道：「只是因爲沈勝衣。」

沈勝衣截道：「錯了，他們趕來的時候根本不能夠肯定我是仍然生存。」

一個大漢應道：「我們却相信你絕不會這麽容易被擊倒，而不管怎樣，我們都會趕來盡力完成這件事。」

沈勝衣道：「這到底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那個大漢道：「就是拚了命也是值得的。」

金龍堂主大笑起來。「天下間眞的有這麽多傻瓜？」

他的眼中却一絲笑意也沒有，沈勝衣看在眼內，也看出了他的心意，回頭看看紅綾，道：「我們都已經盡了力。」

紅綾搖頭道：「你們不能夠改變的事情，我當然也不能夠，無論你們決定是怎樣做，我都會同意，站在你們那邊兒。」

「畜牲──」金龍堂主一張臉扳起來。「你立即給我滾過來，我或者考慮饒你一命。」

紅綾一些反應也沒有，金龍堂主接道：「連孝道你也不懂還說什麽？」

紅綾凄然一笑，仍沒有回答，沈勝衣道：「這個時候閣下又何必說這些話，要走便走是了。」

金龍堂主道：「那走得這麽容易，我也絕不以爲你們會這麽仁慈，只怕我還未回到家中，官兵便會蜂湧而至。」

沈勝衣道：「你這樣不足爲怪，要一個不講信的人相信用別人的承諾，原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金龍堂主接問道：「那又怎樣？你說說？」

沈勝衣道：「閣下喜歡怎樣便怎樣是了。」

「小狐狸到底露出尾巴來了。」金龍堂主放聲大笑。

沈勝衣無言歎息，紅綾那邊道：「沈大哥不要再多說了，我還有其他人都明白，你是不要我難受，可是在決定這件事之前我已經考慮清楚，絕不會悔改，也準備接受任何打擊。」

沈勝衣道：「我只是本着查捕頭的主意，希望能够將這件事以比較和平的方法解決，現在怎樣便怎樣，也實在無話可說的了。」

金龍堂主也沒有再說話，吸氣，再握拳，骨節响聲更急烈，就像是鞭炮也似。

沈勝衣似乎無動於中，衣衫却無風自動，袖揚處，右手露出來，扣着的兩枚接近透明的暗器寒光一閃。

金龍堂主的目光同時一閃，忍不住又道：「你還有這種暗器。」

沈勝衣道：「這是黑狗用的暗器。」

金龍堂主道：「黑狗用的暗器你當然也能够用，只是你與黑狗好像並不是同一類人。」

沈勝衣道：「我已經說過這並不是一場公平的決鬥，任何有助解決這一場決鬥的兵器暗器辦法我都會使用，以擊倒敵人爲原則。」

金龍堂主大笑道：「好一個名俠，我總算見識到了。」

沈勝衣道：「你大概還沒有忘記我就是以這種暗器射殺貴妃。」

金龍堂主道：「這筆賬也本該由我來算的。」

沈勝衣說道：「那你小心這種暗器好了。」

金龍堂主冷笑道：「你若是以爲我恐懼這種暗器你可就錯了。」

沈勝衣道：「我只知道這種暗器比一般的更難防備，對這一戰很有帮助。」

金龍堂主一張臉沉下來，道：「難怪你能够活到現在，這些年來你到底做過多少不擇手段的事？」

沈勝衣道：「我也是只記得那是有此需要，而事後我也絕不會爲此難過。」

「也正如這一次，只要你能够將我擊倒，別人只會大聲叫好，絕不會計較你用的是什麽手段。」

沈勝衣道：「應該就是了，而我也絕不會計較這些。」

金龍堂主道：「你現在可以動手了，還不施用你的暗器？」

沈勝衣道：「我知道在什麽時候用的，你小心了。」

金龍堂主冷笑道：「天殘門對暗器一向有研究，尚且逃不過你的暗器一擊，我當然非要小心不可。」

話聲一落，他的脚步終於開始了移動，不太快，却是一定的距離，骨節又响動起來，令人聽來，魄動心驚。

沈勝衣沒有隨着移動，只是目光隨着轉，到金龍堂主走出了七步他才走一步，那一步之間，全身上下呼應得非常緊密，簡直就無懈可擊。

金龍堂主當然看得出，沈勝衣也一樣看得出金龍堂主就像是一隻刺蝟，已作好準備，應付任何突然的襲擊。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們身上，也齊皆凝神靜氣，這一戰，絕無疑問是驚天動地的一戰，對練武之人當然有很大的誘惑。

只有紅綾，抱着花名册頹然坐下來，頭亦垂下，眼睛雖然也是望着那邊，眼神却是那麽的呆滯，眼珠子彷彿已凝結成兩顆石珠子。

看到這樣的一雙眼睛，實在不難令人懷疑這雙眼睛是否還能够看見東西。

她的心情也絕不難明白。

風急吹，金龍堂主終於在風中飛舞，有如神龍經天，「金龍探爪」，伸手往沈勝衣頭上抓下，這一動聲勢並不怎樣驚人，而動作之美妙却是很少見。

沈勝衣的動作一樣美妙，也同時飛舞在半空中，金龍堂主一抓再抓都抓他不着，他的劍隨即到了眼前。

金龍堂主雙掌立時一拍，在他拍實之前，沈勝衣的劍已經撤回，他雙掌也沒有拍實，那刹那一變，追抓向沈勝衣的劍，沈勝衣一面閃避一面還擊，身形兵器混成一體，毫無破綻，用劍用到他這個境界的人實在不多，但內功練到金龍堂主那個地步的人亦一樣少有。

金龍堂主吸氣吐氣，也不見怎樣動一個身子便翻騰在半空，出手十七是攻勢。

沈勝衣應付得並不易，但仍然能够保持三成攻勢，兩個人的動作看來雖然很平淡，却已看得旁邊的人捏了一把冷汗。

他們攻擊的部份非獨出人意料，速度，角度亦是在他們意料之外，不過片刻，彼此身上幾乎每一寸都已曾被對方攻擊，但都沒有被擊中。

汗從沈勝衣的額上淌下來，金龍堂主亦沒有例外，這是他從來沒有的印像，他沒有在意，突然在意，然後他考慮到他已經不再年輕，平日精力也虛耗得實在太多。他本來自負必勝，這下子信心不由得動搖起來。

沈勝衣內功雖然沒有他的好，但勝在年輕，而且生活也非常正常，這許多優點已足以彌補他的缺點，再說他終年在江湖上奔走，在刀鋒下打滾，臨敵經驗的豐富只怕沒有幾多人能够及得上。

這些年來金龍堂主却是一直在養尊處優，已很少出手，以金龍堂高手之多，勢力之大，組織之秘密，能够闖到總壇的人可以說一個也沒有，他雖然沒有一天歇下來，不停苦練，到底只是死功夫，沈勝衣的却是活的，這死與活之間又已有一段距離，兩人的武功也因此而更加接近。

沈勝衣交手下來，立即便發現了金龍堂主的弱點在缺乏實際經驗，可是他並沒有因此而輕視金龍堂主，出手反而更加小心。

金龍堂主看出沈勝衣的小心，也因此更覺得這個人的可怕，這種可怕的感覺也已不知多少年沒有出現過，這時候突然出現，在他的感覺，當然是既突然而又陌生，他的信心也因此而更動搖。

沈勝衣彷彿並無所覺，雖然能够爭取更多的攻勢，却仍然保持三成攻勢，也因此他有足够的時間來觀察，金龍堂主的招式變化，他是一個聰明人，也是一個武學的天才，任何招式，儘管變化怎樣快都難以逃過他的眼睛，而任何招式只要用上第一遍他便能够抓住其中的破綻，予以破解

，除非他根本沒有出手的時間。

好像金龍堂主這種高手當然不能够與一般相提並論，他所用的招式儘管變化不多，也比較簡單，却已是化腐朽爲神奇，沒有足够的時間觀察，根本不能够找到其中的破綻所在，沈勝衣很明白一般高手與金龍堂主這種高手的分別，所以他不急着搶攻，將時間用在觀察上。

金龍堂主看出他的心意，也看出這樣下去只要招式重複，沈勝衣致命的一擊便立即便攻進來，可是他怎能肯定自己的攻勢不會有重複的招式。

他忽然發覺原來自己的記憶力也已衰退，那種可怕的感覺又深了幾分，但他的攻勢仍然沒有停下，只是緩下來，也變得更加完整，他當然知道這雖然有助他的記憶，却也有害處，沈勝衣將會因此而看得更清楚，領悟得更多，除非不發現破綻，否則，攻擊也一定更加凌厲。

他也當然想幾下子重擊，將沈勝衣擊倒，省得麻煩，沈勝衣却避重就輕，盡量避免與他拚命，這除了沈勝衣已掌握這一戰的必勝之道，也沒有其他解釋的了。

這樣下去，到底能够維持到什麼時候？金龍堂主實在有些懷疑，他其實已無意與沈勝衣拚命，他就是那種人，要拚必須有相當把握，拚下來也必須不要傷得太重，否則便一些意思也沒有，而且他還要應付其他那麼多人。

他絕不肯妥協，也絕不想死，這是他最矛盾的地方，也是他最爲難的地方，他原先要幾下子誘沈勝衣一露出破綻，以雷霆萬鈞之勢將之解決，再對付其他的人。

其他的人在他的眼中根本就算不了什麼，他有絕對的把握將之一一迅速解決，就像解決查四，解決小六，天殘門那個老瞎子丘長老。

在他眼中就只有一個沈勝衣可以一戰，可是他要解決這個沈勝衣已經成問題。

然後他突然有了主意，展開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攻擊，由緩而快在他來說實在是最簡單沒有的事，也轉變得非常突然，有如一陣狂風驟然吹至，與之同時他舌綻春雷，發出了一連串驚天動地的咆哮聲，沈勝衣被他迫退，一下子倒退了三丈，這一陣攻擊的猛烈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不是沈勝衣所能够一一化解。

旁觀的人齊皆動容，在他們的眼中，金龍堂主的攻勢雷霆萬鈞，將沈勝衣迫得完全沒有抵擋還擊的餘地。

紅綾看着忍不住亦站起來，金龍堂主繼續搶攻，一個個巨浪也似向沈勝衣撞擊，一次比一次凌厲。

沈勝衣繼續倒退，這一次已退得沒有那麼急那麼遠，雖然退，並沒有倒下，能够不倒，也就是說能够反擊了。

金龍堂主隨即第三次搶攻，這一次顯然更凌厲，咆哮聲動地驚天，就是這種聲勢已沒有多少人能够發出來。

他咆哮聲中迅速的擊出了一百零八拳，一拳比一拳威猛，那一雙戴上金手套的雙手有如一片金網向沈勝衣罩去，再一變彷彿變成了一道金牆。

沈勝衣再退，金龍堂主再一聲咆哮，似乎就要將那一道金牆壓下去，連沈勝衣也有這種感覺，那知道一吼之下，那道金牆反而消失於無形，金龍堂主的人也彷彿消失，變成了一條張牙舞爪的金龍，反撲向紅綾那邊。

沒有人想到他會有此一着，連沈勝衣也沒有，事實上那道金牆對他的威脅的確大得很，也只是金龍堂主再加一把勁，將那道金牆推下去，他若是硬擋，不難變成互較內功之局，以他的內力修爲，不難被金龍堂主硬硬震成重傷，若不硬擋，而後退，則不免先機頓失，而成一面倒之勢。

也所以沈勝衣那刹那只是考慮如何應付金牆的壓力突然消失，難免心頭一刹那茫然，他所有的反應都在金龍堂主意料之中，連他發暗器的一着也不例外。

他一怔暗器先出手，身形接展開，撲向金龍堂主。

那枚暗器接近透明，若是能够在適當的機會射出，不容易應付，但現在這樣用來，與一般的暗器並無分別。

沈勝衣當然不是一般的高手，暗器在他用來也不是一般的暗器高手所能够比得上，可是金龍堂主也不是一般的高手，耳聽風聲，一袖獵然反揮，將射來的暗器拂落，這一拂落雖然影响他的身形，但不足以影响到沈勝衣追上。

沈勝衣身形已放盡，但高手相擊，快一步就是快一步，很難追回。

一拂同時金龍堂主身形亦落下，保護在紅綾身外的湘西三劍的反應絕不慢，人劍當中，天地兩劍左右齊來，却也是一怔之下慢了那半分，不能够再在金龍堂主動手之前組成一個完整的三才劍陣。

那雖然只是電光火石之間的空隙，一般高手即使能够看得見，未必能够抓得穩，金龍堂主便不同了，立即搶着，抓住了天劍的劍尖，在天人二劍之間一欺而入，地劍立時爲人劍所阻，完全起不了作用。

人劍立即刺金龍堂主，一口氣七劍，連刺七處大穴，天劍的左掌同時印出。

他們快，金龍堂主更加快，身形往天劍一迫，讓開人劍，一掌接印在天劍胸膛上。

這一掌比天劍那一掌只快了半寸，但半寸已經足够，天劍一個身子立時飛出，飛撞向撲來的沈勝衣，手中劍同時斷爲兩截。

金龍堂主隨即轉身，以捏着的半截斷劍接下了人劍的劍，一掌又奪隙而入，切在人劍咽喉上。

只一掌他便切斷了人劍的咽喉，反手摟抓着人劍的脖子，抓鷄也似一把抓起來迎向沈勝衣的劍，手中斷劍接彈向地劍。

地劍身形轉過來，一劍搶救不及，那截斷劍便射進了他的心窩，他大叫一聲，一個身子飛摔開去，倒地不起。

以金龍堂主的內功，那截斷劍就是不射正心窩，亦足以震碎他的心脈，取他性命。

沈勝衣的反應不能說不快的了，手一抄天劍，將他送到一旁，身形同時從那個方向轉入，劍刺金龍堂主，那知道金龍堂主竟然以人劍的屍體迎來，那雖然是屍體。沈勝衣的劍還是不忍刺進去，而即使刺進去亦只能够阻止屍體的去勢，對金龍堂主的行動並無影响，所以他再閃開，然後再一次轉入。

金龍堂主意料之中，手一鬆，屍體飛出，撞向沈勝衣，身形再動，撲向紅綾，才一動，他突然怪叫一聲，整個人呆住。

一柄劍已抵在金龍堂主的咽喉上，這一劍來得很突然，尤其是在金龍堂主，他看見這支劍，却並未考慮到這支劍會向自己進攻。

這當然就是紅綾的劍，紅綾看着金龍堂主撲來，也看着天劍重傷在金龍堂主掌下，人地雙劍喪命，那刹那，她簡直就像個儍瓜，怔在那兒。

雖想她已經背叛金龍堂，與她的父親作對，但面對面還是現在。

那到底是他的父親，她的劍如何能够刺出去。

也許她的劍刺出能够阻止金龍堂主的攻勢，救回地劍人劍的性命，可是那片刻他實在不知如何是好。

一怔之後她才不知那兒來的勇氣，終於出劍，這一劍的確在金龍堂主意料之外，金龍堂主原就是有一種自信，這個女兒雖然背叛了自己，在自己面前怎也不敢動手。

紅綾的反應一如他所料，所以他在紅綾出劍那刹那之前，還是以爲花名册手到拿來，再抓住紅綾開路，然後立即離開這地方。

那知道紅綾的劍還是動了，快而準，他雖然及時讓開，還是不免給劍抵在咽喉上，森寒的劍氣直侵肌骨，也就像一盆冷水當頭倒下。

他怪叫，呆住，那刹那，沈勝衣任何的一擊都足以將他擊倒，但沈勝衣並沒有出手，劍只是暴長，抵在金龍堂主後心的要穴上。

金龍堂主沒有動，他不怕紅綾的劍，也絕對有把握在紅綾的劍刺入咽喉之前將紅綾擊倒，可是他却全沒有把握讓開沈勝衣的劍。

他已經感到沈勝衣那支劍的劍氣，尖針般罩住在心臟周圍，只要他一動，便會一齊扎進去，他絕對相信沈勝衣能够及時刺出這一劍。

周圍羣豪隨即發出了一聲歡呼，一齊湧近來，金龍堂主雖然憤怒，那一股憤怒的火焰却被沈勝衣在劍上的寒氣壓下來，他的目光却仍然那麼凌厲，落在紅綾的劍上，再轉到紅綾的面上。

紅綾的劍在目光中顫抖，眼神亦一樣，她很想將劍移開，將視綫移開，可是就像着了魔也似怔在那兒，混身的血氣彷彿都正在凝結。

金龍堂主盯着她，終於開口：「好女兒，我的好女兒！」

紅綾的眼淚不覺流下，金龍堂主反而笑起來，接道：「你現在心滿意足了，金龍堂主完了，爹完了。」

紅綾嘴唇顫動，整張臉都顫動起來，却是一句話也說不出。

金龍堂主又道：「你的劍怎麼不刺進來，爹死了你大可以放心去做你的官家小姐，下手嘛，怎麼還不下手？」

紅綾仍然不作聲，沈勝衣後來終於開口：「紅綾不會出手的，她只是要阻止你拿花名册。」

金龍堂主冷笑道：「你這個臭小子神氣什麼，不是我這個不肖女兒你能够幹出什麼來，連查四你也救不了！」

沈勝衣道：「一個人的力量當然有限，我也不否認論武功，不是你的對手。」

「你承認打不過我就好了，你們這羣所謂俠義中人，除了圍毆還懂得幹什麼？」金龍堂主大笑。「我今天雖然要倒了，還是瞧不起你們。」

沈勝衣道：「瞧得起與瞧不起悉隨尊便。」

金龍堂主道：「那你可以下手了，還等什麼。」

沈勝衣的劍應聲而動，順脊而下，連點金龍堂主左右十二處穴道，他的劍一動，金龍堂主便已察覺，第一個念頭便是反擊，沈勝衣只封他的穴道却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他原是準備沈勝衣劍刺他的要害，他也有絕對的信心，在沈勝衣劍刺要害在死亡之前，反擊沈勝衣，將沈勝衣擊傷，那知道沈勝衣以劍作指，只封穴道。

在別人來說，這當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在沈勝衣這種內外功兼修的高手，却是很簡單，劍在他用來，要利可以穿金裂石，要鈍則可以雖中而不傷人，而劍氣不透過劍尖射出，直透穴道，較之以指點穴，尤有過之。

距離這當然縮短了很多，金龍堂主念頭方動，穴道已然被封住，混身不由一震，其他的穴道亦迅速被封上，血氣停止了運行，動作亦停頓。

紅綾的劍這才從金龍堂主咽喉上移開，「嗆啷」墮地，一個身子又顫抖起來，有如秋風中的蘆葦。

沈勝衣的劍也垂下，一個大漢即時嚷起來：「我們將他拿到官府裏。」

其他人轟然相和，沈勝衣等他們靜下去才道：「金龍堂主可以沒信用，查捕頭不能。」

各人更靜，沈勝衣接道：「查捕頭答應的也不是別人，就是她。」他的手輕擁着紅綾的肩膀。「大家……」

他的話還未說完，一個大漢已嚷道：「沈兄弟不必說，我們若是乘人之危動金龍堂主，就是畜牲，天誅地滅。」

其他人也轟然應諾，紅綾的眼淚再汨汨流下，沈勝衣接道：「大家收拾好一切，我們盡快離開這裏，將花名册送進官衙去。」

衆人應聲散開，金龍堂主乾瞪着一雙眼，若說目光能够殺人，沈勝衣紅綾只怕早已被碎屍萬段。

紅綾沒有望金龍堂主，一直垂下頭，到要離開的時候她才跪下，向金龍堂主又叩了三個頭。

金龍堂主反而閉上了眼睛，看也不看，他聽着各人脚步聲去遠，才再眼睛張開，他已看不到沈勝衣他們，也看不到一個活人，只是金龍堂所屬的屍體橫七豎八，倒在地上。

他沒有細看，隨即抑壓住激動的心情，運行體內的眞氣，希望將穴道冲開，這當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他並不放棄，失敗了一次，再來，一次又一次的運行眞氣冲向被封的穴道。

（未完・七）



「七大寇」故事

悽慘的刀口

溫涼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門大綸等人埋伏在小鎮內，等候沈虎禪和他們助手方恨少、唐寶牛，首先和他的助手格鬥，方恨少書生打扮，手持摺扇作武器，郝不喜都被他折斷「劍甲」，徐赤水放「無音神雷」反誤傷郝不喜手掌，可見書生武功卓越，唐寶牛一身蠻力雖被門大綸「奔雷手」痛打，亦毫無損傷，沈虎禪先救義父義母，最後出現，衆人心裏都爲之一寒，力數他的罪狀，反被他指出各人的行爲不檢，不承認殺害東天青帝，溫柔女俠看不對勁，退出戰團，門大綸領着高手圍攻，首先被沈虎禪砍斷一條手臂……

開棺驗屍　追查兇手

太白雙刺簡易行

沈虎禪注視着那口棺柩，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雷大先生？」

一刹那間，丁三姑、徐赤水、郝不喜三人臉上都浮起了喜容。

雷肅桐是武林羣雄的一方領袖，也是「青帝門」的領袖，他來了自不愁收拾不掉沈虎禪！

就在這時，砰地一聲，沈虎禪原先走出來的那一座木屋，驟然粉碎，板木四迸。

在木片碎塊飛濺當中，魯山陰、占飛虎、猿青雲也被一股大力，飛拋出來。

他們人在半空，突覺身上所繫的油浸牛筋，一齊鬆開，三人半空中翻身，飄然落地，竟然無碍。

但這三人不過見人影一閃，登時屋碎人飛，而身上束縛盡去，也沒有看清楚出手相救的是誰。

沈虎禪道：「雷大先生，既然來了，深仇大師想必也至，何不現身。」

這時木屋已坍倒，灰塵滾滾，濛濛一片，像起了塲霧，霧中有一個瘦長的人佇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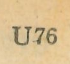
「我在這裏。」方恨少本來正瞪視那震破木屋的和尚，忽覺得聲音是從自己頸根傳來，忙一個縱身，飛出丈二，半空中一個翻身，看清楚背後果像有一人，但人影一花，在自己頸後又响起了那聲音：「我一直都在這裏。」

方恨少怪叫一聲，躲到唐寶牛背後去，依他背脊而靠，汗涔涔下。

月光下，多了一人，也不怎麽高大，貌相清古，羽衣皇冠，似儒似道，微微笑着，背負雙手，饒有趣味的瞧着沈虎禪。

沈虎禪抱拳長揖道：「可是雷大先生？」

這相貌清奇的老者笑道：「人說沈虎禪一人七刀，我已見着五把刀，未知另外兩把何指？」



沈虎禪畢恭畢敬地道：「那只是江湖人訛傳而已。」

雷肅桐道：「不過訛傳都有實據，沈老弟的雙眉，確似兩把秀刀，兩髭更有刀勢，加上手中那一口刀，已是五柄刀了，另外兩柄，只怕不會是空穴來風罷？」

沈虎禪道：「那是指在下手掌中的玉柱紋，和人紋同走食指之下巽宮，形成刀狀，所以手心裏多了兩張刀。」

雷肅桐哈哈笑道：「人紋乃主一生平安凶吉健康體力，玉柱紋乃主事業運情氣勢際遇，閣下雙手掌紋呈刀狀，又冲巽宮，可得名聲權位，不過一生之凶險跌宕，也可測而知了。」

衆人都莫名其妙，怎麽雷肅桐沈虎禪見面就談起掌紋和刀的事來。這樣說着的時候，溫柔不禁也悄悄翻開掌心，看自己掌紋裏有無刀形。

没料又給方恨少瞧見，低聲說：「溫女俠，女孩兒家，手裏掌紋裏有一朶花，不要一把刀啊！」溫柔疾地收了手掌，嗔叱：「關你什麽事！」方恨少伸了一下舌頭，縮囘頭去，看見唐寶牛跟他作了個鬼臉。

雷肅桐道：「那末，閣下的七把刀，就是雙眉、雙髭、雙掌和這一柄手中刀了。」

沈虎禪道：「雷大先生爲何問起這些？」

雷肅桐道：「那就没有錯了。」

沈虎禪問：「怎麽没有錯了？」

雷肅桐道：「沈虎禪的特徵，一人七刀，確是如此，你也眞的是沈虎禪，沈虎禪也正是殺先師的兇手！」

沈虎禪一怔。雷桐肅道：「你也不必抵賴了，先師死時，遺孤在旁，見幪面的兇手雙眉似刀，灶墩上還留下一個血掌印，最大的特異點是主柱紋朝食指下冲，有這種掌紋的人，實在不算太多，閣下也不必推諉了。」

沈虎禪反問：「兇手也留着我這樣的鬍髭麽？」

雷肅桐一楞，道：「他行兇時幪面，怎看得見？」

沈虎禪道：「那不能說玉柱紋斜冲和雙眉如刀，就一定只有我一個啊！」

雷肅桐笑了。

「我就知道你會不認，所以，我耐着性子，遣門捕頭等人先來，挨到你出刀才現身，看來眞的做對了。」

他嚴肅地道：「簡公子、公羽大俠、薛前輩，有煩三位，作個見證。」

只見叢林中徐步走出三人，簡公子溫文儒雅，貌相清奇，風渠夷冲，端的是一位貴介公子；「公羽大俠」顧盼威猛，鐵爪長臂，兩耳垂輪，色如丹砂；「薛前輩」則老態龍鍾，臉上疤痕重叠，蜂窩也似的，紫醬色的橘皮扁臉，濃眉如刷　却未語先笑，醜彌陀一般的神態。

丁三姑、徐赤水、郝不喜、魯山陰等自是又驚又敬，驚的是這三大高手，一齊出現，自己等人枉費了那麽多心思佈下埋伏，這等高人來了竟全無知覺。敬的是來的這三人，是「太白書生」簡易行、公羽

公大俠羽敬，以及「不倒翁」薛東隣。

這三個人，雖然各自在名頭上，還及不上雷肅桐，但是在武林中各有其建樹，而且徒衆甚多，丁三姑、徐赤水、魯山陰三人更有自知之明，他們三人縱合併聯手，也未必抵得上對方一人而已，無論在身份、地位、武功、人望上都如此。

而武林中其實身份威望，要比眞材實學更重要。一個年輕高手縱有才華、武術超羣兼之忠肝義胆，但又能怎樣？如果無勢無名，給江湖上的人一個個地挑釁下去，縱不累死，也會給人罵死。

簡易行、公羽敬、薛東隣都是在武林中甚有名望地位的人。

當然他們的份位也不是輕易得來的。

單指以簡易行而言，不但文采風流，武藝更是超羣，曾有一次，在洛陽青樓中酒醉後被五十三名高手襲擊。

他以一對「太白刺」，左手打出瘦金體的書法，右手打出張癲的狂草，筆意縱橫，刺勢磅礴，左手寫「明月松上照」，右手同時寫「清泉台下流」。

眼看十個字寫完，敵手盡倒，簡易行寫出「照」之最後一點，「流」之最後一勾，竟把匿伏在牀底下圖施暗襲的一名殺手勾了出來，更把藏於天花板上的另一名殺手刺瞎了左目。

他把十個字寫完，五十三名狙擊手外加兩名埋伏者，全都踣地不起。

這一役之後，簡易行聲名大噪，據說洛陽城裏的青樓女子，無不欲與之親近爲榮，不惜以身相許。

簡易行這一戰，雖不能說名動天下，但至少驚動了雷大先生。

於是雷大先生執上賓之禮，三度拜會簡易行，將簡易行「請」了回來「奉」爲青帝門的「智囊」。

這「智囊」的身份，猶如供奉，但青帝門的「供奉」，可不止一人。

比起公羽敬和薛東隣，簡易行在「供奉」中也只能勉強排個第三。

× × ×

沈虎禪看到了薛東隣、公羽敬和簡易行，但他還是不明白雷肅桐的話。

雷肅桐却立刻說明了：「那是先師的靈柩，驚動先師仙骸，我罪該萬死……但爲了替先師尋兇報仇，也不得已了。」

簡易行道：「替青帝報仇，才是一等一的大事，俗禮不拘。」

雷肅桐道：「便是。我把先師遺骸奉此，爲的是開棺驗屍，對證之下，令兇手無可狡辯！」

他向門大綸一指，道：「沈虎禪斫斷了門捕頭一條胳臂，諸位都看見是沈虎禪用他的刀砍的……」

他頓了一頓，又道：「先師致命傷，也是一道特別的刀口，請諸位法眼辨認，兩老刀口，是否相同？」

說罷，雙目吐出飽滿的精光，射向沈虎禪道：「如果相同，殺人償命，罪無可恕！」

沈虎禪冷冷地道：「我的刀法和刀造成的傷口，與衆不同，誣陷不了我的。」

雷肅桐冷笑，忽聽一個聲音咬牙切齒地道：「雷……雷大先生，你……你遣我等先來，爲的是給沈虎禪試刀，來證明刀傷是否相同？」

雷肅桐微笑反問：「不是這樣又如何找到活生生的證據，驗符刀口？」

門大綸痛得臉色全紫，悶哼着道：「如果……如果沈虎禪那一刀不是斷……臂，……而是……而是要我的命呢？」

雷肅桐即道：「如果你死了 也一樣有傷口 有傷口就足以證明 目的一樣達成。」

門大綸一聽 臉色突浮起了青筋 像數條巨大的青蚓在膚上蠢動一般：「雷……你……好……」

薛東隣忽然乾咳了一聲。

他咳聲一起，門大綸就沒有說下去。

薛東隣清了清濁喉，那橘皮般的瘤臉向着門大綸，笑了一笑，眼睛露出極其狡獪的光芒來：「門世侄……你一條胳臂，要是能換得破青帝之案，在上面，可是大功一件，你因公受傷，奮勇可嘉，單憑此功可以休息個三、五十年，自有人供你調度，不必如此辛苦，奔波勞碌要自己辛苦辦案了。」

薛東隣的話至爲明顯，門大綸完全明白。

這案子要是破了，殺了沈虎禪，雷肅桐上奏，以他的身份地位，只要說一聲，他這條胳臂，足以換來富貴榮華寫不盡。

——但他還是少了一條胳臂啊！

這痛楚、遺恨，誰也彌補不過來，何況門大綸還有一種深心的憤懣，一種受騙的不甘與憤怨！

但是他聽了薛東隣的話，就不敢再多說一句。

其實薛東隣可以稱得上是他的上司的老上司。

薛東隣當年威震冀北成爲「神捕薛」的時候，門大綸還在小板櫈子上吵着娘親要捲麻花糖吃。

薛東隣到了晚年被江湖人稱爲「不倒翁」，那是因爲他曾在宦途上數起數落，也就是說，薛東隣這個外號，是因爲他倒的次數太多，才有「不倒翁」之諱。

他每次倒得慘，但起得更風光。

由於他的辦案能力奇強，很快便晉陞高位，那一次大遷升，是因爲他酩酊大醉後，在軼大人府中爛醉，恰其時十六名刺客在花園狙擊軼王爺，卅二名護衞盡喪，薛東隣醉中以一根結冰的梅枝刺殺對方十一人，然後手執火炭，當作暗器，炙傷了另外五人。

這一役之後，薛東隣立時成了王爺身側帶刀護衞統領。

可惜他昇得快也跌得快。

他因醉而冷熱隨心，得心應手地擊退了殺手，但亦因醉摟抱了軼王爺的愛姬。

愛姬被憤怒的王爺所斬，薛東隣下在獄中，備嘗艱辛。

正好遇上有人刦天牢，眼看得手，薛東隣頸手扣有枷鎖，却衝入刀光劍影之中，擒下了刦牢的首領。

但他臉上的傷，也是當時因無法招架而留下的。

這一來，薛東隣再被釋放，又獲高位，那時候他還很年輕。

年青人是傲氣的，不怕打擊是其長處，但過於傲慢又乏耐心的缺點，大部份年

輕人都避免不了。

因爲他臉上的傷疤，被一個極有勢力的宦官女兒譏笑，他一氣之下，竟姦了那千金小姐，這一次他可摔得更慘。

五年後，薛東隣又「站」了起來。

可惜不久後，又因過於搶功招人所忌，他並沒有從上次的失敗帶來太多的警悟，反而重複了成功時的傲慢大意。

所以他又從可以指揮千名差役的位置跌到只在獄裏當牢頭，他一次比一次恢復得慢，而年歲是不饒人的，等到他第五次再爬起來的時候，他已學會了人生的敎訓，辭去了官職，在「青帝門」裏當份閒職，主要是替雷大先生做事。

以他的數起數落的威望，和數十年成敗的江湖經驗，只要有他一句話，很多本來迂廻曲折的事都變成捷徑直達。

雷大先生身邊當然需要像這樣的人。

薛東隣到晚年也希冀有雷大先生這樣的庇蔭：因爲他知道他已沒有資格再敗——要是再跌下去，歲月的重壓便足以令他永遠起不來。

他雖然已沒有了官職，但在六扇門裏一樣有威望。

江湖人是尊敬好漢的，何況是敗後再成的好漢，而薛東隣的確是公差中的長輩，前輩裏的長輩。

所以門大綸心裏爲自己斷臂的事忿極，但仍不敢反駁薛東隣的話。

雷肅桐滿意地點點頭，道：「開棺，驗屍！」

扶靈的人立即放下了棺柩，扳開了棺蓋，代之薰人欲嘔的臭味是醉人清芬的香味，一個白衣白眉的紅臉老人，臥在其間，鼻如垂玉，唇似列丹，耳似凝珠，雖然已氣絕多日，但看去竟似活的一般，只是在寢息間而已，腰間繫有一把看去十分長大威烈的古刀，皮鞘雕有朱篆。

棺中佈滿繁花如錦便是香氣的來源。

郝不喜、丁三姑、溫柔、徐赤水，魯山陰、門大綸甚至方恨少，唐寶牛等，都從未親覩過東天青帝的眞面目，但對他早已名聞貫耳，都湊近去看。

但這湊過去一看，就看見東天青帝任古書自胸及腹的一道刀口。

骨骼倒錯，肌膚反捲，筋肌盡成死藍色，連內臟腸肺，也給這一刀砍中之力震得裂破，凝成一塊一塊的淤血。一個這般道骨仙風的老人，却有這麽一道令人無論如何不想看第二眼的悽慘的刀口！

大俠公羽敬

他們看到了東天青帝的致命傷，不約而同，都轉過頭去看門大綸的斷臂。

斷了的手在地上，觸目驚心。

門大綸也放開了捂住傷口的手，血仍在淌。

衆人看了，眼睛裏都露出了一種神色，再無置疑的神色。

唐寶牛忽然大聲地說：「這人決不是老大殺的！」

簡易行只平靜的反問一句：「那麽是誰殺的？」

唐寶牛楞了老半天，粗聲道：「我怎麽知道？」

簡易行笑着問：「你看青帝和門捕頭的傷口，是不是都用刀砍的？」

「是。」

「他們兩者的傷口，像不像？」

唐寶牛只好說：「像。」

「那麽，門捕頭的手是誰斬的？」

「當然是沈老大了。」

簡易行笑了一笑，沒有再說下去。

唐寶牛僅是想了一想，一張臉除了密佈鬍髭的地方，都給脹紅得發紫，只大聲道：「沈老大絕不會害東天青帝！」

薛東隣問：「何以見得？」

唐寶牛瞪着厲目：「因爲沈老大常跟我們說，青帝是個了不起的人。」

薛東隣橘子皮似的臉孔，佈滿了刀疤般的皺紋，皺紋般的刀疤：「什麽地方了不起？」

唐寶牛挺起胸，鼓起腮幫子，努力去回憶沈虎禪對他說過的話．「他說……東天青帝武功眞了不起，有次用一朶雛菊，擊敗了三名劍手的挑戰，還有一次，老大說青帝在溪中遇伏，拿着了條游魚，當作兵器，擊退了來敵。……更有一次，強敵環視之下，青帝拈了塊冰 握在手心裏伸手探進了火炭之中，結果他的手旣沒燒炙，冰也不融解，仍在手心裏，嚇退了敵人……老大說，這種不傷一人懾敵心的退敵法，方才是仁者之道。老大還說他學不來，刀一出鞘，就要見血，死活都控制不得……」

薛東隣冷冷地說道：「所以他就殺了人。」

唐寶牛瞪目怒道：「胡說！老大如果要殺他，又何必讚他？」

薛東隣笑了，這裂嘴一笑，使得滿臉刀疤，橫錯豎倒的，猙獰可怖。「江湖上有句話：過份讚一個人就是一種蓄意的謀殺，你沒有聽說過嗎？」

唐寶牛還是憤然道：「老大怎會——他要殺誰，都會先跟我們說明。」

雷肅桐忽道：「我倒奇怪，沈虎禪怎會知道先師那麽多戰役？」

沈虎禪淡淡地道：「青帝俠名震江湖，他生平事蹟，早在武林傳爲佳話。」

雷肅桐道：「你旣如此佩服先師，又因何下此毒手？」

沈虎禪道：「我沒有殺青帝。」

唐寶牛大聲道．「老大說沒有殺，便是沒殺。」

薛東隣忽然問了一句：「你今天有沒有抱過女人？」

唐寶牛一楞，道：「沒有。」

薛東隣古古怪怪地一笑：「那麽，自瀆過沒有？」

唐寶牛揮拳叱喝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薛東隣笑容一歛道：「唐寶牛 你年紀也不小了 怎麽還那麽容易受騙？沈虎禪說什麽你便信個十足 看來 你一定也以爲自己是言而有信的好漢罷？但是，像今晚上你初初出來時，不是打着古靈精怪的武功名號充英雄，說的儘是謊話麽？剛才問你自瀆的事，你這麽大個兒，自然是正常的，你也不一樣佯怒而不答嗎！所以就算你沒有替代沈虎禪作假，但也可能給沈虎禪作假騙了你。」

唐寶牛還未及忿語，方恨少忽道：「

青帝是在何時遇害？」
薛東隣道：「三日前。」
方恨少道：「那老大更不可能是兇手了；」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完了這句話：「三天前，老大和我在一起。」
簡易行笑道：「你的說法，對沈虎禪一點帮助也沒有。」
他笑笑又道：「因爲你是他的朋友，說的話根本不可信。而且，就算你跟他確是在一起，殺青帝的時候，也難保你沒有份。」
方恨少氣得臉都白了，戟指罵道：「看你也是讀過聖賢書的人……人之作孽，莫甚於口，孫子有謂：傷人以言，甚於……甚於，甚於這個嘛……」
簡易行笑道：「孫子曰：贈人以言，重如珠寶。傷人以言，甚於劍戟。」
方恨少「啊」了一聲，道：「便是，便是，你用語傷人，極盡詆譭之能事，孔聖人說過，人而無信，不知……不知，不知下面怎麽說了……」方恨少搔着腮頸。
簡易行笑道：「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方恨少高興得跳起來道：「就是不知其可也，便是不知其可也。」
簡易行笑道：「你連古人書都背不出，還來附庸風雅，這俗語裏倒有一句。」
方恨少最喜舞文弄墨，時掉一、二句書袋，但偏生記不住，又沒下過死功夫強背，一聽簡易行這樣說，便生了興趣，問：「那一句？」其實他的武功也跟念書一樣，自然精奇，未到家就放棄不練。
簡易行笑着道：「不怕文人俗，只怕俗人文。」
方恨少怒道：「你——你罵我俗？」
簡易行只笑着搖手道：「那句不合你，還有一句，保管合個十足。」
方恨少暫時抑制怒火，問：「那句？說來聽聽？」
簡易行笑得整冠斂衣，才道：「便是：『書到用時方恨少』。」
溫柔首先忍不住，「嗤」地笑了起來。方恨少通紅了臉，簡易行忽向諸人團團一揖；揚聲道：「俗語有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東天青帝他老人家已息隱江湖多年，當年曾爲武林五義匡力以扶，今遭人暗殺，可哀也。是故，這殺人的兇手——」
用手一指，沈虎禪，朗目閃起厲芒：「應該按照武林規矩，就地處决，以祭青帝在天之靈。」
雷肅桐嘆了一口氣，目蘊淚光，道：「我特請三位來此，便是因爲三位在武林中，德高望重，在『青帝門』裏，更是可以拿得起主意的人。」
薛東隣即道：「雷大先生過謙了，是實不論在『青帝門』或武林中的功勳位高，我們遠不及雷大先生和深仇大師。」
雷肅桐微微一笑，算是不受，便道：「三位認爲刀口胳不胳合？沈虎禪該不該殺？如果該殺，諸位大俠在場，可替『青帝門』作個理直理屈的公證，如果都認爲不該殺，沈虎禪的事，『青帝門』決不插手。」
語聲一頓，轉目望向薛東隣，簡易行、公羽敬三人，沉聲道：「請三位爲先師遺孤拿個主意。」
簡易行與薛東隣互相望了一眼，簡易行先道：「證據確鑿，殺人者死。」
薛東隣咳了一聲，吐了一口濃痰：「刀口傷處，完全一樣，兇徒連一個息隱的老俠士尚不放過，罪當立誅。」
忽聽公羽敬道：「殺不得。」

× × ×

在方恨少的心中，覺得雷肅桐請動了「青帝門」下三個供奉來，無非是定沈虎禪之罪而殺之，就算門大綸、丁三姑、徐赤水、魯山陰、郝不喜、占飛虎、猿青雲等人也是這麽想。
所以公羽敬說「殺不得」的時候，他們都一怔。
連雷肅桐和簡易行、薛東隣也一怔。
公羽敬的脾氣他們知道。他要做一件事的時候，無論任何阻撓和挫折，他都一定會做到。在他十七歲血氣方剛之時，一個敵人覷準他的脾氣，和他打賭，要他赤足立在尖銳的一千三百口狼牙刺上去取一件東西，如果成功，敵人便自刎當堂；若在進行間被狼牙刺戮死，也與人無尤。
敵人明顯用的是激將法。
但是公羽敬居然眉也不皺一下的答允了。
在尖銳至極的狼牙刺上疾行，非要有渡水登萍的輕功不可，就算是輕若羽毛，也難保不爲尖刺所斷。
何況當時公羽敬習的是「金石爲開」的「大力金剛神法」，輕功甚是低微。
公羽敬貿然答允在狼牙刺上行走，敵人心裏嗤笑，以爲必得，可以目覩他濺血在白森森的刺刄上。
豈料公羽敬完成了步程。
他每行一步，以脚趾夾住刺鋒，等於是以脚趾夾着利刄尖鋒平面上，一步一步地把全程走完。
敵手的訕笑，變成了恐懼；他走過了一千三百口狼牙刺後，再把敵人追殺於七里之外。
公羽敬在武林中，青帝門的地位也比簡易行，薛東隣來得高，他不是雷大先生請回來的，而是東天青帝生前之密友。
公羽敬在江湖上被目爲一代大俠，使的是萬人敵的大刀，據說要三個武夫才使得動，但他用來，像擧柳枝一般自如。
但此刻刀不在他身上。
他的話鋒却冷利如刀：「僅僅是兩道眉相像，不能作準，留下的血掌更不似周慮謀殺者應有的疏忽，反似嫁禍，而且，青帝身上的刀傷，是不是眞的爲沈虎禪那口刀所傷，我們都不能判斷。」
簡易行和薛東隣都沒有料到公羽敬會如此說，互覷一眼後，簡易行強笑問：「公羽大俠認爲誰才能判斷？」
公羽敬沉聲道：「天下間憑傷口判斷爲何種兵器所傷者，除『神判』祖浮沉外，只怕再無第二人了。」
祖浮沉是個奇人，據說他可以矇着眼在同時發出的七十三種暗器裏，可以一件無誤的道出其名稱形狀及出處來，也可以憑呷一口藥材熬成的濃汁，可以識別出這口濃汁裏有多少不同的藥草和名稱，有一次掘着了一具骸骨，已經死了十一年，但還叫他一眼看出死者的小腰上一根骨節上

有個小小的傷口，從中判斷出爲什麽武器所傷，而逮到兇手。
這就是「神判」祖浮沉。
祖浮沉也是東天青帝的後輩。別的事可能請不動他，但東天青帝的事，只要通知到他就一定不會袖手不理。
所以公羽敬說出祖浮沉的名字，雖是人人都不悅，但却無可駁之處。
「不過，」薛東隣道：「沈虎禪殺死青帝，乃是至爲明白不過的事，又何須勞師動衆，要那麽多佐證作什麽？」
「如果不需要服天下人心，雷大先生又何必請了門，郝、徐、魯、丁、温六位，以及我們三人，而且連青帝遺骸也移來驗屍作證？」公羽敬反問。
薛東隣無言。
簡易行小心翼翼地問：「那末公羽兄有何打算？」
公羽敬道：「依我說，把沈虎禪一干人扣押回去，待祖浮沉印驗過後，在青帝門及武林同道前開壇議定。」
公羽敬突然逼視簡易行，問：「你的意思是不是叫我既然在雷大先生蔭庇下，就應該草率大意，判定此案？」
雷肅桐即道：「公羽大俠誤會了，我相信簡公子沒有這種意思。」
「我也相信簡公子不會說出這種話；」公羽敬依然迫視簡易行道，「因爲我既然投身入青帝門中討口飯吃，這口飯就一定吃得光明正大，一絲不苟，方才對得起青帝他老人家。」
只聽兩聲大喝，一聲如雷乍起，一聲如琴韻清揚：「好！」
喝的是唐寶牛和温柔。
方恨少也大聲道：「公羽大俠持正秉公，明鏡高懸，這才是眞正的大俠。」
方恨少的讚語引起簡易行的冷笑　薛東隣橘子皮般的臉上看不出表情，雷肅桐道：「依公羽大俠高見，是先把人犯帶回，勘察後才能定罪？」
公羽敬道：「是。」他彷彿完全沒有注意到旁人的讚許及冷笑。
雷肅桐揚起了半邊眉毛：「公羽大俠這樣建議，未知當事人看法如何？」
沈虎禪道：「既然如此，我願隨公羽大俠返青帝門。」
簡易行截道：「你是待罪之身，應當受縛前往。」
沈虎禪目注公羽敬，一字一句地道：「如果公羽大俠能保我不受人暗算，傷害，受縛又有何難？」
公羽敬在思考，沒有立即回答。
因爲這是一個不易回答的問題。
如果簡易行、薛東隣等人眞的要殺沈虎禪，公羽敬是否能以個人之力阻擋得住？
却就在這時，那個出現時曾以一掌震碎木屋，刹那間拋掟魯山陰，占飛虎、猿青雲於半空中切斷牛筋繩的枯瘦僧人，忽然開口說話了：「不必了。」
他的聲音如同乾柴撕裂，沙啞難聽。
「我們決一死戰，不是他死，就是我亡。」

深仇大師修羅掌

世間原是按照律法的，什麽人犯罪，查明眞憑實據，經過探究會審，便可以依照罪行輕重，施以刑法。
但江湖上有江湖上的規矩。
江湖上的規則不外還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以牙還牙，以血洗血，百變不離其宗，江湖上仍然講究恩怨分明，只不過更粗率一些，但也更直接一些。
武林中是刀頭舐血的英雄好漢，土匪强盜還有一種自形的律法：以決鬪、定生死。萬一技不如人，輸了，因而送掉了性命，也在所不惜。
這樣子的決鬪，介乎於世間王法之外，共要武林人雙方願意，誰也阻止不了。
僧人說出這種話，已經不是報師仇，而是挑下生死戰。
這個僧人形如槁木，頭掛一百另八顆玉一般的念珠，灰色淨衣，頭上長有一蓬鋼戟似的短髮，口中念念有詞，却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但在場的人都知道，這個僧人就是東天青帝第三名弟子、雷大先生的師弟。脾氣如霹靂燥雷，掌力摧金碎鐵。在武林中和青帝門俱極有地位又嫉惡如仇殺人如草芥的深仇大師！
深仇大師用火焰一般的眼神盯住沈虎禪，踏前一步道：「你知道老僧是誰？」
沈虎禪雙眉一揚，如兩柄漆黑的彎刀向上挺了一挺　沒有回答深仇大師的話。
深仇大師又踏前了一步：「我叫深仇，深仇大恨的深仇　」
沈虎禪道：「我跟大師無仇無怨。」
深仇道：「你只有兩種選擇：說實話我教你死得乾脆一些，不承認的我保證要你遍嚐一百零四根骨節被揑碎的滋味，」
沈虎禪淡淡地道：「其實我根本沒有選擇。」
「哦？」
「我只有一條路：承認是殺青帝的凶手然後乖乖的受死。」
深仇大師冷笑：「算你聰明。」
沈虎禪嘆道：「可惜你却很笨。」
深仇怒道：「你——」
沈虎禪截道：「說不定你才是謀殺青帝的人，故意誣陷我，迫我於死地，好讓有人替你頂罪！」
深仇大師氣得全身骨節格格作响，目中爆出精光：「你、你、我、我爲什麽要殺我的師尊，你才——」
沈虎禪悠然道：「理由麽？你殺青帝，便可奪得『青帝門』大權。」
深仇氣得咬牙切齒，呼喝道：「胡說！胡說！師父他老人家仙逝，青帝門的大權，是落在大師兄和三位供奉手裏，怎會輪到……」說到這裏，陡然住口
他住口的原因，可以說是至爲明顯的，那就是因爲他講到一半，猛然想起，師父死後，的確是對大師兄雷肅桐與三大供奉甚爲有利，對自己確是一無利處
深仇大師嫉惡如仇，好殺成性，以除魔降妖爲名，着實開了不少殺戒，後來曾被迫入空門，但一樣無法戒殺，後蒙青帝收錄門下，傳予掌法，才功力大進，無懼於仇家追殺，他對「青帝門」的一切，可說是志不在此，也意不在此。
而今給沈虎禪這麽一提點，倒令深仇大師心底裏微震了一震。

但他只是在心裏震盪了一下，立即向沈虎禪吼道：「你這惡賊，殺我恩師不算，還要來詆譭青帝門！」

沈虎禪苦笑道：「詆譭？你也知道被誣陷的滋味！」

深仇大師咆哮道：「拔你的刀！」

沈虎禪雙眉一剔，臉上殺氣陡現，但一抹而過，隨即平和地道：「大師，虧你是出家人，妄造殺孽不怕入地獄墮入輪迴麽？」

深仇雙掌微一合什道：「我這是斬妖降魔爲人世除惡務盡，正是執行佛法！」

沈虎禪冷笑道：「天下人殺人，總生揑造一些名目，秉大義之名而殺人，你這佛，已不是佛了，不要被魔降了才好！」

深仇咆哮：「拔你的刀！」

沈虎禪冷冷地道：「我的刀鋒一拔，生死都無法掌握。」

深仇冷笑道：「你沒有信心？」

沈虎禪道：「我是不想殺你。」

深仇怒叱：「可是我要殺你！」

沈虎禪道：「我不能因爲你要殺我我就先殺了你。」

他頓了頓又說：「你行事心狠手辣，但仍是正道中人，我不能殺你，你不要逼我。」

深仇怒笑道：「說得倒好聽！今天不管你拔不拔刀，殺不殺我，死的是你！」

他驀然跨出一步。

沈虎禪離他本來是有十七尺以外的距離，但深仇一個跨步，已跟沈虎禪衣袂相連一般貼身對立。

深仇肩膊一沉，已然出手。

沈虎禪却沒有動，刀仍在他背後。

深仇雙掌一拍，三枚「五火神雷」，沒入他的掌心裏，猶如蚯蚓落入大魚的口中，又像是微如火花浸入於池塘裏，完全沒了影踪，連輕微的爆炸也沒有。

深仇擰身，雙目發出寒光，向偷施「五火神雷」暗算的魯山陰一字一句地道：「我要出手殺一個人的時候，你們誰也不許插手。」

轉身向沈虎禪道．「你再不拔刀，可就沒有機會再碰你的刀了。」

沈虎禪仍是道：「我不想殺你。」

深仇大師暴喝一聲：「好！」左手倏地劈出。

深仇大師離沈虎禪本來就近，這一掌陡然推出，必然命中，但就在手掌要觸及沈虎禪身子的刹那之間，幾乎是千鈞一髮之差，先他掌力催動而翻躍而出！

深仇大師的掌擊了個空。

但飛躍在半空的沈虎禪，立時感覺到如洪濤裂浪的掌風已追擊過來。

沈虎禪猛吸一口氣，拔身上昇七尺．但掌風緊接激升七尺，沈虎禪遽然以「千斤墮」之力下沉，但掌風陡地隨而下擊，沈虎禪足未點地，人已往斜側竄了出去，但掌風跟着斜劈過來，沈虎禪就地一滾，轟隆一聲，塵土四揚，沈虎禪又掠身而起，地上被擊陷了一個大窟窿。

深仇大師的掌果爾非凡！

沈虎禪人在半空，深仇大師長嘯一聲，又發出了第二掌！

方恨少、唐寶牛禁不住一齊叫出聲：「老大，出刀！」

沈虎禪自己也極之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出刀一途。

不出刀，就破不了深仇大師。

但出刀，就可能殺掉深仇大師。

——阿難刀之魔力，一旦離鞘，就非他所能控制。就在這一遲疑間，沈虎禪如斷綫風箏，彈飛丈外，深仇大師幾乎已可以感覺到他的「修羅掌」力，如同平時擊殺大敵的時候，生起那一種得心應手而微妙的快感，自掌中傳來經過全身。

沈虎禪悶哼一聲，就勢一滾，竟又神奇般站了起來。

深仇大師眞的像一塊燃燒着的乾柴，因憤怒之火而致全身劈拍作响，向前跨上一步，右掌疾地拍了出去！

他這往前跨上一步，竟然越過了幾張攤子到了沈虎禪身前，沈虎禪才站起來，掌已擊到胸前！

在這間不容髮的電光火石一刹那，沈虎禪的胸膛前，突然多了一件東西！

刀！

帶鞘的刀！

深仇大師的右手，擊在木鞘上！

「卜」地一聲，像一個球被木棍擊飛一般，沈虎禪倒飛出去！

可是深仇大師半穿中已追上了他，衣袂掠起薄鐵搧風一般的尖嘯！

這次他是雙掌齊出！

也是他全力以赴的兩掌！

他練的是「修羅掌」，東天青帝「掌、刀、棍」三絕中敎給深仇大師的是掌功，而這兩掌是深仇大師畢生功力所聚。

這時，方恨少、唐寶牛，甚至連温柔也禁不住大叫：「出刀呀！」

誰都可以看出來，沈虎禪再不出刀，絕對接不下深仇大師這兩掌！

× × ×

沈虎禪大喝一聲，半空一刀劈下去！

刀是刀鞘，刀仍在鞘中！

這一刀氣勢渾宏，但並非無堅不摧，深仇大師驟撤回一掌，格住刀勢，另一掌已結結實實擊在沈虎禪胸膛上！

「蓬」的一聲，如中敗革，沈虎禪隨着方恨少、唐寶牛、温柔的驚呼聲中，跌落在三丈開外。

方恨少掠動身形，唐寶牛飛奔過去，攔在深仇大師與沈虎禪之間。

他們是怕深仇大師再下毒手。

深仇大師只一合什：「阿彌陀佛」，再也沒有追擊。

他已不用追擊。

無論是誰，捱了他一記「修羅掌」，五臟六腑都要震碎移位，鐵打鋼鑄的人也活不了。

沈虎禪雖是死定了，但深仇大師却沒有平時殺人的那一種快感。

因爲他知道沈虎禪由始至終，都沒有出刀，而他那用刀鞘擊下的刀，已足够讓他的左手五隻手指，完全震折痛入心脾。

深仇大師性格剛強好勝，雖表面不動聲色，心裏却大爲震動，對方以刀鞘便已震破他的「修羅掌力」，如果是刀鋒，那還得了？

就在他想到這裏的時候，却看見沈虎禪又站了起來。

不過沈虎禪這次巍然而立，但臉色白似紙，嘴角有血，胸膛起伏不止。

簡易行一見，叱喝道：「除惡務盡，殺了！」

唐寶牛發出一聲狂吼，天神般攔在沈虎禪身前，咆哮地道：「誰殺老大，先殺我！」

簡易行冷笑道：「你連武功也不會，要殺你有何難哉？」

方恨少倏地搶身護在唐寶牛前面，「還有我！」

簡易行目光一閃道：「好，就一併殺了！」

温柔忽然搶身過去跟唐寶牛，方恨少等站在一起，道：「殺不得。」

簡易行見是温柔．雙眉一剔，道：「怎麽了？温女俠，令尊德高望重，令師名動武林，何等高潔，你可不能聽信邪言妄語啊。」

「小寒山燕」温柔的父親與師父，都是武林中極有身份地位而武功也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之罕見高人，簡易行雖未把温柔看在眼裏，但對她却不敢得罪。

温柔道：「他剛才明明可以出刀，他都不想爲救己而傷人，怎會殺害青帝！」

簡易行冷笑道：「那是他故意惺惺作態！」

温柔抿了抿美麗而有弧度的紅唇：「拿自己性命來作態？」

簡易行這下可看眞了温柔，只見清秀艷美一齊彫琢在她身上五官，巧盼倩兮中美得令人目眩神馳，一時色授魂銷，脫口吟出：「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骨肉勻，原來温姑娘眞是，眞是絕色麗人！」

方恨少却不服氣，「你怎可以禍國殃民的楊氏姐妹來比擬温女俠？温女俠是：面目姣好，眉色望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

簡易行冷冷地調侃道：「那可荒謬了，這是史家對卓文君的形容，你怎可以把温姑娘比作爲一曲『鳳求凰』而私奔，後來當賣酒的卓文君呢！」

方恨少更不服輸，罵道：「你才——」

温柔氣得白玉般的臉頰泛起了緋紅，唐寶牛却打岔道：「你們在說些什麽，我聽不懂！」

唐寶牛氣呼嚕的道：「温姑娘不錯是美如天仙，美死了……美得就像一朵花，一碟不够吃的小菜，河裏的一條小魚兒……你們那一大堆形容，我可不懂。」

薛東隣突然道：「現在我們是來替青帝報仇，還是來品評温姑娘的美色？」

唐寶牛居然答：「命是要拚的，美麗的女子更是拚了命也要看！」

沈虎禪道：「温女俠！」

温柔返身過去，只見沈虎禪兩道眉毛和兩撇鬍子，黑而亮，有力而挺秀。

她忽然想起自己也有兩道挺拔的秀眉。想到這裏，不禁臉上紅了一紅。

「我這邊，不關你的事。」沈虎禪這樣地道。

這句冷酷的話可激怒了温柔，她粉臉都彤紅了起來：「什麽不關我的事？要是你不是殺青帝的兇手，我們殺錯人了，怎麽不關我的事！」

深仇大師忽道：「温女俠是因爲他不出刀而認定他不是兇手，其實，沈虎禪不出刀的原因有兩個。」

他冷冷地道：「第一，他怕再一刀，更現了原形，證實了刀口。」

「第二，」他接着又道：「他出刀只有死得更快，因爲。」

「他根本就不是我的敵手，」深仇大師神色如同傲岸的槁木，這樣地說。

沈虎禪苦笑，胸口一陣激盪，嘴角又溢出了鮮血。

「看來，」薛東隣道：「且不管他是爲了什麽理由不出手都一樣，反正他現在已無法再出手了。」

簡易行冷峻地道：「他現在所欠的就是還沒有斷氣。」

公羽敬忽然道：「他不能斷氣。」

簡易行對公羽敬三番四次的阻撓已感不耐：「公羽兄，你一再偏帮兇徒，豈不有失大俠身份！」

深仇大師雙掌又緩緩擧了起來，道：「讓我再補他一掌，誰也阻攔不了你。」

公羽敬道：「你不能殺他。」

深仇大師怒道：「誰說不能？」

公羽敬道：「誰殺他，誰就脫不了殺青帝之嫌！」公羽敬如丹砂的紅臉神光烱烱，語音沉重地說了下去：「如果我沒有猜錯，沈虎禪不出刀，是因爲怕人從他的刀法中認出他的師承來。」

衆人都是一怔。深仇大師脫口問：「他是什麽師承？」

「沈虎禪在八年前才出現武林，而且一出道便是高手，八年前，青帝還未收雷大先生和大師之前，不是還收了一位徒弟嗎？」公羽敬緩緩地道：「青帝只敎了他三天刀法，不知爲了什麽原故，便將之逐出門牆。」

他火眼金睛一般的目光望定沈虎禪：「沈虎禪用的也是刀，與傳說中當年青帝的刀法十分相近。」

深仇大師震愕莫名，道：「你懷疑他就是……？」

公羽敬冷冷地接道：「你們的大師兄。」隨即又道：「如果他眞的曾是青帝門下，那麽他爲何要殺恩師？當年爲何被逐出門牆？殺死青帝，對他又有何好處？」

他吸了一口氣，胸膛像岩壁一般硬挺，用寒電也似的眼神迅速巡視了一下，道：「在他未說明眞相以前，誰忙不及的要殺他，只怕滅口成份遠大於報仇。」

他冷笑又道：「凡是關鍵人物，要說出兇手之前，總難免要身遭不測，」他笑着問薛東隣：「薛兄認爲然否？」

薛東隣曾是捕頭，六扇門的老將，衙裏的高手，吃公門飯的名人。

一個知道得太多秘密的要犯，常在他未說出幕後人物前慘遭毒手，幾乎已是屢見不鮮的事，他吃多年的公家飯，自然已司空見慣，但他不直接同答公羽敬的話。

他只是轉首過去，問門大綸：「門捕頭以爲然否？」

一個苦頭吃多了，自然就懂得怎麽保衛自己，薛東隣顯然澈悟得遲一些，但畢竟是體悟到了。

他已看出這場面不好主持，所以他把這燙手山芋毫不考慮的就傳給了現任捕頭負傷的門大綸。

（未完・三）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龍驥·文　可飛·圖

荒城生死戰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呂奇旅遊美洲歐洲繞道好望角航綫到達錫蘭，再去蘇門答臘北端海港——庫塔拉查，在一間咖啡室裏喝咖啡，心裏盤算再去看看新畿內亞，澳洲便算結束環球旅行。他打算離去時，突然來了車行一位伙計，錯認他是租車去「美腦務」地方的人，這車子是雅君小姐等着用的，是性命相關的事，呂奇本想不理會，但最後這句話使他不能不管了，他駕着車子在半路上順載一個女郎叫林媚，車到達後住在松林客棧，找到了韓雅君，原來不是雅君托人租車，而是林媚冒名租的，覺得她很不正派，心裏有所警惕，呂奇不理她，只和雅君去調查她父親死因……

凶神惡煞

車子緩慢地行着，兩旁是綠色的草原。有羊羣在啃草，牠們很快樂，因爲牠們不必爲藏金的事而煩惱。

在岔路上，呂奇將車子停下來，目光望着通往美腦務的大路，沉吟了半分鐘，才喃喃地說：「雅君，從這裏走囘松林客棧，大概需要多久時間？」

「二十分鐘。」她走過無數次，所以囘答得很快。

「妳願意走囘去嗎？」

韓雅君怔住了，良久，才遲疑地問道：「呂奇！你要離我而去嗎？」

「不！」呂奇流露了赤誠的微笑，那似乎是一種保證。「我想獨自去一趟美腦務，那兒一定有圖書館，也許可以找到有關海盜頭目史頓的記載。那些天然洞窟一直被本地人視爲神跡，圖書館裏也很可能有詳細的資料。」

「哦——」韓雅君的面上流露出喜悅的神色。「你的意思是，願意助我追查一個難解之謎？」

謀奪藏金

「如果說我願意助妳，倒不如說我想滿足自己的好奇心要恰當得多。」呂奇打開了車門。「雅君，下車吧！噢，對了！客棧供應伙食嗎？」

「我有準備，」韓雅君下車後，神情愉快地向他揮着手。「我希望你能趕囘來和我共進午餐！」

「來得及的，現在才十一點鐘哩！」

車子像一陣風似地開走了。

韓雅君望着揚起的塵土發楞，雙手用力地揉搓着。

在呂奇未出現之前，她一直以爲自己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但是現在她感覺自己軟弱得像一條毛虫。她後悔，恐懼，爲什麼不和呂奇同車去美腦務？而要單獨地囘到客棧中去和那個帶着槍的林媚相處。

她看到刺眼的陽光，身體有些搖幌。但很快地她的脚跟又站穩了。客棧中有巴姆，有趙寧，那有什麼可怕？而且，現在是陽光普照的白天，根據古老的傳說，魔鬼絕不敢在白天出現的。

於是，她步履穩定地向客棧中走去。路旁有黃色的小花在隨風點頭，那似乎是在向她打招呼。對！那種小花就是蒲公英。蒲公英！父親臨死時曾提起過它的名字。她彎腰採摘了一株，擁在胸前。她突然感到了慈性的溫暖，溫暖中也有刺骨的傷痛。

不知什麼緣故，她的步履突然加快了許多。

客棧中靜得出奇，只有巴姆那隻心愛的小貓在門前的石階下晒太陽。

韓雅君踮起脚跟走向走廊，走出後門，來到了松林圍繞的後園。往日，即使在黑夜，她也能在這兒面對不知其深的林間一站好幾個小時！現在，是在陽光照射之下，她却有些胆怯了。

突然，林間紅影一閃。

韓雅君嚇了一跳，幸而那道紅影很快地明朗化，那是穿着紅色恤衫的林媚。

「韓小姐！」林媚向她緩緩走過來，以挖苦的語氣說：「那位呂奇先生竟然沒有送妳囘來嗎？」

二十六歲的韓雅君自然是深通世故的，尤其她出生於戰亂之中，成長於貧困的環境裏。她了解，要想在「松林客棧」住下去，就不要去冒犯這位充滿野性的女郎。不過，她也不願洩漏她和呂奇共同享有的秘密，因此，她俏皮地聳聳肩頭，笑着說：「可愛的林媚，妳難道沒有發現？呂奇不是一個輕易受別人擺佈的男人啊！」

「妳叫我什麼？」林媚的眉毛挑動了一下。

「我叫妳可愛的，有什麼不對嗎？」

「嗯！」林媚露了一下牙齒。如果那也算是笑容，這個世界上一定充滿了愉悅的氣氛。「呂奇囘庫塔拉查去了嗎？」

「我看他開車去了美腦務。」

「哦！他曾經與妳告別嗎？」

「他自然說了再見。我覺得他很有禮貌。」

「韓雅君！」林媚的聲音冷冷地，雙手環抱胸前，倒有些像一個找事打架的女流氓。「說了半天，妳還沒有弄懂我的意思。呂奇還要囘到客棧裏來嗎？」

韓雅君不明白對方查問呂奇的行踪究竟有何用意。她思考了幾秒鐘，以模稜的語氣說：「他倒沒有表示。林媚！妳和他有約嗎？」

「哼！」林媚出了一口冷氣，突然旋轉身子。

就在她旋動身子的時候，松林間又閃動了一個白色的影子——那是爲彭博士做嚮導的越南人阮正千。

韓雅暗暗地吃驚，方才林媚也是從那個方向走出來的。他倆一定在林間幽會，不湊巧被自己撞破了好事……她的腦海裏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殺害她父親的兇手陳善是安南人，那是越南未獨立前的名稱。二十五年前的陳善和眼前這個身裁魁梧，神情慓悍的阮正千會有什麼關係嗎？韓雅君不知道自己因何會有這種念頭？然而這個念頭却使她不由自主地連打了幾個寒噤。

「韓小姐！」阮正千的中國話有雲南口音。在越南的華僑。大部份是我國雲南省人。「妳認識我嗎？」

「你……」韓雅君想盡量使自己保持平靜。但是聲帶却不聽她的控制。「你……是阮先生。」

「巴姆先生騎着他的老馬到美腦務採購食物去了，」阮正千向她走過來，臉上的笑容能使炎熱的初夏變爲寒冬。「那位孩子畫家也步行到美腦務去買顏料，這裏只有我們三個人。」

「哦！哦！」韓雅君以求援的目光望向林媚，林媚却轉過身去。「他們……都出去了。」

「韓小姐！妳要聽我說故事嗎？」阮正千已走到她的面前，雙拳時握時放，使骨節格格作響。

韓雅君突然發現了對方的詭計，非常顯然，林媚示意這個頭腦簡單的年輕人向她施以恫嚇。目的呢？是防她洩漏他們在松林幽會的秘密嗎？還是……？她告訴自己，千萬不能怯弱，拿出勇氣來。

她努力使自己臉上浮現笑容，以極爲尋常的語氣說：「是關於山上那些神跡的故事嗎？」

「不！這裏的故事。」

「噢！這裏的故事？」

「在戰爭的時候，這裏住着一隊日軍憲兵，他們經常在這裏處決游擊隊員，就在這後園裏。」

「哦——」韓雅君知道自己的臉色已經開始泛白。

阮正千突然攫住了韓雅君的右臂，他的手掌像一把鐵鉗般緊而有力聲音却冷如寒冰。「哦！妳害怕了！妳的手冰涼。」

韓雅君本來要盡力掙脫，可是強烈的反抗意識在她心底昇起。她告訴自己，這是恫嚇，別怕。

她用力地挺了挺胸，似乎有意和經常賣弄性感的林媚比一比胸域的高聳挺拔。同時以堅定的聲音說：「大概是你的手太熱了。」

阮正千的目光突然像炎陽似地發出灼人的光芒。他冷笑着說：「妳不像一般女人那樣胆小，所以我可以繼續將故事說下去。在戰爭末期，日軍的彈藥奇缺。因而他們不用槍斃的方法去處決人犯。就像現在一樣，兩個人一左一右地抓住人犯的手臂，另外一個人叉住人犯的頸項，慢慢地收縮……」

他的另一隻手又叉住了韓雅君的頸項，並沒有用力，手掌在她的項間輕柔地撫摸，那不是輕薄的調戲，而是像一頭貓兒抓住一隻老鼠立刻吞下肚，先以利爪盡情玩弄的殘忍。

林媚站在一邊，瞇着眼睛看着這邊。並非陽光太強，她只是在欣賞，欣賞一幕也許是由她導演的妙劇。

韓雅君感覺到自己的心臟在加速跳動，但是她反應仍是冷靜的。沒有叫喊，沒有掙扎，只是緩慢地說：「阮先生！你的表演太精采了。」

「韓小姐！妳永遠也想不到被處決的人犯有多麼痛苦。」阮正千臉上浮現了獰笑，叉在她頸間的手掌逐漸用力。「呼吸愈來愈困難，喉管格格作響，胸口處像是壓着一塊千斤巨石……」

「放手！」韓雅君拚盡全力地大叫了一聲。此刻不叫，也許永遠也沒有機會使

她放聲大叫了。

「阮！」林媚也大叫了一聲，那彷彿是一個警告。

在緊張，喘吁的情況下，韓雅君彷彿聽到了汽車的引擎聲。

阮正千放開了她，當她正要轉身向松林間跑去時，急促的步履聲巳從客棧的長廊傳來。他停止不動，雙臂下垂，上身前傾，擺出一個準備搏鬥的姿勢。眼睛裏射出像狡狼一般的光芒。

呂奇是以快速度衝出來的，他敏銳的目光匆匆一瞥，疾聲問道：「雅君！發生了什麽事？」

實說嗎？兩個男人立刻就要展開一場激烈的搏鬥，那樣會逼使林媚使用她的短槍。沉穩的韓雅君幾乎在一秒鐘之內就將滿面的痛苦，緊張之色掩藏起來。笑着說：「我們正在聽阮先生說故事。」

「我好像聽見妳在大叫。」

「阮先生說的是本日憲兵處決游隊員的故事，太逼眞，太嚇人，我不由自主地叫了一聲。」

阮正千和林媚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那不是安心的表示，而是相互提出了疑問。韓雅君掩飾了他們的陰謀顯然使他們大感意外。

呂奇也沒有再追問下去，向阮正千揮揮手說：「我也喜歡聽故事，有機會請你再講一遍。」

阮正千露了一下潔白的牙齒，勉強可以算是笑容。

氣氛在表面上是緩和下來了，韓雅君連忙說：「呂奇！你從美腦務回來了？」

「嗯！我還帶來了煎餅和沙丁魚罐頭。」他向林媚笑笑。「林媚！要一起來享用嗎？」

「不了！」林媚望着阮正千。「嚮導要帶我去松林後面的小河捕魚，魚烤起來的滋味還不錯。韓小姐是個嬌柔的女孩子，正需要你這種男人去照料。」

她若無其事地挽着阮正千走進松林，並非她要公開承認她和阮正千的親密關係！她有很好的藉口——呂奇冷落她，所以她假另一個男人對呂奇施以報復。

來到韓雅君的房間，呂奇問道：「就是那個爲彭博士作嚮導的越南人嗎？」

「嗯！」她漫應着。一面將咖啡壺的插頭插上插座。

「雅君！眞的沒有發生什麽事嗎？」

「當然沒有。」她嫵媚地笑着。

「妳那一種叫喊，聽來眞令人心顫胆寒。」

「爲了要使說故事的人感到滿意，我自然要裝出非常害怕的樣子。」韓雅君很技巧地轉變話題：「呂奇！你怎麽這樣快就回來了？」

「今天是星期日啊！」

「噢！圖書館關門。那麽你是一無所獲了？」

呂奇神秘地眨眨眼：「收穫很大。」

「噢！」她以期待的目光望向他。

「我去問一個古董商，當他聽說我有那樣一塊金幣時，他願意以一千元美金的高價收買。」

「眞的？」

「眞正的收穫並不是這些。」

「是什麽？」

「大約十天前，有一個人拿了和我們相同的一枚金幣去請他鑑定，他也出價一千元美金，那人却不賣。」

「那人是誰？」

「據古董商形容，那人約莫五十多歲，目光陰森，聲音低沉。會說本地土語，也會說法語，說中國話時帶有越南口音。古董商特別注意到，那人的右手缺少了一根食指，左頰上還有一道明顯的疤痕。」

「哦——」韓雅君再也不能保持鎮靜了。

「最後，古董商作了結論，那人是越南人。」

「是陳善？」

呂奇點點頭說：「可能是他，不過我却不明白，戰爭巳經結束了二十五年，他爲什麽直到現在才在這兒出現？他在等什麽？」

「也許……」她停住，沒有說下去。

呂奇扶住她肩頭，溫和目光望着她，以誠懇的語氣說：「雅君！爲什麽不說出妳心中的想法？」

「我想，」韓雅君略微不安地皺皺眉頭。「陳善也許不知道藏金的地方，由於哥查監視太嚴密，他又不敢到山上的洞窟中去搜索。但他却一直在暗中留意。現在我來了，他一定猜想我是爲藏金而來。我父親和家裏通過信。他自然會將發現藏金的地方詳細地告訴他的家屬。」

「事實上却沒有。」

「現在却有了。」她含蓄地說。

「噢！」呂奇的雙眼瞪得像鷄蛋。

「蒲公英！」韓雅君慢慢說。順手拿起那株黃色的小花。「呂奇！讓它告訴你藏金的秘密！」

呂奇將那株其貌不揚，香不襲人的小花放在鼻子上嗅了一嗅。喃喃地說：「雅君！我是局外人，不便表示意見。但我却很想問問妳，是追尋藏金重要呢？還是尋殺害妳父親的兇手重要？」

韓雅君回答說：「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最正確的答案。」

「可是，我的力量不足以追尋任何一方。」

「有哥查，有我。」

「方才你說過了，你是局外人。」

「別對我說這種話。」呂奇握着她的手。

韓雅君突然感覺有一股暖流從她的手心流到雙頰。使她的面孔火熱。不由自主地將頭垂了下去。

就在這一瞬間，呂奇發現她的髮間冒出一縷輕烟，一股焦味刺鼻，那是燒紅的彈丸掠過時所引燃的。窗子開着。五十碼以外是松林，有人在林間持槍狙擊，少女的羞怯救了韓雅君的性命。

呂奇用力一拉，二人同時滾在地上。他將雅君擁進床底，疾聲說：「窗外有人開槍，不管發生任何情況都不要出來。」

「呂奇！」她緊張地大叫。

呂奇巳飛快地衝了出去，在這剎那間巳有了初步的判斷。狙擊者絕不是林媚，至少不是她那支點二二口徑的毛瑟手槍。

他飛快地衝出來並不是去追捕狙擊的

兇手，兇手在開槍之後一定飛快地轉身而逃，何况對方有槍，徒手也休想擒兇。

他是想看看林媚和阮正千，如果他們兩人眞是在松林後的小河中捕魚，那麽方才開槍狙擊的人極可能是潛匿了二十五年的陳善，而且，陳善與林媚，阮正千也許還沒有什麽關係。

從客棧的後門出去，進入松林約莫有六十碼。呂奇來了一個最快速的衝刺，即使狙擊者仍然潛伏在左方的叢林中，也不可能在短短的幾秒鐘之內開槍射中他。他的行動雖近乎賭博，却是穩贏的一注。果然，沒有人向他開槍。

爲了顧及韓雅君的安全，呂奇跑進松林之後，就停了下來。等了兩分之久，也沒有發現任何情況，這才向小河邊走去。

那道小河距離客棧大約有一哩之遙，以呂的速度可以在七、八分鐘左右到達，而他却化費了十五分鐘的時間，因爲他不願意被對方覺察。

他看到小河了，但是空曠的河岸草原上却沒有林媚和阮正千的人影，呂奇不禁心頭一緊。

當他正要轉身回到客棧去的時候，突然聽到了一陣古怪的聲音，也可以說是一陣具有原始氣息的聲音。

那一陣聲音是從一堆灌木叢中傳出來的。

呂奇匐伏着慢慢地移動，他先看到了一團紅色，那是林媚穿的恤衫，高挑在一根樹枝上。接着，他看到了一條赤裸的腿，腳趾塗着蔻丹，那條赤裸的腿像是裝置了彈簧，高高地舉在空中顫幌着。

呂奇感到一陣噁心，但也很安心。林媚有槍，可算是一個危險人物。但她此刻却在和她的嚮導玩着骯髒的情慾遊戲。這證明她與狙擊韓雅君的事無關。更進一步地說，她與尋金的事無關，與韓信甫被殺的事無關，與那個劊子手陳善無關，與：

呂奇悄然地離開現場，當他不再聽到那種淫穢的聲音時，他才輕鬆地吁出一口氣。

從槍擊韓雅君的情况中，他有了新的發現。

假定狙擊者是陳善，那麽，他爲什麽要殺死韓雅君呢？答案很明顯——他巳找到了藏金的地方，不需要她作指標，自然也不希望她活着使他多一個對手。

× × ×

呂奇回到客棧時，老遠就聽到了巴姆和韓雅君的談話聲，她的語氣仍很鎮定，不像剛從死裏逃生的樣子。巴姆似乎還不知道這裏發生了「性命相關」的事。呂奇暗中吁了一口氣，看來他不需要爲韓雅君過份担憂。

「呂奇先生！昨晚睡得好嗎？」巴姆友善地向他打招呼。

「安適極了！」呂奇作了一個愜意的神情。「巴姆先生！你方才從美腦務回來嗎？」

「是啊！」

「你見到趙寧先生嗎？」

「畫家嗎？我見他上山了。」

「咦！」呂奇訝異地說：「他不是徒步到美腦務去買顏料了嗎？」

「如果他要買油彩，一定會托我帶的。上山了！」巴姆特別加重語氣地說：「我騎馬離開客棧的時候，看見他爬上了第一層禿峯。他今天穿着黃色的褲子，特別醒目。他是個了不起的年輕人，他告訴我，決心每一座天然洞窟畫下來，缺一個都不肯停手。」

「是的。他很了不起！」呂奇附和地說。

倚在房門口的韓雅君在向他眨眼睛，於是呂奇結束了和巴姆的談話，進入了她的房中。

她關上了門，神態冷靜地說：「呂奇！是有人要殺我嗎？」

「是吧！」

「誰？」

「我猜是陳善。」

「你怎不懷疑是阮正千，或者……」

呂奇連連地搖頭說：「我趕到小河邊去，看見阮正千和林媚在一起，他們在作什麽，我不說妳也知道。」

「開槍的人眞是陳善嗎？」韓雅君近乎自言自語。

「是他。再不可能有別的人了。這表示他巳找到了藏金，不需要妳作指標，自然也不希望妳成爲他的對手。」

「他找到了？」

「嗯！否則他不會殺妳。」

「最近才找到的嗎？」韓雅君皺着眉頭說：「爲什麽要等了二十五年才來找？早就知道藏金的所在嗎？又爲什麽要等了二十五年才來設法搬運？」

「這是一個難以解破的謎。」

「嗯！的確是一個謎。」

「雅君，」呂奇突然轉變了話題：「妳見過趙寧的畫嗎？」

「見過！」她點點頭。「都是些速寫的粗稿，綫條明朗，穩定有力。他畫市集，畫造型突出的人物，當然最主要的是畫那些天然洞窟。每一個洞窟的形式都不同，在他深刻的筆觸下，那些洞窟倒眞的成了神跡，有的像張牙舞爪的怪獸，有的像猙獰可怕的厲鬼……」

呂奇好像沒有全神貫注地去聆聽韓雅君對趙寧繪畫的觀感，他喃喃自語說：「到底是林媚在說謊？還是趙寧在說謊？」

「呂奇，你說什麽？」

「方才妳告訴我，林媚說，趙寧到美腦務去買油彩去了，而巴姆却看見他上了山，這是怎麽回事呢？」

韓雅君楞了一楞，道：「這有什麽重要嗎？」

呂奇點點頭說：「很重要，如果趙寧告訴林媚，他要到美腦務去買油彩，那就代表他不想被別人知道他是到山上去。早上他也曾向我們表示，通常都是下午二時以後才上山作畫。試問：他爲什麽要掩飾他的行踪？這不是很奇怪嗎？」

韓雅君想了一陣，苦笑着說：「呂奇！你有理想的答案嗎？」

「因爲他也有秘密。」

「難道也與藏金有關？」

呂奇壓低了聲音說：「現在我才想起來，趙寧的後褲袋裏放了一支電筒。」

「電筒？」

「嗯！那證明他不但描繪洞窟的外貌，也曾經進到洞窟內探索過。」

「因而發現了藏金，是嗎？」

「可能。」呂奇的同答並不十分肯定，事實上，他也只是在作大胆的假設。

韓雅君却說出了相反的論調：「如果海盜的藏金那麽容易被發現的話，也不至於從十九世紀中葉保留到現在了。」

「雅君，妳不要忽視偶然，偶然的一點星星之火却可以燎原。當初令尊還不是在偶然的機會中獲得了那枚金幣和藏金的秘密嗎？」

韓雅君默然了，她似乎沒有理由去駁倒呂奇的猜想。

「雅君！我們要展開一項行動。」

「噢！」她目光中有錯愕的神色。

「我去和巴姆聊天，妳隨後來，就說妳房中浴室的鑰匙鎖在浴室裏面了。巴姆那兒有備用鑰匙，向他借用一下。他絕不不會將那一把卸下來給妳，必然將整串鑰匙交給妳。妳就趁機打開趙寧房門。」

韓雅君吃驚地說：「這樣作是爲了什麽？」

「我要參觀趙寧的畫。」

「不能等他同來嗎？」

呂奇拍拍她的肩頭。「雅君！信賴我。我先去，五分鐘之後，妳再來。」

× × ×

下午二時，巴姆開始了例行的午睡。林媚還沒有同來，客棧裏靜悄悄的，這是一個好機會。

呂奇進了趙寧的房間，韓雅君站在房門口，她的位置取得極好。不管是巴姆從前面來，還是林媚從後門來，甚至主人趙寧同來，她都能及時告警，使呂奇以最快的動作退出。

呂奇化費了五分鐘的時間，查看了書桌，衣櫃，甚至那隻輕便旅行箱，他都沒有發現一張畫稿。

「沒有啊！」他喃喃地說。

「不會的，」韓雅君輕聲：「你再找找看。」

「大約有多少張畫稿？」

「總有一百張以上。」

「那不是一個小數目，捲起來也有一大捲，藏在何處？」呂奇說到這裏，他的聲音突然一振，「嗨！找到了，竟然藏在廢紙竹簍裏。」

「噢！」韓雅君也大表驚異，她目光一瞥，果然看見呂奇從一堆零亂的廢紙中拿出一捲很整齊的畫稿。

呂奇逐一翻閱，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些市街的速寫，接着，他又看到了各色人物，有背負幼兒，叨着烟斗的土著婦女，有赤着上身，瘦骨嶙峋的老者，有咧嘴而笑，長髮披肩的年輕女郎，有……

「雅君！」呂奇突然大叫一聲。

「怎麽了？」

「來看！」他連連招手，語氣急促。

韓雅君先向長廊的兩頭掃了一眼，才跑到呂奇的身邊，後者像一張人物速寫畫稿展示在她面前。

那是一張男人的左側影，面部的綫條十分突出，眼睛裏射出鷹隼攫食前一刻那種貪婪的光芒，面頰靠近眼臉下方有一塊醜惡的疤痕。他似乎在注視什麽，就在那一瞬間，被趙寧捕捉了他的神情。

「這就是陳善。」

「最好能將這張畫稿拿去給哥查看一看。」

「不必了！」呂奇搖搖頭，一根指頭點着畫稿上那隻奇特的眼睛。「我敢肯定他就是陳善，他生來就是劊子手。趙寧畫他的時候，他正在尋找獵物，這種人我見得太多了。」

「趙寧是存心畫下他的嗎？」

「不！」呂奇似乎對每一個判斷都充滿了信心；他絲毫沒有猶豫之色。「畫家們速寫人物時，都是以造型突出的爲對象，像陳善這種類型的人物，任何畫家遇上了都不會放過。」

「呂奇！」韓雅君揮揮手，同時向門口走去。「快看其餘的畫稿吧！我們可不不能够在這兒就擱得太久了。」

又化費了十分鐘，呂奇總算將那一大卷畫稿看完了，其中最少有八十幾張是描繪山上那些天然洞窟的，但他却沒有發現什麽出奇之處。

這一番搜索雖說少有收穫，那也只能進一步證明陳善確已回到了這兒，除此之外，仍是一個很深的謎團，要想解破還得大費工夫。

同到韓雅君的房間，二人草草吃了點東西。呂奇爲她關好窗子，告訴了她一些保衛自己必須注意的事項，這才離開她，打算同房去睡一個午覺。他敏感地覺得，以後似乎再沒有高枕無憂的日子。

當他剛要進入十六號房時，湊巧地發現林媚從後園的松林間走了出來，紅色恤衫在陽光照射下格外鮮明奪目。她是一個人同來的，阮正千並沒有跟着。呂奇靈機一動，連忙迎了出去。

「嗨！」林媚戲謔地說：「看來你是打算在這兒多住幾天了。不知是這兒的幽靜松林吸引了你？還是那位清秀可人的雅君小姐？」

「林媚！昨晚上，在妳房中的男人是誰？」

林媚似乎未曾料到呂奇會突然問出這樣一句話，不禁楞了一楞，才冷笑了一聲，反問道：「怎麽？你妒忌了嗎？」

「是誰？」呂奇的聲音很嚴厲。

「那個健壯的越南人。」林媚絲毫沒有忸怩之色。

「妳是爲他而離開彭博士的嗎？」

「笑話！」

「難道還有別的原因？」

「我要自由。」

「好理由！」

「告訴你，呂奇！」林媚的語氣中充滿了挑衅的意味。「我不容許任何男人對我冷落，明白嗎？越南人能够上我的床，那是你給他的機會。」

「我？」

「嗯！因爲你昨晚的態度使我感到難堪。」

「所以你連夜找他來爲你修理浴室水龍頭。」

「你管不着。」

「我只奇怪妳昨晚怎麽能找到他。」

「我知道他晚上都在那條小河裏捕魚。」林媚悻悻地望着他，「你對我說這些話是什麽意思？」

呂奇擧起了雙手，笑着說：「林媚！

別用這種語氣對我說話，我向妳投降，行嗎？」

「你會投降！」

「妳應該看見我已經擧起了雙手。」

「我想你一定是別有陰謀。」

「陰謀，妳太言重了吧！」呂奇攬着她的肩頭，往松林間走去。「我想問妳一件事，趙寧妳是認識的，他怎麽樣？」

林媚沒有說話，等到走進松林，她才轉過身來，瞪着呂奇問道：「你這句話是什麽意思？」

「我想知道，妳是否引誘過他？」

「哼！我才不會對一個充滿孩子氣的男人感到興趣。你以爲我是什麽人？一隻三年未嚐魚腥的饞貓？」

「林媚！別發火！」呂奇仍是笑容滿面地說：「我再問妳，趙寧對妳感到興趣嗎？」

林媚的目光跳動了一下，以充滿火藥氣味的口吻說：「你爲什麽不去問問韓雅君？」

「林媚，別發火行不行？」呂奇低聲下氣地說：「不知道那瓶酒是否還爲我留着。如果還在，我今晚到妳房裏來喝。」

林媚語氣冷冷地說：「對不起！那瓶酒是留給越南人喝的。」

「那個越南人？」

「自然是阮正千，」林媚的雙眉突然挑了起來。「呂奇！你這句話問得眞有些怪，難道這兒除了阮正千以外，還有第二個越南人嗎？」

呂奇心頭暗暗一震，原先他還判斷林媚，阮正千未必和陳善有什麽關係，現在他却不敢如此認定了。林媚的言語中巳露出了明顯的破綻，如果她不是除了阮正千以外還另一個越南人，怎會小心翼翼地加以追根究底？

呂奇不但心思靈敏，聽覺也是非常靈敏的，他聽到了一陣呼吸聲，松林中一定還有人潛伏着。

是誰？他的腦海裏迅速地閃過這個問號。

呂奇沒有明確的答案。但他在這一瞬間却有大胆的决定。他快速地衝到林媚的面前，以一種狂野而不能自抑的姿態攫住了她，一隻手摟緊了她的腰，另一隻手扳過她的頭，強吻她的紅唇。

林媚是非常意外的，目光中驚訝與憤怒揉和的神色。從她那漆黑的眸子裏，呂奇看見一個人影在他身後緩緩接近，他看得很清楚，那人是阮正千。

更使呂奇感到放心的，阮正千赤手空拳，沒有拿着任何武器。

林媚雙手忙亂地揮動着，那彷彿是在掙扎，也好像是以手勢制止阮正千不得有什麽魯莽的擧動。

阮正千的心中必然燃燒着妒忌的火燄，他沒有理會林媚的暗示，捏緊拳頭，向呂奇的後腦猛力擊下。

呂奇不着痕迹地將頭微微一偏，如石頭般堅硬的拳頭落在他的頸項上，一陣酸痲的感覺立刻佈滿全身。他鬆開了手，仆倒在地上。爲了防避阮正千作粗魯的踢打，他的雙手抱住了頭。

阮正千在他股部不輕不重地踢了一脚，呂奇僞裝昏眩，未作絲毫反應。這時林媚巳發出了制止的叱聲：「不要亂來！」

她說的是法語，並不純正，呂奇聽得出來，越南人說法語就是那種腔調。

「他是一頭豬！」阮正千也以法語悻悻地罵。

「你不該在這個時候出現的。」

「怎麽？妳想和他吻個痛快嗎？」

「胡扯！」林媚壓低了聲音，「你不能老是跟着我，有許多事情等着你去做，這是『性命相關』的事。」

性命相關！呂奇差一點要從地上彈跳起來，先一拳將阮正千揍昏，然後扭着林媚的頭髮，問個明白。但他並沒有如此迫不及待，仍是靜靜地躺在潮濕的草地上，呼吸着含有泥土味的氣息。

「我的事都在清晨作好了！」越南人說，「我弄到了兩匹馬，天未亮，我就將油料和食物裝上了船。我現在要作的事就是看住妳，不許任何人碰妳一根頭髮。林媚，即使……」

「住口！」林媚低吼着打斷他的話。

阮正千未說完的話好像是——即使陳善也別想碰妳，眞是那麽同事嗎？還有，油料和食物巳裝上了船，那麽，他們是要準備航行了？呂奇發覺這一拳打得非常有價値；如果能使他瞭解全部隱情，他寧可再捱一下。

沉靜片刻，阮正千問：「這頭豬如何處理？」

「你別管！」林媚對他說話很像教師訓斥學生似的。「從現在起，你不能再到『松林客棧』裏來了。千萬要聽我的話，我保證你會得到一切，一切之中自然包括了我在內。」

「如果我發現妳在騙我，我會宰了妳的。」

「別說這些廢話了！快走吧！」林媚最後又加上一句：「五點半，神蹟，不要忘了。」

呂奇聽到阮正千的步履聲在松林中消失。

林媚在他身旁蹲下，柔軟的手掌撫摸着他的面孔，另一隻手在他的腰用力地捏掐。呂奇咬住牙，讓她忙了一分鐘之後，他才裝出從昏迷中逐漸甦醒的痛苦神色，緩緩地站了起來。

「怎麽同事？」呂奇故意茫然地問。

「越南人揍了你一拳。」

「那個越南人？」

「阮正千。」

「哦！引起他的妒火了？」

「像你這種可惡的人，也該給你一點教訓。」林媚突然嫵媚地笑了。「呂奇！今後願意爲我修理浴室的水龍頭嗎？」

呂奇摸撫着頸項，苦笑着說：「我好像遇到了一個女魔王。今後我不但願意爲妳修理浴室的水龍頭，即使妳在衣服上的拉鍊，乳罩上的搭鈕……」

「好啦！別說笑話了。」林媚拉起他的手，緩緩走出松林，神色正經地說：「呂奇！不知道你是否會接受我的忠告。」

「噢！我作錯了什麽？」

「你交錯了朋友。」

「妳嗎？」

「韓雅君。」

「林媚！妳怎麽可以說韓雅君是我的

朋友？」

「呂奇！我看得出來，你對她好像是一見鍾情的樣子。不過，我要勸告你，離開她，盡快！」

「爲什麽？」

「她是一個不祥的老處女。」

「不祥？」

「不祥的老處女，你還不懂嗎？」林媚低吼着，眼睛裏射出如毒蛇般的光芒。「爲男人帶來災禍的那種女人，離開她遠些。開着車子囘到庫塔拉查去，或者去遊覽別的地方，總之別再留在此地。」

呂奇望着遠處的山影，喃喃地說：「我現在還不想離開這兒。」

「你還想幹什麽？」林媚那種語氣絕不是關切，而是嚴厲的責問。「等那個越南人扭斷你的頸子嗎？」

「我要等着膜拜神蹟。」

「神蹟？鬼話！」林媚似乎在詛咒。「一些潮濕的洞窟，是蝙蝠的家，山蛇的窩，有什麽好朝拜的。」

「林媚！以後別再惹我。」呂奇突然說。

「這是什麽意思？」她瞪起了眼睛。

「那個越南人的拳頭太狠了！」呂奇緩步離開她，語氣有些自嘲的意味。「我可不願意爲妳修理浴室的水龍頭而去請醫生爲我『修理』頸項。所以，我寧願去找那個不祥的老處女。」

「豬！」林媚惡毒地罵了一聲。

「別忘了妳方才和豬吻過。」

× × ×

風在松林間穿過，引起了陣陣嘯吟。

有的人認爲那是一種悅耳的自然韻律，有的人却認爲那是一種恐怕的音響。這完全是要看各人的心境如何。比如說韓雅君吧，那陣嘯吟聲就使她難以入寐。

時間大概是凌晨三點鐘吧！也許已到四時左右，韓雅君懶得看錶，陣陣的尖銳嘯吟之聲似乎已將她渾身每一處關節都鎖住了。

突然，她聽到一陣响動。那像是開門的聲音，是那個越南人進了林媚的房間，還是已經和她幽會完畢，退出溫暖的香巢呢？

接着她又聽到了非常輕微的脚步聲。

不對！韓雅君坐了起來。如果是阮正千，他該從長廊盡頭的後門走出去，然而這個脚步聲却在向長廊的中間走過來。

那麽，是趙寧囘來了。她清楚地記得，當十時左右將要就寢時，她和呂奇還去趙寧的房間看過，他那時還沒有囘來！對了！她突然又想起了一個疏漏，他們中午離開趙寧的房間時忘了上鎖，如果趙寧囘來發覺房門洞開，是否會大呼小叫呢？想到這裏，她下了床，踮着脚跟，向門口走去。

有了白天的槍擊事件，韓雅君倍生警惕，她不敢開燈，更不敢弄出一絲聲音，她小心翼翼地旋動門把，將房門打開了一條縫。

長廊上沒有燈光，從長廊盡頭那扇後門上端的玻璃格子裏射進了黯淡的曉色，使韓雅君勉强可以看清楚長廊上的景象。

一個人影正緩緩地自長廊盡頭處走過來，韓雅君突然發現那人是呂奇，她心裏劃過一道强烈的閃電；呂奇是從林媚的房間出來嗎？下午，她曾經看到呂奇和林媚手拉手地從松林中走出。

在這一瞬間，她咬緊了下唇。她但願自己忘掉下午的所見，也忘掉林媚見到呂奇時那種火熾的目光。不管她如何想，她目光始終盯在呂奇身上。

呂奇躡手躡脚地走到趙寧的房間門口停住了，他想推開門，却沒有那樣作。他彎下頸項，彷彿在聆聽什麽。終於，呂奇推開了趙寧的房門。

他抬起右手，似乎準備開亮電燈。韓雅君突然發現有一道强烈的手電筒光芒照射在呂奇的臉上。她還來不及呼叫出聲，呂奇已迅速地撲進趙寧的房中，撞擊，咒罵，驚天動地的聲音傳了出來。

韓雅君突然發覺自己冤枉了呂奇，也侮辱了呂奇。另一個男人進入了趙寧的房中也許想搜查什麽，被呂奇聽到了响動，所以起床來察看。她竟然誤會呂奇是從林媚的房內出來的。

天哪！她心中喊着。雙脚不聽她的控制，飛快地跑了出去。

由於呂奇方才被强烈的手電筒燈光照花了眼，他揮拳猛擊因而成空，對方顯然也是一個撲打毆鬥的能手，很快地衝向他，就以手電筒作武器，用力擊向呂奇的頭頂。

手電筒並未熄滅，明亮的光柱無異向呂奇提出了警告，他一面閃開頭部一面握住了對方的手腕。

二人就這樣扭打起來。呂奇想扭轉手電筒照射對方的面部，但他辦不到，對方的腕力太大。

突然，手電筒落在地上，熄滅了。兩個相互毆打的人也突然分開，發出重濁地喘吁。

韓雅君衝進去，摸索着找到了手電筒。她掣動開關，將熠亮的光柱照射出去。她的本意是想照射另一個人的，却不幸地射到了呂奇。另一個人抓住機會擧起一把椅子向呂奇兜頭砸下。

呂奇閃避的動作雖然很快，背部仍然重重地捱了一下。木椅碎裂，四下飛散，他脚下一個蹌踉，差一點，倒在地上。

韓雅君突然變得無比的勇敢，她擋住了門口，當那個人想要奪門而出時，她擧起手裏的電筒向那人的頭頂擊下。

她的力量太微弱了，很輕易地被對方格開，手電筒再度落在地上，再度熄滅。

韓雅君並未就此罷休，她鼓足勇氣，張開雙臂將對方抱住。一隻巨大的手掌叉上了她的頸項，用力收縮。白天的景象重又映上她的腦際。她不知道從那兒來的狠勁，一低頭，用力地在那隻巨大的手背上咬了一口。

那隻手掌鬆開了，但她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推開。那人像是一頭在獵人槍口下奮力逃生的野兎，迅速地衝出了房門。

呂奇的背部捱了重重一擊，却未昏眩，只是有一瞬間的恍惚。他緊跟着衝出房門追出去。

林媚突然在長廊盡頭出現，她讓那人溜出了後門。可是當呂奇追上去時，她却橫身攔住了。

這時，巴姆已開亮了長廊燈，高聲喝

問發生了什麽事。

「趙先生房裏有賊！」韓雅君靠在趙寧的房門口，喘吁着說。

呂奇抓住林媚的手腕，沉聲說：「讓開！否則妳的手腕會斷。」

「用力吧！」林媚的目光中又透射出那種難以馴服的野性，悻悻地說：「我喜歡這樣。」

呂奇全力將她推開，可是林媚又攔腰抱住他。

「呂奇！」林媚突然以哀求的語氣來對付他了。「算了！你明明知道他是來看我的，又何必窮追呢？」

「噢！」呂奇似乎要放棄追趕了。他轉過身來，冷冷地問道：「是那個越南人阮正千嗎？」

「哼！你明明知道的，又何必問？」

「是他。」韓雅君高喊了一聲。她感覺兩次的手掌掐揑她的頸項手法一致，那自然是一個人。

呂奇看了韓雅君一眼，又轉頭向林媚問道：「他爲什麽進入了畫家的房間？」

「也許……」林媚吶吶地，「也許他聽見你下床的聲音，臨時到趙先生房裏躲避一下。」

「哼！」呂奇冷笑着說：「這話去騙鬼吧！他離開妳的房間之後，可以直接從後門出去，爲什麽要走向長廊的另一邊？還有，他怎麽知道畫家今夜不在，那間屋子是空的？」

林媚楞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巴姆自然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麽，這時趁機會問道：「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啊！」

呂奇向韓雅君打了一個眼色，她立刻回答說：「巴姆先生！沒有什麽事，也許只是一場誤會，你回去睡覺吧！」

「我好像聽到你們在談論阮正千？」

「嗯！」韓雅君壓低了聲音，「他是林媚小姐的朋友，明白嗎？」

巴姆目光中浮現恍然大悟的神情，輕嘆一聲，轉身走了。

「呂奇！」林媚冷冷地說：「你的問題難以使我答覆。明天請你直接問阮正千吧！」

她轉身回房示威性地重重關上房門。

呂奇沉靜地在原地站了一分鐘，才向韓雅君走過來，關切地問道：「雅君！受傷了嗎？」

「沒有。」

「那傢伙好像打妳了。」

「他只是推了我一下。」韓雅君摸索着開亮了趙寧房裏的燈，皺着眉頭問道：「呂奇！究竟是怎麽一回事？」

「他在林媚房裏時我就醒了，後來我又聽見他往這邊走來。我還以爲他可能會到妳的房裏去，所以連忙披衣下床。我突然發覺趙寧的房門虛掩着，裏面幌動着手電筒的光……」

「以下的情形我都知道了，當你推開房門，手電筒的光柱照在你的臉上時，我正好打開了我的房門。」韓雅君指了一下趙寧的房間。「看見了嗎？書桌的抽屜都打開了，櫥門也已打開，阮正千是要來找什麽嗎？」

呂奇走進去，在廢紙簍裏拿出那一捲畫稿，高擧在手裏說：「我想他可能是要找這個。」

「噢？」

呂奇熄去了燈，帶上了趙寧的房門，輕輕地問道：「我可以到妳的房內去坐一會兒嗎？」

「當然。」韓雅君緊接而又似乎有所需要地靠着呂奇。「我個人在房間裏也許躭不了一分鐘。」

來到韓雅君的房裏，她忙着去燒咖啡。呂奇却在檢視那捲畫稿。時間太急促，那傢伙骯髒的指頭可能還沒有碰到。他找出那張是陳善的速寫，點燃了一支烟，面對着那個奇特而又猙獰的側影端凝。他的思維必然和那烟霧般在昇騰嬝繞。

呂奇的一支香烟吸完，韓雅君的咖啡也煮好了。

「你想什麽？」她爲他送上杯咖啡。

呂奇以手指彈一下手中那張畫稿，喃喃地說：「我在想，那傢伙要找的東西，會是這一張人像速寫嗎？」

「你是怎麽想到的？」

「假定這張速寫被林媚看到了，而她和陳善又有連絡……」

韓雅君好像不願意聽到這種令她吃驚的判斷，連連搖着頭：「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林媚只是一個考古學家的助手。她怎麽會和一個殘暴的劊子手有連絡呢？」

「也許她作彭博士的助手是有用意的。因爲她早已知道那位考古學家要到這兒來勘察那些天然洞窟，這是不受人注意的一個絕佳機會。彭博士的工作完了，她也離開了他。」

「呂奇！」韓雅君訝異地說：「照你這麽說來，我們週圍豈不都是些可怕的人物嗎？」

「妳以爲他們是上帝的使者嗎？」

「呂奇！」韓雅君突然撲進他懷裏。

「雅君，」呂奇撫摸着她的頭髮，柔和地說：「儘管我們的四週佈滿了惡人，但我們的處境還不算太壞。有一個人我們似乎該關心他。」

「誰？」韓雅君抬起頭來端凝着他。

「趙寧。」

「他！他怎麽樣了？」

「他沒有回來。」

「我知道，」她的聲音透露出焦急的神情。「你以爲他會怎麽樣？」

呂奇大概怕嚇着韓雅君吧？他沒有說出心中的想法，只是含蓄地說：「我担心他可能迷失在那些天然的洞窟裏了。」

「那麽，我們該去找他嗎？」

「妳說呢？」

「當然去，我們原訂今天要上山。」

呂奇看看腕錶，喃喃地說：「現在已經是清晨四點半鐘了。」

「這裏五點鐘就天亮，我們去沙樂村找哥查吧，清晨上山，涼爽一些。」

「雅君，我記得妳好像有一把鋒利水果刀。」

「有的，幹什麽？」

「帶着，遇上山蛇時，妳可以揮動鋒利的小刀，割斷牠的頸子。」

× × ×

當他們將車子停在山麓時，東方已是曉色，登上半山，進入叢林，跨過小溪，紅日已經昇起了。（以下轉入壹二九頁）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淳于巧兒將自己身世並非淳于石的親生女兒而他是殺父仇人，母親忍辱偷生被他佔有，臨死前寫下血書，要爲父報仇，等情況告知甘仲池白娟娟，並說出白夫人于倩如解救了女兒白娟娟，參加她們的陣容，藏在一統盟內作暗樁，白夫人是受南宮世家南宮瑞的元配夫人古玉琴之命來和她聯系，佈置這個暗樁……還告知南宮世家南宮不二還未死，被存仁山莊公孫大娘以色誘囚禁，一統盟利用南宮不二的歸元劍掌握武林霸主的寶座，目前古玉琴正安排如何和南宮不二聯系。甘仲池他們正在談論工作安排。另方面淳于石刁亞男也在日新客棧……

豆腐西施　智取晶球

王大成恭應道：「有，但不曾看出甚麼破綻來，而且……而且……」

淳于石問道：「而且怎樣？」

「屬下也曾藉機試探過，都不像是懷有武功的人。」

「這是說，完全沒有一點可以置疑的地方？」

「這個……屬下可不敢這麼認定。」

「噢……」

「因爲，那位豆腐西施，一個月當中，總有十天以上見不到人。」

「有沒有派人暗中監視？」

「有，但都沒有看到她是怎麼離去，也沒看到她是怎麼回來。」

淳于石沉思着道：「也許她根本沒離去，也許是她太高明，你所派出的暗中監視的人，根本不能察覺她的來去。」

王大成連連點頭說道：「是有這個可能。」

淳于石又道：「有沒有發現甚麼可疑人物，進出豆腐店？」

王大成道：「屬下也注意過，但沒發現甚麼？」

刁亞男插口嬌笑道：「夠了！如果她眞像你們所想像的那麼高明，自然也就不會有甚麼可疑人物給你們發現啦！」

淳于石道：「夫人之意是——？」

刁亞男道：「這事情，由我來親自處理……」

淳于石截口笑道：「由一統盟的太上盟主，親自對付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豆腐西施，這可眞是殺鷄用上牛刀啦！」

門外傳來一串清朗語聲道：「啓稟盟主，有貴客求見。」

淳于石沉聲說道：「有請。」

刁亞男道：「是那個人來了。」

淳于石道：「他倒是很守時。」

「跟當代武林中實力最強的一統盟盟主踐約，豈能不守時。」

接口的就是「那個人」。

「那個人」是一位中等身材的灰衫文士。

「那個人」不但穿着一襲灰衫，連臉色也是灰中帶綠，顯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當那灰衫文士邊說邊緩步而入時，王大成很識相地躬身退出去，並順手帶攏房門。

室內三人分賓主坐定之後，淳于石才含笑問道：「閣下有何見敎？」

那灰衫文士道：「開門見山，淳于盟主問得夠爽快。」

淳于石道：「我一向就是一個很爽快的人。」

那灰衫文士道：「在下也是一個爽快人，不瞞賢伉儷說，在下此行，是專爲貴盟報憂而來。」

「報甚麼憂？」

「聽了就明白，不過，一般人都喜歡報喜不報憂，尤其是那些剛愎自用，自以爲了不起，而至死不悟的頭頭們……」

「至少，我淳于石不屬于那一類的頭頭。」

「那我就放胆直言了。」

「本當如是……」

刁亞男插口接道：「且慢。」

那灰衫文士道：「淳于夫人又有何見敎？」

刁亞男道：「先說你的姓名來歷。」

那灰衫文士道：「這很重要？」

刁亞男道：「當然很重要，如果說，咱們雙方異地相處，不論對方是報憂或是報喜，你能相信嗎？」

「說的也是。」那灰衫文士輕輕一嘆，道：「只是，在下有不得不暫時保密的苦衷，所以，三天前，賢伉儷以武功相逼，在下也不肯屈服……」

刁亞男俏臉一沉，道：「你認爲，咱們夫妻倆奈何不了你？」

那灰衫文士連連搖手道：「不不不……淳于夫人請莫誤會。」

刁亞男冷笑一聲：「誤會？」

如果說三天前，淳于石夫婦曾經以武力相加，而那灰衫文士居然「不肯屈服」，那麼，這位灰衫文士可就太不簡單了。

也唯其如此，刁亞男的「誤會」，自然也是情理中事。

那灰衫文士沉思着道：「咱們雙方各退一步，在下先說明來歷，怎麼樣？」

淳于石搶先點首，道：「好吧！」

那灰衫文士說道：「在下是通天敎中人。」

「噢……」

「不論賢伉儷信不信，在下必須說到『報憂』的話題了。」

「好！說吧！」

「第一，到昨宵爲止，貴盟各地分壇，已被人挑掉十三處。」

淳于石身軀一震，道：「眞的？」

那灰衫人道：「絕對不假。」

「是你們通天敎幹的？」

「不是。」

「那麼，是誰幹的？」

「那個人曾經是你的夫人之一……」

刁亞男截口接說道：「是空谷蘭那賤人。」

那灰衫文士道：「還有一個叫胡大明的，這些，賢伉儷回到總壇之後，當可證實。」

刁亞男道：「好，請說下去。」

那灰衫文士道：「第二，昨宵，有強敵侵入貴盟總壇，貴盟損傷不太輕。」

「也是胡大明那批人？」

「這個，在下可不敢肯定。」

刁亞男秀眉一揚，道：「是誰吃了熊心豹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我想，賢伉儷回到總壇之後，也許會查出一點眉目來。」那灰衫人徐徐地接道：「現在，說到第三，也是『報憂』的重點所在。」

話鋒一頓，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貴盟有內奸，人數不止一兩個，而且，還都是賢伉儷最親近的人。」

刁亞男冷笑道：「閣下這一招，可並不怎麼高明。」

那灰衫文士道：「淳于夫人是認爲在下危言聳聽，或者是故意挑撥離間？」

「難道不是？」

「在下承認此舉不是好意，讓你們自相殘殺，本敎可收漁翁之利，但，讓賢伉儷提高警覺，弭患于無形，這種好處，可不是本敎的。」

「這幾句話，還算坦白。」

「眞菩薩面前在下又怎敢燒假香。」

「本盟內奸是哪些人，閣下想必也都知道？」

「淳于夫人這一問，可眞是問對了人了。」

「噢……」

「如果在下只用口頭說明，口說無憑，難以取信。」

「這是說，你有證據？」

「不是甚麼證據，但比任何證據都更具效力。」

「好！我拭目以待。」

那灰衫文士探懷取出一隻鵝卵大小的白色圓球，托在掌心中，道：「這玩藝，賢伉儷可能沒見過，但一定聽說過。」

其實，說那是「白色圓球」可並不全對。

因爲，那是一隻透明無色的圓球，就像是由清水凝結成的水球一樣。

淳于石夫婦略一凝注，幾乎是同聲發問：「這是傳說中的水晶球？」

那灰衫文士點點頭，道：「不錯，不錯。」

刁亞男道：「據說，水晶球是在通天敎敎主的手中？」

「是有這個傳說。」

「那麼，閣下就是通天敎的敎主？」

「看情形，在下不得不承認了。」

淳于石接問道：「現在，閣下的姓名，也該公開出來了吧？」

「這個，在下暫時還得保密。」那灰衫文士接道：「對于三天前，賢伉儷未能以武功使在下屈服的事，現在，該不致再耿耿于懷了吧？」

淳于石道：「是的，『數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

「過獎……」

「眞可惜，我還不知道閣下的尊姓大名。」

「別急，這一天，不會太久的，現在，言歸正傳。」那灰衫文士一面撥弄手掌心的水晶球，一面徐徐地接道：「如果說

，這水晶球中，能出現貴盟內奸的面目，是不是比任何證據都有效？」

淳于石道：「那是當然。」

那灰衫文士道：「那麽，請賢伉儷目注水晶球，誠心默禱，最多袋烟工夫之內，水晶球內就會出現貴盟的內奸來。」

這，好像很玄，玄得近于神話。

但，此情此景之下，淳于石夫婦却又不願放棄「姑妄一試」的機會。

這兩口子都是老狐狸了，他們不能不提防對方玩甚麽花槍。

如果說，當他們夫妻倆都在誠心誠意地，向水晶球默禱之際，而對方却突施暗算，那後果是很嚴重的。

所以，淳于石夫妻倆于互相交換過會心的一瞥之後，才由淳于石說道：「由在下一個人默禱，是否也有同樣的效力？」

那灰衫文士連連點頭，道：「一樣，一樣的有效力。」

淳于石正容說道：「現在，我就開始默禱了。」

「好的。」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奇妙，也很滑稽的局面。

那灰衫文士雖然由于戴着人皮面具，一直看不出他臉部的表情，但由他目前掌心抱着水晶球，紋風不動地肅立着的情形判斷，他的表情，一定是很嚴肅的。

淳于石則一臉肅容，目注那水晶球，正心誠意地在喃喃默禱着。

比較起來，目前這三人中，刁亞男算是較爲輕鬆的一個了。

但實際上，她面對通天敎主這個強敵，暗中替淳于石護法，所以，她的心中，也絕對輕鬆不到哪兒去。

時間在悄悄地飛逝。

漸漸地，水晶球中現出了模糊的人影——分不出面目，甚至也分不出人數的人影。

漸漸地，分出了人數，是五個。

漸漸地，分出了男女，是兩男三女。

就在這當口——

房門無聲自啓，但開啓得很緩慢。

室內的三人，都被水晶球上的幻象吸住了注意力。沒人察覺房門的異狀。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只見一道白影，由開啓的門縫中電疾射出，掠過那灰衫文士、淳于石、刁亞男等三人身旁，穿窗而出，登上對街豆腐店的屋頂，才停下來向這邊的窗口揚了揚手，道：「多謝啦……」

「多謝」甚麽呢？

「謝」他手中所攫取到的水晶球。

原來那灰衫文士手中的水晶球已換了主人。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意外，也太快速了。

誰也不能否認，目前室內的三位不是當代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

可以說，目前這三人中，任何一個都不好惹。

但，這位神秘客却等于是由這三人手中，輕易地將水晶球取走。

儘管淳于石等三人是由于水晶球中的幻象而分了神，予其以可乘之機，但其「藝高胆大」與身法之快速，想想都够令人爲之咋舌的。

×　×　×

也由于目前的變化實在太意外，太快速了，使得淳于石等三個老江湖，都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當那神秘客說出「多謝啦」之後，他們三個才由驚悸中回過神來，一齊擧目向對方打量。

大白天，距離又近，自然可以一目了然。

卓立對街豆腐店屋頂上的，是一位中等身材，着白色勁裝，臉幪白色紗巾的婦人。

既然臉幪紗巾，自然没法看出她的年齡和面貌之美或醜。

不過，如果由嗓音上聯想，她的面貌縱然美，恐怕也美不到那裏去。

因爲，那「多謝啦」三字，就像是由破沙鍋中敲出來的一樣。

×　×　×

那灰衫文士首先怒聲喝問道：「妳是誰？」

那白衣婦人道：「你不配問。」

那灰衫文士，說道：「有種，妳就別逃！」

那白衣婦人道：「你要是有種，就快點追過來……」

她的話沒說完，那灰衫文士已追上了過去，淳于石夫婦倆也魚貫地穿窗而出，追了過去。

那灰衫文士由于水晶球被刦去，含憤之下，人還未到已雙掌齊揚，凌空發掌。

目前的白衣婦人佔了「以逸待勞」的優勢。

卓立屋頂上迎擊凌空發掌的對手，是誰佔便宜，即使是外行人也能分辨出來。

但，那白衣婦人却好像是不願意佔這個便宜，也可能是顧慮到在屋頂上交手會殃及那家豆腐店。她竟然大反常情地騰拔而起，揮掌凌空硬接。

一聲裂帛暴响過處，那灰衫文士凌空一個觔斗，倒飛三丈，如非是隨後緊跟而來的淳于石托了他一下，勢必直落小街之上。

也由于淳于石那及時的「一托」，那灰衫文士並未落下小街，但，那白衣婦人却借力飄飛，直瀉十多丈外的空地上。

淳于石再度飛身追撲，並怒叱一聲：「妖婦，即使妳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將妳抓住……。」

那白衣婦人截口笑道：「沒那麽遙遠，老娘就站在這兒。」

是的，她並未繼續逃逸，俏立當場，顯得無比地安詳。

「颼颼」連响，那灰衫文士和淳于石夫婦等三人，以前後脚之差瀉落，成鼎足之勢，將那白衣婦人圍在當中，那灰衫文士並冷笑一聲，道：「還我水晶球，一切都好商量。」

那白衣婦人冷笑，道：「水晶球是你的？」

那灰衫文士道：「不是我的，難道還是妳的！」

那白衣婦人道：「它現在我手中，就是我的。」

一頓話鋒，又道：「你知不知道，這

水晶球的來歷？」

那灰衫文士道：「誰管它的來歷？」

那白衣婦人道：「諒你也不知道，還是由我說明，也好讓你們三個井底之蛙，長點兒見識。」

那灰衫文士雙目中寒芒暴射，衣衫無風自臌，全身骨節發出一串爆响，威態至爲懾人。

淳于石夫婦也臉色爲之大變，刁亞男並冷笑道：「妖婦，妳明不明白，對於妳現在的所言所行，要付出甚麽代價？」

那白衣婦人也冷冷笑道：「付出甚麽代價都行，問題是，妳有沒有要我付出代價的能力……」

不等對方接腔，又披唇一哂，道：「你們三個，必然自認爲是當代武林中實力最強的高手，但在我眼中……唉！不說也罷！」

刁亞男不愧是老江湖，深知此情此景之下不能生氣，立即強抑心頭怒火，居然淡淡地一笑道：「妳最好是馬上說出來，否則……」

「否則，以後就没機會說了？」

「妳並不迷糊。」

「可是，妳却太迷糊了。」

「是嗎？」

「妳想想看。」那白衣婦人侃侃地接道：「你們三個是何許人，我如果不了解你們的底細，又豈敢前來輕捋虎鬚。」

刁亞男道：「妳根本沒有將我們三個放在眼中？」

那白衣婦人道：「這說法，未免太誇張了，我不怕你們三個，却是事實。」

「我倒是不信邪……」

刁亞男冷笑聲中，攻出奇幻無匹的三掌。

這三掌，也就是歸元武學中三大絕藝「歸元劍法」、「六合神功」、「百靈掌法」之一的百靈掌法中最玄妙的連環三絕招。

而且，連環三絕招中，還蘊含了六合神功的眞力。

這也就是說，刁亞男不但一點也沒輕視對方，而且是想以速戰速決的方式，盡出全力一下子將對方擺平。

但，事實上她的想法落空了。

她那雷霆萬鈞的一擊，不但沒將那白衣婦人擺平，而且，那白衣婦人還顯得從容不迫地退避三丈之外。

這情形，不但使刁亞男當場楞住，連一旁的淳于石，灰衫文士二人也爲之精目中異彩連閃不已。

刁亞男一怔之下，禁不住脫口問道：「妳……妳也熟讀歸元武學？」

那白衣婦人道：「我鬥不過妳，難道也不可以閃避嗎？」

這一反問，不但使刁亞男再度爲之一楞，連眉峯也爲之皺了起來。

淳于石搶先答道：「不是不可以閃避，而是不可能閃避。」

那白衣婦人的罩面紗巾一揚，道：「大盟主這話好新鮮啊！」

淳于石道：「我的話，一點也不覺新鮮。」

那白衣婦人道：「但事實上，我已經避過了尊夫人的三招，這又怎麽說呢？」

「不怎麽說，只有兩種解釋。」

「我正在聽。」

「第一，妳熟諳歸元武學。」

「第二呢？」

刁亞男搶先答道：「妳的功力高出我太多太多。」

那白衣婦人道：「這……可能嗎？」

淳于石道：「不可能。」

刁亞男接道：「雖然是不可能，但以妳目前所表現的身手之高，却値得我們夫妻倆聯手一搏。」

「鏘」地一聲，刁亞男已亮出了長劍來。

那白衣婦人道：「依我之見，最好是你們三個聯手。」

她可實在够狂，連那灰衫文士也一併套上了。

那灰衫文士呵呵一笑道：「佳人芳命，敢不凜遵。」

話聲中，他也亮出長劍——一枝藍汪汪的淬毒長劍。

那白衣婦人道：「大敎主，你這淬毒吳鈎劍一出，不是洩底了嗎？」

那灰衫文士微微一怔，道：「妳知道我是誰？」

「我早就知道你是誰？」

「說說看？」

「如果你不是那喪心病狂，狗彘不如的辜若萍，我立即自抉雙眸。」

那灰衫文士一怔之下，才苦笑道：「高明，高明。」

這已經等于承認他就是辜若萍了。

辜若萍居然當上了通天敎的敎主，如非是親眼目覩，誰會相信呢！

是的，目前的淳于石夫婦就好像不太相信，而一齊向辜若萍投以困惑的目光。

那白衣婦人道：「還不揭下你那張鬼面具！」

辜若萍道：「也好，從今之後，我這個通天敎主辜若萍，當以堂堂正正的本來面目，公然呈現在武林同道之前。」

話聲中，他已揭下了人皮面具。

刁亞男「啊」地一聲，道：「果然是你。」

辜若萍含笑接道：「是的，我就是辜若萍。」

刁亞男苦笑道：「眞想不到……」

那白衣婦人截口笑道：「眞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哩！」

辜若萍道：「不錯，比方說，像妳這樣的婦人女子，居然敢向通天敎和一統盟的首腦叫陣，而且要以一對三，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那白衣婦人道：「現在，該言歸正題了。辜敎主，我爲甚麽要搶走你手中的水晶球，你知不知道？」

「想必有很動聽的理由？」

「我的理由不怎麽動聽，但很實用。」

「噢……」

「方才，我曾經說過，要將水晶球的來歷告訴你們三個。」

「唔……」

「現在，請聽着。」

「我們都在聽。」

「水晶球是白陽眞人遺留人間的玄門至寶之一，我不能讓它繼續落在邪魔外道

手中，助長邪惡，所以我才代爲收回。」

辜若萍冷笑：「妳能保持得住嗎？」

那白衣婦人說道：「事實會給你證明的。」

辜若萍道：「我敢武斷地說，事實會證明妳立即濺血橫屍！」

突然一陣旋風，將那白衣婦人的幃面紗巾揚了起來。

淳于石呼一聲，道：「妳……妳是空谷蘭。」

不錯，那的確是空谷蘭。

空谷蘭點頭道：「你覺得很奇怪？」

她索性將幃面紗巾取了下來，嗓音也由「破沙鍋聲」變得嬌滴滴地了。

淳于石輕輕一嘆，道：「阿蘭，我待妳不薄，爲何要背叛我？」

空谷蘭道：「你自己不會反省？」

刁亞男插口冷笑道：「怪不得妳不敢接招，現在，我要申量妳一下，究竟偷學了多少歸元武學。」

話落，手中長劍一引，作勢欲起。

淳于石連忙制止道：「亞男，請等一等。」

刁亞男冷笑道：「怎麽？你還舊情難忘？」

淳于石報以苦笑。

刁亞男又道：「可是，我不能不提醒你，人家對你，已經是恩斷義絕。」

淳于石苦笑如故地道：「我知道。」

刁亞男怒聲道：「旣然知道，爲甚麽還要這麽自作多情？」

淳于石道：「這叫做她可以不仁，我可不能不義啊！」

緊接着，却向泰然自若的空谷蘭正容說道：「阿蘭，不論妳做過多少錯事，只要妳迷途知返，回到我身邊來，我都可以既往不究。」

空谷蘭冷哼一聲，沒接腔。

刁亞男又向淳于石道：「我的大情聖，還是省省吧！用自己的熱面孔去貼人家的冷屁股，你好像覺得很舒服。」

淳于石苦笑無言。

刁亞男又道：「請退過一旁，這賤人由我來收拾。」

話落，清叱一聲：「賤人看劍！」

寒芒閃處，「刷、刷、刷、」地連接攻出十八劍。

十八劍中，空谷蘭被迫退了幾步。

空谷蘭畢竟是「偷學」來的歸元武學，儘管她必然已經接受過慧眞子的指點，但跟刁亞男一比，却還有一段距離。

但，儘管她在歸元劍上遜于刁亞男，口頭上却不肯吃虧。

她，邊退邊冷笑道：「我當然是賤人，一個爲了跟一個採花大盜戀姦情熱，而謀殺親夫的女人，世間還有比這更賤的女人嗎？」

話聲中，又退了九大步。

她們兩人之間的功力，本來就有一段距離，加上空谷蘭又說話分神，因而在這後退的九步中，顯得險象環生，有兩次還幾乎挨了一劍。

刁亞男得理不饒人地，一面節節進逼，一面嬌笑道：「很可惜，妳的玩藝兒，實在不如妳的咀皮子那麽靈光。」

緊接着，又冷笑一聲道：「賤人，如果妳技止于此，二十招之內，我一定敎妳躺下來！」

另一串冷笑劃空傳來道：「作夢！」，

話到人到，只聽「噹」地一聲，刁亞男的攻勢已被人接下，並揚聲說道：「大妹子，妳先走。……」

這位突然增援的救兵也是一名婦人。

她，一接下刁亞男的攻勢，就展開一串以快制快的快攻。

刹時之間，但見兩道人影，像走馬燈似地旋飛着，旋飛着。……

由于雙方的動作太快，加上雙方的罡風劍氣所激起的地面積雪，形成一片迷茫，因而根本沒法看清楚這位及時增援的婦人究竟是誰。

但空谷蘭却悶聲不響地，騰身飛射而起——

一旁的淳于石，辜若萍二人，不約而同地雙雙飛身攔截。

但他們身形才起，一道冷芒忽地攔腰疾捲而來，硬生生地將他們逼落原地。

憑淳于石、辜若萍二人的身手，能憑攔腰一劍硬行將他們逼落原地，這攔腰一劍的威力，可想而知。

何況，這攔腰一劍，還是由跟刁亞男殺得難解難分之間，於百忙中抽出來的。

因此，刹時之間，淳于石、辜若萍二人當場楞住。

刁亞男也震驚得楞在當場。

空谷蘭却已鴻飛冥冥了。

× × ×

俏立淳于石等人對面的，是一位風姿綽約、着青色衫裙，年約三十上下婦人。

大大的眼睛，長長的睫毛，眉似春山，眼如秋水，臉部輪廓與五官，都配合得恰到好處，是一位十足的美人胚子。

那氣質，那儀態，任何人見了都忍不住要多看她幾眼。

更難得的是，儘管由外表看來，好像是三十上下的人了，但她的全身，却仍然洋溢着一般年輕少女的青春氣息。

× × ×

那青衣美婦的美目，在對方三人身上一陣掃視之後，才似笑非笑地道：「很抱歉，打擾了諸位的雅興。」

刁亞男忽然「哦」地一聲，道：「妳……妳……妳是古玉琴？」

那青衣美婦點點頭道：「是的，但，現在，我叫慧眞子。」

這就是南宮世家眞正女主人古玉琴。

刁亞男重複了一句：「慧眞子？」

「不錯。」

「妳出家了？」

「唔……」

「慧眞子該是道姑的法號？」

「唔……」

「但，妳沒有着道裝？」

「這是爲行動方便而一時從權……」

「此話怎講？」

「因爲，我現在是『豆腐西施』的身份……」

「啊……」

這一聲驚「啊」，是刁亞男，淳于石，辜若萍等三人同時發出的。

刁亞男自語似地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慧眞子注目問道：「明白甚麽？」

刁亞男道：「空谷蘭，于倩如那批人，都是妳在幕後支持？」

慧眞子道：「不是甚麽支持，只不過是彼此志同道合，結合在一起而已。」

刁亞男道：「妳有理由這麽做，我不會怪妳。」

慧眞子道：「眞想不到，妳還是這麽一位通情達理的人。」

刁亞男道：「只是，我不能不提醒妳一事，以目前咱們雙方的實力來說，妳，等於是……」

慧眞子飛快地接口道：「等於是螳臂擋車，自不量力，對不對？」

刁亞男冷笑：「妳很有自知之明。」

慧眞子道：「自知之明，人人都有，不過，世間絕大多數的人，都不肯說出自己的缺點而已。」

「妳是很清楚的，當年，我離開南宮世家，是自動讓賢，南宮瑞並未寫甚麽休書，所以，依照習俗，我，仍然是南宮瑞的元配夫人，至少名義上是的。」

「南宮世家之所以弄得家破人亡，烟消雲散，嚴格說來，只能怪他們母子倆有眼無珠，自作自受，怨不得任何人，也包括妳在內。」

「所以，儘管我仍然是南宮瑞的名義上的元配夫人，也儘管妳是導致南宮世家家破人亡的禍源，我此番不自量力，強行出頭的主因，却並不是要代南宮世家向妳尋仇。」

這一段話，不慍不火，柔柔細細地娓娓道來，使得刁亞男這個當事人，想發火也無從發起。

刁亞男不但發不起火來，一時之間，也接不上話來。

少頃過後，刁亞男才注目問道：「那麽，妳強行出頭的主要目的何在？」

慧眞子神色一正，道：「目的在阻止一統盟荼毒生靈，你們自己明白，稱霸武林還不過是一種手段，最終目的却是糾衆造反，爭奪皇帝寶座，是不是？」

淳于石插口冷笑道：「是又怎樣，妳管得着！」

慧眞子道：「我是管不着，何況，我已經是出家人，三清弟子，講究的是清靜無爲，對於武林中砍砍殺殺的玩藝兒，更該能避則避爲是，但，形勢所逼，我不得不強行出頭。」

刁亞男插口冷笑道：「妳自己不覺得，妳的話好矛盾？」

慧眞子道：「我的話，是好像有點兒矛盾，但，現在，我等於已成了過河卒子，不管自己的力量够不够，都不能退後，只有拚命向前了。」

她的話，一直都是柔柔地，細細地，不含一絲火氣。

她的話鋒一頓，又道：「諸葛武侯說得好，成敗利鈍，非所逆料，只是盡其在我而已。所以，我一面在這兒暗中監視你們的行動，一面由同道們挑掉你們各地的分舵，以期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這些，妳都做到了。」

「是的，成績還不錯。」

「諸葛武侯還說過兩句話，是否也記得？」

「是哪兩句？」

「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兩句話。」

「記得記得，一代名臣所傳下來的名言，我當然記得。」

「很好！現在……」刁亞男冷笑接道：「就是妳死而後已的時候了，接招！」

話落招隨，寒芒電掣中，快速無比地攻出十二劍，十二劍有如一氣呵成。

比較起來，慧眞子的劍招，可慢得太多了。

刁亞男攻出十二劍，慧眞子却只用四劍就化解掉了。

一比三，快慢之別，已不難想見。

刁亞男繼續快攻，慧眞子也依然是以慢制快。

刁亞男像在救火，急匆匆地好像手忙脚亂。

慧眞子却好像在表演舞蹈，旣悠閑，又美妙，她的劍招，就像她說話的態度，不含一點兒火氣。

儘管他們雙方使的都是曠代絕藝的「歸元劍法」，也儘管由表面上看來，雙方旗鼓相當，難分高下。

但在行家眼中，刁亞男已落了下風。

因此，一旁掠陣的淳于石、辜若萍二人，雙方互望一眼之後，淳于石悄聲說道：「辜敎主，咱們聯手齊上，宰了這賊婆娘。」

辜若萍點點頭，道：「聯手齊上我同意，但不能宰她。」

「爲甚麽？」

「因爲，在下必須由她身上追回水晶球來。」

「唔……」

「還有，像這樣標緻的娘們，如果就這麽宰掉了，豈不是暴殄天物。」

「對對對……」淳于石邪笑着接道：「咱們哥兒倆有此同好，對於這樣的天生尤物，理當善加利用才對……」

慧眞子忽然嬌笑，說道：「刁亞男，如果妳技止於此，我可沒興趣奉陪了，告辭……」

話落，人已長身而起——

淳于石，辜若萍二人雙雙飛身攔截，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三人同時飄落地面。

慧眞子又陷入對方三人的圍困中。

但，淳于石等三人並未立即發動聯手攻勢，只是成鼎足之勢，將慧眞子圍住。

而慧眞子的表現也令人莫測高深。

她，在三名邪道中頂尖兒高手的圍困下，居然若無其事地顯得安詳已極。

少頃過後，刁亞男首先冷笑一聲，道：「古玉琴，妳够沉着！」

慧眞子依然以她那特有的細細柔柔的語聲答道：「如果我不沉着，你們就能放我一馬？」

辜若萍搶先接口道：「不錯，只要妳承諾負責將水晶球歸還給我，一切都好商量。」

慧眞子道：「這好辦得很，水晶球就在我手中，怕只怕你沒本事收回去。」

辜若萍問道：「水晶球在妳手中？」

「不錯。」

「這……怎麽可能呢？」

辜若萍的懷疑也是情理中事。

因爲，從空谷蘭由辜若萍手中刦走水晶球，一直到離去爲止，都沒脫離過辜若萍的視綫。

在那段時間中，空谷蘭跟慧眞子並未碰頭，水晶球也不可能有轉手的機會。

那麽，這會兒，水晶球又怎會到了慧眞子的手中。

× × ×

慧眞子笑笑道：「你忘了，我就是古記豆腐店的豆腐西施？」

辜若萍「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當時，空谷蘭曾經在豆腐店的屋頂上停了一會兒。」

「恐怕不止是『一會兒』吧！」

「是的，有那一會兒工夫，已經足夠將水晶球轉到妳手中了。」

「那麽，現在，妳已經相信水晶球是在我的手中了？」

「我更相信事實。」

「可以。」慧眞子探懷取出水晶球亮了一下，道：「夠了嗎？」

刁亞男擺手制止辜若萍接腔，道：「辜敎主請等一下……」

緊接着，却向慧眞子冷笑道：「妳，沉着得令人可疑。」

慧眞子漫應道：「妳認爲我還有後援嗎？」

「可以這麽說。」

「以目前我獨對你們三位頂尖兒高手的情況來說，放眼當代武林，妳認爲還有誰够資格做我的後援？」

「我想不起來。」

「那不就結了嗎！」

刁亞男沉思着道：「那麽，妳是自信武功可以勝過我們三個了？」

慧眞子道：「獨鬥你們三位而有必勝把握的，當代武林中，還沒有這樣的人物，至少是目前還沒有。」

「這是說，以後可能會有？」

「唔……」

「這『以後』，究竟是多久？」

「快則三月，遲則半年。」

「妳那麽有把握？」

「當然！」

「那個人，就是妳自己？」

「絕對不是。」

「如果我問妳『那個人』是誰，妳一定不會告訴我，是不是？」

「是的。」

刁亞男俏臉一沉，道：「那麽，我斷定妳，一定見不到『那個人』了！」

慧眞子笑問道：「妳這是威脅？」

刁亞男冷笑道：「難道妳認爲，憑咱們三個的實力，還擺不平妳？」

慧眞子道：「不！你們三位聯手之下，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將我擺平。」

「妳總算說了一句老實話。」

「我是老實人，說的話也都是老實話，現在，我還有更老實的話要說。」

「說吧！」

「你們三位，雖然有足够的力量將我擺平，但我斷定你們絕對不會這麽做，除非……」

刁亞男截口接問：「除非怎樣？」

慧眞子徐徐地接道：「除非……你們三個自己也都不想活了。」

「這是說，妳有力量跟我們同歸於盡了？」

「正是。」

「我不信！」

「妳不信，辜若萍他是應該絕對相信的。」

慧眞子轉向辜若萍笑問道：「辜大敎主，你說是嗎？」

辜若萍一楞之下道：「我也不信。」

慧眞子道：「那麽，我提醒你一聲之後，你就一定會相信的了。」

「噢……」

「我聽白夫人說，你曾經由一位西域異人手中，以高價購買到一批很霸道，很歹毒的火器，名字叫『掌心雷』？」

「是有這回事。」

「現在你身邊有沒有携帶掌心雷？」

「沒有。」

「我了解，自從你獲得萬流秘笈的全部武學，和天魔寶典之後，身兼正邪兩派之長，已成爲當代武林中小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現在更是榮任通天敎的敎主，不須要再將那種霸道火器帶在身邊了……」

辜若萍截口問道：「妳有沒有完？」

慧眞子冷笑接道：「說完了啦！」

「妳忽然提及掌心雷是甚麽意思？」

「小意思……」

慧眞子邊說邊以左手探懷取出一個鴨蛋大小的黑色圓球，托在掌心中笑問道：「認識這個嗎？」

辜若萍臉色一變，道：「掌心雷？」

「不錯。」

「妳是由哪兒弄來的？」

「我想，你應該問的是這掌心雷是不是眞的。」

「不必，我一看就知道不假。」

「不過，爲了愼重起見，還是當面試試比較好。」

話落，她揚手將掌心雷向十多丈外的空地上扔了出去。

辜若萍臉色大變地促聲喝道：「就地臥倒……」

在塲的四位都是老江湖。

老江湖都知道所謂「霸道火器」的厲害。

所以，辜若萍的話才出口，四個人都已經就地倒了下去。

一聲霹靂大震過處，四個人都被「蓋」上一層激射過來的積雪和塵土。

他們四位的默契很不錯，方才是同時臥倒，現在，又同時挺身而起。

慧眞子一面抖落身上的塵土和積雪，一面向辜若萍等人笑道：「現在，你們都明白，必要時，我有力量跟你們同歸於盡了。」

刁亞男等人都默然無語。

其實，三人中的刁亞男，淳于石二人，正目注十多丈外由掌心雷所造成，直徑約五丈，深達丈餘的大坑，而臉色陰晴不定，驚魂未定之下，連滿身的塵土，積雪，都顧不得去抖落，又哪有餘暇來回答慧眞子的話。

慧眞子又道：「我不但有跟你們同歸於盡的力量，也有這樣的決心和勇氣，但我敢斷定，你們三位絕對沒有。」

刁亞男冷然地道：「妳是說，我們三個沒有同歸於盡的勇氣？」

「不錯。」

「妳何能如此斷定？」

「因爲，你們三位都是一代梟雄，一個個野心勃勃，想稱霸武林，逐鹿皇帝寶座，都自以爲前程似錦，又怎會跟我這個亡命之徒同歸於盡。」

「那麽妳呢？難道妳的命不是命？」

「可以這麽說，過去，我是一個棄婦，現在，我是一個無牽無掛的三清弟子，像我這樣的命，如果能跟你們三位拚個同歸於盡，可以說功德無量，死得重如泰山，雖死猶生。」

她，一頓話鋒，美目環掃對方三人，笑問道：「我的話，有沒有道理？」

三人中仍然是由刁亞男發話道：「好像是有點兒道理。」

「恐怕不止是『有點兒』吧！」慧眞子含笑接道：「所以，我胆敢斷定，方才，我所說的『必要時』的情況，絕對不可能出現。」

「所以，妳才樂得大方地，說得那麽慷慨激昂。」

「難道不可以？」

「可以，但我要提醒妳，絕對的事，世間是不會太多的。」

「我不要太多，就這一次足够了。」

淳于石插口輕嘆，道：「算了，妳走吧！」

辜若萍忙道：「且慢，我要問妳一句話。」

慧眞子道：「問吧！」

「妳的掌心雷由何處得來？」

「那是白夫人給我的……」

「該死的賤人！」

「白夫人還要我轉告你，你那批掌心雷藏得不够隱秘，她已經照單全收了。」

辜若萍沒接腔，却是氣得連鬍子都翹了起來。

慧眞子却轉向刁亞男夫婦，道：「多謝賢伉儷高抬貴手，我這就要走了，但，我不得不給賢伉儷進幾句臨別良言。」

刁亞男搶先冷笑道：「如果你是要向我們說敎，那就省省吧！」

慧眞子道：「我才沒興趣，也沒工夫向你們說敎哩！」

「那妳想說些甚麽？」

「是有關這位辜大敎主的。」

「噢……」

「方才，辜大敎主對你們說，貴盟中有內奸，而且是最親近的人？」

「唔……」

「妳相信嗎？」

「我拒絕回答。」

「辜大敎主的爲人，我想賢伉儷早已有過耳聞？」

「唔……」

「爲了女色，辜大敎主可以強佔朋友的老婆，爲了稱霸武林的野心，他可以將一手培植他的太保莊化成一片刦灰，不久之前，在嵩山古塔上，他甚至準備以掌心雷毀掉他的親生女兒和甘仲池……」

慧眞子一頓話鋒，轉向辜若萍笑問道：「辜大敎主，我沒寃枉你吧？」

辜若萍洒脫地一笑道：「沒有啊，眞難爲妳那麽關心我。」

慧眞子又向刁亞男道：「像這樣的人所提供的消息，可靠嗎？而他這樣做，用心何在？」

刁亞男「唔」了一聲，說道：「還有嗎？」

慧眞子道：「只剩最後兩句了：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請多多三復斯言，告辭……」

說完，長身疾射而去。

辜若萍苦笑着搖搖頭，道：「她這一招『臨去秋波』，好厲害！」

刁亞男披唇一哂，說道：「那倒不見得。」

辜若萍道：「這是說，賢伉儷還是要我提供貴盟內奸的消息？」

「當然。」

「賢伉儷還相信嗎？」

「閣下姑妄言之，我們夫妻倆姑妄信之，又有何妨。」

「說的也是，現在，請聽着，貴盟的內奸共五個，那就是長孫尚義夫婦，令媛巧兒姑娘，和甘仲池、白娟娟。」

淳于石蹙眉自語道：「連我自己親生的女兒，也會背叛我嗎？」

辜若萍道：「關于令媛這方面，的確令人難以理解。」

「有沒有具體的證據？」

「沒有，我只是根據水晶球上所顯的影象而提供。」

「可惜，水晶球被空谷蘭那妖婦刦走了。」

「所以，口說無憑，我只能套句老生常談的話，信不信由你了。」

淳于石夫婦會相信嗎？

以常情衡量，淳于石夫婦不可能完全相信，也不可能一點都不信。

但，只要淳于石夫婦相信那麽一點點，則甘仲池、白娟娟、淳于巧兒等三人的處境，就很危險了。

這情況，羣俠方面，在幕後運籌帷幄的慧眞子，身爲「前敵總指揮」的白夫人于倩如，都應該知道，他們會如何去因應呢。

× × ×

事實上，正邪雙方，都好像是在「以不變應萬變」。

因爲，已經在平靜中渡過了三天，雙方都不曾採取過任何行動，至少表面上是這樣。

如果說，這三天中有甚麽重大變化的話，那就是天氣了。

三天前是風雪交加，大地一片銀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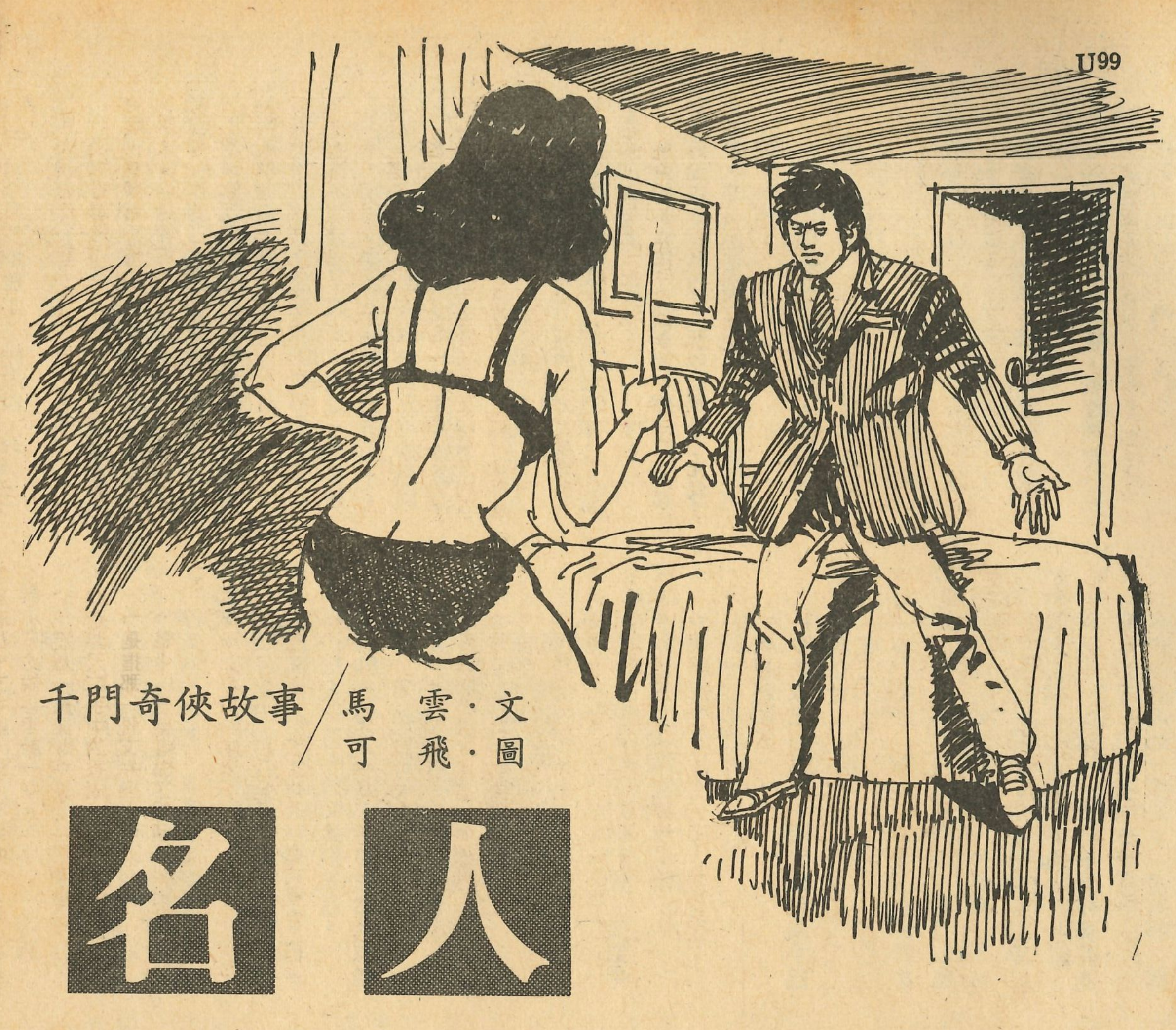
現在，儘管地面還有積雪未消，天空中却是艷陽普照的好天氣。

好天氣不但使冰雪解凍，給大地帶來溫暖，也給存仁山莊帶來了喜訊——淳于石、刁亞男夫婦正式宣佈：甘仲池、淳于巧兒的婚禮，訂于一個月以後的元宵佳節舉行。

炙手可熱的一統盟主要嫁女兒，自然是大喜事，應該加倍舖張才對。

但，由于娶媳婦——白娟娟與淳于長青的婚禮——時是採取秘密的方式，那麽，嫁女兒時，就更不便刻意加以舖張了。

（未完・十五）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名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郭太太妮娜在張雪兒的寫字樓如厠失踪，到底被人綁架還是自己走掉，只是一個謎，游天虹只有苦笑，張雪兒心裏忐忑不安，陪他到郭家找找，答應協助偵查此事。游天虹走去一間私家俱樂部瞭解情況，巧遇了記事報記者柳天，再去貴賓房找到了賭徒小周，見他被阿龍「出千」，拉他離開，被阿龍這班人追逐，柳天協助逃走，三人都被捉，一個中年人說是麥漢利的手下，請游天虹柳天二人合作，不要干預麥漢利的事，願給每人二百萬元作爲酬謝，游天虹柳天佯作答應，始准離去，游天虹回到家裏，遇到一個少女自稱是安麗的姐姐持槍要脅他……

何事而來 未明底蘊

安美很生氣，甚至游天虹也可以看見她的手在發抖，但游天虹一點兒也不害怕。

他走到客廳沙發上坐了下來！

「你——站起來！」安美覺得他太放肆，太不把她放在眼內了，因此大聲喝他。

然而游天虹根本沒有理會她，只伸手到几子上去，取回了一支香烟，燃點着了。

他悠閒地吸了一口香烟，然後才轉頭過去瞪住她：「你既貪婪，又幼稚。這個時候你固然不會殺我，亦絕不可能殺我！何不坐下來談談？」

她給游虹次氣得直發抖，扣在槍機上的手指再次用了一點力，就是差在未有將子彈射出而已。

她的確也想過，如果這時候她開槍，槍聲會驚動隣居，可能有人報警，甚至給街上的巡警聽到。

她的目的未達，殺了游天虹，她的目的仍然還是沒有達到的。

因此，她的心事全都給游天虹猜中，講中了。所以她即使生氣，也沒有辦法。

她走到沙發前面，槍管仍然對準了游天虹：「姓游的，你可是因爲我這支手槍沒有滅聲筒？所以你才認爲我不敢開槍？」

「不！」游天虹又悠閒地噴出了一口烟霧，含笑瞪住她：「你要開槍殺我，而又想外面的人聽不到槍聲的話，那是輕而易舉的事，讓我來教你：只要用一個背墊就可以辦到了。但是如果你殺了我之後，你就會變得一無所有，見財化水。」

安美又是一怔！

他終於也忍不住笑了起來：「我從未見過一個像你這麼樣的男人。」他洩氣地，在他身邊坐了下來：「說良心話，我十分欣賞你！」

游天虹笑道：「是指那一方面？」他側過頭來，會心微笑地瞪住她：「是指床上還是這裏？」

「包括床上和剛才的表現，你實在冷靜得出奇！」她把手槍擱在沙發一旁，反而伸手去取過游天虹手中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這是十分親切的表現，因爲那支香烟剛才還在游天虹的口中啊！她和他當時雖然都同樣赤裸着身體，但雙方一些兒尷尬的表現也沒有。所以剎那之間，客廳裏的氣氛不但變得更加

融洽，他們之間看來也像一對新潮夫婦正在閒聊。

安美硬幹不能，惟有改變了她的方式。

她把香烟送回游天虹的唇邊，伸出了她的右臂，纏繞着他的脖子：「你是最能令我回味的男人。」她輕輕吻了他一下：「如果我們能有機會合作的話，簡直就是天衣無縫啊！」

游天虹吸了一口香烟，側過頭來，向着她的面孔噴過去！笑道：「天衣無縫，應該是旗鼓相當，但事實上我們才第一次碰頭，你已明顯地給我比了下去！」

她以剛才游天虹的口吻去問他：「你是指在床上還是在這裏？」

游天虹含蓄地笑了笑：「兩者都包括在內！」她覺得生氣，伸手去取回擱在沙發上的手槍，但是游天虹卻手急眼快，一手捉住她想奪槍的手腕，一手攔腰把她摟住。

她極力掙扎！可惜，她的氣力怎麼樣也鬥不過游天虹，何況他除了巧妙地使用了他的雙手之外，還加上一把咀呢！

她由掙扎而至到半推半就，他由熱吻以至到把她壓在大沙發椅上；此中過程不但充滿了戲劇化，也充滿了羅曼蒂克！

她終於氣喘喘地軟化下來！

「剛才……我說與你合作，但——並非指做愛……」

「噢！那眞對不起，我誤會了，以爲你很需要呢……」

他笑了！

她用力揑了一下他那赤裸裸的臀部：「嘿！你佔了人家便宜，還說便宜說話。」

「這種事情，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

「別胡扯了，還是談談我們的合作吧！」

游天虹這時才放開她，重新坐直了身子，燃點着另一支香烟，道：「好吧！你想怎麼樣合作，不妨說得坦誠一些。」

「這是一條發財捷徑！」安美也坐了起來，取過游天虹手中的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

「是指那一份文件麼？」

「嗯！」她輕輕點了點頭，噴出了一口烟霧！

烟霧在客廳的燈光下繚繞，彷彿代表着安美的身份之神秘，以及她思想的一片朦朧。

游天虹道：「我想知道，我究竟能拿到多少？」

「我已經在剛才講得很清楚，你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六個位數字的分紅。」

「剛才我也講得清楚，我要的是實際數目，怎麼可以像眼前的烟霧一樣模模糊糊？」

「嗯——然則，你要多少？」

「你問得太笨，也不像個生意人。」

「我們本來都不是生意人，但我們現在却要利用你手上所擁有的文件向『生意人』開刀！」安美又吸了一口烟，然後說道：「我初步估計，最少可以敲他一百萬元！」

「就當是敲他一百萬元吧，你給我也太少了？」

「那你要多少？」

「最少一半。」

「嗯——」她故作沉思，終於又大大方方地說：「好吧！我們就二一添作五！」然後她又急不及待地問：「那些文件呢？」

「還未找到！」游天虹答她。

「甚麼？」她氣得杏眼圓睜：「哼！你竟然氣弄我……」

話未說完，她已伸手抓回那一支手槍，迅速伸到游天虹的太陽穴去；她的食指已扣緊了手槍的機掣，既憤怒，又認眞！

但是，游天虹却望也沒有去望她一眼，仍在吸着他手上的香烟。

他悠閒地說：「你其實老早就應該想到，如果我擁有那些文件，而又明知可以取得一百萬元的代價，爲甚麼我要等你來分走我一半？即使你陪我睡了一晚，大概也不致要花數十萬元吧？」

她本來只爲利益而生氣，但聽了游天虹這一番說話之後，她却氣得連握槍的手也在微微發抖！

她冷然一笑：「好一個游天虹，你以爲我沒有胆殺你嗎？不錯，我如果殺了你之後，就可能找不到那些文件。但是現在，既然你已講得明白，文件並不在你的手上，那麼，我還要你幹甚麼？」

她一手從沙發一角抓過一個背墊來，又說道：「眞的要感謝你，敎曉我利用棉花做的背墊去消滅開槍時發出的聲浪。」

「我勸你不要爲了一時之氣而抱憾終身，殺人是犯法的，何況，沒有我之後，你在床上會得不到快樂，在發財門路方面，也沒有了一個理想的拍檔。到了那時，你會在半夜裏偷偷垂淚……」

「住口！」安美怒氣未消，她已把背墊放在手槍口管的前面——這就是游天虹敎她的「滅聲方法」。她又凛然說道：「現在我不妨告訴你，殺了你之後，我們的事，還可以不致外傳……」

但是游天虹也不等她講完，就搶住說：「關於這方面，你大可以放心，對於女人，我最有道德，雖然你並非是最能令我滿意的女人，但我不會隨便宣揚出去的。」

安美聽了這一句之後，更是火上加油。

她「哼」一聲，手指一緊，立即就開槍！

她估計這方法應該十分收效，槍聲不致外傳，但是，在這一刹那之間，她却感到萬二分驚奇！

她明明是扳動了手槍的機掣，爲什麼沒有子彈射出來？

雖然她用了背墊，目的無非爲了滅聲而已，但是，她的手和手指總應該有感覺吧？也就是說，手槍如果有子彈射出的話，即使一些兒的聲音也沒有，但握槍的手是感覺得到的！

她以爲這只是偶然的事，因爲手槍也被以前的人稱作「鬼槍」，有時會失靈的。於是她再試了一次！

這一次，她可以更清楚地聽到手槍槍機「拍」的一聲，但這絕對不是子彈的聲浪。

而且，以游天虹的身手，這時候他怎麼可還能不出手還擊？

安美却看見他在悠閒地繼續吸烟，還回過頭來，瞪住她笑！

「你果然是個不情又不義的女人，還好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游天虹笑道：「其實，如果你有頭腦的話，早該想到，爲什麼我不奪槍？難怪人家都說：大胸脯的女人，智力最低！現在我終於也要相信了。」

她氣得渾身發抖！

驀地，她舉起手槍，朝準了游天虹的頭部，狠狠地毆擊下去。

就在這刹那間，也不知由那兒伸出了一隻手，及時捉住了她的手腕，任她如何掙扎，也無法掙脫對方的掌握。

那隻手明明是游天虹的，但她却無法看得清楚那眨眼之間，游天虹如何出手！

游天虹反手將她摔倒在地毡之上，她痛得身不由主地，把手槍扔掉了。

游天虹却依舊坐在沙發之上，只是俯首彎腰，把烟蒂伸到了她的嘴邊去。

她眼看就要被烟火灼傷了嘴唇，却又無力反抗，因爲這時候她的手臂仍被游天虹反扣住

，動也不能動！

游天虹道：「除非妳說眞話，否則我怕妳非去整容不可。」

安美既然氣力鬥不過游天虹，智力又不及對方，眼看烟蒂就要灼傷她的粉臉，所以她祇好急急地說道：「好了，我服輸了……請你不要再難爲我。」

游天虹却冷然一笑：「本來我就沒有意思要難爲妳，也捨不得難爲妳，無奈妳太不識趣，所以，我唯有改用另一方式跟妳玩玩。」

「我祇爲發財而來，旣然你贏了我，我給你一半也很應該。」

「那秘密到底値多少錢？」

「應該是數以百萬元計。」安美反問：「你可有興趣？」

「除非你從頭說起，否則，我祇有虐待妳的興趣。」

游天虹又把烟蒂吸啜了一口，讓烟蒂更熾焰一些。

安美道：「反正你贏定我了，可否讓我坐起來，然後慢慢的告訴你。」

游天虹想了想：「好吧。」他終於讓她由地上爬起來。他又警告她：「妳最好乖乖的，否則，下一次我請妳吃的會是子彈，而不是烟蒂。」她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說，直到後來游天虹變魔術似的，摸出了幾枚子彈，攤在掌心裏，笑了笑，她才明白爲什麼剛才手槍失靈，也同時明白游天虹爲什麼會說：「大胸脯的女人智力底。」原來除了戲弄她之外，也事出有因。

安美經此一役之後，絕對相信游天虹有力量強迫她吞下子彈。所以她祇好說道：「郭志賢手上有一份秘密文件，是關於證明麥漢利的身份的，我妹安麗會告訴我，麥漢利的身份可能是假的。」

「你是說：他並非麥美倫的弟弟？」游天虹道：「我也早有此懷疑，就是可惜沒有證據證明。」

「證據都在郭志賢手上，安麗知道這點，所以那晚，她設計約了郭志賢到成吉斯汗大酒店的一弍〇八室，目的是要脅他交給那份文件。但郭志賢想殺死她，結果却給她在糾纏中奪得利刀，反而把對方殺死了。」

「但是，安麗的身份，到底是陪人家睡覺的妓女，還是職業兇手？」

「兩樣都不是，一切無非爲了錢。」

「我仍不大明白，爲什麼安麗的玉照會被貼在酒店房間的門匙塑膠牌之上？」游天虹又說：「我也只不過是偶然揀中了她而已。」

安美道：「這當然是經過刻意安排的，安麗被編配在『一二〇六』號房間，郭志賢則被編在『一二〇八』號房間，這完全是安麗托人暗中做了手脚，絕對不會是偶然的事。」

游天虹故意問：「誰安排他們在相隣的房間？」

「當然是可以替麥先生做事的人。」安美又說：「但是，替安麗作出這種安排的人一定想不到：安麗竟然會錯手殺死郭志賢。」

「你也相信她是錯手殺死他的？」

「你以爲是安麗蓄意殺人？」

「嗯——」游天虹點點頭：「安麗根本就只是被人收買，並非想做賊阿爸。」

「何以見得？」

「從安麗被殺滅口這點，就可以證明我的見解。」

「你倒提醒了我。」安美道：「你以爲是誰殺了我妹妹安麗？」

「當然就是收買她的人。」

安美又是一怔，繼續說：「你似乎知得很多！」

「不！有個人知得比我更多。」

「誰？」

「就是郭志賢的妻子妮娜。」

「可惜她躱了起來。」

游天虹道：「我會想辦法去找她，就只怕找到她的時候，她已被殺死；同時保留在她手上的秘密，亦已被人找到。那時我們會變了遲來一步！」

「你以爲還有誰會找她？」

「麥漢利的人。」

「嗯——」安美沉吟道：「我們必須要比他們更快找到郭太太，那並不單祇是爲了發財，同時亦可以稱得上是救人一命，勝做七級浮屠。」

游天虹想了想，又問道：「關於丘明，你知道多少？」

「一點點吧。」安美道：「丘明是本埠巳故富豪丘華照的唯一骨肉，但聽說是私生子。不過無論怎麼樣，他都是個實而不華的有爲靑年。」

「聽這語氣，就可以想像到，你們一定很熟識。」

「你又猜錯了。我根本不認識丘明，只是最近才聽到一些人不斷提及他的大名。」

「誰在你面前提起他的大名？」

「提起他大名的人多得很，包括上流社會的紳商巨賈，以及一些小市民們。他們都是接受過丘明恩惠的人。」安美又解釋：「聽說上流社會許多名流紳士患病，都是給丘明以穴道按摩手術治療好的。至於一些小市民，也不時收到丘明的捐助。」

「有這種事？」游天虹感到意外，所以又忍不住反問：「你所講的事，爲什麼在報章之上，似乎從未見過。」

「這就是我剛才所講的，他是個實而不華，不擅於自我宣傳的人。其實，就以目前他名下的物業，相信本市也沒有一個富紳能與他比擬。」

「你說，你剛由外國回來，但聽了你剛才一番說話之後，我還以爲你可能是個久居於本地的人呢。」

「我本來就是本地人，只是後來去了外國居住而已。」安美道：「當我知道我妹妹遇害後，我就趕住回來查清楚這件事，想不到我似乎找錯了對象。」

「這又怎麼算是找錯了對象？你應該感到意外的驚喜才是。」游天虹含蓄地，瞪住她笑了笑。

安美含嗔地瞪他一眼，握拳叩打着他的胸膛；游天虹則乘機把她擁抱起來。

兩具胴體本來就是赤裸裸的，這刹那間更加好像冒出了一股火花似的……

他把客廳的燈光熄滅了，然後帶她重返他的臥室去；她像小鳥依人一樣，與不久之前那一副兇相，簡直就判若兩人。

床上，一個是熱情似火，但另一個却滿懷心事。

游天虹一直在想：這懷抱中的女人是誰？她的外貌這麼酷肖安麗，所以她自稱是安麗的姊妹，這點似乎可信。

但是，她眞的剛由外國回來？還是被人收買？

她很兇狠，那是指她手上有槍的時候。

游天虹與這麼樣一個女人在一起，簡直就好像在自己的身邊埋了一枚計時炸彈一樣，隨時都會把他自己爆得粉身碎骨。何況不久之前就巳經有了事實證明呢。

但是游天虹這傢伙却偏偏要玩火——他正與安美這神秘女郎玩得顚顚倒倒的，如痴如醉，兩個人彷彿在火爐裏一樣，渾身大汗。

甚至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巳經是什麼時候了。

雙方都感到有些疲倦，大家都想睡。

豈料就正當游天虹剛剛想入睡之際，他發覺一隻手在他枕下活動着！

他當然知道那是安美的玉手，也知道她無非想找回那支手槍罷了。

游天虹佯作熟睡不醒，然後又讓她找到了那支手槍，因爲他明知那支手槍是沒有子彈。

但是，當她取得了手槍之後，就迅速跨越過游天虹的身體，因爲他是睡在靠近房門這一邊的，跨過游天虹的身體是離開這間房的最佳捷徑。

她爲什麼取得手槍之後，要急急離開這間房？因爲她知道游天虹將這支手槍的子彈放在客廳沙發旁邊。她希望盡快取回那些子彈。

怎知道就當她跨過游天虹身體的刹那間，她的足部被一些東西一撩一拌，她當堂就失去了重心，整個兒跌倒了！

如果她跌倒在床上還好些，最多壓住游天虹的身體而巳。

但是，她却在失去重心的刹那間，頭部往前仆倒，自然就倒向了床下，但身體的下半部却又留在床上，而且還及時被游天虹坐了起來，以雙手捉住了！

換句話說：安美的頭、手在地毡之上，雙足則在床上被游天虹抓住！

游天虹分明是存心要虐待她，所以立刻借勢在床上站立起來。於是安美就好像一隻臘鴨一樣，被游天虹倒吊起來。

安美氣得呱呱叫，但游天虹不但沒有理會她，反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順手從床邊沙發扶手之上拉過了一條領帶，將安美的雙足綁住。

安美拚命掙扎，以手槍擲向游天虹；游天虹急忙閃避，手槍擲空，落在床後的地毡上。

游天虹並不以此爲滿足，一手抓住被綁在一起的雙足，一手又抓過他的一條睡褲，扭成繩子一樣，準備再綁住她雙手。

安美當然知道游天虹想怎麼樣，可惜她整個人分成兩截——上半截在床下，下半截反而留在床上，同時還給游天虹控制住，故此根本就無從反抗。尤其是她到底是個女人，而且腰力不足，所以就更不能讓她反抗成功。

眨眼間功夫，游天虹巳把她雙手反綁起來了。

游天虹所住的房間，是附設有洗手間的，洗手間有一扇門，他把安美倒掛在那度門板之上，也就是：安美雙足足踝被領帶綑綁，而洗手間的門是打開的，游天虹有氣有力！只要抓住領帶往門板高處一掛，安美就會變得上不到天，下不到地。

只要安美掙扎，她的身體就會擺動，祇要她身體擺動，洗手間那扇打開了的門亦會搖動，人亦隨時會掉下來。

游天虹於是向她提出警告：「洗手間裏面沒有地毡，如果你再亂動，小心撞穿了你的頭顱！」

安美氣得滿臉通紅，粗言俗語的詛咒着；游天虹却把睡房中的安樂椅移近洗手間門口這邊來，翹起了雙足，吸着香烟，在笑！

一個人除非受過特殊訓練，否則被倒吊起來，絕對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因爲任何一個地方都有地心吸力，人被顚頭倒脚的倒吊起來，血液就會倒流到頭部來，越是盡力掙扎，說話越多，就會越加難受。

偏偏游天虹却又一聲不響地，坐在安樂椅上含笑，抽烟，以欣賞的目光注視着安美。

安美不但手足被綁，還要被倒吊起來，根本就無力反抗，掙扎一會兒之後，已是筋疲力竭，動也不想再動了。而游天虹却坐在安樂椅上一搖一搖的，悠然自得。

安美終於又無可奈何地，哀求着說：「求求你，先把我放下來好嗎？」

游天虹道：「先講出你的來龍去脈，你究竟是何方神聖？」

「我早巳講過了。」安美說道。

「但是我不相信那是眞的。」

「你到底要怎樣才肯相信？」

「當你講眞話的時候，」游天虹又笑了笑：「我自問對女人是個專家，我不但很會欣賞女人，還很懂得你們女人的心思。以你想騙我，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安美嘆了一口氣：「我眞的怕了你，把我放了下來再說好嗎？」

「不可以，」游天虹斬釘截鐵地說：「你太舒服，就會說謊，所以，我剛才對你所講的一番說話，絕非推銷自己，而是有着事實根據的。」

「安麗的確是我妹妹，我也眞的要爲她報仇！」

「這一句，有一半眞，另一半假。」游天虹道：「安麗的確是你妹妹，這是眞的，但是，你來此並非就只是爲她報仇那麼簡單。」

「當然，我還想發財。這點我早巳表明了態度。」安美說。

「不，想發財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其實，你的眞正目的有兩個：第一，殺人，第二，找那一份文件。」

「嗯——你以爲我眞的是要來對付你！哈哈……」

「不，你又錯了，你的任務不但是爲了要對付我，還要對付一個人。」

「誰？」

「郭太太。」游天虹道：「當文件到了你手上之後，我和郭太太都會死在你的手槍之下：不過很可惜，你太低能了。」

安美心裏儘管在生氣，也沒有辦法，要是她再令游天虹反感的話，往後一定還有更多的苦頭讓她吃的。所以她惟有強作冷靜地笑道：「你這樣忖測，可能是因爲我有一支手槍，其實你也應該明白我的處境，我是個女人，我是個弱者——」

「但是我覺得你在床上一點也不弱。」游天虹笑了笑：「你帶了手槍在身邊，一些兒也不覺得有什麼出奇，奇在你對這件事太過了解，就在你剛才那一番說話之中，巳露出了太多太多的破綻，所以我說：你自以爲很聰明，實在是愚不可及！」

「不管你怎麼講，我說的却是事實，到底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這種語調，還好這裏只有我倆，如果讓別人聽到了，好容易以爲我是個不負責任的男人呢！」

「事實上你又的確是個不負責任的男人，我們到底有過關係，而且大家還有諾言在先，你怎麼可以用這手段對我？」

游天虹深深地抽了一口烟，笑道：「本來對女人，我從來不喜歡用到這麼粗野的方法，像這樣對待你我還是第一次，何況我用來綁住你的領帶，是法國眞絲領帶，前幾天才花了七百元購買的，總算對得你住了吧？」

他一邊悠然自得地噴出了烟霧，一邊又說道：「你太不知自量，在我面前耍花樣，有如在孔夫子面前賣弄文章，不過，你倒可以放心，我固然不會殺你，而且我也知道遲早總會有人在不久之前就會來救你——」

「你錯了，我是沒有同黨的。」

「無論怎麼樣，目前我們不必爲你爭論，我可以放你走，但你必須坦白說出，你是誰派

來的。」

「嗯——你以爲我是誰派來的？」

「當然不會是麥漢利吧？」游天虹故意反問。

「當然，我怎麼可能去勒索自己的老闆？所以，你也沒有猜錯，我絕對不是麥漢利派來的。」安美說道。

「那麼，請你自己告訴我，到底在替誰工作？」

「替我自己工作。」

「你眞固執！」游天虹深深地吸啜了一口香煙，然後由安樂椅上站了起來。

他走到了浴室的門口，瞪住安美，對他噴了一口煙霧，非常認眞地說：「你有沒有聽過一句話？那句話就是：『不見棺材，不會流淚！』現在用來形容你，似乎很恰當啊！」

安美知道他是十分認眞的，但她口裏依舊重覆說道：「我是眞的只爲發財而來，信不信由你……」

但是，游天虹此刻已轉過身去，將煙蒂狠狠地弄熄了。

然後，他又找來了一條尼龍繩，跑到了窗口那邊去。由於角度關係，安美根本見不到他在做什麼。

游天虹再回到安美的身邊時，他已是一語不發，只把她淩空舉起，抬到了窗口這邊來。到了這時候，安美當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過安美竟然一點兒也不害怕，她說：「人家都在讚美千門奇俠如何聰明過人，如何見義勇爲，如何有頭腦，想不到卻原來只是一個只會欺負女性的小人！」

游天虹仍然保持沉默，一句話也沒有說，剛才安美所講的，他就當作沒有聽到。

剛才那條尼龍繩，原來一端已繫在窗門的鐵枝之上，現在游天虹正將繩子的另一端，綁住了安美的雙足。毫無疑問，他正打算把她吊到窗口外面去。

安美既然明白了他的意圖，心中雖慌，但仍爭取最後機會說道：「你何必再虐待我？我們只要好好的合作，彼此都會有好處。何況，你在江湖上又這麼的有名氣，要是這件事被傳了出去，我怕你也會感到顏面無光呢！」

游天虹終於也忍不住開腔了：「你說夠了沒有？」這時他已把尼龍繩的一端，綁在安美的雙足之上。安美的雙足本來已被一絲質領帶綁住了，現在只是加上了一條尼龍繩而已！

尼龍繩的另一端拴在窗門的鐵枝之上，所以當游天虹把安美由窗口拋出去之後，她除非有意外，否則，她只會被倒吊在窗外，而不致墮下街中摔死的。

現在游天虹果然就把她擱在窗框之上，對她說道：「本來我就不慣欺負一個女流，正如你剛才所講，傳了出去，眞的會名譽受損！但是，我並非什麼名流紳士，而且，江湖上的朋友們誰不知道我喜歡跟女人玩遊戲？不過，所不同的，只是今晚我跟你玩得比較特別一些而已！」

「我眞不明白，你把我吊下去，對你有什麼好處？」

「好處是樂得乾手淨腳——」

「但壞處就是：當警方發現了我被你虐待之後，你才知道後果？」

「當然知道。」游天虹笑道：「除了告我虐待之外，還可能加控非法禁錮，非禮，强姦等等罪名。哈哈，不過，我才不怕呢，因爲當警方發現你的時候，已無生口對證！」

「你準備置我於死地？」

「不！只要你冷靜一些，把你的眞實身份交代清楚，我就會放你一條生路。」游天虹又看看腕表，「假如由現在起，我把你放下去，三分鐘你仍不講眞話，我會把繩子鬆開，讓你試試跳樓的滋味。」

說完，游天虹把雙手一鬆，安美就由窗門掉了出去。安美這一回才是名符其實的半天吊呢。

安美頭向下，雙足在上，倒掛在窗口之上，望到數十呎下面的夜街之上，她感到有些頭暈。

但是，她只閉上了雙目，仍不說話。

游天虹也在心底裏服了她，她到底是何方神聖？是否受過特殊訓練？

安美終於也以爲游天虹把繩子放得很長，那麼，她的身子就可能在下一層人家的窗外。雖時在深夜，但是，只要樓下一戶人家發現了她，她就有救了！

但是，那條繩子卻收得很短，游天虹隨時可以用手抓住她的雙足，就此把她拖上來，拉回屋內。

因此，安美希望下層的人發現她，已是很困難的事；除非另有奇蹟出現吧！她現時只有閉着眼睛。

奇蹟果然眞的出現了！

游天虹住所的門外，這時有人正在按响了門鈴！

安美也可以隱隱約約地聽到了，她心裏想：一定是警察。要不是警察在街上見到她被虐待的情形，就是有隣居悄悄致電報警，所以這麼快就有巡警找上了門來！

游天虹卻一邊穿上了衣服，一邊探首窗外，向安美警告：「你不要作聲，否則，吃虧的肯定會是你。聽淸楚了沒有？」

游天虹說完就往房外走。

他走到大門後面，從門眼往外窺望了一下，果然見到一名軍裝警員在門外出現，還不斷的按响了門鈴！

游天虹把防盜鍊落下之後才開門問出去：

「什麼事？」

那警員道：「開門開門，我們是警察！」

「警察又怎麼樣？警察就可以隨便進入民居麼？」游天虹心裏想：如果是有人臨時報警，門外的警員一定不可能有入屋搜查的手令。所以他正想問對方有沒有「手令」之際……

大門突然「隆」的一聲，被人用力一撞，防盜鍊雖然沒有折斷，但門卻開了！原來釘着防盜鍊的木門框抵受不住那一股强大的衝力，木門框也缺去了一塊。

衝進來的軍裝警員拔槍相向：「不要亂動啊！」他又警告：「舉起你的雙手！」

但是，在這刹那間，游天虹卻看見另外一個穿上了便服的人入來。如果眼前這一個是警員，那麼後面那一個當然就是警探。

不過游天虹只瞥了他一眼，便感到渾身一凜！

他認得那個穿便衣的人，因爲他已經不祗次見過此人；他正是麥漢利身邊的一名得力助手阿龍。

阿龍進來之後，動作很快就順手把大門關上了。

門上附着的防盜鍊雖然脫落了，但是，門後還有着其他門鎖和鐵栓。所以阿龍仍然可以把大門閂上了。

那名身裁高大的「軍裝警員」已握住手槍，闖進了游天虹的睡房去了。因爲阿龍已經代替着他，以手槍要脅住游天虹！

游天虹估計那冒警的傢伙一定會發現安美倒掛在窗口外面，但是，想不到他不久卻由房內走了出來，對阿龍道：「找不到她啊！」

阿龍卻難以置信地瞪住他：「有沒有找過洗手間和衣櫃等處地方？」

「有啊！就是找不到——」那高大漢子又轉到走廊那邊：「讓我到後面厨房去看看。」

儘管如此，阿龍顯然有些死心不息　他用他手上的手槍，向游天虹示意道：「帶我到你房間去！」

游天虹在手槍要脅下，惟有舉起了雙手，走在前頭：「你們到底想找誰？」游天虹故意說道：「我看，你可能找錯地方啊！」

「你少嚕囌！」阿龍在後面用槍管推了游天虹一下。

游天虹早已知道阿龍是個非常機警的人，也是麥漢利的得力助手之一，他肯定比剛才冒充警員的大漢聰明得多。

所以，游天虹想像到：阿龍入房之後，只要往窗門那邊望多一眼，好容易就會發現綁在窗框鐵枝上的繩頭，只要再趨前往下張望，一定會發現安美。

游天虹既然想像到安美也是「有目的而來」，那麼，阿龍的目的又何在？聽他們剛才的語調，分明是「明知冇人在此」似的。

豈料當游天虹進入他自己的房間之後，往窗門那邊瞥了一眼，當堂渾身打了一個冷顫！

那窗門的鐵枝之上，並未見到有任何的繩子！

繩子明明是游天虹親手綁上去的，安美的手腳也是他親自分別以領帶和睡褲綁住的，會不會因爲繩結太鬆，又或者是安美掙扎得太過份，所以連人帶繩，跌落街上去了？

然則，安美肯定會必死無疑，因爲由此墮落下面馬路之上，最少也有幾十呎之高，安美還肯定是頭部先撞着地面的。

阿龍以手槍押住游天虹入內。他先後看過了這一間睡房，以及洗手間兩處地方，都見不到有人。阿龍回頭問游天虹：「不久之前，是否有個女人入來這裏？」

游天虹心裏想：如果安美墮斃於街上，遲早一定有人發覺報警。也就是說：警方遲早也會找上門來。所以只要拖延一下時間，相信對自己一定更爲有利。

故此游天虹首先故意反問：「你要找女人，怎麼會找到我這兒來？一直以來，我都是王老五啊！」

「姓游的，你最好小心點聽淸楚，這個時候，老子根本就沒有心情跟你開玩笑！」阿龍又說：「較早時我們曾經跟踪過一個女人，她可能進入你這裏找一些東西，怎麼可能會不見了她呢？」

游天虹問道：「她找的是什麼東西？」他苦笑一下：「我這裏根本就沒有甚麼値錢的東西。」

「你這裏有後門嗎？」阿龍道。

「雖然沒有後門，但有窗口可爬出去。」

「那麼，她可能是在你回來之前，早已逃走了。」

「她是什麼人？」游天虹又故意問。

「嗯——」阿龍想了想，終於又抱歉地對游天虹說道：「剛才我們只是一場誤會！」

那名冒充警員的大漢，這時也由後面回來了。他對阿龍說：「找不到她！」

游天虹看見形勢對他似乎有些好轉，於是又說道：「我似乎開始有點明白你們的意思了。我回家時，的確發覺有些凌亂，原來有人來過了。那女人是誰，以及她想找一些什麼？如果你能坦白地告訴我，我也許可以帮帮你。」

阿彪苦笑一下：「算了，反正這件事與你無關，既然你不知道，應該是你的福氣啊！」

游天虹只好裝蒜道：「既然你不肯講，我也無法勉强你。」

阿彪回頭再向游天虹道歉了一聲：「對不起！」就帶住那冒警的大漢走了！

游天虹雖然舒了一口氣，却有些不明白：爲什麼安美連人帶繩都不見了？

最奇怪的就是：爲什麼她的衣服也不在床上？

游天虹記得安美是赤條條的一絲不掛，她的衣服都放在床尾，只要阿龍見到有女人的衣服，自然就不會相信游天虹的說話。

但是，當阿龍押住游天虹入睡房時，那堆女人的衣服竟然不見了。

游天虹現在才想起來，他於是明白到：安美根本沒有墮下街上，也沒有死。只是她及時爬回屋內，又再爬出窗外躲了起來。那當然是須要很好身手的。

爬回屋內，分明是把她的衣服收藏起來；同時，以時間推算，她不可能穿回衣服，只可能把衣服收藏起來而已。

再爬出窗外，一定是攀住水喉，沿牆外站在只有數吋的水泥屋簷之上。那當然又須要更大的胆色和更好的身手才可以辦得到。

游天虹想到了這裏，又不由自主地，渾身一凜！

毫無疑問，他顯然低估了安美，同時又爲虐待她而感到有些內疚。

游天虹送走了阿龍等人之後，關上了大門，返回到他睡房的時候，果然發現安美正在那兒穿回衣服。他剛入了房門口，就見到她彎腰下去，好像要穿回褲子似的；游天虹非常欣賞她的身裁，充滿了曲綫美。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卡察」一聲，游天虹頓覺身不由主地，整個人倒轉過來，脚向天、頭朝地的，倒掛在天花板底下，足踝則縛住了剛才那條他用來對付安美的尼龍繩。

「哈哈哈……」安美瞪住游天虹，笑得前仰後合的；原來她剛才彎腰下去，並非只爲將內褲穿上了，而是要乘機伸手拉動預先佈置好的機關，讓繩套發生作用。

豈料她的笑聲未完，已經見到游天虹運用他的腰力，利用他的雙手去解開足踝的繩結；那是必須一點點技巧的。辦法就是要先用他的左手去抓住繩子上端，再用右手去解開繩結。否則，身體的重量假如全都聚在繩結之上的話，根本就無所施其技了。

安美目睹這情形，也深信以游天虹的身手，一定可以做到有餘。

「不准動！」安美突然面色一沉，亮出了一柄閃閃生光的利刀，叱喝一聲之後，作勢地發出了警告：「你敢再動，我就殺你！」

在這刹那之間，游天虹也眞的呆住了，因爲他並未想到她這麼快已弄到了一柄如此鋒利的利刀！

游天虹也來不及伸直腰，安美的手腕已經在動，但見刀光一閃，利刀已脫手飛出！

游天虹大吃一驚！這時候他僅能做到的，就是運用他的腰力，讓身子搖盪，希望可以及時避過那致命的一刀！

就在他的身子在天花板底下搖曳之際，尼龍繩子忽然折斷了，這時他才明白，安美原來不是要取去他的性命，只是志在表演一下她的飛刀絕技而已！

說時遲那時快他竟然整個人盪向安美的懷抱中去，二人撞在一起再雙雙倒在地毡之上。

這情形當然是非常危險的，因爲安美的手正將一柄利刀擲出，她在完全失去了重心的情況底下，被游天虹整個兒撞過來，要不是下面舖滿地毡的話，只怕他們勢必同時身受重傷。

但是現在，他們却只是互相碰撞了一下，便雙雙擁抱着，滾在地毡之上。

游天虹明知她無意傷害自己，她用飛刀割斷尼龍繩，也只不過志在讓他摔一交，令他吃吃苦頭，感到狼狽而已，所以趁此機會，狠狠的吻着她，吻得她癢在心頭！（未完‧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姜雲岫，彭小娟，白昭容上京帮助明軍打敗了也先帶領的十幾萬胡騎之後，因他們無意仕途，再加上白昭容懷有身孕，希望回家待產，於是他們便辭別了銀霞公主及世子，聯騎逕向家鄉奔去，到家後，姜雲岫的老父已在彌留狀態，不久就逝世，接着老母也因哀傷過度而一病不起……忽見樊霖來到，要求姜雲岫帮忙查探刦鏢的人物，姜雲岫大孝在身，但他毅然答應了，並與茅桼一同上道，他們估計刦鏢之人可能是射鵰世家，但又無根據，不久，來了一隊人向他們找碴，對方自報是射鵰世家，並向姜雲岫，茅桼圍攻……

取回鏢貨　交還失主

姜雲岫道：「原來是雷三公子，久仰，在下與大公子雷雅堂曾有一面之識，閣下何必一定要兵戎相見？」

雷雅埅哼了一聲道：「套交情也沒有用，咱們是橋歸橋，路歸路，你們殺了我三名手下，我就要殺掉你們報仇。」

姜雲岫道：「我說過，找碴的是貴屬下，咱們姊弟是被迫出手，再說兵兇戰危，誰也無法保證一定勝利。咱們如果再傷了貴屬下，豈不是一個不了之局。」

雷雅埅道：「原本就是一個不了之局，射鵰門下豈能白白的犧牲，其實此等現象不會太長，只要殺盡鐵馬莊的老少不就解決了麽？」

姜雲岫嘆了一口氣道：「這麽說咱們是沒有商量的餘地了？好吧，只要閣下划下道來，咱們奉陪就是。」

雷雅埅不再說甚麽，只是喊了一個「殺」字。

黑衣大漢應聲衝了上來，他們第一波是十個人，分別向姜雲岫及茅桼攻去。

十人分為兩組，五人攻擊一個，這五人不只是功力極高，而且聯手出招配合得妙到巔毫。

他們在刹那之間完成第一招的攻勢，而這一招却像千百隻金筆同攻到，姜茅二人的全身要害幾乎全部在金筆籠罩之下。

射鵰世家果然名不虛傳，單憑這聯手一招，就可以毀掉一名功力不凡的高手。

可惜他們攻擊的是姜雲岫，一個功力絕代的武林俊彥，在槍影縱橫之下，當面的六名射鵰門下便已倒下三雙。

圍攻茅桼的原是五個，被姜雲岫代她除掉一個就只剩下四個了，這四個的時運比他們的六個同伴還差，因為他們遇到的是「陰陽界」，一刀分生死，招出定陰陽，他們還能活得下去。

果然，在寒芒連閃之下，四條狂噴鮮血的軀體摔倒下去，門場之上幾乎慘不忍覩。

射鵰世家威懾江湖，具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無論是何等人物，都會對他們

憚忌三分，因而養成射鵰門下一種狂傲自大的習性。

不過雷三公子決不是一個笨人，自然不會愚蠢得以生命作意氣之爭，他瞧得出眼前的這雙男女身負曠代絕學，不是他們所能力敵的，只不過羞刀難入鞘，就此認敗服輸，這口氣地實在嚥不下去。

姜雲岫不想將爭端擴大，因而雙拳一抱道：「對不起，雷三公子，貴屬下逼得太緊，咱們是出於無奈。」

雷雅埅道：「姓姜的，你殺了本門這麽多人，你可曾想到此事的後果。」

姜雲岫淡淡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是在下處世的原則，貴門一再相迫，這怎能怨得了在下？」

雷雅埅身旁的紅女郎道：「三哥，還跟他囉嗦甚麽？血債血還，咱們剁了他就是。」

雷雅埅道：「這個……」

紅衣女郎哼了一聲道：「你是怕了他了，就算他們功力較高，但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射鵰世家的威望不是一天建立的，難道你要咱們抬不起頭來？」

紅衣女郎是雷雅埅的小妹，閨名雅萍，這位姑娘可只是嬌生慣養，而且生就一副狂野的性格，在射鵰世家，除了她的爺爺雷潮，就沒有人能夠管得了她。

雷潮是射鵰世家的老主人，也是射鵰世家的創始者，由於他年事已高，已經不問外事，本門的一切全部交給他的獨子雷燦了。

雷雅萍是雷燦最小的女兒，因為從小就失去母愛，所以父兄都讓她三分，別看她性格狂野，武功却是第一流的，在他們兄弟姊妹之中，以她的成就為出色。

現在她要血債血還，對姜雲岫姊弟痛下殺手，她的話也說得太重，縱使付出重大的代價，雷雅埅也顧不得那麽多了。

於是他舉手一揮，射鵰門下便像潮水一般的衝了過來。

黑衣大漢，青衣姑娘，加起來八九十個，姜雲岫姊弟人單勢孤實在不成比例。

再說這般人全都負有一身不俗的武功，雖然他們比姜雲岫姊弟差得很遠，但螞蟻太多了一樣可以淹死駱駝，他們姊弟自然要陷入苦戰之中了。

鮮血飛洒，肢體橫飛，這片人跡罕到的荒山，變成一個修羅地獄了。

這是一場江湖罕見，驚心動魄的惡戰，不足一個時辰，姜雲岫姊弟已經放倒三四十口子，他們兩個血染衣衫，幾乎變做血人了。

但如此兇狠的屠殺，並不能阻止射鵰門下，他們依然前仆後繼的狂呼酣戰，好像生命不是他們的。

瞧到此等情形，姜雲岫的心弦震動了，他不忍心再殺下去，却又不得不殺。

更可怕的是在這兵兇戰危之際，決不能有絲毫疏忽，否則就會死無葬身之地。

只不過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在一陣拚命的搏殺之後，他們的招式就沒有適才靈活了。

當然，以姜雲岫那身超凡的功力，就算狠拚七天七夜，不見得有人能將他怎樣，但茅桼就不行了，現在她已有窮於應付之勢。

「不能再門下去了……」

這是姜雲岫的想法，他的想法沒有錯，只是遲了一點。

「啊，九弟……」

這是茅桼發出的慘呼，呼聲入耳，姜雲岫的心弦立即為之一震。

他知道茅桼負了傷，短槍一橫，以全力掃了出去，不管這一槍的戰果如何 返身抄起仆向地面的茅桼，彈身躍起，逕向陣外闖去。

「萬里飛虹」獨步武林，加上他那身超凡拔俗的內功，這全力一躍，不啻電掣星飛，起落之間便已遠遠離開門場了。

他奔上一座山頭，發現身後並沒有射鵰門下追趕，於是急忙將茅桼放在草地之上，查看她的傷勢。

及舉目一瞧，他不由神色一呆，面頰之上同時現出一股為難之色。

原來茅桼的右胸之上受了重傷，正在大量的流出血水，他立即運指如飛，替她阻止鮮血外流，但對療傷就愛莫能助的。

茅桼還有一個少女，小姑娘獨居無郎，他是一個男人，如何能解開她的胸衣？

但沉重的傷勢已經使她暈了過去，如不及早治療，她這條美麗的生命，可能因而死亡！

現在惟一能做的是以內功替她療傷，這也需要一個不受干擾的環境，此地距離門場不遠，射鵰世家會隨時找來，這個險他不敢冒。

在萬般無奈之下，他只得抱起茅桼，辨識了一下方位，逕向西方奔去。

終於他瞧到了一戶農家，腳下一緊，遙向那幢茅屋狂馳。

茅屋的柴扉是緊閉着的，除了蕭蕭山風，四週一片靜寂。

姜雲岫奔到門前，高聲呼叫道：「有人麽，咱們是過路的。」

茅屋不大，他這聲呼叫，屋內之人應該聽得十分明白，可是一點反應都沒有。

他張開嘴正待繼續呼叫，聲音還沒有叫出，腳下忽然一軟，幾乎向地上栽去。

以姜雲岫那身絕頂功力，縱然有人在他的腿彎上猛敲一棍，他也不會腳下發軟，現在為甚麽會有此等意外的現象？

莫非這茅屋之外，有人洒上了劇毒？

如果當眞是這樣就令人難以理解了，荒山野嶺，竹籬茅舍之中，難道會住有武林高人。

就算是這樣吧，也用不着洒毒，誰會到這鬼不生蛋的地方找碴？

不過江湖之上波譎雲詭，原是不能以常情衡量的，誰敢說茅屋之內沒有一個避仇隱居的絕世高人。

姜雲岫知道他中了劇毒，一面運功拒抗，一面向來路逃走，待到達十丈之外，他停了下來，先將茅桼安置在草地之上，再盤膝運功袪毒。

最初他還担心遭人攻擊，後來毫無動靜，他就安心去運功了。

這種劇毒是罕見的，他雖是功力超卓，也只能將它逼在腿部的「曲泉」及「膝關」之間。

他出一口吁長氣，雙眼同時睜了開來，但目光所及，竟然驚嚇得一躍而起。

原來他瞧到一名灰衣白髮，手執鳩杖

的老婆婆，正面含淺笑的向他瞧看着，雙方相距不過五尺，如若灰衣婆婆給他一杖，他豈不要糊裏糊塗的栽在這裏？

其實他早就栽了，身中罕見的劇毒，如何能够不栽？再說灰衣婆婆靜靜的立在五尺遠近，她必然早就在那裏，如果他要下手，姜雲岫還能留得命在？

他是聰明人，思緒一轉便已明白了這些，於是雙拳牛抱道：「晚輩姜雲岫見過前輩。」

灰衣婆婆的目光向茅棻一瞥道：「她是誰？」

姜雲岫道：「她叫茅棻……」

灰衣婆婆道：「是你的妻子？」

姜雲岫道：「不，她是晚輩姊姊。」

灰衣婆婆哼了一聲道：「好小子，你竟敢當面撒謊！」

姜雲岫一怔道：「撒謊？這話從何說起？」

灰衣婆婆道：「從你們的姓氏說起，你姓姜，她姓茅，怎麽會是你的姊姊？」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前輩說的原來是這個，咱們是結義的姊弟，姓氏自然不同。」

灰衣婆婆道：「這就是了，哦，你們遇到了仇家？」

姜雲岫道：「是的，家姊身負重傷，晚輩如非逃得快，幾乎會遭到他們的毒手了。」

灰衣婆婆道：「能够重傷令姊，使你鎩羽而逃，放眼天下，還不易找到這麽一個絕代高人，說說看，他是誰？」

姜雲岫估不到這位素昧平生的老婆婆，竟然會一眼就瞧出他身負絕頂武功，神色上不由一呆。

灰衣婆婆道：「老婆子這無形之毒，堪稱毒絕天下，如非具有近百年的功力，不可能將它逼在腿部，我没有說錯吧？小伙子。」

姜雲岫道：「晚輩只是一得之愚，不敢當前輩的謬讚，其實遇到了像前輩這等高人，就算功力再高一點，還不是要一敗塗地。」

灰衣婆婆哈哈一笑道：「別往老婆子的臉上貼金，講用毒麽，老婆子不敢妄自菲薄，要是憑武功，老婆子就得退避三舍了。」

姜雲岫道：「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前輩這麽說就太謙虛了。」

語音一頓，接道：「家姊傷勢嚴重，尚祈前輩義伸援手。」

灰衣婆婆道：「老婆子可以試試，不一定準能成功，妳先吃下這個，抱着她跟我來。」

姜雲岫接着灰衣婆婆彈過來的一顆黑色丸藥，立即投進口裏，閉目運功祛毒，片刻之間，果然藥到毒除，連原先的疲乏也一掃而光。

此時灰衣婆婆已轉身走向茅屋，他只得抱起茅棻隨後跟了進去。

進門是一間草堂，陳設不多，却收拾得纖塵不染，灰衣婆婆叫姜雲岫將茅棻放在右面一間臥房的床榻之上，叫他在外面等着。

約莫半個時辰，灰衣婆婆才走出房外，道：「她已經醒過來了，你去瞧瞧吧。」

姜雲岫道了一聲多謝，立即起身進入房間，及運目向床上一瞥，一顆懸起的心總算放下來了。

因爲茅棻果然醒了過來，臉上的氣色也恢復了一些紅潤。

姜雲岫道：「六姊現在感到怎樣？」

茅棻微微一笑道：「我很好，那位老人家好高明的醫術，她是誰？」

姜雲岫道：「小弟也不知道，咱們來到茅屋之前，小弟忽然中了無形之毒，也是這位老人家援救小弟的。」

茅棻愕然道：「無形之毒？是這位老人家佈的麽？」

姜雲岫道：「當然囉，否則她那裏來的解藥？」

茅棻道：「無形之毒，毒絕天下，當代任何一個使毒的門派，都無法煉成無形之毒，除非……」

姜雲岫道：「毒婆婆？」

「不錯，老身正是毒婆婆，不過你們放心，現在給你們的救治是免費的。」

姜雲岫雙拳一抱道：「前輩原來是名震天下的毒婆婆，久仰，晚輩希望跟前輩作一件交易，請前輩開一個價。」

毒婆婆雙目圓睜，向姜雲岫由頭至脚打量一陣道：「小伙子，你想害人？」

姜雲岫道：「前輩誤會了，晚輩買的是解藥，不是毒藥。」

毒婆婆道：「買解藥？老身說過，救治你們是免費的。」

姜雲岫道：「晚輩是要買那陰虱的解藥。」

毒婆婆一怔道：「老身前些日子賺了二十萬兩跟子，莫非……」

姜雲岫道：「晚輩知道，拙荊中了蒼龍門主上官無敵的暗算，就是被前輩佈下的陰虱所傷。」

毒婆婆啊了一聲道：「這實在不幸得很不過你既然没有中毒，那上官無敵必然不是你的對手，你爲甚麽不向他要解藥？」

姜雲岫道：「晚輩要過，但上官門主只有一顆解藥，所以拙荊只能暫時制住陰虱，而不能將它消除。」

毒婆婆道：「那你是被騙了，解藥是三顆，爲甚麽只有一顆？」

姜雲岫道：「他是有三顆，却徼了兩顆給神燈教的金陵堂主鐵勇，他瞞下的一顆已經冒了很大的風險，晚輩還能將他怎樣？」

毒婆婆道：「不要緊，我再給你三顆就是。」

姜雲岫道：「多謝前輩，……」

毒婆婆見他神情有點古怪，忍不住詢問道：「你是怎麽啦，還有什麽困難？」

姜雲岫道：「這個……咳，前輩贈藥之德，晚輩感激不盡，縱然有些困難，晚輩會想法子克服的，前輩就不必管了，哦，聽說前輩是在尋找令媛，找到了麽？」

毒婆婆神色一黯道：「如果找到了我那苦命的女兒，老身何至於孤零零的躲在這裏，咳……」

茅棻道：「前輩，令媛叫甚麽？她是怎樣一個長像？也許咱們認識，就算不認識咱們也可以帮助前輩尋找。」

毒婆婆大喜道：「多謝你，茅……姑娘……」

忽然她又搖搖頭道：「這……咳，這是不可能的。」

茅棻道：「不要灰心，前輩，說說又有何妨？」

毒婆婆道：「她叫甚麽老身也不知道，因爲她可能另外取了名字……」

茅棻道：「會麽？前輩，一個人的姓名如非必要，多數不會更改的。」

毒婆婆道：「那要看甚麽情形了，如果她在不足兩歲就被別人抱走呢？」

茅棻聞言一呆，她没有想到毒婆婆的女兒是在不足兩歲被人抱走的。

那麽抱走的人替她取什麽姓名，毒婆婆當然不會知道，而且女大十八變，就算她遇到了親生的女兒，只怕也不會認識。

姜雲岫道：「前輩不知道抱走令媛的是誰？」

毒婆婆道：「老身如果知道那人是誰，縱使翻遍天下的地皮，也要找出來，何至於浪費二十一年的寶貴光陰。」

姜雲岫點點頭道：「這實在像大海撈針一般，不過如果令媛身上有什麽特徵，例如胎記——」

毒婆婆一嘆道：「有胎記又怎樣？她是一個女孩子，如果胎記生在隱秘之處，唉……」

這話不錯，一個女孩子縱然生有胎記，多半不爲外人所知，如果生在隱秘之處，那就更難道了。

姜雲岫有心帮忙，却有點愛莫能助，只得勸慰道：「不要恢心，前輩，皇天不負苦心人，前輩没有找到令媛只是機緣未到，晚輩相信，總有一天前輩母女會團聚的。」

毒婆婆苦笑一聲道：「也許你說的對，看來老身還得出去碰碰運氣。」

她說完之後，由壁間一個木架之上取下一個匾匾的瓷瓶道：「這是老身煉製的『毒聖』，它能够祛除天下任何奇毒，包括無形之毒在內，你留着以備不時之需。」

姜雲岫接過道：「多謝前輩，那麽這三顆陰虱的解藥就不必要了。」

毒婆婆道：「不，少俠，毒聖煉製不易，如非必要不可浪費，陰虱的解藥你還是留住吧。」

姜雲岫依言藏好解藥，再取出兩張銀票交給毒婆婆道：「這是十五萬兩銀子，前輩留下作爲尋找令媛的旅費，今後前輩如果在金錢上有什麽需要，請到荊山東南脚的石橋驛找晚輩。」

毒婆婆收起銀票道：「那麽老身就不客氣了，你們只怕餓了吧，老身給你們弄點吃的。」

茅棻由床上起來道：「晚輩帮妳。」

毒婆婆道：「別累着了，姑娘，妳還是躺着吧。」

茅棻道：「晚輩已經好多了，不會累的。」

他們在此地歇了一晚，姜雲岫幾度以內力帮助茅棻運功，她的傷勢已經大爲好轉，相信三五日內必然可以完全復元。

次晨他們辭別毒婆婆，一逕向武勝關奔去。

他們的馬匹丟了，在經過信陽時買了兩匹駿馬繼續北上，一直到達鄭州，都没有發生什麽意外。

此時茅棻已全部復元，縱使遇到強敵，也可以放手一戰，不過他們的對手是射鵰世家，這個門派實在不容輕侮，因而他們依然十分小心。

由鄭州西行，情形似乎越來越不對了，似乎他們已經被人綴上，不存好意的陌生面孔，時常在他們的前後出現。

令人不解的是他們經偃師，過洛陽，竟然平安無事。

這天晌午時分，他們到達澠池以西的英豪鎭，形勢忽然一變，使這個小鎭，呈現一股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景象。

茅棻有些不安的道：「九弟：這原是一條旅客衆多的官道，此時竟然行人絕跡，前面的鎭上只怕有些不對。」

姜雲岫道：「也許有好朋友在鎭上等候咱們。」

茅棻道：「那咱們就不要進鎭了，他們的人數太多，咱們雙拳難敵四手！」

姜雲岫略作沉吟道：「咱們只要改變一下戰法，人數多並不可怕。」

茅棻道：「哦，怎樣改法？」

姜雲岫道：「咱們只求當面作戰，不要陷入他們的重圍，就不必怕他們的人數多了。」

茅棻道：「這不太可能吧，一經交手，前進必然受到阻碍，咱們怎能避免像潮水般敵人的包圍？」

姜雲岫道：「這倒也是，哦，有了，咱們來個運動戰。」

茅棻道：「什麽叫作運動戰？」

姜雲岫道：「咱們不停的移動，跟他們比速度，比輕功，誰先接近咱們就撂倒誰，在鐵馬莊，六姊的輕功數第一，這樣正好發揮咱們的長處。」

茅棻點點頭道：「這辦法不錯，只是如此一來，咱們又要丟掉馬匹了。」

姜雲岫道：「那也不見得，咱們可以跟敵人兜圈子，轟出去了再轉回來，只要搏殺獲得勝利，馬匹不會丟的。」

茅棻道：「好吧但咱們進不進鎭？」

姜雲岫道：「進鎭，別讓人家將咱們嚇着。」

茅棻道：「好的。」

他們雙騎併轡，緩緩馳進鎭口，茅棻流目一瞥道：「這鎭上是怎麽啦？家家關門閉戶，一片死氣沉沉，莫非此地發生了瘟疫？」

姜雲岫道：「不是瘟疫，是出了厲鬼，啊，六姊小心一點！」

他們說話之間，屋面人影颼颼，數十名黑衣人以驚雷掣電之勢，凌空向他們急撲，此等聲勢實在威猛無比。

但見短槍縱橫，刀芒如幕，在鮮血飛洒之中，一條條人體向四週摔落下去。

這般由屋面撲擊的都是高手，高手一照面就落個非死即殘，遺屍遍地，這是敵人没有想到的。

不過敵人的埋伏決不只是屋面，那些臨街的門窗可能都有問題，因而當第一聲弓弦之聲傳入耳鼓，姜雲岫立即輕叱一聲道：「上屋——」

他語音才落，身形已經飄起，茅棻的動作也不慢，幾乎是不分先後到達屋面之上。

他們應變的能力十分之強，賊人萬弩

齊發，只射斃了兩匹坐騎，除此之外，他們姊弟別無損失。

只有一點他們沒有獲得協調，當弓弦一響之際他們甩蹬飄身，躍上屋面，却是左右一分，躍上兩側的屋面去了。

這可不大好，他們原本勢單力孤，如今再一分散，力量豈不更單薄了！

因此，當姜雲岫發覺茅棻上了對面的屋頂，立即彈身再起，向茅棻立身之處躍去。

小鎭的街道不寬，他橫躍對街，應該不會有任何問題。

但此時已有三名敵人向他撲來，另有二人撲向對面的茅棻。

撲向姜雲岫的三人跟他在空中相遇這就要看各人的武功造詣了。

姜雲岫習得「萬里飛虹」，在空中能夠轉折自如，他的內功已透十二重樓，放眼天下，沒有人能承受他全力一擊。

撲來的三名敵人都有一身極高的修爲，但跟姜雲岫相比就不値一提了，當他短槍橫掃之時，兩名敵人立即血洒屋瓦，橫屍街心，另一名敵人也身負重傷，落地之後，出氣多進氣少了。

在短槍掃出之後，他橫躍之勢並未受到多少躭擱，身形急如流星，眨眼便已到達對面。

此時茅棻已經劈倒了一人，剩下的一個被姜雲岫遙遙一記索魂指，一聲悶哼滾下屋去。

茅棻櫻唇一噘道：「這般惡賊好陰險，我到要問問爲甚麽要暗算咱們？」

「嘿嘿，這是你們自己找死！」

接話的是一名青衫老者，他身材不高，但一對手臂特別瘦長，長得一副尖嘴凹目的嘴臉，乍看一眼活生生的就是一隻大馬猴。

他手中拿着一根旱烟鍋，鍋頭金光閃閃，烟桿長有二尺。

他以脚尖點着屋簷，身體前後微微搖擺，好像立足不穩，就要摔倒下去似的。

其實這是一種十分高明的武功，名叫「迎風擺柳」，猴形老者故意顯露這麽一手，是想來個先聲奪人。

茅棻撇撇嘴道：「好功夫，雁過留聲果然名不虛傳。」

雁過留聲是武林中的一個怪物，他有時會行善，有時會作惡，他無視於人倫道德與社會規範，所謂行善，只是一時的高興而已。

沒有人知道他的出身，他連姓名都沒有，江湖朋友送了他一個渾號「雁過留聲」，這四個字就變作他的姓名了。

此人的功力高得嚇人，據傳說他混身刀槍不入，他那隻旱烟鍋從無三合之敵，而且出手狠毒，只要跟他交上手，從來没有一個能够活着離開。

當他與人搏殺之際，他會不分敵我見人就殺，甚至，要是有人出手帮他，他會暫時放鬆敵人，先殺那個來帮他的。

他這種行爲沒有人能够理解，只能說他是一個怪人。

因爲這樣，他一生交不到一個朋友，一向獨來獨往，我行我素，那麽他現在爲甚麽帮別人來找姜雲岫及茅棻的麻煩？這就叫人百思莫解了。

此時雁過留聲向前面跨了一步，由於他的雙腿比一般人爲短，所以他不是邁步，而是跳躍。

這一跳又使茅棻大吃一驚，因爲他不只是跳得遠，速度之快，也會令人瞠目結舌。

茅棻忽然面色一正道：「前輩！我有些不解，像你這麽一位前輩高人，居然也會聽人使喚……」

雁過留聲大喝一聲道：「女娃子：妳說話可得小心一點，老夫幾時聽人使喚過了？」

茅棻哼了一聲道：「咱們跟前輩素昧平生，自然談不上甚麽過節，請問，前輩爲甚麽忽然找上咱們？」

雁過留聲道：「你們做了些甚麽，難道你們還不明白，哼，老夫一生不管別人的閒事，但對出賣武林的叛逆，却饒他不得。」

茅棻呆了一呆道：「你也太天眞了，前輩，就憑別人一句話你就相信了？」

雁過留聲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誰敢騙我？不要說廢話了，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茅棻道：「前輩執意如此，咱們只得捨命奉陪，不過像前輩這等高人，咱們的生存機會只怕很少，所以晚輩想賭一點彩頭。」

雁過留聲道：「賭甚麽？妳說。」

茅棻道：「請等一等，此事太過重大，咱們姊弟必須作一番商討。」

語音一落，再以傳音對姜雲岫道：「九弟：此人一生善惡不分，我行我素，但他有兩點好處，一是武功極高，江湖上很難找到對手，其次是言出如山，終身都不後悔……」

姜雲岫道：「六姊之意是……」

茅棻道：「我想將他收服下來，他是一個十分理想的好帮手。」

姜雲岫道：「用賭彩頭收服他？」

茅棻道：「不錯，殺了他未免可惜，像他這樣一個人材，造就頗爲不易。」

姜雲岫道：「好吧，讓我試試。」

茅棻嫣然一笑，回顧雁過留聲道：「前輩：咱們商議好了，兩命換一命，你看如何？」

雁過留聲道：「好，你們出手吧。」

茅棻道：「別忙，有關賭命的細節，咱們還得說個明白。」

雁過留聲道：「這還有甚麽細節？你們殺不了老夫，老夫就殺了你們，其實老夫縱橫天下，從無三合之敵，你們想殺老夫是不可能的。」

茅棻道：「你太過自信了，前輩，長江後波推前浪，沒有人能够保得終身不敗，所以待會動手，希望前輩不可大意，再說，任何事都會有個意外，萬一咱們勝了呢？」

雁過留聲哼了一聲，道：「好，妳說吧。」

茅棻道：「咱們是一對一，決不佔前輩的便宜，咱們輸了，殺剮聽便，咱們要是僥倖贏了……」

雁過留聲道：「你們贏了老夫的命就交給你們，不過，這是不可能的。」

茅棻道：「不管可不可能，咱們既是

打賭，就應該說明細節，力求公正。」

雁過留聲道：「誰輸了就把命留下來，還有甚麽不公正的？」

茅棻道：「輸了不是把命留下來，而是把命交給對方。」

雁過留聲道：「這有分別？」

茅棻道：「當然有分別，把命交給對方，對方要你死，你才能死，如果對方不要你死，他可以指揮你做任何事，你都要絕對服從因爲你的命已經是對方的了。」

雁過留聲愕然道：「你們如果要老夫當僕從呢？」

茅棻道：「前輩只能認命。」

雁過留聲道：「要是侮辱老夫呢？」

茅棻道：「晚輩可以保證，咱們會尊重每一個的人格，對前輩何能例外！」

雁過留聲忽然暴怒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輸給你們，廢話少說，放馬過來吧。」

茅棻道：「不要發火，前輩，這樣會矇蔽靈智，影响功力的，咱們要以實力取勝，不想佔你的便宜，再說你還沒有承諾，究竟你敢不敢賭？」

雁過留聲實在早已怒火塡膺，只因碍於身份，不便搶先出手，此時恨不得立即將茅棻姊弟立斃掌下，那有不敢賭的道理，因而大喝一聲道：「老夫賭了」

茅棻道：「大丈夫一言如白染皂？」

雁過留聲道：「老夫決不後悔」

茅棻道：「好，九弟，你陪雁前輩玩玩吧。」

姜雲岫摘下短槍，踏前幾步，抱槍一禮道：「前輩請」。

雁過留聲道：「不必客氣，你出招就是。」

姜雲岫知道他自持身份，必然不肯搶先出手，只得道了一聲「有僭」，短槍一吐，平胸點了出去。

這一槍姜雲岫沒有使用半點眞力，一點即收，迅速横槍胸前，以待來敵。

他這項動作迅捷無比，横槍以待是預期會受到凌厲的反擊，但他這項預期落了空，雁過留聲像木雕泥塑一般，只是呆呆的向他瞧着看。

雁過留聲闖蕩江湖數十年，搏殺的經驗極爲豐富，是一個身經百戰的武林高手。及瞧到姜雲岫横槍以待的姿式，這位一代高人，竟像遇到一個混身是刺的刺蝟，簡直不知道從何處下手。

姜雲岫微微一笑，他竟然放鬆了戒備，將短槍垂了下來，這是故意授人以柄，面對當代絕頂高人，他居然敢如此大意。

雁過留聲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姜雲岫剛剛垂下手臂，一片金芒帶着一股重如山嶽的暗勁，迎胸向他撞了過來。

這片金芒像魚網一般，它籠罩着姜雲岫的上半身，使他身前的每一處穴道，幾乎都在旱烟鍋的攻勢之下。

姜雲岫身形微撤，短槍急揚，在寒光暴漲之中，鬥場傳出一片叮噹之聲，他們在刹那之間已經對折了九招，雙方出手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經過這一度交手，雙方都心裏有數，認爲對方是一個平生罕見的強敵，尤以雁過留聲最爲驚詫與震嚇，他一生縱横江湖，從無三合之敵，現在連續互折九招，每一招他都盡了全力，不只是沒有佔到半點便宜，在氣勢上他還輸了幾分。

因爲姜雲岫氣定神閒，似乎未盡全力他却面紅心跳，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這似乎註定了他的失敗，但他却心有不甘，雁過留聲是金字招牌，焉能砸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裏！

於是一聲暴吼之後，旱烟鍋挾着窒人的氣勁，展開了第二度的狂攻。

這回他只攻出了三招，右手腕脈忽然一痛，他那隻成名的兵刄旱烟鍋竟然把持不住，由他的手裏脫出砸到瓦面之上。

姜雲岫沒有乘勝攻擊，向他再下殺手，只是微微一笑道：「對不起，在下一時收手不住，前輩沒有受傷吧？」

他的神情是眞摯的，絕對不是貓哭耗子假慈悲，但雁過留聲却不領他這個情，以冷峻無比的音調哼了一聲道：「少廢話，老夫的命在這裏，你拿去就是。」

姜雲岫沒有說甚麽，因爲他體會到這位名震武林的絕代高人，在初嚐敗須時所承受的震撼與悲哀。

茅棻却不這麽想，他認爲這是現實的問題，本來嘛，江湖之上強者爲尊，如果失敗的是姜雲岫，他只怕早已濺血横屍，誰會給他半分憐惜？

所以輸了就得認命，誰叫你技不如人的？

現在雁過留聲居然還敢以這等冷峻的神色對待勝利者，怎能不使她大起反感！

因此，她面色一沉道：「拿去，嘿嘿，你看得太簡單了！」

雁過留聲道：「妳待怎樣？」

茅棻道：「不怎樣，我要你從現在開始做咱們的奴僕。」

雁過留聲大喝一聲道：「妳敢侮辱老夫……」

茅棻道：「誰侮辱你了？這是你下的賭注，難道你要反悔？」

雁過留聲道：「這個……」

姜雲岫道：「六姊……」

他要說甚麽，茅棻却不讓他說下去，纖掌一擺，道：「：「你不要管，我自有分寸的。」

茅棻既然如此說法，姜雲岫自然不便再表示甚麽，他却以一雙同情的目光向雁過留聲瞧看着。

這位名震當代的絕頂高人，最初是青筋暴露，雙目噴火，惱怒已經達到極致，姜雲岫不得不凝聚功力，暗中戒備着。

但雁過留聲在一陣暴怒之後，竟然神色沮喪的長長一嘆道：「好吧，老夫認栽了。」

語音一落，接着抱拳一揖道：「雁過留聲參見兩位主人。」

茅棻道：「好啦咱們不喜歡有人打擾，你去打發那般向咱們暗中窺伺的吧。」

雁過留聲道了一聲「遵命」，隨手抄起瓦溝裏的旱烟鍋，幌身一躍，慘嘷之聲便不斷的傳來。

姜雲岫道：「六姊，咱們對雁過留聲似乎太過了一點。」

茅棻道：「不，此人兩手血腥，身上揹着無數人命，是江湖上一個十分可怕的煞星，咱們應該除去他爲江湖除害的，我爲了愛惜他那身功夫，才要你留他下來，

咱們將他收在身邊，使他不至再犯罪惡，咱們還可以獲得一個好帮手，這是一件彼此有益的事，你就不要婆婆媽媽了。」

姜雲岫道：「好吧。」

片刻之後，雁過留聲同來了，他向姜雲岫姊弟雙拳一抱道：「賊人除死即逃，現在沒有人打擾主人了。」

茅蓁道：「好，你去找一個住宿的地方，準備一點酒菜，咱們先到鎮上走走。

雁過留聲應了一聲「是」，彈身一躍，逕向街心落去。

茅蓁與姜雲岫在鎮上走了一轉，但見血跡斑斑，橫屍處處，悽慘之狀，使人不忍卒睹。

姜雲岫嘆息一聲道：「太慘了，這樣實在有傷天和！」

茅蓁道：「你說的雖是不錯，但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再說這般人投身賊黨，死有餘辜，他們今日的結果怨不得別人。」

姜雲岫不願跟茅蓁爭辯，因而扭轉話題道：「六姊，咱們做點好事吧，花些銀子請人將屍體埋掉，妳看可好？」

茅蓁道：「當然好，哦，雁過留聲來了，咱們吃飯去。」

雁過留聲倒是能幹得很，他叫開一個店家，要了三間上房，並要店伙以最快的動作，準備了一桌酒菜。

茅蓁要店家去鎮口將他們的馬匹牽來上料，另叫雁過留聲找來一匹坐騎，然後去清洗了一番，才到食堂裏進食。

桌上只有兩副杯筷，是替茅蓁姊弟準備的，姜雲岫對雁留聲道：「加一副杯筷吧，咱們一起進食。」

雁過留聲道：「老奴不敢。」

姜雲岫估不到這位名震江湖的高人，對賭約竟然如此認眞，遂微微一笑道：「不要認眞，前輩，賭約只是相戲，過去的事就不必提了。」

雁過留聲聞言一呆道：「老奴一生值得驕傲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一個信字，大丈夫言必行，行必果，主人要老奴違背信約，那你就殺了我好了。」

姜雲岫錯愕良久，道：「好好，依你，依你，不過咱們雖是主僕，但不可過份拘泥，一道吃也可以減少店家的痲煩。」

茅蓁道：「這是主人的吩咐，你怎可抗拒？小二，添一副杯筷來。」

雁過留聲無可奈何，只得坐下來與兩位主人共食，茅蓁微微一笑道：「咱們是誰你知道麽？」

雁過留聲道：「知道。」

茅蓁道：「你呢？雁過留聲是渾號，你總該有一個姓名吧？」

雁過留聲道：「老奴兩三歲時，被人遺棄於水濱的蘆葦之中，當師父發現老奴之際，正好有一隊鴻雁經過，所以師父就叫老奴爲雁兒……」

茅蓁道：「原來如此，令師是那位高人？」

雁過留聲道：「家師是一個道姑，法號忘我，她老人家不入江湖，只在天山絕頂潛修，待老奴五十二歲時，他老人家駕鶴西歸，老奴守墓三年之後，才出山闖蕩江湖。」

茅蓁道：「這就難怪了，其實你姓雁倒也不錯，只是名字長了一點，不如姓雁名留聲，你看可好？」

雁過留聲道：「多謝主人。」

茅蓁道：「雁留聲。」

雁留聲道：「主人有什麽吩咐？」

茅蓁道：「是誰要你來，向咱們找碴的？」

雁留聲道：「齊雲山主任桀，金陵公子姜雲楠，鐵槍門主古滄海，神燈教主楊無過，西南王王盤龍，射鵰世家的三公子雷雅堃。」

茅蓁面色一變道：「如果這是眞的，咱們豈不要跟天下武林爲敵了？」

雁留聲道：「老奴不敢欺騙主人，這的確是眞的，不過老奴可以誇下一句海口，憑咱們主僕三個，這般人再多一些又算得了甚麽！」

茅蓁一嘆道：「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總不是一件好事，再說江湖之上詭詐百出，有些事不是全憑武功可以解決的，今後咱們要處處小心，才不致落入別人的陷阱。」

雁留聲道：「主人說的是。」

姜雲岫道：「我有點奇怪，齊雲山主任桀是俠義道，爲甚麽會跟這般人混在一起？再說齊雲山飛龍寨的總管邱公廉是八姊的舅父，他跟任桀是生死之交，單憑這點關係，齊雲山就不該如此對付咱們。」

茅蓁道：「你說的是常理，但有些事會出乎常理之外的，邱公廉是八姊的舅父，齊雲山主任桀不一定賣這份交情，再說他們也許是迫於無奈。」

姜雲岫道：「這倒也是，雁留聲，這般人是親自找你的麽？他們出了多少代價？」

雁留聲道：「稟主人：來找老奴的只是鐵槍門主古滄海，他跟老奴原是相識的，這老兒一向信譽頗好，他還帶着一份聯名敦請的書信，及車馬費五萬兩銀子，老奴就相信他了。」

姜雲岫道：「原來是這樣的，你可曾聽說鐵馬鏢局的鏢是甚麽人刦的？」

雁留聲道：「老奴聽到過鐵馬鏢失了鏢，却不知道刦鏢者是誰，哦，有一個人似乎嫌疑頗重……」

姜雲岫忙追問道：「誰？你快說。」

雁留聲道：「金陵公子姜雲楠……」

茅蓁道：「是猜忖還是有證據？」

雁留聲道：「兩者都有，前些日子老奴在洛陽住店，半夜裏被一股嬉笑之聲所驚醒，及注意一聽，原來隣室住的是一對男女，聽他們談話的內容，那女的原是金陵公子的小妾，是跟人私奔的……」

茅蓁道：「說下去。」

雁留聲道：「隣室的男人是姦夫，他害怕金陵公子追來，那女的叫他放心說姜雲楠新近獲得一批名貴的古畫，整天關在書房中鑑賞，天塌下來他也顧不得了。」

茅蓁精神一振道：「好好，你還聽到些甚麽？」

雁留聲道：「他們好像提起一幅畫，聽什麽鵲花秋色，我聽來覺得沒有意思，就沒有再聽下去了。」

姜雲岫道：「元代的趙孟頫有一幅名畫鵲華秋色，他們說的八成是這個，六姊，咱們的失物中有沒有這幅古畫？」

茅蓁道：「有，刦鏢的一定是他，不過我有一點奇怪，刦鏢的二十五名，除了兩個女人用刀，其他的全部使用金筆，我不明白他從那找來這麽多使金筆高手？」

姜雲岫道：「這沒有甚麽，他們能夠請出雁留聲，找幾個使金筆的就不足爲奇了。」

茅蓁道：「只有射鵰世家全部使用金筆，此事只怕跟他們脫離不了關係。」

姜雲岫道：「不錯，射鵰世家也許跟金陵公子是同謀，不過古畫既然在姜雲楠的手裏，咱們不必節外生枝，應該直接去找金陵公子。」

茅蓁道：「好，咱們明早就去金陵，哦，九弟，你說咱們沿途遭到攔截，是不是與追查失鏢有關？」

姜雲岫道：「我想是的」

茅蓁道：「那麽咱們前往金陵，可能會遭到更多的阻碍，甚至縱然能够達到金陵，不見得就能找到咱們的失鏢。」

姜雲岫道：「那怎麽辦？」

茅蓁道：「易容改扮嘛，我跟二弟習過易容之術，雖然不算太精，湊合一下倒是可以的。」

她叫店小二去採購了一些應用之物，將姜雲岫扮成一個留着一嘴短髭的粗壯漢子，她自己扮成一個荊釵布裙的中年婦人，雁留聲倒是扮得年輕一點，是一個約莫五十出頭的半百老之人。

他們搜購了不少布匹，弄來一輛螺車，由雁留聲駕車，姜茅二人騎馬相隨，沿官道日夜趲程，逕向金陵馳去。

沒有人想到他們會易容改扮，因而一路暢通無阻，直待在金陵落了店，都沒有發生半點意外。

次日他們將布匹賣掉，午餐之後，聯袂向金陵公子的府邸奔去，說來也是湊巧，他們不早不晚，迎面正好碰到這位長袖善舞的公子哥兒。

他衣着整齊，身後帶着兩名彪形大漢，這兩人全都捧着禮盒好像去拜客似的。

姜雲岫一橫身攔住他的去路道：「金陵公子，久違了。」

金陵公子停下脚步向姜雲岫打量一陣道：「朋友是誰？咱們好像面生得很。」

姜雲岫道：「姜公子是貴人多忘事，三年前咱們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金陵公子道：「如此說來是在下失禮了，故舊重逢，本該留尊駕到寒舍待茶，無奈在下與朋友已有約會，不情之處，尚望多多鑒諒。」

姜雲岫道：「不要客氣，在下只有幾句話，不會躭誤太多的時間的。」

金陵公子道：「好，請說。」

姜雲岫道：「聽說公子獲得一批古董，在下素喜此道，希望能够一飽眼福。」

金陵公子的面色微微一變，接着哈哈一笑道：「兄台原來是一位雅人，那簡單，寒舍收藏有歷代的名人字畫，歡迎兄台前來鑑賞，不過現在不行，告辭。」

他想走，姜雲岫却不讓路，同時淡淡一笑道：「別忙，閣下，會朋友麽，那天都可以，在下遠來不易，希望先跟公子聊聊。」

金陵公子明白他這是存心找碴，不由面色一沉道：「朋友敢到金陵找碴，又何必藏頭露尾，請教……」

姜雲岫道：「在下姓江水的江，是九江府的捕頭，我想姜公子不必在下多費唇舌了吧？」

金陵公子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九江府的捕頭，這個官兒倒是不小，可惜此地是金陵，閣下撈過界了，再說本公子交遊滿天下，朋友之中不少一品大員，閣下這個捕頭還不致放在本公子的眼裏，識相一點及早滾開，否則，嘿嘿……」

姜雲岫冷冷道：「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尊駕勾結盜匪，搶刦鏢車，就算當朝王候也救你不得，趁早交出贓物，你的罪名或許可以減輕一點。」

言語唬不住人，金陵公子的眼神射出了一片殺機，找碴的不過是幾名捕頭罷了，來個殺人滅口，誰又能將他怎樣？

於是他喝一聲「殺」，足下一彈，一記「奔雷」鐵拳，猛搗姜雲岫的前胸。

他這出手一招，已經使出十成功力，存心一招之中就將姜雲岫力斃拳下。

捕頭是公門中人，公門中人多半只會一點花拳綉腿，奔雷鐵拳是衡山一派的獨門絕藝，以鐵拳對付一個捕頭，難免有殺鷄使用牛刀，大材小用之感。

誰知他這個念頭還沒有轉完，頓覺腕脈一緊，他的手腕竟然被一個毫不起眼的捕頭扣着，同時全身勁道盡失。

以金陵公子的一身成就，雖然不能說是功力絕頂，至少不會一招之中就被一個捕頭所制，但事實是殘酷的，他偏偏落在一個捕頭的手裏。

姜雲岫運指如風，連續點了金陵公子幾處穴道，然後放開他的手腕道：「在下點穴的手法有點特殊，一個時辰之內，閣下會有四、五次經脈收縮，三個時辰之後，熱血衝擊腦部，七竅流血而死，那時神仙也救不了你了！」

金陵公子原是半信半疑的，此時忽然面色一變，全身上下一起顫抖起來，最初他還想咬牙忍受，但那抽筋剝皮一般的痛苦，終於使他痛哼出聲，最後他忍不住滚倒地上，像狼嚎鬼叫般的哀嚎起來。

待一盞熱茶之後，痛楚消失了，衣冠楚楚的金陵公子已然狼狽不堪。

姜雲岫冷冷道：「滋味不太好受吧？以後筋脈收縮的時間會逐漸加強，直到閣下離開人世爲止……」

金陵公子一嘆道：「在下認栽，吳仁，快去將那五幅名畫取來。」

吳仁是他的兩名隨從之一，主人受到懲治，他如何敢於怠慢，立即奔同府中，取來一個黃綾包裹。

金陵公子道：「就是這五幅，請江捕頭檢查一下。」

茅蓁打開包裹，將字畫字逐一檢查，然後抬頭對姜雲岫道：「沒有錯，放他們走吧。」

姜雲岫拍出兩掌，震開了金陵公子受制的穴道，然後又向他點出一指。

金陵公子怔道：「你這是做甚麽？」

姜雲岫道：「沒有甚麽，只是對你金陵公子，咱們不能不防着點兒。」

金陵公子道：「怎麽說？」

姜雲岫道：「咱們需要平安的回到九

江，也不希望鐵馬鏢局再度出事，如果一切平安，在下會來替你解開穴道，否則從現在算起三百天就是閣下的死期了！」

金陵公子面色一變道：「這不公平，如果是別人動了你們，在下豈不太冤枉了麼！」

姜雲岫道：「別人不知道咱們取回了名畫，除非你金陵公子放出風聲……」

語音未落，身形急轉，逕與茅棻雁留聲等狂馳而去。

他們再度易了一次容，姜雲岫扮成一個中年士子，帶着一名書僮，一個老僕，一路遊山玩水，向着西安奔去。

這一路雖是千里迢迢，竟然意外的平靜，他們僕僕風塵，總算平安的將鏢貨交到了地頭。現在無事一身輕，姜雲岫在遍遊名勝之後，就回到他的老家來了。

這趟出門一年多，白昭容已經替他生了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兒子，但他並沒有半分喜悅，因爲彭小娟已在三個月前毒傷復發而香消玉殞了。

他在彭小娟的墓前弔祭之後，對人生忽然產生一股消極的念頭，他自問，我究竟在幹些甚麽？父母雙亡，兩度喪妻，他不能說沒有責任，而且幾年闖蕩江湖，只落得遍地仇踪，成爲黑白兩道誅除的對象，如果這就是人生，這種人生似乎没有值得留念的價值。

於是，他留下一封書信，當晚離家走出。

次日凌晨白昭容首先發覺，這位姑奶奶竟然丟下她未滿一歲的孩子，出家當尼姑去了。

老丈人彭鴻在愛女去世不久就已離開，現在這個家的善後工作，倒落到跟着姜雲岫前來的茅棻及雁留聲的肩上來了。

處理財物不難，對一個不足一歲的孩子就有點棘手了。

茅棻在一陣深思熟慮之後，毅然負起了教養孩子的責任，她認爲姜家今天的不幸，是鐵馬莊造成的，維護姜雲岫的孩子，她實在義不容辭。

因此她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往鐵馬莊，然後遣散家人，與雁留聲帶着一名奶娘及一個丫環，深入崇山，隱居於武當山脈之中去了。

× × ×

姜家人亡家破，骨肉乖離，在五，六年之後，人們幾乎已經忘記這麽一個家族了。

在江湖上，神燈教主楊無過收服了射鵰世家，其他黑白兩道，没有一個敢不俯首聽命，於是楊無過當上了黑白兩道的總盟主，威懾四海，予取予求。

朝廷上的變故更是驚人，英宗復辟，景泰皇帝被降爲成王，但遜帝病中受驚，因而導致死亡的不幸。

皇室權力移轉，骨肉相殘，在大臣之中也掀起一股風暴。

武清侯石亨因迎立之功進爵忠國公，此時寵信日隆，權傾朝野，那麽他最爲憚忌的兵部尚書于謙，及都督同知范廣，就身罹奇禍，以莫須有的罪名而棄市了。

與石亨同時迎立英宗的還有一個曹吉祥，也昇遷爲司禮太監，總督禁軍三大營，門下厮養武士不下千人，權威之盛，幾乎與石亨分庭抗禮，其子曹欽因奪門有功，也被封爲昭武伯。

歷朝權力移轉，犧牲是在所難免的，但銀霞郡主的處境，却有生不如死之感。

年前世子見濟去世，她失去了惟一的弟弟，現在景帝又薨，她變做一個家破人亡的孤女了。

但横逆之來還不只如此，司禮太監曹吉祥竟然上表爲其子昭武伯曹欽向銀霞郡主求婚，並已獲得英宗的允許。

銀霞郡主的不幸，曹欽父子要負一半的責任，她恨不得手刃奸賊，怎能下嫁仇家！

只不過她不能抗旨，否則她必然會遭到更殘酷的不幸。

愁雲慘霧正籠罩着成王府邸，昔日車馬盈門，今日却門可羅雀。

世態原是炎涼的，銀霞郡主並未將這些放在心上，此時夜色已深，她依然繞室蹀踱，對未來應該走的道路，難以定下一個抉擇。

侍候她的丫環小菁道：「郡主：咱們去海會寺……」

銀霞郡主搖搖頭道：「海會寺不能庇護咱們，說不定還會替他們帶來横禍！」

小菁道：「那……咱們去……」

銀霞郡主道：「荊山？」

小菁道：「是的，當今之世，除了姜公子，只怕没有人能够帮助郡主了。」

銀霞郡主精神一振道：「好，妳去叫小飯桶來。」

小菁道：「是」

小飯桶就外門外侍候着，銀霞郡主的心腹，就只有他跟小菁兩個人了。他進房之後躬身一禮道：「小的參見郡主」

銀霞郡主道：「小飯桶：我想逃離京師，到荊山去找姜公子，你願不願意跟我去？」

小飯桶道：「小的願意追隨郡主，無論水裏火裏萬死不辭。」

銀霞郡主道：「好，你先運出行囊，去西門外萬安寺等候咱們，記住，要準備三匹好馬。」

小飯桶道：「郡主放心，小的不會誤事的。」

打發走了小飯桶，銀霞郡主立即着手易容，她貼上兩撇小鬍子，穿上一襲青衫，將滿頭青絲盤起，戴上一頂文士的帽子，立刻變做一個風度翩翩的中年文士了，待天色微明，城關初啓之際，主婢二人便混出城去。

她們與小飯桶會合之後，沿官道一逕南下，一路僕僕風塵向着河南省境馳去。

這天清晨她們由涿縣出發，準備趕到松林店打尖，但離城約莫十里，一陣急驟的馬蹄之聲忽然由身後傳來。

小菁一怔道：「郡主：該不會是他們吧？」

小菁指的是追兵，銀霞郡主担心的也是這個，不過她現在易了容，不見得會被人認出，就算當眞被人瞧出了破綻，憑他們主僕三人的武功，要想擺脫敵人，應該不是一件太過困難的事。

因此，她淡淡的嗯了一聲道：「不要管它，咱們小心一點就是。」

（未完待續・十八）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關雪羽把無依無靠的落難女子李紅姑安排在鮑玉家中，並請鮑玉聽探李紅姑的丈夫——秦照的下落，好讓他們夫妻團圓，鮑玉答應了，關雪羽這才告辭……回到客棧中，見鳳姑娘已在房中等候，談話間，忽覺房頂有些異聲，鳳姑娘急奔而出，却不見人影，正當鳳姑娘氣惱之際，對方房間的八老爺子正好趕來，鳳姑娘以爲他是剛才來窺探他們的夜行人，但八老爺子不承認，八老爺子走後，鳳姑娘和關雪羽都認爲八老爺子可能是江湖中傳說的「姜隱君」，却又難判斷眞假……驛官任遲家中，正招待一帮衙門捕快，秦照正是其中之一……

押運賑災銀　路遇雲四娘

任遲問道：「這趟子差事是……」

秦照道：「押着重貨！」

這就不便多問了，也不便多說。

光棍一點就透，在公門裏辦事，這就是所謂的「落門落檻」。

「打算在這裏有多久耽擱？」

「總得三四天吧！」

一聽有三四天耽擱，任遲可眞就樂不起來了，二三十口子人，押着重貨，在他這驛館裏，三天下來可保不住鬧事，萬一要是有了差錯，他這驛官第一個可就脫不了干係，是以聆聽之下禁不住面現愁容。

「千手神捕」秦照當然看出來了，他却也愛莫能助。

「這叫没法子的事！」秦照說：「這兩天雖說没出岔子，可是道上來的消息，可不大平靜，那個娘兒們既然連我家裏都下了手，你想，她還會放得過咱們！」

「那——我的老歪歪，這該怎麽才好呢？」心裏一急，連他家鄉「南京」話都出了口。

「老弟，」任遲睜大了半醉的大眼，接着道：「要是那個婆娘眞找來了這裏……兄弟……你的人能對付得了麽？」

「哼——那可就很難說了。」

「喲——這可得快想個法子，免得到時候出了岔子。」

「你也別急！」秦照說：「這裏府縣衙門，我都已經派人知會了，要他們全力護差！」

「可是，怎麽一點風聲都没有啊！」

「不會吧！我們這就瞧瞧去！」

一前一後，兩個人就跨出了後院。

臨走之際，秦照着實的向那個和尚打量幾眼。

「這和尚常來？」

「那……倒是没有……怎麽？」

「没事，我只是隨便問問。」

「要不，我這就要他走路？」

「不必，這樣一來，反顯得我們情虛」，秦照故意輕鬆的道：「要留就留，要去就去，這就自然多了，你明白吧，外面

人看見有和尚在你這裏化緣，反倒是一片祥和，我看他留下來反倒順眼。」

任遲還不明白，不過秦照既如此說，總沒錯，就沒有再去攆那個和尚。

出了宅子，池塘邊多了兩個釣魚的。

二人對看一眼，心裏有數。

任遲上前幾步，咀裏招呼道：「有魚沒有？」

釣者之一笑笑道：「水淺不上鈎。」

另一個道：「剛才倒是見了兩條，老遠躲着，還拿不準是甚麼路數？」

這麼一說，就連不太懂「行話」的任遲也懂了，頓時面上變了顏色。

秦照却心裏有數，微微一笑道：「辛苦，辛苦。」拉着任遲邁上了田坎，往另一邊走下去。

那邊上又見了人——六七個劈竹子的。遠遠看見了二人便都停下了手來。

任遲在這地方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誰都認識他，於是有人老遠的充着他哈下腰叫了一聲：「任老爺！」

不用說，這也是官裏佈下來的。

看到這裏，任遲才算是放了心——老遠驛道上又來了兩輛車，却有七八個人，楞頭楞腦的東張西望着——一個人一個包袱卷兒揹在背上；誰都知道裏面的是「那話兒」。

「千手神捕」秦照冷冷一笑道：「指望着這些酒囊飯袋的廢物來拿賊，那可眞稀罕。我們進去吧！」

任遲經過這一看之後，心裏倒是踏實了，可是秦照的臉色，却不見鬆快。

進了後院，就見任遲家裏的，正在跟那個老和尚在說話。一眼看見了任遲，前者就大聲道：「好了，我們當家的回來了，我們當家的回來了，大師父你自己去跟他說吧！」

任遲定下脚步道：「怎麼回事？」

他家裏的說：「這師父說是要在我們這裏借住幾晚上，我可不敢答應你——」

任遲楞了一楞道：「要住這麼久？」

那和尚合十打聽道：「施主方便方便，老和尚只是想坐下來歇歇，我可以付錢，只要有個地方睡就行。」

任遲皺了皺眉道：「這可難了，你沒看見我這裏忙着嗎？人這麼多，那裏還能有房子給你住呢？」

老和尚嘻嘻笑道：「不要緊，不要緊，地方我已經看好了，不用張羅，就這間柴房就很好。」

他說的「柴房」，就離着不遠，雖說是柴房，倒也寬敞，以前原來是住着人，現在空着，這麼一說，任遲倒是不好說甚麼了，總覺怪瞥扭的，看了秦照一眼，希望他表示一下意見。

秦照一直就在注意這個和尚，倒是沒有看出甚麼異態來——本來嘛，老和尚慈眉善目的，一看就是個出家人，出家人借住，那是再平常不過的事！

「沒請教大師父法號怎麼稱呼？寶刹那裏？」

「施主太客氣了！」老和尚吶吶道：「老衲只是一個遊行四方的野僧，早先倒是有個廟來着，在閩南叫『大覺寺』。」

「那就叫你大覺師父吧！」秦照轉過臉向任遲道：「出家人就給他一個方便，任爺你就答應了他吧！」

「阿彌陀佛，施主你可眞是個大好人那……」老和尚連連合十道：「菩薩保佑，菩薩保佑。」

秦照苦笑了笑，也不欲跟他多說，自己個獨自進向屋裏。

這邊任遲就關照下爲和尚準備舖蓋，隨後跟進房中。食堂裏大家夥總算吃完了，正在喝茶聊天。

秦照把八縣捕頭喚在一塊，小心的囑咐一切，這當口兒，天可就擦黑了。

× ×

八匹快馬，一逕的向這邊奔馳過來，蹄聲得得，敲打在乾冽的驛道上，老遠就傳了過來。

今夜晚，大家夥的耳朵都特別尖，一點風吹草動，就能使人心驚肉跳，更遑論這等聲勢了。

早有人扳了進來。剛剛才燙了脚，鑽進熱被窩的驛官任遲，聽到了消息，不得不套上了「臥地虎」（老棉鞋），披上了老襖，由一個貼身小廝打着燈籠，來到了前院大廳。

雖說是南邊暖和，可是這已進入臘月的天，早晚的那陣子寒意，也是很够人受的。

任遲一個勁兒的往咀裏吸着冷氣，心裏嘀咕着：這是從何說起，這都甚麼時候了，還有人來？

一眼看見了驛館的書吏毛大文，正自站在簷下候着自己，任遲的氣就更大了。

「這是怎麼說的大文，不是交待下去了嗎，不能再留客了，怎麼還有人來！」

「輕着點兒，別讓人家聽見了！」

毛大文慌不迭的上前幾步，湊到了任遲身邊，壓低嗓子道：「是京裏下來的高差——」

任遲先是一怔，繼而冷笑道：「京裏來的！他就是閻王殿來的也不行呀，人滿了就是滿了，你叫我有甚麼法子，你可眞糊塗——」

毛書吏忙拉住他小聲道：「大爺，你輕着點兒呀，不是玩兒的，是皇差呀！」

「皇……皇差！」

這後一句話，可眞把他給嚇住了，登時楞在了當場。

毛大文擰着眉道：「架子可大着哪——我看爺你得快去一趟，要不然保不住可得出事。」

才說到這裏，只聽得大廳裏傳出喝吆聲道：「驛官，驛官……猴兒崽子，架子還不小！」

這幾聲吆喝，像煞京劇裏的道白——標準的北京口音，稱得上字正腔圓。

任遲只覺得身上一陣子發冷，可就知道今天晚上自己已是霉星當頭，來了不好侍候的主子了。

嘴裏應了一聲，慌不迭趕上幾步，高聲應道：「報——石塘驛任遲求見——來遲了，來遲了……」

話聲出口，人却不敢直入，官場裏規矩多，尤其對方是當官差的，一點小疵，要是對方挑起來，也能要自己腦袋搬家！

老半天，裏面才傳出了句話來——「來了怎麼不進來，這個蠢勁兒哪——還得叫人滴溜着是怎麼地？」

「不……不敢……」

怪就怪在毛書吏那「皇差」兩個字上，任遲有多大的前程，那能不嚇得胆上生毛？」

一面匆匆把老襖穿好，這才發現到，倉促之間，自己竟忘了穿好，這才發現到，自己竟忘了穿上官衣——這個罪可大了，一時間嚇得面色如土，嚥了一口口沫，只得醜話說在前頭。

「卑職不知列位上差來到，衣衫不整，這就去換過，再來參見……還請……」

「得了——等你再換衣服，天都亮了，咱爺兒們豎在這兒，都成了臘肉啦。」緊接着藍布簾子「刷啦！」一下子揭開來，一個高頭大馬的漢子已走了出來。

老長老長的一張「國」字臉，長板牙，濃眉，扁鼻子——一隻手撩着氣袍的長襟，一隻手掛着馬鞭子，全身上下滿是疾勁的風塵之色。

憑着任遲的老於世故，竟然在對方身上看不出一絲兒富貴氣息——

倒是在對方撩起的大襟裏，窺見了一抹黃綾——這就足够說明了對方的身份，再者若對方這等精純的一口北京官話，更似乎加重了他服務皇族的「不容置疑」。

「你就是這地界的驛官？長臉人打着官腔道：「這才多大會兒，你就挺屍（睡覺之意）啦？進來，進來……」

就把任遲帶進了堂屋。

這屋子裏可熱鬧啦，有坐着的，站着的，連同那個長臉漢子，一共是八個人。

一樣的穿着打扮，每人都是一襲藍布的罩袍，裏面是一襲薄薄的兩襟開叉的氣袍子，高更子薄底京靴，有老有少，老的不太老，少的不太少，總在五十與三十歲之間，顯著在各人臉上的那種氣色，眞像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

倒是中間的那個雛兒——看上去顯得嫩一些，只是那雙眼神兒，却數他最爲淩厲。

任遲那敢一一仔細端詳，大略看了一眼，就垂下了頭，心裏却忐忑着，弄不清這麼一夥子人，到底是幹甚麼來的？

長臉人哼了一聲道：「我們的身份，你知道嗎？」

「是……」任遲口不應心的道：「幾位大爺，幹的是皇差不是！」

「欽命上差！」長臉人白着一雙眼珠子，似乎怪他不會說話。

「就是這麼檔子事，今天晚了，來不及投店，再說路上又不太平，你得快拾掇房子，有個四間也就够了！再就是，大家夥肚子都餓，有甚麼東西快弄出來，可別叫爺兒們等久了，聽見沒有呀？」

任遲苦着臉道：「這……這位上差爺貴姓大名……？卑職這裏事先沒有一點消息……這麼晚了，房子都滿了……」

才說到這裏，就見其中一個矮漢子，驀地在桌子上用力一拍道：「混帳——」

他這一出口，可就不是字正腔圓的北京口音了，竟然是極其刺耳的山西口音。

「你還要察看我們的身份是不是？你配嗎？」

任遲欠身應道：「卑職不敢——只不過——」

委曲到了極點，也不禁有些氣往上冲：「這位老爺不出示身份，卑職這筆賬可就沒法報銷，還請上差多多包涵！」

那個山西矮子圓睜着兩隻眼，正待發作，正中坐着的那個像是「頭兒」的人，却以目光制住他，一面向着先前發話的「京油子」遞過去一個眼神兒，後者立時會意，嘿嘿一笑，直向任遲面前走過來。

「這倒是句人話，咱們爺兒們還能白吃白住，要你貼銀子嗎？哪——先拿着這個——」

一出手就是二十兩一錠的元寶，白花淨亮，一看就知剛從庫裏出來的。

任遲雙手接過來稱了聲謝，入手光滑，知道是一錠山西官銀，他心裏的疙瘩也就解了一半。因知山西官庫的銀子，向不外發，一向是直解宮廷，然後再發出去，這錠銀子嶄新如斯，毫無疑問是第一次出手，得自北京的官庫，應是毫無疑問了。

她久聞朝廷大內有所謂的錦衣衞士，東西二廠的「番子」，一個個武技傑出，飛簷走壁無所不能，此類人物每爲皇帝私人所喜惡辦事，動輒殺人，取人首級於千百里外，有如探囊取物，地方大小官吏，無不畏如蛇蠍，看來這八個人，想必就是這個路數了。

長臉的北京客哼了一聲道：「這些銀子應該够了——至於我們的身份，你還是不便知道的好……聽明白沒有？」

任遲那裏還敢吭氣兒？答應了一聲，行禮告退。

沒法子，只得遵命行事吧。

把老婆方氏由被窩裏叫起來，再次進了廚房，由於房子不够，只有把自己的宅子正房三間騰了出來，自己一家人擠到了後面的佛堂，這份凄慘可就够瞧的了！

還算好，來人算是眞的注意到了對方的困境，也就沒有進一步再挑剔。

三間房子的分配情形是，那個看來像是雛兒，嘴上沒有鬍子的對方「頭兒」獨自佔了一間，下剩的七個人却分配在另外兩間房子裏。

一陣子窮忙，直到丑時前後才算安靜了下來。

任遲上牀之後，對着妻子方氏苦笑着長長嘆息一聲道：「我這個前程也不想要了，等把這羣子老爺送走以後，我就上辭呈，不想幹了……」這才吹燈睡覺。

× × ×

對於石塘灣驛館裏上上下下所有的人來說，今夜似乎都太長了。

每個人都像是懷着過多的心事。

「千手神捕」秦照自然是心事最多，最沉痛的一個；家裏遭了滅門慘禍，官差在身，兀自不能脫得仔肩，非但不能休息，反倒要格外的保持警覺，要不然差事上出了差錯，自己這顆項上人頭可就別想要了。

正因爲這樣，他便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慎。

八位上差住入驛站的事，他當然已打探清楚了，以他辦事的謹慎，要在平時無論如何是不能允許這個驛站再收別的客人，可是打探的結果，由於來人的「特殊」身份，他可就不致吭聲了。

官場裏的習氣極重，一頂官帽子足能壓死人，同樣是公門裏當差的人，當皇差

跟當公差，這個區別相差何止於道里計？對於這幫子傳說中的「錦衣」大內衛士，他自認是惹不起，只有「往邊裏站」，盡量的躲着他們爲是，那還敢自觸霉頭？

四更天，秦照獨個兒起來，來到了前院偏房。

但只見院子裏高插着四盞官燈，自己隨行兄弟五人，每人一口明幌幌的鋼刀，分踞四方正在看守着差事，負責看守的人是「金華」縣的總捕頭「朝天刀」張子揚，張老頭兒。

張老頭今年六十開外了，官差不由人，到了這個年歲，仍然還不能脫下身上的號衣，也叫無可奈何！

他爲人機警，幾十年來見的案子大大小小多了，論武藝，雖非傑出，要講閱歷，以及辦案子的經驗，這些人裏，可就數他與頭兒秦照最爲老練。

秦照所以要他今夜多偏勞，值這個大夜班，當然不是沒有原因的，實在是他常能察人之未察之先，覺人之未覺之間。

是以，就在秦照一脚踏入院子的同時，但只見兩邊紫籐架子咯吱的响了一聲，一條人影倏地掠在了眼前，現出了留有一綹三羊鬍鬚，乾瘦巴拉的張子揚來。

「千手神捕」秦照猝然一驚之下，倏地向後面退了一步，才發現來人是誰，不禁微微點了一下頭。

「子揚，是你——？」

「朝天刀」張子揚一笑道：「原來是頭兒，這麼晚了，你竟然還沒有休息，却是爲何？」

「子揚——」秦照喚着他的名字，輕輕一嘆：「這就叫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叫我怎麼能睡得着？」

張子揚冷冷一笑，道：「外面的情形我已大致看過了，各衙門來的人還眞不少，想要混進來還眞不容易，大概可以安心，倒是有一件事，頭兒不知你注意到了沒有？……」

左右看了一眼，他才接下去道：「……這驛館裏來了貴客……」

秦照忽然輕吹一聲「噓——」

張子揚可也注意到了，趕忙收住了口，卽見後院通向這裏的月亮洞門處，忽然揚過來一片燈光，緊接着一條人影，隨着那片亮光之後，緩緩的踱了出來，果然是有人來了。

來人一身藍布罩袍子，長臉，正是先時在內大打京腔的那個北京上差。

夜深寒重，他特意的在頭上加了一頂帽子，式樣格別，軟塌塌地貼在頭皮上，披在後腦上的兩根緞帶子，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長臉人一手提着膝下長襟，一手持着燈籠，逕自走了進來，負責坐更的四名捕快，立時有了警覺，其中之一倏地抱刀而起，圓睜着一雙眸子，直向着對方逼視過去。

長臉人白着一雙大眼睛珠子，向着他咕嚕轉了一轉，滿臉不屑的笑了笑，倏地「噗！」一聲，往地上啐了一口痰，若無其事的繼續前行。

看到這裏，「千手神捕」秦照不由皺一下眉，向着來自金華的老捕頭張子揚遞了個眼神兒。

他二人立身暗處，一時倒無虞被對方發現，倒是對方長臉人的一舉一動，却能很清楚的看在眼中。

由於秦照與張子揚都關照過，這個院裏是絕對嚴禁外人進出，這名捕快——「雙叉手」謝義怎敢疏忽？當下一連向前跨了三步，橫身攔住了長臉人的去路。

「朋友——幹甚麼的？這裏奉命是不能隨便亂走的，請回，請回——」

謝義早先也聽說了驛館裏來了大內身當「皇差」的貴客，是以嘴裏才像是格外留了情面，特意的說出了「請回」二字。

可是這兩個字顯然在這位長臉朋友身上，並沒有發出預期的作用。

長臉人「嗤！」地冷笑了一聲：「我是幹甚麼的？問得好，我正想問問你是幹什麼的？」

揮了一下手，長臉人道：「給我閃開，免得我看得嘔心！」

「雙叉手」謝義素日公門當差，那裏受過這個？兩隻眼一翻，怒聲道：「你小子是找岔兒來的，爺兒們可不吃你的這一套——」

嘴裏說着，這個謝義霍地當胸一掌，直向着對方長臉人身上推過來。

看到這裏，一旁暗處的張子揚眉頭一皺道：「不好——」

他這裏正待出身攔阻，却已來不及。

原來那長臉人一身功夫可是不弱，似乎早就存心不良，謝義這麼一出手，可就正中下懷——卽見他身子向外一閃，左手倏起，噗！地一聲，已劈在了謝義手上。

「你小子是活該欠揍！」

腰上施了一股子巧勁兒，這個長臉人霍地向外一擰胳膊，「呼——」地一聲，已把謝義給摔了出去，這一摔足足摔出了丈許開外。

眼前正是斜出來的一截屋角，謝義這個來勢，可不免有一頭撞上的之勢，要是眞撞上了，這條命可就不保。

暗中的秦照和張子揚相繼吃了一驚。

「朝天刀」張子揚距離較遠，脚下一頓，霍地一個虎撲之勢，先自穿身而出，雙手同時向外一掄，已把空中的謝義攔腰托住，隨卽放了下來。

長臉人看在眼裏，並無絲毫退縮之意，只是望向這邊，嘴裏連聲冷笑不已。

張子揚放下了謝義，伸手向着對面長臉人指了指，沉下臉道：「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你是幹什麼地？自己說吧，我們不吃你這一套！」

長臉人原是一副官架十足的樣子，想不到被對方當面這麼一叱，像似被抓住了短處，登時爲之一驚，一雙黃焦焦地眉毛，往兩下裏一分，恨聲道：「老小子，你好大的胆，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吧！」

張子揚一聲冷笑，說道：「大內的人物，我們見過，不是你們這副半吊子的德性！」

話聲一頓，右手揮了一揮道：「給我拿下來！」

身後的四名捕快，早已迫不及待的一擁而上，將長臉人團團圍住。

長臉人一聲狂笑道：「哈哈，你們這是反了！」

話聲出口，手上那桿燈籠已呼的一聲掄起，直向當前一名捕快臉上直抽過來。

這名捕快鋼刀掄處，克察一聲，已將飛來燈籠斬成兩半，其他三人眼看着這般情形，便自不再留情，吆喝一聲，幾口鋼刀，同時自四面八方，直向着長臉人全身上下招呼了過來。

長臉漢子敢情不是弱者，只見他身子倏地向下一坐，身子驀地一個疾轉，右腿已勢若旋風般地掃了出去，「噗通！」聲响中，竟爲他掃倒了一人。

他竟是得勢不讓人，手上燈籠早已拋棄，隨着右手的一個翻勢，只聽得嘩啦啦一陣鎖鏈聲中，竟然由手掌中抖出了一條光華燦然的蛇骨鎖子鎗。

這條軟兵刃原來早已藏在他的右手腕袖之間，用時一抖即出，隨他的出手之勢，蛇骨鎗尖上帶出了銀星一點，直向着第二名捕快腦門正中上力刺過來。

這名捕快忙即向後一閃，手上鋼刀方自一撩，只聽得「嘩啦啦！」一陣響，已爲對方蛇骨軟鎗纏了個緊。

長臉人一聲冷笑：「撒手——」

隨着他蛇骨鎗一個硬扳之勢，「呼！」地一聲，那名捕快手上鋼刀已忽悠悠脫手飛出。

四名捕快在衙門裏，雖然稱得上是一時之選，但是却俱非眼前這個長臉人的敵手。

長臉漢子得勢之下，殺機猝起，蛇骨鎗一個反甩之勢，竟然指東打西，只聽見「噗哧！」一聲，雪亮的一截蛇形鎗尖，已深深穿進了前此那名捕快前胸之內，一時血如泉湧，登時一命嗚呼。

「朝天刀」張子揚雖然勒令衆捕快上前拿人，心裏到底不無顧慮，萬一對方當眞是來自大內的衛士，自己這個罪可就大了，然而，對方竟敢下手殺了自己的人，情形可就另當別論了。

目睹之下，他嘴裏吆喝一聲，倏地一個飛縱，自空而降，情急裏一口雪花魚鱗刀，直向着對方長臉人當頭劈風蓋頂的猛砍下來。

長臉人一聲怪笑道：「老小子，你納命來吧！」

蛇骨鎗反撩而上，噹啷！聲响中，直向對方刀身上反捲了過去。

然而，張子揚這口刀上已有數十年功力，可不比剛才幾名捕快那般容易打發——隨着他力抽之下的刀勢，對方蛇骨鎗已捲了個空，張子揚一個猛進之式，魚鱗刀照着長臉人腰上就扎。

剩下的三名捕快，眼看着同伴橫死於對方蛇骨鎗下，一時俱把長臉人恨之入骨，張子揚這麼一加入，他們這裏頓時聲威大震，一聲吆喝，衆刀齊下，長臉人雖說武藝不弱，到底並非是那等一流身手，可就有些張慌失措，幾個照面之下，後小腿上，已吃一捕快的刀尖子招着了一下，一時血流如注。

張子揚心中一喜，正待趁勢以刀背猛砍對方的下盤，將其生擒，却聽得身後院牆上一人怪聲怒叱道：「好小子，以多欺少！」

話出人到，「嗤——」一條人影疾撲而前，現出了與長臉人同樣裝束的另一名漢子來。

這人兩隻手上都掄着兵刃，竟是一雙峨嵋劍，雙劍一長一短，一經掄出，疾若驟雨般，直向各人身人劈砍下來，張子揚不得不即時撤回了遞出的刀，雙方一經接觸，頓時廝殺起來。

「千手神捕」秦照這麼站立在暗處，目睹此情，已發覺到情形不妙。

此刻，他雖然內心甚是衝動，却極力克制着，自忖着此番來勢，大悖常情，顯然是對方別有意圖，自己毋寧保持着超然姿態，靜中觀變的好。

眼前打殺場面兀自持續着——秦照這一邊陸續又加入了多人，長臉人那一邊，却仍然只是目前二人，由於雙方人數相差懸殊，長臉人這邊看上去便顯得力有不敵，只是他二人却苦撐不退，亦未見有帮手加入。

「千手神捕」秦照心裏一動，暗忖着對方必有意圖——果然，他這裏心方動念，隨見面前人影連閃，三條人影，已自高處飄落直下。

由於秦照所站立的位置是在暗處，又面對對方，是以把對方看得很清楚，却不愁對方會發現自己。

只見來人三個，顯然由後房踏瓦越脊而至，然而由高處飄身而下，自己近在咫尺竟然未聞其聲，來人三個的這身輕功便可想知。

來者三人一少二老，兩個老的俱在六十上下，滿臉凶悍狡猾神態，倒是那個少的，看上去甚是清秀，白面無鬚，如不是身上這套穿着打扮，秦照眞會把他當成了一個女的，三個人身上的功夫，却都大有可觀，身子一經飄落，俱都向當前那座屋子撲了過去。

不用說，秦照一行等所刻意保護的東西，便是停在這間屋裏了！

對方先使長臉人等二人現身搗亂，引起騷動，把看守門戶的幾個捕頭，全數吸住，然後才現出主力，乘虛而入，這一手「聲東擊西」的手法，敢情是透着高明，只是却仍然未能逃過「千手神捕」秦照的一雙眼睛。

眼看着這般神態，自是事不宜遲。

秦照一聲冷笑，單手向後腰一探，已把一雙判官筆取在了手上，同時脚下一點，驀塲騰身而起，「呼——」地一聲，竟自搶先一步，落在了房門當前。

對方三人自是沒有料到有此一人，頓時停身站住，年輕的那個居中而站，其他的兩個老的，極其快速的向兩邊閃開，成了三對一之勢。

「相好地，到底是現了原形了，」秦照眼睛裏像噴出火：「這是想幹什麼？」

却只見當中那個無鬚少年鼻子裏哼了一聲，點點頭道：「很好，你既然已看出來了，倒也省了事，那就自己動手獻上來吧！」

不說話還好，一開口出聲，顯然可就露了馬脚，敢情竟是個女的——「他」雖然有意壓低了聲音，可是到底男女音色有別，仍是難以掩飾，一聽之下，不由得秦照爲之大吃了一驚。

說話的少年，頓時停住了咀，却把眼睛向着一旁隨行的老者之一看了一眼。

二老之一，立時上前一步，手指向秦

照道：「憑你們這點子陣伏，又能嚇唬得了那個？——還不給老子退開一旁？」

這個老頭兒說話口音含着濃厚的川音，兩撇杏眉再加上一對三角眼，滿臉的暴戾神色，一望之下，即知道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傢伙。

秦照雖猜知對方一夥強人，心存不軌，意欲打刦，却是不知對方的門路家數，直至聽出當中那個無鬚少年的女子口音，才驟然吃了一驚，一時恍然大悟——一種刻骨銘心的仇恨猝然自血脈中騰起，幾乎不能自已，以致於對方那個四川老人說的什麽，他根本就沒有聽見，只把一雙佈滿了血絲的眼睛，死死的盯向那個娘娘腔口音的「少年」一人。

「朋友——你報個萬兒吧！」聲音裏充滿了怨恚，這顯示着他下意識裏的刻骨仇讎。

那個娘娘腔口音的人，冷冷一笑，未於立刻置答。

一旁的另一老人似乎情緒一直不大安寧，生怕事有惡變，右手後翻，已把揹在後肩上的一口「三尖兩刃刀」取在手上，眼看着就要出手！

中間那個白面無鬚少年忽然出聲道：「慢着！」遂即用手一指秦照道：「你大概就是那個人稱『千手神捕』秦照吧？」

秦照身子一陣發抖，冷聲說道：「如果我沒有看走眼，妳便是那個雲四姑娘了吧？」

對方那人聽得一愣，大概是沒有想到自己苦心的喬裝佈署，一上來就被對方看破了行藏，臉上頓時大現尷尬，細眉頻挑，現出了一片殺機。

「不錯——」他終於自承了身份：「我就是雲四姑娘，你原來也許還有活命之機，現在却是饒不了你！」

話聲微停，向着身邊的兩個老人微微作色，揚一下臉，後者早已迫不及待的雙雙向着秦照左右一齊撲了過來。

二老者一名「鑽天鷂子」董方，一名「火赤鍊」何允中，後者即是持有兵刃「三尖兩刃刀」的那一個，其人最是心狠手辣，才博得了這麽一個外號，這時腳下一頓，一個虎撲勢，率先向秦照身前撲到，「三尖兩刃刀」不容分說，驀地照着秦照心上就扎。

秦照既然已知道對方即是江南巨寇「雲四姑娘」等人一夥，想到了自己家毀人亡之恨，簡直情難自已，萬萬按捺不住，怒叱一聲，將束在腰間的一口罕見緬刀，倏地拔了出來。

「嗆啷！」一聲，銀光燦爛裏，這口緬刀竟架開了對方老人的兵刃——但只見刀梢捲處，潑出了一天銀芒，反向「火赤鍊」何允中臉上削來。

一人拚命，萬夫難當。

論及「千手神捕」秦照，本身武功，雖說很是不錯，却不見得就是董何二老盜之敵，只是此刻以性命相搏，便見不同。

何允中乍見刀光如疾風暴雨般迎面襲來，一時也難攖其鋒，慌不迭向後連退一步，把握着這一瞬間時機，秦照驀地騰身而起，一起即落，已撲向喬裝少年的「雲四姑娘」身前，怒叱一聲道：「女賊，看刀！」

緬刀一個疾轉，夾着尖銳的一股疾風，直向着雲四姑娘當頭削落下來。

雲四姑娘一聲冷笑，忽見他身子一個疾轉，一隻右手倏地掄出，在空中起伏一下，極其輕巧的直向着對方手上那口緬刀上封了過去。

「嗡！」地一聲。

雪刀姑娘的一隻纖纖玉手，迎着了對方那口流光四顫的緬刀，兩相接觸之下，秦照手上的緬刀被震得高高彈起，雲四姑娘冷叱一聲，緊接着跟進的一掌，便直似要取他的性命。

這一掌直取秦照當心，總算秦照命不該絕，猛可裏身子向一旁一個疾滾，閃開了對方五指尖鋒，却躲不開對方沉實有力的掌心。

「千手神捕」秦照只覺得右肩頭上一陣急疼，緊接身子一震，已被震了出去。

董、何二老更不容情，雙雙縱身而上，一口七星劍，一把三尖兩刀刃，遂即與秦照的百煉緬刀戰在一團。

另一面衆捕快合戰長臉漢子等二人，一時也難分勝負。

雲四姑娘看在眼裏，更不遲疑，足下一點，快速撲向當前客房。

一名捕役抱刀當門，乍見來勢，奮不顧身的猛力劈出一刀——雲四姑娘何曾又把他看在眼中？身形略閃，有如曲轉之蛇，極其巧妙的已自避開了對方刀鋒，緊接着雲四姑娘遞出的右手二指，却直直地插進了這名捕役的雙眼，後者慘叫一聲，登時直直地向後面倒了下來，當場昏死了過去。

情勢發展至此，已說明了雲四姑娘一行打刦的眞實意圖，隨着她進擊的兩隻手掌之下，轟然大响聲中，兩扇緊閉的木門，已自分散開來。

雲四姑娘一馬當先的切身而入，却有兩口快刀，自左右雙雙砍劈下來——這一手似乎亦不出她的意料之中，兩手分處，雙雙拿住對方腕門，緊接着向外一分，已把暗襲的二人摔了出去。

但只見不算寬敞的客房裏，擺列着十數具挑子，每一担挑之前，皆有兩名持刀漢子守護着，不問可知，這些挑担裏面裝載的是些什麽東西了。

雲四姑娘冷笑一聲，一個快速的撲勢，衝向第一個挑子當前，雙手猝分，怒鷹搏兔的分向着當前二人胸上力抓過來。

這一手既快又狠，那名捕快原本就諸勢以待，準備好在對方快撲過來時狠砍一刀，這一刀砍是砍下去了，却有似盲人舞杖，毫無準頭，一刀走空之下，已吃這個雲四姑娘當胸一把抓了個結實。

另外那人也是一樣。

雲四姑娘在江南地面黑道上的名聲極响，傳聞她功力極高，這一次出手，雖祇三招兩式，却極見功夫。

隨着她兩隻手掌力揷之下，尖尖十指，有如十把銳利的匕首，深深刺進到對方胸肉之間，一時皮開肉裂，鮮血四濺，由於出手部位，顯然要害所在，頓時就昏了過去。

雲四姑娘身勢前襲，已來到了那担子當前——伸手即向着竹簍抓去。

在場雖然人手衆多，惟限於各有職司，兩人一組，奉命不得離開，這時眼見着對方這般厲害，更無一人再敢多事出手。

室外打鬥得更爲激烈，亦無一人再能分身兼顧。

雲四姑娘胸有成竹，認定了這十幾担子現銀手到可得——眼前隨着她手揭處，已把簍蓋揭開來，入眼處，果然是耀眼生輝的大個兒元寶。

有此一探，其它也就不必再看，當下冷笑一聲，遂即往後退開一步——就口吹了一聲胡哨。

哨音方歇，兩條人影，已閃身而進，正是同來所謂的八名「上差」其中二人。

一個是滿臉虬髯的濃眉矮子，一個是面白如紙的長身瘦子，這一高一矮兩漢子突然的現身，襯着房間裏閃爍的燈光，眞有點像是俗畫裏，來自陰間的勾魂使者。

却聽得門外一人大喝道：「大胆——你們敢——」

一人全身是血，手舞着流光四顫的一口緬刀，猝然殺了進來——正是此次押送災銀，身負全責的杭州府名捕「千手神捕」秦照。

只見他上半身染滿了血漬，已有多處掛彩，身子一經撲入，更不多說，腳下一個上步，疾若飄風的已撲向雲四姑娘身前，掌中緬刀夾着一股子疾厲的尖風，直向着後者面上劈來。

雲四姑娘唇角牽動，冷笑道：「你眞是找死——」

刀光下，只見她身子倏地一個快閃，已轉在了秦照側面，雙掌向外一送，尖尖十指，直奔向秦照右胸肺腑上按去，手掌未至，先已有疾勁的大股風力，休說爲她手指沾上，就只是這股風力，一個打實了，也休想活命。

秦照當然知道厲害，見狀着實吃了一驚，那裏再顧得傷人？慌不迭向後拉刀收勢，就勢在地上一個滾翻，手足兼施，「呼——」騰出了丈許開外，險險乎躲開了對方要命的雙掌。

是時，室外的「翻天鷂子」董方，「火赤鍊」何允中已雙雙搶身進入。

方才一番激戰，董、何二人雖雙戰秦照，佔了上風，可是自己方面却也並沒有落得什麽好處，董方右胸前，何允中左面膀間，也都各自捱了一刀，刀勢雖不甚重，却也皮開肉綻，鮮血淋漓。

是以，眼前二老再次闖入，眞恨不能將秦照一口生吞下去。

「火赤鍊」何允中最是性暴，一聲厲叱道：「姓秦的——你納命來。」

驀地騰身直起，人下刀下，一口「三尖兩刃刀」直照着秦照翻身待起的背項上用力扎了下來。

眼前之勢，端的十萬火急。

「千手神捕」秦照原已身上多處掛彩，有此餘勇，全賴一股作氣，到底有欠靈活。何允中是決計要取他性命，才會這般出手。

眼看着秦照將無能爲力，勢將濺血在對方三尖兩刃刀下——就在這一霎，猛可裏一股尖細的風力，急哨似地响了一聲。

空中劃出了一條黑色的綫光，稱得上細若游絲。

即聽得「噹！」地一聲脆响，不偏不倚，正好擊中在「火赤鍊」何允中打下的「三尖兩刃刀」刀尖之上。

雖祇是小小的一件細物，可是勁道實是如此的猛，以至於何允中手上的三尖兩刃刀幾乎爲之把持不住，刀鋒一偏，準頭頓失，「咚！」地一聲，深深地扎進地板之內。

有此一誤，「千手神捕」秦照，乃得活命之機，身子一個快翻，刷地躍身站了起來。

現場所有人都爲之吃了一驚。

尤其是何允中，倏地向着那枚暗器來處望去，不見任何異狀，耳邊上却聽見了一聲梵音佛號。

「無量佛——善哉——善哉——」

各人忙即尋聲看去，俱都吃了一驚，也許是先前打鬥過於激烈，竟然沒有注意到，居然在混亂之中，鑽進來了一個老和尚。

何允中同時也發覺到了剛才似乎將自己兵刃擊落的那枚暗器，敢情是一枚指甲蓋兒大小般的念珠，此刻猶在眼前地面上滴溜溜地自個兒打轉——不過是一件尋常物什，在迎擋刀尖之後，却能保持着完整不損，顯然是由於內力貫注之因，那麽，這等功力，十足的駭人了。

「千手神捕」秦照驚魂一瞬之間，僥倖不死，情知來了外人干預，這時發現到來的人是個長眉蒼髮的和尚，忽然記起正是日間與驛官後院所見的那個竟也在此投宿的和尚！

當時，秦照勸使驛官任遲答應留他住宿，想不到一念之仁，這時竟爲自己解脫了一步殺身之難，却是當時自己之始料非及。

衆目睽睽之下，那和尚輕理袈裟，慢條斯理的一步步走了過來。

奇怪的是和尚慈眉善目，自現身之始，從未疾言厲色，却別有一種內在的威嚴，在場敵我雙方，那麽多拿刀動槍的拚命之徒，居然在和尚的一聲梵號裏，俱都安靜了下來，齊向和尚行起了「注目禮」來。大和尚徐徐邁步，一直走近向那個喬裝成少年男士的雲四姑娘面前站住，雙手合十的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雲施主別來無恙否？」

雲四姑娘在和尚最初一現時，便自已心存疑惑，這時迎看之下，更已確實了對方是誰，一時面色微微變了一變，緩緩的後退了一步。

「是你——出雲大……師父？」

「阿彌陀佛——」和尚長眉頻頻展動，雙目微闔：「正是老衲，多年不見，姑娘竟然還不曾忘記老和尚，倒是難得，善哉——善哉——」

雲四姑娘忽地後退一步，只見她臉上神態，頗似有憾的道：「大師父——我知道你又要管閒事了，可是？」

出雲和尚嘿嘿一笑道：「有人惹事，才有人管事，老衲睡夢正香，被這般人打殺聲吵醒，所謂『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便不容得老和尚我不出手干涉！」

雲四姑娘聆聽之下，神色呆了一呆，有些怯虛的搖了一下頭道：「這些錢來自無道昏君，人人可以拿得，何況我們替天行道——」

（未完）

新派俠義長篇故事

秋月冷寒星

仲君平・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楓江世家冷天星被陰靈敎幽冥堂主公孫厲捉住，索取九重天的路綫圖，此時又來了一個靈山酒僧將冷天星奪走，目的也是想得到那九重天路綫圖，最後又來了兩個巫山少女宮美，宮玉又搶走冷天星，也是企圖奪取路綫圖想去九重天，冷天星正在爲難之際，幸好來了一位三手神君將他救出，帶他到九重山下，由冷天星自己上山找尋九重山主蓋烱的遺存武學，冷天星找到洞口，卒被找到，由一重天闕到八重天闕的武功都學會了，九重天的武功要十年八年時間，冷天星報仇心切，只好下山以後再說……

陰靈何處尋　巧逢小神手

少林掌門悟方禪師聽得冷天星說出九重天尊之名，不由啊了一聲，向後便倒，立刻昏了過去。冷天星大感愕然，忽見靜室外閃電般飄進四名古稀老僧，迅快的將悟方禪師扶了起來，七手八脚，在前胸後背上一陣急遽敲打。

不久，悟方禪師呼出一口長氣，悠悠的醒了過來。

四僧之一面含敵意的掃了冷天星一眼，雙掌合什，轉向悟方禪師道：「掌門師兄無恙麽？」

悟方禪師面如淡金，略一定神，揮揮手道：「四位師弟且請退下，沒有本座傳喚，不必復入。」

四名老僧原是少林寺中的四大護法尊者，聽得悟方掌門之言，困惑的互相凝注了一眼，輕輕齊宣一聽佛號退了出去。

冷天星待四僧退出院外，方才淡漠的微微一笑道：「方才老禪師是宿疾發作．還是因在下說出先師名諱之故？」

悟方禪師不答反問道：「冷施主眞的尋到九重天了麽？」

冷天星冷冷的道：「老禪師相信與否，俱都無關緊要！」

悟方禪師面色沉凝的道：「若千年來，江湖中盛傳九重天九重天尊之事，在傳說之中，把九重天尊說得有如天神下界一樣……」

冷天星笑接道：「老禪師定是不信此事了？」

悟方禪師微吁道：「縱有此事，據說也是五百年前之事，五百年前中並無九重天尊傳人出現，而九重天尊又是一個神話般的虛無地方，故而，儘管江湖中傳說紛紜，老衲確實對此並不深信！」

冷天星淡淡的道：「現在呢？」

悟方禪師白眉聳動，輕宣一聲佛號道：「老衲完全相信施主之言。……」微微一頓，接下去道：「老衲雖然不敢詡武功造詣深湛，在我少林一脈之中，對歷代祖師遺學，老衲尚薄有所成，但方才與施主小試內功，竟而互無軒輊，施主若無稀世奇遇，絕難有此成就，故而老衲深信施主已到九重天之說。」

冷天星目光一轉道：「老禪師縱然相信了此事，也不致於昏了過去，這……」

悟方禪師歎口氣道：「這是因爲老衲受之先師的四句偈言，那四句偈言是：世有九重、亦無九重、若有九重、大刧立興。

老衲心中惴惴，猶冀九重天之說，是一個荒誕的故事，但施主却證實此事，憶及那四句偈言的最後一句，老衲……失態了！」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這偈言若有九重，大刧立興兩句，在下並不以爲然，因爲在下除了誅仇儆頑之外，並無大事屠戮之意！除非……」目光一轉，住口不語。

悟方禪師誦聲佛號道：「施主果能善體天心，少造殺孽，便是武林之福，但先師偈言，並未說大刧肇於九重，也許大刧並非由施主而起，也許施主之出，只是大刧將興之兆，總之，江湖武林之中，勢必要有一場大變發生……」話鋒一轉，接道：「施主訪晤老衲，眞正目的何在？」

冷天星面色一沉道：「在下只想向老禪師打聽一件事，那陰靈敎的總壇在於何處？」

悟方禪師怔了一怔，苦笑道：「江湖中何處不可打聽，爲何施主要到敝寺尋訪老衲？」

冷天星扳着臉道：「在下行走江湖匝月之久，打聽過上百上千之人，但沒有一人說得出陰靈敎總壇在於何處？」

悟方禪師道：「如此說來，施主打聽老衲也是無用，老衲只糢糢糊糊的聽說過江湖中有此一敎，但詳細情形一無所知，對他們總壇在於何處，更是毫無所悉！」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少林派爲九大門派之首，而九大門派又是當世武林主流，是則老禪師無異於今世武林盟主，在下不找老禪師又找那個？」

悟方禪師苦笑道：「施主這話未免過於牽強了一些……」輕輕誦了一聲佛號，又道：「果如施主所說，少林一脈是當世領袖門派，則施主直闖本寺，出手傷人，老衲如再設法爲施主尋覓陰靈敎總壇所在，何以令本寺僧衆信服，又何以使天下武林對老衲諒解！」

冷天星哼了一聲道：「這個……在下就顧不得了！」

悟方禪師沉吟良久，道：「老衲有一個折衷之法，不知施主可肯接受？」

冷天星道：「只要能找到陰靈敎總壇所在，隨老禪師甚麽方法都行！」

悟方禪師道：「老衲雖不知陰靈敎總壇所在，但有一人却必定知道！……」目光凝注在冷天星臉上，徐徐又道：「此人即是丐帮帮主，九頭神丐楚乞，該帮總壇在於川中九頂山上，楚帮主與老衲曾有數面之緣，交誼頗篤！……」

冷天星迫不及待的道：「楚帮主是否知道陰靈敎總壇所在？」

悟方禪師道：「丐帮弟子滿天下，消息靈通無比，倘若連他也不知道之事，大約天下就無人能夠知道了！」

冷天星略一忖思道：「也好，在下告辭了！」

「且慢！」

「怎麽，難道老禪師要爲斷臂的知客僧找場？」

悟方禪師喟然一歎道：「老衲果有此意，也不會等到現在了！……」伸手向外一指道：「此院之內雖然平靜，但本派若干高手想必早已等在前院之中，須知少林寺千載年來，還沒受過外人如此欺凌，老衲雖有絕對權威，但他們若以少林聲譽相難，老衲也是沒有話說！」

冷天星面色一沉道：「這樣說，是要與在下互搏一場了！」

悟方禪師歎道：「老衲正要避免此事，不知施主可肯應允老衲一事？」

冷天星皺眉道：「可是要在下佯輸詐敗，掩人耳目？」

悟方禪師雙掌合什佛號連宣道：「冷施主聰明過人，不知可肯俯允？」

冷天星坦然一笑道：「就算在下眞的敗於老禪師之手，也不是甚麽丟人之事！請！……」

揮手一掌，向院中反拍出去！

但聽一聲蓬然大響，塵土飛揚，聲勢驚人。

悟方禪師高宣一聲佛號，道：「冷施主，老衲已數度手下留情了！」

冷天星並不多言，又復揮手一掌，將靜院院門擊得木屑紛飛，打了開來。

院門一開，只見外面黃澄澄一片人潮，至少已聚集了百餘僧衆，冷天星見狀，倒也不由怔了一怔，收住脚步。

原來他在九重天的四重天闕上曾學習了百日的機關陣法，看得出這是少林寺的百人金剛大陣。

悟方禪師縱身而至，沉聲喝道：「爾等意欲何爲？」

羣僧中走出一人合什頂禮，道：「下座等恐來敵過於頑強，已佈下金剛大陣，靜待掌門諭示！」

冷天星淡淡一笑，遙立無語，但因四面皆爲黃衣僧人所困，是以一時也無法向前移動。

悟方禪師輕宣一聲佛號，道：「不必了，老衲已依山規懲治了他，隨他去吧！……」暗中却急以傳音入密道：「冷施主，快裝出負傷之相！……」

冷天星果眞身子一搖，踉蹌欲倒。

悟方禪師伸手一揮道：「佛門首戒殺生，隨他去吧！」

衆僧齊宣一聲佛號，立刻向兩旁移動，讓出了一條路來。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老和尚，再會了……」

身子踉踉蹌蹌，向外走去，看他身法似慢實快，有如驚鴻一瞥，瞬刻已杳。

× × ×

冷天星懷着三分驕傲，三分失望，與三分憂慮之情，在暮色蒼茫之中，茫然向前飛奔。他不知去川中九頂山正確的路徑應該怎樣走法，只能依照大概的方向，一路向前奔馳。由暮色蒼茫之中，一直奔波到夜色深沉，他雖不知究竟奔出了多遠但估計至少已在五十里之上。

忽然——他被一陣異聲所動，不由收住了脚步。

要知他此刻視聽之力大進，雖是極細微遙遠的聲音，也能够聽得一清二楚。

當下循聲疾進，捷如狸猿，在五十餘丈之外是一片稀疏的雜林，一片沉重的喘息之聲隱隱傳了出來。

冷天星輕若鬼魅，飄身而入。只見在稀疏的林木之內，正有兩人在拚死相搏。兩人大約都在三旬，一個則瘦得皮包骨頭，一個胖得臃腫如豬，比猴子還要瘦上一些。只見兩人相對趺坐，四掌互抵，正以六分勝負生死不能罷休的眞力互搏。

搏鬥已經相持到最後關頭，兩人喘息如牛，汗如雨下，冷天星看得清楚，兩人功力相將，眼見就是兩敗俱傷之局。

冷天星不假細忖，突然雙掌一分，向二人中間橫切了下去。

這一來，使兩人的力道俱皆傳到了自己身上。

這是一式十分危險的手法，除非有把握能強過兩人的功力，否則必會被兩人同時傳到的內力所傷。但聽卜的一聲輕響，

在三人四周立刻捲起了一道疾風勁流，捲得沙土飛揚，迷目難睜。

不久，風沙止息，一胖一瘦兩名大漢各自癱軟的就地調息，冷天星則巍立一旁，微笑不語。大約半盞熱茶之後，那瘦子首先翻身而起，瞄了冷天星一眼，忽然卜的一聲跪了下去道：「多謝大俠相救！」

冷天星大出意外，連忙伸手扶了起來道：「區區小事，兄台何必行此大禮？」

那瘦子爬了起來，誠心誠意的道：「在下並不在乎生死之事，所以要以大禮相見，乃是對少俠的武功衷心敬佩，情不自已……」目光向那仍在調息中的胖子瞄了一眼，道：「我兩人在江湖道上雖無多大名頭，但自忖武功也足列入一流之中，當我兩人互以全副內勁拚死相搏之時，少俠竟能將我兩人的勁力全部承受下來，而且若無其事，實在不能不使在下佩服得五體投地！」

冷天星一笑道：「兩位因何相搏？」

那瘦子方欲答言，却見那胖子忽然呼的一聲，由地上爬了起來，道：「該由我先說！……」

像那瘦子一樣，也向冷天星一頭磕在地下，拜謝了救命之恩，方才爬了起來，手揮足舞的叫道：「我和這猴子有奪妻之恨！」

冷天星聞言不禁怔了一怔，心想：這倒是不大容易調解之事，殺父奪妻都是不共戴天之仇。

但那瘦子却聞言格格大笑了起來，直笑得前仰後合，不能遏止。

那胖子紅脹着面孔，憤憤的叫道：「你笑甚麼，若不是你這瘦鬼從中作梗，天南妖姬筱麗紅早就和我成就好事了……」

那瘦子笑聲不止的道：「眞是不知羞臊，筱麗紅也會看上你這隻肥豬！」

那胖子方欲爭吵，冷天星却忍不住失聲笑了起來。

一胖一瘦兩人見狀同一怔，道「少俠因何發笑？」

冷天星道：「聽兩位口氣，像是爭奪一個女人而起的爭執，進而竟以性命相拚，實在是不智之舉！」

那胖子叫道：「這是沒有辦法之事，筱麗紅長得太可愛了，在下費了四五年的時光追求於她，眼看就將成好事，却被這瘦子破壞了！」

那瘦子也叫道：「筱麗紅和我有六年多的交情，一向十分……親愛，憑那一點也看不上你這隻肥豬，那不過是你自做多情！」

冷天星向兩人掃了一眼，道：「那甚麼天南妖姬筱麗紅生得美麼？」

一胖一瘦兩人爭着叫道：「美極了，要不然我兩人也不會都愛上她！」

冷天星忖思了一下道：「兩位與她見面是在甚麼時候？」

兩人又同聲叫道：「就是方才！」

「方才？」冷天星怔了一怔道：「是在兩位動手相搏之前麼？」

那瘦子道：「不錯，我們三人湊巧都在此地相遇，成了僵持之局，是胖子向我叫陣，提議拚個死活，以決定筱麗紅究竟屬誰？」

冷天星道：「筱麗紅不會阻止麼？」

那胖子道：「她自然不會阻止，因爲她也討厭這猴子，希望我把他殺掉，好成就我們兩人的好事！」

冷天星微微一笑，道：「那麽她的人呢？」

兩人俱是同現失望之情，道：「她走了。」

冷天星目注兩人，搖頭一笑道：「兩位休怪兄弟要說句替兩位洩氣的話，只怕兩位都有些自作多情，那甚麼天南妖姬對兩位都不見得有一些愛意，否則當兩位身陷危境之時，她絕不會離開！」

兩人沉默片刻，俱皆面色一連數變，最後那瘦子歎口氣，道：「少俠之言果然有理，大約我們兩人都是自作多情，因爲她走時還說過一句話，使在下十分傷心……」

冷天星頓感興趣的道：「她說過些甚麼？」

那瘦子眉頭深鎖的道：「那時我們已經拚得力氣將竭，她却放聲格格大笑道：「你們兩人大約都死定了，要先到陰世裏等我去了！而後，她就毫無憐惜的絕裾而去。」

那胖子沉默了一會，忽而也頓脚大叫道：「如非少俠指點，我倆當眞要上這賤人的當了……」忽的聲調一慘，流淚道：「兄弟，咱們是從小結義的患難兄弟，爲了這賤貨，幾乎害得咱們兄弟兩敗俱傷……你恨我？」

那瘦子也淚流滿腮的道：「大哥……我……後悔死了！」

於是兩人緊緊相擁，涕泣出聲。冷天星木立片刻，搖頭一歎，飄然而去。

× × ×

冷天星懷着滿懷感慨之情，正自茫然前行之間，忽聽身後有人大叫道：「少主慢走！」

他意外的怔了一怔，不由停了下來。轉身看時，只見方才的一胖一瘦兩人，氣喘呼呼的大步趕了上來，攔到冷天星面前，同聲叫道：「愚兄弟兩人心意相同，要拜認少俠爲主，甘爲奴僕，長侍終身。」

冷天星大驚道：「這個如何使得，兩位……」

殊料兩人相顧一眼，忽的一齊跪了下去，同聲叫道：「如果少主不肯收留，在下等就要自碎天靈一死！」

說着各舉右掌就要一下子拍了下去。

冷天星急忙伸手抓住二人，道：「兩位何必如此認眞，還以慢慢商議爲是！」

但兩人賴在地上不肯起來，那瘦子固執的道：「少主不肯收留，至少我們要永遠跪在此地！」

冷天星見兩人言語眞摯，一片眞誠，倒不便過於峻拒，當下苦笑一聲，說道：「既然是兩位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兩人聞言大喜道：「多謝少主！」

同時恭恭敬敬行過了奴僕參見主人之禮，方才一幌身爬了起來。

那胖子首先開口道：「我叫周餘，他名吳缺，原本行走於隴右一帶，在江湖上也曾薄有名聲，但如今，却要完全聽命於少主了！」

冷天星道：「雖是兩位願以奴僕自居

，但在下還願以兄弟相稱，不過，爾後行走江湖之上，却必須以在下之意行事，不得各自……」

不待他說完周餘吳缺同聲道：「少主請放寬心，奴才等絕不有違少主之命！」

冷天星眺望一下天色，只見已到三更之後，當下皺皺眉道：「兩位行走隴右一帶，不知中原地帶可曾熟悉？」

周餘首先接道：「中原道上咱也混了五六年了，自然熟悉。」

冷天星道：「去川中九頂山的路途，不知兩位是否知道？」

瘦子吳缺眼皮連眨幾眨道：「川中九頂山是丐帮總壇，少主因何要去？」

冷天星大喜道：「在下正是要去見丐帮帮主九頭神丐楚乞，兩位如無別事，不妨爲在下在前指引道路！」

兩人同聲說道：「愚兄弟既已拜認少俠爲主，今後就永遠隨侍身側，任憑指派了……」

說話之間，略一辨識路徑，當先一左一右向前行去。冷天星說不出是悲是喜，就在兩人領路之下，逕向川中九頂山進發。一路疾疾而行，第八天凌晨，已經趕到了九頂山下。

冷天星原想一路上找個丐帮弟子問問情形，殊料一直趕到九頂山下，也是沒見到一個丐帮弟子的影兒。這使他十分困惑不安。

周餘吳缺兩人似是也有疑念，但却沒說出甚麽來，兩人相顧一眼，逕向山上走了上去。

冷天星眉頭微鎖，道：「兩位以前可曾到過此處？」

瘦子吳缺道：「沒有，但丐帮總壇在山上之事却是毫無疑問，咱們一路走了上去，大約就可見到了！」

冷天星淡淡應了一聲，忽然身形鶻起，有如大鵬展翅般當先向山上撲去。

九頂山綿亘數百里，峯巒疊翠，既不知丐帮總壇在於那座山峯之上，尋找起來，也是一件十分吃力之事。

周餘吳缺兩人急步追趕一面放聲大叫道：「少主，少主，請等奴才一步……」

但冷天星置若罔聞，一直奔到一座十分凸出的峯巓之上，方才收住脚步。

此刻晨光尚早，在朝陽照射下，羣山景色一目瞭然，但窮極目力，也是看不到任何點滴跡象。他心中十分懊悔，當初爲何不向悟方禪師問明丐帮在九頂山的詳確之地。

忽然——他側耳傾聽了一下，雙眉微鎖，突然又如猛虎辭山般，向峯下的一道山坳中撲了下去。

周餘吳缺方才勉強氣喘吁吁的攀到峯頂，忽見冷天星又一下子撲了下去，兩人同時叫了一聲，又踉踉蹌蹌的跟了下去。冷天星身形疾掣，一瀉而下，逕向山坳中的一座山洞之旁撲去。

原來那洞中不時傳出一陣陣的輕微呻吟之聲。

冷天星提氣護身，一幌而入。只見一個鬢髮凌亂，遍身血汚的綠衣少女，正橫躺洞中呻吟不已，顯然她傷勢十分沉重。

冷天星雙眉深鎖，俯身叫道：「姑娘，姑娘……」

那綠衣少女顧自呻吟不已，對冷天星的呼喚却是毫無反應，似乎已入於昏迷無知之中。冷天星略一沉忖，立刻俯身替她檢視傷勢，只見她雖有幾處外傷，但却無甚大碍，致命的傷勢却在內腑之中。

原來她已被一種歹毒的掌力傷及內腑，心脈若斷若續，眼見即將血凝心經，氣咽丹田而死。冷天星大感爲難，他幾度轉身欲去。但每次都被那呻吟的凄楚之聲，與那逗人的艷麗姿容吸住了脚步。他無法說出自己的感覺，但他直覺的感到，他必須救活這個可憐的少女，否則他將終生不安。於是，他不再遲疑，立刻將那少女的上衣除了下去，而後，他再除去了自己的上衣，與她兩胸相貼，一股強巨的暖流立刻透穴攻了過去。這也是他在九重天時所學到的「大回天術」，以自己本身的元陽之力，去爲對方療治內傷。

那少女柔若綿羊，與他貼胸相擁，一種從未有過的羞赧之感，使冷天星不由大爲臉紅，但一想到此舉是在救她的性命時，心頭的不安之情也就隨之定了下來。

那少女經他內力一催，呻吟之聲立止，代之的是一陣喘吁之聲，顯然在一種練武之人的本能驅使下，立卽將冷天星攻入的內力導引運息，自療傷勢。但這種以己身內力爲他療傷的「大回天術」並非一時半刻所能治療得好的，像這少女傷勢之重，至少也須四個時辰才能奏效。

洞內外一片寂然，除了那少女的喘吁之聲而外，再也聽不到點滴其他的聲息，顯然這山坳是素無人跡之處。

忽然——冷天星大大吃了一驚！原來一陣脚步聲輕輕傳了過來，單從聲音上判斷，來者絕非周餘吳缺，至少當有三人以上。

冷天星不由大爲後悔，因爲他此刻正以內勁爲人療傷，按說必須有在旁護法之人，否則一經騷擾，自己雖無大碍，但那被療傷之人却勢必立刻血氣兩虧而死。

一時之間，他不由大爲後悔，他是不該當先走得如此快法，否則，至少可使周餘吳缺權充護法之人。

方在忐忑之間，忽聽那片脚步聲已在洞口不遠處停了下來，冷天星不用去看，他已清楚的知道來者共有四人。由四人脚步的輕重聽來，四人武功並不能列入一流之選，但也不是十分平庸之輩。

冷天星一面繼續運功替那少女療傷，一面摒息神凝，注意洞外。

只聽四人中的一人桀桀叫道：「這裏有一處山洞，可要進去看上一看？」另外一人的聲音道：「這山洞潮濕陰暗，諒來那丫頭不會跑到這裏！」

冷天星暗暗忖道：「看來這四人定是這少女的仇人了，但不知他們是那一門派，這少女的身世來歷又是甚麽路數？」忖思之間，只聽先前發話的那人道：「管它洞中是否有人，灌上一洞毒氣也就是了！」另一人桀桀大笑道：「不錯，反正死活不拘，我算那丫頭在這洞中，把她毒死了也好……咱們動手吧！」

冷天星聞言不禁大吃一驚！

當下喃喃自語道：「姑娘，……請原諒在下不曾眞的救了妳的性命，但這是沒有辦法之事，在下……唉……」於是，他

握掌做勢，準備一有變故即刻出掌制敵。

但由此一來，却必定使那少女因之立刻喪命，是以情勢，立趨緊張，洞中的氣氛令人窒息。

忽然——只聽啊的一聲驚叫，似是有人受了暗襲。

四人中立刻有人叫道：「快……那邊有個胖子！……」又有人叫道：「你們兩人去追……我們去追那邊，看那猴兒的瘦鬼……」

但聽脚步雜亂，頃刻俱去。冷天星心中鬆了一口長氣，暗道：別小看了周餘吳缺是兩個憨傻之人，若非他倆把來人誘開，至少這女孩子的一條性命是死定了！

周餘吳缺究竟把那四人引去了那裏，交手的情形如何，俱都不得而知，冷天星也無暇去想這些，於是他再定下心來爲那綠衣少女療傷。四個時辰迅快的過去了。

冷天星悉心爲那綠衣少女治傷，四個時辰不停的供輸內力，任憑他功力如何深厚，也不能不有些疲弱之感。以致呼吸微重，汗水浸淫。

那綠衣少女面色却逐漸轉爲紅潤，原本冰冷的體軀四肢也溫暖了起來，霎時之間，雙眼眨動了一下，立刻醒了過來。

冷天星柔聲道：「姑娘覺得如何，內腑之中……」話未說完，那綠衣少女却啊的一聲驚叫，掙扎着滾了開去。

原來她乍然醒來，忽然發覺自己半裸上體，與一個同樣半裸上體的青年相擁而臥，一時不由張惶失色。

冷天星也發現了自己的尷尬處境，同樣的掙扎起來，避向洞口，背對綠衣少女，道：「姑娘內傷沉重，在下情急救人，並無半點邪念，至於褻瀆之處，那也是萬不得已……」

綠衣少女已經恢復了平靜，但仍羞赧無地的道：「小女子感謝相救大恩，不知公子貴姓大名？」

冷天星怔道：「在下冷天星，不知姑娘因何傷在此地？」

那綠衣少女啊了一聲道：「冷……天星不知冷相公與楓江世家可有淵源？」

冷天星長欺一聲道：「實不相瞞，在下就是楓江世家刦餘的唯一後人！」

那綠衣少女輕吁一聲道：「如此說來，小女子兩代俱曾蒙受冷氏大恩了！」

冷天星啊了一聲，霍然轉囘身來道：「姑娘是……？」

此刻兩人已經將上衣穿好，綠衣少女襝衽一禮道：「小女子姓岳名曉秋，先父當年曾受令先尊大恩……」

冷天星欣然道：「難道姑娘是秋雲山莊岳家……」

岳曉秋忽然含淚道：「不錯，但兩年多前，却遭強徒洗刦，闔家殉難，僅有小女子一人在外婆家做客，未遭毒手，其後聽說楓江世家命運大致相同，也是幾乎滿門殉難！

冷天星咬牙切齒道：「姑娘說得一點不錯，楓江世家僅只餘下在下一人，當時逞兇的幾乎包羅了整半個武林中的強敵高手……」

岳曉秋歎吁一聲接道：「我家的仇敵也是一樣，冷相公目前要去何處？」

冷天星反問道：「姑娘是被何人傷在此地，還沒告訴在下呢？」

岳曉秋柳眉深鎖道：「小女子爲避仇踪，近三年以來日日東躲西避，目前因風聲緊急，才跑來此處，欲圖投靠丐帮帮主楚乞……」勉強一笑，接下去道：「因爲楚帮主當年與先父相交莫逆，不料尚未找到丐帮總壇，却被一股強人所困，以致負傷而逃……」

冷天星皺眉道：「姑娘可知那強人是甚麼來路？」

岳曉秋毫不遲疑的道：「陰靈敎！」

「陰靈敎？……」冷天星大是激動的道：「姑娘是傷在陰靈敎之手？」

岳曉秋道：「正是，眼下江湖道上，陰靈敎分舵無數，已算得是當世之中的強大門派了……」

冷天星道：「實不相瞞，在下也是要來尋訪丐帮帮主，但目的却是在於要找出陰靈敎總壇所在，不知姑娘可知他們總壇之地所在？」

岳曉秋柳眉深鎖道：「陰靈敎雖然分舵無數，但也無人知道他的一處分舵舵址，他們算得是武林中最爲神秘的一個門派……」眸光一轉，又說道：「也許丐帮楚帮主能够知道他們總壇所在地址，不過……我一連在這山中找了三天，不但沒找出丐帮總壇所在，却遇上了這帮陰靈敎的強徒！」

忽然——

冷天星揮手截斷她的話道：「悄聲，有人來了」

不久，果聽一串脚步聲傳了過來，有人尖聲大叫道：「方才那兩個小子也許是調虎離山，這洞中大約果眞有點名堂！」

冷天星身如鬼魅，悄疾無聲的掩到洞口，藉數株灌木的遮掩，定神向洞外的山坳中看去。

只見來者共是四人，俱皆青衣勁裝，手中却各自執着一根鐵打的哭喪棒，頭上戴了一頂圓形白帽，左胸上各綉有一顆骷髏。

冷天星心中有數，這股是陰靈敎中的爪牙，只見他們共有四人，分明是方才的四人去而復轉。

那四人哭喪棒齊舉，向洞前逼來。

就當四人逐漸逼到洞前之時，忽聽對面林中一聲大喝，道：「小子過來，大爺又囘來了！」

只見一條人影幌身而至，正是胖子周餘。

另外一人也由另一旁馳了過去，尖聲叫道：「再來大戰三百囘合，老子我也囘來了」

此人正是瘦子吳缺。

那四人收住脚步，其中一人叫道：「這兩個廢物委實可惡，還是先解決了他倆再說，那妞兒即使果然在這洞中，大約也不致逃了出去！」四人心意相同，話罷就欲分組追去。

但就着四人甫一轉身，冷天星身形似魅，已經一幌而出，奮出一掌，向其中三人拍了過去。

冷天星此刻的掌力何等威猛凌厲，又兼四人是在猝然無備之間，但聽一聲暴響，夾着三聲慘叫，三名陰靈敎徒早已死於非命！

剩下的一人大驚失色，方欲縱身圖逃，早被冷天星手起指落點閉了穴道，卜的一聲摔倒在地。

周餘吳缺以及洞中的岳曉秋都已圍攏了上來，冷天星顧不得招呼介紹，先行俯身向那被點倒的陰靈敎徒喝道：「如你肯說幾句實話絕不會傷你性命，否則，却要叫你比他們三人死得還要慘上一些……」

那陰靈敎徒雖被閉了穴道，但仍能聽能言，當下轉頭向那四人瞄了一眼，漠無所動的道：「尊駕要問甚麽？」冷天星道：「簡單得很，只有一個問題，陰靈敎總壇在於何處！」

那人搖搖頭道：「我雖是陰靈敎的門人，却也不知總壇在於何處。」

冷天星皺眉喝道：「這樣看來，你定是要先嚐嚐分筋鎖骨的滋味了！」

那人仰天苦笑一聲道：「因爲陰靈敎徒，不要說洩露敎中秘密，就算是被強敵高手捉過一次，也就別想活了！……」目光投注在冷天星臉上，又道：「能在此地如此平靜的死去，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但聽格的一聲，張口噴出一股血箭，原來他已嚼舌自盡。

冷天星欲救無及，頓足道：「陰靈敎控制屬下如此嚴密，實在令人心寒！」

岳曉秋掃了周餘吳缺兩人一眼，忍着欲笑之意的問道：「這兩位，想必是令友了！」

周餘吳缺也自嘻皮涎臉的互通姓名，道：「陰靈敎徒在此出沒，也許附近就有他們的分舵……」

冷天星目光一轉道：「不論怎樣，必須先找到丐帮總壇再說！」

周餘吳缺互注一眼道：「還是我兄弟先行引路了！」

不待冷天星答復，兩人神秘的一笑，立刻當先向前躍去。

冷天星與岳曉秋也赧然互注一眼，隨後追了上去。

此刻已是黃昏光景，此處山勢十分險惡，峻嶺奇峯，重巒疊嶂，四人前後一陣急馳，不覺已是定更時分。

暮色漸濃，暗夜已臨，在黑黝巍峨的亂峯之中，極目四望，不見一絲燈火，丐帮總壇更是杳無覓處。

岳曉秋忽然向冷天星右邊偎依了一下，道：「三天的時間，我大部份都是消磨在這附近一帶，找也沒有用處，這裏根本就沒有丐帮之人……」

冷天星皺眉道：「至少，咱們該一直向前找去，也許能够找出一些端倪，就算實在找不到丐帮總壇，也該就此離去了。

岳曉秋皺眉不言，只好繼續向前走去。周餘吳缺兩人在前，與冷天星岳曉秋相距大約有五十丈左右，由於山間地勢高低起伏，加上荒草灌木遮掩，前後甚難看得清楚。

忽然——走在後面的冷天星，突然聽得前面忽然發出了一串嘶聲狂喊，宛如有被殺前的哀號，在這時黑夜深山之中，益發令人心中發毛。冷天星微微一怔，不暇多忖，身形鶻起，向前撲去。

他視聽之力何等敏銳，五十丈距離，不過幾個起落之間，已經撲身趕到，默念距離，大約相差無幾。但意外的是眼前已失却了兩人踪跡，甚至連打鬥掙扎的痕跡也沒有一點，彷彿兩人突然從這世上消失了一般。

冷天星默運神功，竟也毫無發現，他輕輕沉聲叫道：「周餘……吳缺……」

沒有點滴應聲！

冷天星大感奇異，這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他們兩人去了那裏？方才那一聲嘶叫！

忽然——他又不禁吃了一驚！

因爲身後的的岳曉秋並沒有追了上來。按照時間計算，她是早該追了上來才對，爲何……？

於是，他立刻折身而囘，向原來與岳曉秋分手之處奔去。

使他驚駭的是，岳曉秋也已失去了踪影。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前前後後，受到了強敵的暗算，而自己却竟然茫無所知，這……。

他細心搜查附近地帶，只見除了兩段折斷的樹枝之外再沒有半點滴徵兆，而岳曉秋連呼叫都沒有呼叫一聲，似乎就遭了敵人毒手。四面既無屍體，也無血跡，顯然被擄的成份較多，但她去了何處，以自己視聽之力的敏銳，爲何竟未聽到點滴聲息。他心頭瞭然，此地四面已然潛伏下了不少的強敵高手，就是此時此刻，也仍然正在四面隱暗之處監視着自己。忽然——他腦海中靈光一閃，突的悟出了一個事實，陰靈敎總壇就在這九頂山中，也許連丐帮總壇都已爲其所乘。他靜了下來，右手暗中提着短劍柄，提氣運功，把週身內勁運到八成之上，靜待變化。

至少過了盞茶左右，四面靜謐如常，竟然沒有一絲異樣，彷彿置身子於一座渺無踪的荒山之中冷天星雙眉深鎖，大感不解。

暗中之有無數高手強敵，顯然已是必然之事，但他們爲何遲遲尚不發動，難道他們是在等待時機，或是暗佈陷阱。他隱身在一處矮樹叢中，默默觀察山勢、只見山勢一面下臨懸崖，一面則是一堵高峯，此外前後則是一條不算太窄的山間小路。

冷天星暗暗忖度：前後兩面之有高手強敵集聚，是勢所必然之事，懸崖之下，也可能有強敵潛伏，但那堵山峯之上却不可能有人潛伏。

因爲倘若自己圖逃，不是奔向前後兩路，就是要攀下懸崖，絕沒有再向高峯上攀去之理！當下念轉心動，突然仰地發出一聲狂笑，身形疾如箭射，逕向那堵山峯之上彈射了上去，他的輕功身法已達出神入化之境，彈射之間，疾逾電掣，中途並不見他藉力攀升，有如幽靈一般，筆直的向頂峯射去。眨眼之間，已經隱沒於密密叢叢的峯頂林木之間。

就在冷天星向高峯上彈出之後，前後兩路以及數十丈的山石草叢之中，立刻幽靈般閃出無數黑影，指手劃脚，但却並未發出絲毫聲息。

最後，那些幽靈般青色人影又復迅逾流矢的擁向那堵山峯之下，把那山峯團團的圍了起來。

再說潛入了峯上的冷天星，他仗恃着高絕的輕功以極快的速度躍登峯上，却在

那山峯另一面以更快的速度彈了下去。由於他的速度實在太快了，快得使那些潛伏在暗中之人根本不會發覺，使他們認定冷天星仍在那山峯之上。

冷天星由另一側躍下峯去，並未絲毫停留，也不計較究竟這路途通向何處，兔起鶻落，一逕向山下奔去。

第二日凌晨，冷天星方才踏出九頂山，到了山下的大路之上。

他並不以丟失了岳曉秋以及周餘吳缺爲念，因爲他知道，陰靈敎徒當然旣未殺害他們此時也不會再殺，顯然他們要以岳曉秋等人的生命來威脅自己。

在一個清寂的森林之中，冷天星快步入內，不久，一個傴僂駝背的白髮老叟走了出來。

原來他得自三手神君的改裝易容之術，正好拿來派上了用場。他蹣跚的步向一處偏僻的市鎭，由於在九頂山下，並非南北通達的官道，故而一向十分寂靜。

冷天星改裝之後，漫步入鎭。只見鎭上共有五六十戶人家，只有一處兼代賣酒的客店，冷天星略一打量，緩步向店中走去、酒座設在樓上，此刻時光尚早，只有三四個登樓買醉之人，冷天星一跛一癲的走上樓去，隨意要了幾樣酒菜，低斟淺酌，慢慢的吃喝起來，店中沒有甚麽動靜，往來的也沒有什麽可疑之人。

但冷天星却十分篤定，因爲此鎭是九頂山出入的唯一鎭甸，而這家酒樓又是鎭上唯一的一家，山中出入，事故連絡，在這酒樓中必能查出一點端倪。

果然：「正當冷天星等得不耐之際，只聽蹬蹬一陣脚步急響，四五個身披黑色斗蓬之人大步走上樓來。另外四五個酒客見狀，俱皆面露驚怖之色，不約而同，相偕走下酒樓而去。

冷天星則身子一歪，半倚半座，呼嚕呼嚕，裝做酒醉入睡，但眼縫中却細細窺探着那四五個人的動靜。

只見那幾個外罩黑色斗蓬之人，並未把衣服寬了下來，但可以想見的是幾人內中必定穿的是緊身勁裝，由鼓蓬蓬的情形看去，更可確定幾人身佩兵刄。

幾人落座之後，立刻大呼小叫，旁若無人的縱情吃喝了起來。

使冷天星焦灼不耐的是這幾人雖然高談闊論，但所談的都是不足重視的江湖瑣碎之事，並沒有提到幾人的來歷去向。

忽然——

正當冷天星焦灼不耐之際，只見一個衣冠不整邋邋遢遢，年約二十上下的青年走上樓來。

只見他目光骨碌一轉，湊向那四五個大漢施了一禮，道：「幾位大爺賞杯酒吃吧！」

那四五人同時一怔，其中一人霍的站了起來道：「你……是丐帮弟子麽？」

那邋邋遢遢的青年連忙雙手亂搖道「不……如被丐帮弟子發現我在此乞討，也許會把我的腦袋給搬了下來！……」

那站起來的人喝道：「那麽你是幹甚麽的？」

說話之間，却又一屁股坐了下去。那邋邋青年苦笑道：「我本是跟我主人到南疆販賣藥材，不料中途遇上強盜，不但搶去了販賣藥材的銀錢，且把我那主人殺死道中，所以我才落得以偷偷乞討渡日。」

那幾人中的一笑道：「那樣說來，你倒是挺可憐的了！來，大爺賞你一塊骨頭吃吃！」

伸手由桌上檢起幾塊吃剩的骨頭，抖手丟了過去。

他丟骨頭的手法，顯然是以投擲暗器之法打出，以致那青年欲接不敢，欲閃不能，猶豫之間，已被打中前胸。

這一打似乎打得頗重，只見他啊呀一陣怪叫道：「幾位大爺不肯施捨也就罷了，爲甚麽還要用骨頭打人！」

身子一歪，差點沒撞到那人身上。

另外一人則伸手一堆，喝道：「滾你娘的！」

他出手的勁道極大，那青年登時被推得一陣蹌踉，迸然摔倒於地，再也掙扎不起來。

那四五人哈哈一笑，對此毫不在意，其中一人望望天色，道：「差不多了，還是趕辦正事要緊！」

另外幾人連連應諾，於是一窩蜂般前呼後擁，下樓而去。

那被推倒的邋遢青年，待那四五個大漢走得沒了影兒，方才爬了起來，笑迷迷的湊到冷天星座旁坐了下來笑道：「老哥哥，我可以喝一杯麽？」

冷天星微微笑道：「小哥請自便！」

那邋邋青年黃板牙一毗道：「這世上眞是好人壞人都有，謝謝你了……」

抓起酒杯大吃太喝了起來。直待吃得面色泛紅，滿手滿臉都是油膩之時，方才停了下來、笑道：「老哥哥不會當眞這樣老吧？」

冷天星怔了一怔，驚道：「小哥這話是甚麽意思？」

那邋遢青年微笑不語，却忽然從袖中掏出了一個銅錢般的東西，拿在手中翻來覆去玩弄不已。

冷天星從旁看去，只見那東西正面有一個凸起的骷髏，背面有兩條交叉的白骨，青銅打造十分精巧。那邋遢青年見冷天星看得入神，嘻嘻一笑道：「如果老哥哥喜歡這小玩藝兒，就送給您吧，……我這兒還有不少呢！」

說着由袖中果眞又摸出了七八個同樣的物件來。

冷天星大感訝異，不由訝然道：「小哥這東西是由何處來的？」

那邋遢青年一笑道：「由方才那幾人身上每人摸來一個，加上前幾天摸到的三個，加起來一共就有七個了！」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這樣說來，這東西是你偷的了！」

那邋遢青年又灌下一口酒道：「看來你老哥哥是瞧不起我了？」

冷天星忙笑道：「這也不然，古來俠盜較之英雄豪傑並無遜色，這就要看你的用意如何了？……」目光一轉，笑道：「這是甚麽物件？」

那邋遢少年毫不遲疑的道：「陰靈敎徒的護身符兒，老哥哥看不出來麽？」

冷天星啊了一聲，輕聲道：「小哥盜取他們的物件，惹火燒身，不怕丟了性命麽？」

那邋遢少年忽的把那骷髏銅牌向冷天星面前一推，道：「因爲老哥哥十分需要此物，所以我也就顧不得性命了！」

冷天星又驚又喜，連忙先把那銅牌收入懷中，道：「小哥兒究竟是甚麽人，難道……」

那邋遢青年笑道：「我自幼便成孤兒，爺娘是誰，根本不知，也就沒有名字可叫，不過，我師父倒是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小神手……」

不待他說完，冷天星幾乎跳起來叫道：「我早該想起來的才是，令師……」

小神手也泫然欲涕道：「冷大俠不必說啦，我都知道了！」

冷天星大爲錯愕的道：「你如何知道我姓冷，又如何知道令師之事……」

小神手目光一轉道：「我倒不知道，但這些事都是丐帮的三眼長老告訴我的，現在我已拜認了他老人家爲師！」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你已加入了丐帮？」

小神手點點頭道：「要不然大概我早就完了！」

冷天星迫不及待的道：「丐帮總壇可在九頂山上？爲何我竟沒遇到一個丐帮之人？」

小神手放低了聲音道：「眼下的丐帮總壇，已經變成了陰靈敎總壇！……」

冷天星大驚道：「這樣說來，丐帮已經完全垮台了？」

「才不呢！……」小神手神秘的一笑道：「陰靈敎雖然佔了丐帮的總壇，但並沒有一人被擄，更沒有一人死傷，因爲在陰靈敎入侵之前，我們早就知道了消息，走得一空了！」

冷天星忙道：「如今丐帮總壇又在何處？」

小神手更加神秘的一笑道：「這事除帮主之外，誰也不能外露消息，但消息最靈通的還是我們丐帮，不論冷大俠是九重受藝還是獨闖少林，我們帮主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就說昨晚冷大俠的夥伴被擄之事，我們帮主也早就知道了！」

冷天星道：「旣然如此，九頭神丐楚帮主就該與我見上一面！」

小神手連忙雙手亂搖道：「這個倒要請您原諒，因爲現在風聲太緊，凡本帮弟子一律奉令停止活動，連我們帮主也像和尚坐關，整日不出密室一步。」

冷天星淡然一笑道：「回去拜上你家帮主，就說我冷天星多謝盛情，旣是眼下風聲太緊，只有異日再行圖報了！」

抓起那枚骷髏銅牌就欲離去。小神手慌忙攔住道：「冷大俠如今要去何處？」

冷天星道：「自然是陰靈敎總壇！」

小神手笑道：「陰靈敎總壇並不是這般易找之地，其次，縱然您能找到陰靈敎總壇，有了護身符令，單憑這身打扮，也還是無法進去。」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依你說應該怎辦？」

小神手得意的道：「這恐就得聽我的了，……算清酒賬咱們走吧！」

冷天星連忙依言算清酒賬，與小神手雙雙走出鎭外。

在鎭外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傾圮已久的關帝廟，神像半倒，草長及腹，早已是狐鼠的遊憇之地。

但這座破廟却似乎也是小神手常來的地方，只見他迅速的在一處傾倒的斷壁之後取出一個油布小包，打了開來道：「冷大俠欲入陰靈敎，必須先換上一身敎中的衣着。」

冷天星並不追問他這些衣服由何而來，連忙抓起一套穿上，只覺大小甚是合身，在左襟上竟然繡着兩個白色骷髏。

小神手也穿起了一套，眨眼一笑道：「像麽？」

冷天星怔了一怔，道：「你也去？」

小神手笑道：「我不去誰給你引路呀，而且如果露出馬脚，在陰靈敎總壇之中，只怕你也不見得能討到便宜！」

冷天星眉頭皺鎖，但却並不多言，兩人穿好衣着，在小神手的引道下，逕自再度向九頂山中走去。所走的路綫與冷天星上次所經大致相同，順着那道山坳而上，三里之外是一片空曠的草地，四望旣無房舍，亦無人踪，但小神手却在那片草地之前停了下來。

冷天星怔了一怔，悄聲道：「這是甚麽地方，因何停了下來？」

小神手面色凝重的道：「到了！……」微微一頓，道：「咱們冒充漠北分舵之人，就算他們啓動了疑念，也不是一朝半日可以查得清楚之事，咱們儘有應變的時光！」

冷天星頷首，應道：「冷某記下了，但……」

小神手擺手一笑道：「別忙，大約就在這十丈方圓之內。」

只見他說話之間不停俯身尋查，良久，忽然在兩株桃樹之前收住脚步，由腰間取出一枚指頂大小的黑球，猛力向地上甩去。

那黑球似乎是硝磺等物製成的東西，一經摔出，發出一聲清脆的響聲，隨之冒出一股黑烟。冷天星皺眉在旁，只見小神手一連甩出三個，方才停手。

不久，忽聽一陣軋軋大響，那兩株桃樹突然向後移去，地面上立刻現出了丈餘寬窄的一條地道。

冷天星大爲駭然，如非小神手領路，縱然在此找上一生一世，只怕也想不到陰靈敎的總壇是在地下。但眼下情勢千鈞一髮，却不容他有所困惑遲疑，當下只好與小神手併立一齊，袖手待變。

只見地道一開，立刻有十六名手持哭喪棒的陰靈敎徒一擁而出，分立兩旁，一名顎下蓄着長鬚的老者，襟綉三顆骷髏，竟一反常態的未拿哭喪棒，只在腰間繫了一柄長劍，大步走了出來。

小神手與冷天星從從容容地站在地道入口之處，靜待查詢。

那襟綉三顆骷髏的佩劍老者，目光如電，打量了兩人一眼，淡淡的咳了一聲，道：「報職！通名！」

小神手連忙搶先答道：「漠北分舵護法張長弓……」

那佩劍老者嘿嘿的冷冷哼了一聲，目光在兩人胸前掃了一眼，道：「爲何你越階搶先？」

（未完待續・二）

荒城生死戰

・本文承自第90頁・

呂奇和韓雅君走到草屋前小小的空地上時，哥查已經迎了出來。

他已被掛齊整，還帶了一枝霰彈獵槍，以洪亮的聲音說：「我的兒子看見你們的車子向山麓行來，就叫我起來，我倒想不到你們會這樣早。」

「早一點天氣涼爽些。」韓雅君說。

「那麼，我們就走吧！」哥查召喚他的獵犬。「本來我的兒子要一同去的，可是昨天村子裏丟失了兩匹馬，他和村人找了一夜，我担心他體力不支爬不上山，所以不要他去了。」

「什麼？」呂奇吃驚說：「丟失了兩匹馬？」

「嗯，你爲什麼吃驚？」

「那兩匹馬是阮正千偷走了。」

「阮正千？」哥查翻翻眼皮。「是那個作嚮導的越南人嗎？」

「你也認識他？」

「他在美腦務出現已經有兩年了。」

「我親耳聽見他對一個女人說，他弄了兩匹馬。目的是爲了要馱運油料和食物到海邊的一艘船上去。」雖然他們談話不虞別人聽去，呂奇仍然神秘地壓低了聲音：「哥查先生！陳善也在此地。」

「噢？」哥查睜大了眼睛，連他身邊的獵犬都豎起了耳朵。「你怎麼知道他來到此地？」

呂奇先說出那個古董商告訴他的話然後自身上拿出趙寧所畫的那張人像速寫展示在哥查的面前。「看！這是陳善嗎？」

韓雅君以驚異的目光望着呂奇，她不知道他竟然將殺害她父親的元兇的「通緝照片」帶來了。

哥查就像鑑定一張古畫那樣認眞，看了許久，才振聲說：「是他！我認得出。你大概還沒有看出，他在微笑着，那是一種使人見之發寒的獰笑。尤其在他殺人的時候，更會流露這種笑容。」

「他終於來了，」呂奇望着樹木隙縫間的那一塊藍天。喃喃地說：「但不知他因何等待了二十五年。」

「也許他一直不知道藏金的地方，」韓雅君插嘴說，「等到彭博士來勘察那些天然洞窟時隨便帶來了他的黨羽阮正千和林媚，在他們細心搜索下，大概已將藏金找到了。」

「雅君！」呂奇說：「妳現在也相信那一對狗男女和陳善有連絡嗎？」

「我只是相信你的判斷。」

「雅君，有一件事我沒有告訴妳。昨天中午我去美腦務時還順便打了幾個電話，查問彭博士的行踪。據他投宿的『大西洋飯店』的服務生說，他已一天一夜沒有回去了。」

「哦——」韓雅君說：「難道……」

呂奇很快地接口：「他可能被林媚謀害了。」

「爲什麼？」韓雅君緊緊地抓住呂奇的手，否則她的身體就支持不住。「他們爲什麼要謀害那個可憐的老人？」

「大概那個可憐老人也知道了藏金的秘密。」

「呂先生！」哥查插口說：「那個古董商說，陳善也有一枚相同的金幣？」

「不錯。」

哥查沉吟着說：「那枚金幣一定是在信甫的衣袋內搜去的，當我發現信甫的時候，他的衣褲的口袋都翻過來的。」

呂奇搖搖頭說：「我却不這樣想。」

「噢！」韓雅君和哥查訝異地叫道。

「如果陳善是在行兇之後才得到金幣，他在事前就無從得悉韓信甫先生發現了藏金的事。而且，韓信甫先生也不可能將兩枚金幣分開來各藏一處。據我猜想大概是韓信甫先生沒有防人之心，在得到那兩枚金幣之後送了一枚給陳善，而陳善貪婪成性，反而向韓信甫先生追問藏金的所在。那時，韓信甫先生一定是非常後悔的，當然也預感到隨時都可能有殺身之禍。」

哥查喃喃地說：「他爲什麼不將這些情況告訴我呢？難道也怕……？」呂奇接口：「大概是陳善的作爲使他寒了心。」

「呂先生！」哥查說：「你認爲那批藏金已被陳善運走了嗎？」

「還沒有那樣快。」呂奇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說：「阮正千可能有一條船，這是陳善拉他入伙的原因。他們用馬匹馱藏金下山，然後乘船離境。却想不到這事還牽連了一個年輕畫家。」

「噢！」哥查的眼睛又瞪了起來。

韓雅君加以說明：「住在『松林客棧』中的一個年輕小伙子昨天失踪了。」

哥查問道：「就是畫下陳善模樣的那個畫家嗎？」呂奇點點頭說：「是的。凌晨，歹徒曾搜索他的房間。據我猜想，陳善知道這個年輕小伙子見過他，而且迅速地以畫筆留下了他的容貌。」

「那麼，客棧內有陳善的同黨了？」

哥查的反應倒也不慢。

「當然。」呂奇肯定地點着頭。「阮正千，以及一個叫林媚的中國女人，都是陳善的同黨。」

「據你推測，那位畫家遭到了殘暴的報復了嗎？」哥查兩道濃眉皺在一起去了，顯示他對這件事情非常關心。

呂奇聳聳肩頭說：「很難說。不過，我可以猜得出，那個小伙子一定被綁架了。他絕不可能有心避開，好讓歹徒來搜查他的房間。」

韓雅君緊接着說：「所以我們現在要作的事不是去看我父親的墳，而是去察看那些天然山洞。」

「哥查先生！」呂奇神情凝重地說：「陳善有槍，他昨天曾經在『松林客棧』開槍狙擊韓小姐。」

「眞的？」

「別忘了他是一個殘酷的劊子手。」

哥查沉吟着：「我想：非到萬不得已他不可能動槍，槍聲會驚動遠在美腦務的警探，那批藏金他永遠也別想運走了。」

「小心一點總好。」

「是的。我要借一把獵刀給你。」

「呂奇！」韓雅君語氣堅定地：「我帶了手電筒就是凌晨歹徒遺留下來的那一枝。我下決心要找到存亡不知的趙寧。」

呂奇拍拍她的肩膀說：「雅君！我佩服妳的勇氣。」

（未完・二）